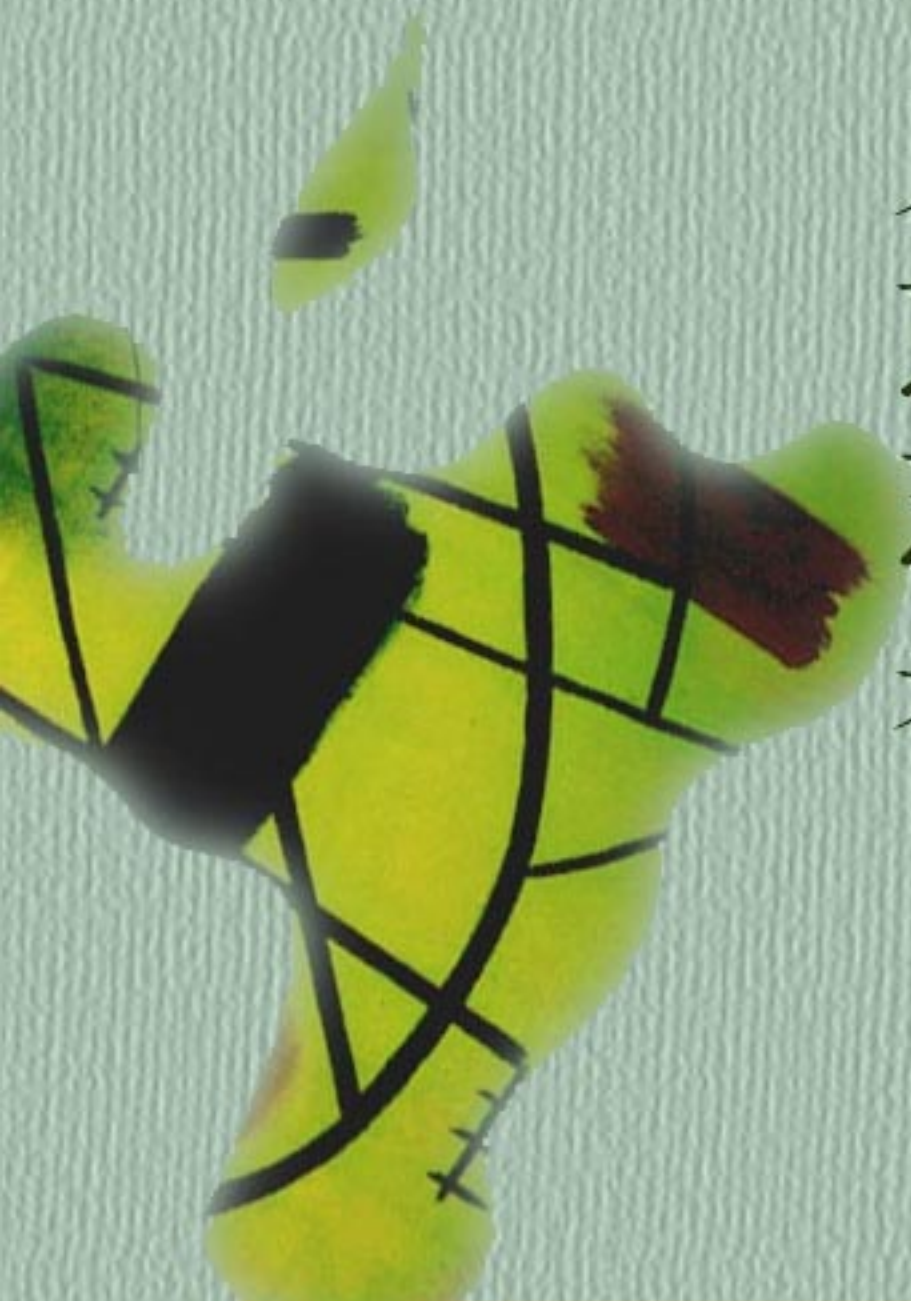


尼采文集

权力意志卷



西方现代诗性哲人文丛

西方现代诗性哲人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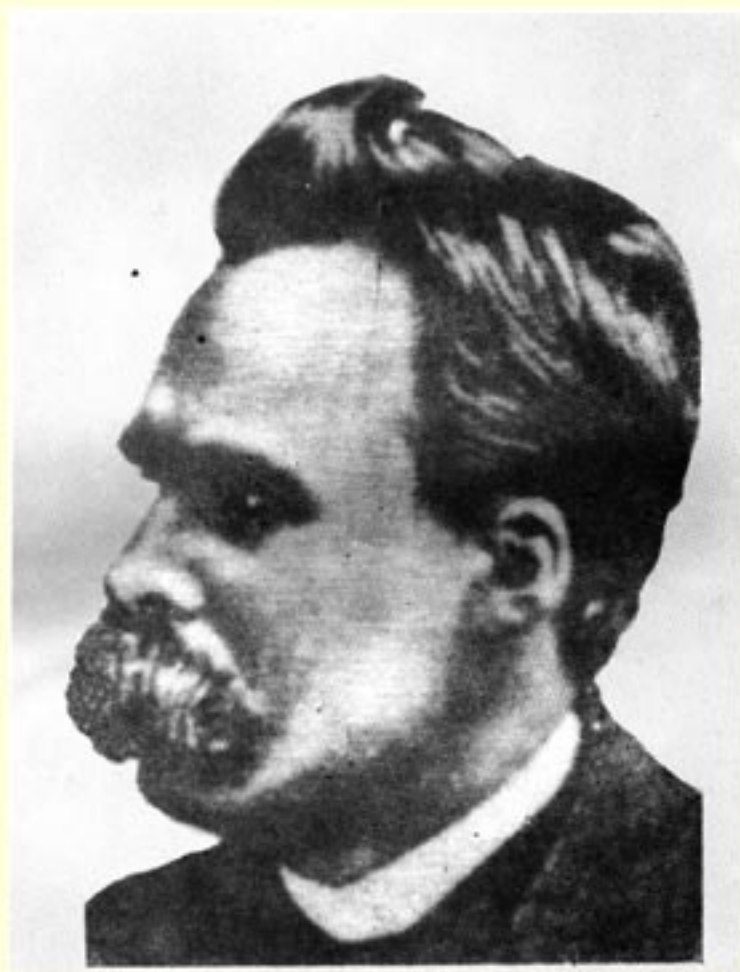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王岳川

西方现代诗性哲人文丛

尼采文集

权力意志卷

王岳川 编 周国平等译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目 录

序 言	王岳川(1)
-----------	--------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1901)	(1)
-----------------------------	-----

瞧 ,这个人(1895).....	(294)
-------------------	-------

反基督徒(1895)	(355)
------------------	-------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873)	(378)
-----------------------	-------

附 录	(462)
-----------	-------

尼采年谱	(463)
------------	-------

尼采主要著作(中外文版)	(467)
--------------------	-------

后记	(471)
----------	-------

序

言

世纪转型中的尼采

王岳川

生于十九世纪中叶 ,逝世于二十世纪的开端的著名思想家尼采 ,其本身就是一个象征 ,一个寓言。尽管他在哲学上、思想上对十九世纪的哲学传统进行坚决地抨击和叛逆而表现出一位哲人的魅力 ,但是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哲学中却被大多数人所拒斥 ,相反 ,在二十世纪 ,尼采的思想得到普遍的认同 ,他成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 ,又成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在宣判了古典哲学终结的同时 ,以其对“意志”、“生命”的绝对推崇开创了人本主义哲学 ,并影响到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这位站在世纪交点上高呼“上帝已死”的“新世纪哲学家” ,给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道德以致命的打击 ,并告诫人们应当重估一切价值 ,让人成为个体 ,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并力求克服普通人的信念和习俗而成为超人。

就尼采对二十世纪的重大影响而言 ,他是可以同黑格尔、克尔凯戈尔和叔本华相匹敌的。他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人 ,没有他和他的著作 ,二十世纪的思想舞台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同样 ,尼采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怀疑和自我怀疑所造成的神经分裂和疯狂 ,预示了二十世纪现代思想者的悲剧性结局。他率先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

无疑,尼采曾经是一位幸运者,他在 25 岁时就成了大学教授,而且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同时,尼采又是一位时代的批判者。从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到中期的重要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再到晚期的未完成作品《权力意志》,他对时代的尖锐批判,都获得了对现代文明深感绝望的人们的青睐;尼采更是一位超人哲学家,他坚信:人类的未来是由超人掌握的,超人是讲道德的,尽管他不再相信上帝并放弃来世的希望;超人为贱民所厌恶和扼杀,他的快乐是由于超越了依靠虚假希望和信念生活的人。

尼采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两期,每期约为十年左右。第一期(1870—1882)主要作品有《悲剧的诞生》(1872)、《不合时宜的考察》(1876)、《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8)、《曙光》(1881)、《快乐的科学》(1882)。第二期(1882—1889)主要著作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偶像的黄昏》(1889)、《权力意志》(1885—1901)。

一、悲剧世界观与现代怀疑者

第一时期的尼采,崇尚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他十分赞赏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即强调理性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也不能给人设立目标,因此,人只有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自我解脱:一是道德行为即放弃意志,二是美的直观。而最终却只有通过自我意志的泯灭才能脱离生存中的不幸处境。这种非理性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悲观主义,对尼采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他后来扬弃其悲观主义而张扬“权力意志”。

同时,尼采也一度十分欣赏音乐家瓦格纳,但其后不久,就日益不

满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的病症:做戏和煽情。这种矫情的现代文化颓废征和衰弱症,使得尼采不再把时代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而是寄托在超人的“改进人类”上。尼采的这一思想轨迹清晰地反映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可以说,这是他全部著作的一个基调。

《悲剧的诞生》试图为古希腊文化作出新解释,即论述由祭祷酒神狄奥尼索斯仪式中的合唱歌舞而发展成为希腊悲剧。于是,尼采成功地创造了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这对新的哲学基本范畴;尼采借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两个形象,来譬喻使艺术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两种根本力量。日神和酒神都是自然界本身生命意志强大、力量充溢的表现,他们都植根于人的深层本能。日神是光明之神,它的光辉使世间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日神精神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精神,它使人沉湎于外观的幻觉,以美的面纱掩盖人生的悲剧本质,将人生当成梦境去观赏,而不去追究世界和人生的本真面目。

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梦和醉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梦是主观幻觉,醉是情感迷狂。作为对幻象世界美的体现的日神与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的酒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日神精神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酒神精神在音乐、舞蹈中得到表现,而二者的和谐统一则产生了悲剧。在尼采看来,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日神精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者是酒神精神式的迷狂艺术家,或者将两种艺术精神和谐地统一于自身。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两种根本的艺术冲动。日神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则毁掉和否定个体生命。更为原始的酒神精神正是通过否定“个体化原理”而对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醉和梦两种基本的审美状态,酒神精神使人醉在这种“神秘的自弃”状态中,沉酣人生,狂歌醉舞,在酣醉中感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醉是一种情感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它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本真的神秘体验,获得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极大快乐。

尼采的日神、酒神二元冲动说渊源于叔本华哲学,前者源于作为表象的世界,后者源于作为意志的世界,而后者对于前者的本原关系也脱胎于意志对于表象的本原关系。尼采将两者的二元对立发展为一种艺术哲学,在他看来,艺术价值在于战胜人生的悲剧性,生命的痛苦由审美化为欢乐。因而艺术的本质在于:生命通过艺术而获得拯救。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分别产生悲壮和优美,悲壮的艺术是一种力的艺术,是冲突、激情和灵感的表现,而优美的艺术则是和谐、适度的表现。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以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相融合而直视人生悲剧为己任,教人直面人生的痛苦而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因而较之于日神精神更带有悲剧色彩,更具有形而上学性质。

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中,狄奥尼索斯的狂喜被阿波罗的形式所束缚并以这种方式被从衰弱无力中拯救出来。因此,悲剧是从酒神的合唱中产生的。但是,希腊启蒙哲学的批判精神张扬理性主义,以及苏格拉底的对话式的纯问题分析精神,成为了悲剧乃至一切文化的敌人。苏格拉底精神即一种科学地限定的世界观使西方文化变得肤浅,而必须由音乐精神使悲剧性传说克服基督教的迷信并把人引向一种新形式的生活。尼采以反苏格拉底和反基督教的“时代的批判者”自居,从张扬酒神精神,发现悲剧的起源到成为德国文化精神的批判者,显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学者的眼光。

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尼采精辟指出现代文化的弊端,认为现代教育和科学活动侵蚀和毒害了生命因素,使活生生的生命受到非人化机械论、非人格化、劳动分工这种伪经济学的损毁。人类失去了目标,文化沦为手段,现代科学变得野蛮化了,因此必须重建文化的概念,以疗治当代沾沾自喜的“进步”信念带来的困难。就此可以看到,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反道德的和反理性的生命哲学的批判之剑已指向欧洲人文主义的启蒙传统了,这在思想史上对“现代性”批判的先导作用不可低估。

其后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标志着尼采同瓦格纳告别。他已经坚决地抛弃现代性中的“高级骗术”、“浪漫情操”之类的东西,并在两个方面有了新突破: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对人性、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作为作家的尼采发现了最适合自己表达的以警句为主的写作的方式。除了《悲剧的诞生》和《瞧,这个人》以外,其他各书均是用格言警句写成,尼采也成为一名警句哲学家。

在《曙光》一书中,尼采开始反对道德,认为那曙光照耀的全新世界只有到重估一切价值中寻找,到摆脱一切道德的价值中寻找,到肯定和相信一切迄今为止被禁锢、受轻视、遭诅咒的东西中寻找。道德的起源问题对尼采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尼采以此书为开端,开始了自己对非我化道德的战斗,其后,在《快乐的科学》这部书中,开始在一些精炼的警句中闪烁发现“时代命运”的思想火花,因此,这部书成为《查拉斯图如是说》一书的序曲。

二 永远循环说与重估一切价值

就总体而言,第二时期的写作对尼采来说是决定性的。不仅这一

时期有里程碑式的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而且还对善恶、道德、偶像加以分析批判的其他成熟著作。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尼采思想鼎盛发展时期。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在内容上几乎容纳了尼采的全部思想，并以“超人”和“永远循环”的思想为其全书的重要主题。对尼采而言，生命实质上是权力意志，即感受到支配自己和支配未来，人们在控制未来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已不适用，必须采取新的一套价值甚至是相反的价值。然而，根本没有什么最终目的。权力和重新估定价值本身就是善，因此，没有终极和至善，只有人和物以及问题的永远循环。

孤独的个体自己掌握命运是第一部的论旨。个体将不能希冀获得他人的帮助，更不可能指望超自然的帮助，因为上帝死了。但上帝并不是尼采杀死的，而是大家杀死的。尼采因此不断批判那个时代的人：许多昏睡者将睡眠当作遁世的工具而类似于死亡；还有的遁世者是蔑视肉体而赞美灵魂，这种看法是一种放弃生活的愚蠢；还有一种遁世，即相信生活充满了苦难；国家是逃避现实的另一种方式，是个人主义的敌人，它支配控制公民做什么和如何生活，以专制取代人的自由个性。尼采想达到的是，通过查拉斯图拉的教诲，人在成为先知的信徒的同时学会理解自己并力求在神死以后，自己成为超人生活起来。

张扬权力意志是第二部的主要内容。尼采坚持认为，上帝的假设毫无意义，因为上帝难以想象，而超人的假设却在人类心灵的范围內。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只不过是上帝来同情人类的借口而已，甚至可以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基督教对生命加以否定，宣扬宽恕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的奴隶道德；基督教张扬虚伪、平庸、怯懦的病态，是一种颓废的道德。

而权力意志就是要建立“超人”的新型人格:超越自身、超越弱者并充分表现自己,自由自足,成为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希望,是充实丰富,伟大完全的人。

第三部的主题是“永远循环”论。尼采认为,一个孤独者无论走到何处所经验到的都只是自己,这样,个体便超越善恶之外,因为善恶皆需要某种绝对的判断标准。于是人生活的世界只是偶然的、机遇的。尼采强调,恶原本也是善,肉欲为人诅咒但其本身却无邪而自由,权欲摧毁文明,对于超人却是恰当的行为。首要的戒律是爱你自己,基本法则是“不要宽恕你的邻人”,人是必须克服的东西。进一步,尼采指出:万物方来,万物方去;存在之轻,永远循环。世界的伟大事物循环,渺小事物也循环,所有的一切最好的和最坏的都一起回复。第四部考察部分接受教诲的后果,结果发现除了查拉斯图拉,没有人按照本来的面貌看待尘世。不过超人即将来临,于是查拉斯图拉再次转向世界,寻找超人并使他尽善尽美。在尼采那里,永恒循环学说是一种“酒神信仰”。超人把自己的生活变为美妙的整体,他在证实自己存在的过程中也要证实一切: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达到自我完善的人,出于自身的圆满和欢娱的时刻而要求永远循环。

尼采写毕这部书变得有些自我赞扬和自我崇拜:“用自己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无疑,这标志着尼采的晚期的来临。在他精神错乱前的最后四年中,尼采以疯狂的创造力全力写作,写出了《善恶的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瞧,这个人》和《尼采反对瓦格纳》,以及未完成的遗作《权力意志》,构成了尼采哲学思想瑰丽的晚霞。

晚期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以“批判之锤”评估旧有的一切偶像(真理)。他的许多著作,如《偶像的黄昏》、《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等,皆围绕此主题展开。对现代的批判,包括

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现代政治的批判,是尼采“未来哲学的序曲”,也是通过“道德谱系”使人窥见到一种新真理。而这也就是陈旧真理行将灭亡的末日——偶像的黄昏。

毫无疑问,晚年尼采开始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即用“权力意志”、“同一物的永恒循环”等命题取代怀疑论和否定论,而开始“重估一切价值”这一“伟大的形而上学”设计。尼采终于从消解的怀疑否定走上了重估和建构的新路。

对虚无主义——颓废的逻辑的分析,使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是这样的认识:任何信仰,任何信以为真必然是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未来的假象。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和目的,但不可避免地循环,没有终结,归于虚无,永远循环,这是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永远虚无。正因为虚无主义是颓废的一种后果,因此人们不能阻止一种衰败过程,重估价值是在将来取代那完全的虚无主义的一种运动,它以虚无主义为前提,它只能趋向虚无主义和由虚无主义产生。现在虚无主义的兴起之所以是必然,是因为我们至今的价值本身是在虚无主义中得出它们的最后结论的,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的巨大价值和理想的彻底思考的逻辑,因为我们必须先经验虚无主义,以便发现到底什么是这些价值的价值,以及所需要的新的价值。

尼采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中设定新的价值,他想成为享受特权的未来少数精华的预言家,并成为欧洲虚无主义最大的诊断家。但是,新的价值在“现代性”危机中似乎越来越难捉摸,时代预言家也被不少人看作是哲学破坏者;虚无主义的诊断家被看作最大的虚无主义者,这恐怕是尼采始料未及的。或许正是这样,尼采自称是时代“继父之子”而非“时代之子”,因为在他二十年写作生涯中他从未获得过所处时代的恩惠,相反却遭到各种攻击和打击,因此,他也以更为绝决的态度加

倍报复自己的“继父”，使之在尖锐的现代批判中，在虚无的揭示中，在基督教的揭露中无藏身之处。

尼采在写作精力最旺盛时中断了思想，而成为精神错乱症缠身达十年之久的病人。但是不管他生命多么落寞孤寂，他的身影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高大，而成为一位世界著名哲学家，并给西方哲学带来震撼。西方二十世纪一流的哲学家几乎都受其影响，如狄尔泰、西美尔、斯宾格尔斯、马克思·舍勒、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受到尼采影响的世界著名作家更是多不胜数：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杰克·伦敦、鲁迅等。

尼采的狂放人格、叛逆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信念和“斯人独憔悴”的结局，使之对他的评价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争论。好在尼采自己对自己的二十世纪的“接受史命运”十分清楚，他说“我来到世间太早了”，因此，“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权力意志

1901

897

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得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为此,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

376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因此,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编号为尼采之妹伊·福斯特·尼采所编。而尼采研究专家施莱希塔按尼采遗稿恢复了原来的顺序。

698

康德说：“对维利伯爵的这些话《论快乐和痛苦》1781年），我可以肯定地说：驱使人前行的唯一原则乃是痛苦，痛苦高于快乐。快乐不是肯定的精神状态。”

758

当今的奴隶制：是野蛮的表现。奴隶为之劳动的奴隶主在哪里？人们不必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并存。

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奴隶理论。“赞美劳动”，这是奴隶对自身的美化——因为他们没有闲适的本事。

61

我们的时代，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一心要消灾免祸，所以它是穷人的时代。我们的富人——他们成了穷光蛋！一切财富的真正目的被忘得一干二净！

941

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就是：把混乱和卑鄙置诸脑后，而给灵魂这个贵族营造一个安乐窝。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他们的天性就更高了一层。因此，要去意大利行猎、旅

行等等,要看书和观剧。他们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这是他们文化工作的意义所在!但是,强者、有实力者想的是陶冶别人,并且不愿意在自己身边见到异己!

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

725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学说是一种精明的功利说:因为现在已经成了现实!——国王统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谁也看不起国王了。因为,谁也不愿把国王作为自己理想的原始象征,而是作为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全部的真理!

1026

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

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

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

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但他们自己却被他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所腐蚀,从而失去高尚的性格。要是在另一类人中实施,他本来可以使用别的手段。那么,一个凯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

可。

935

基本类型 :真善、高尚、灵魂的伟大 ,这些都来自必不可少的富有。因为财富的给予不是为了有所获取——也不想以其善良自诩 ,——慷慨挥霍是真善的特性 ,个人的富有是慷慨的前提。

282

群畜的软弱产生了一种与颓废派的软弱十分相像的道德。他们心照不宣 ,他们结成帮派(大型的颓废宗教总是依靠群畜的支持)。群畜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 ,群畜本身是不可估量的 ;不过 ,群畜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 ,它们离不开“牧人”——教士懂得这一点……国家是不知己的 ,不够亲昵 ;国家无法“引导良心”。教士用什么方法使群畜患病的呢 ?

974

每个事实 ,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613

内心种种激情的角逐 ,最后 ,有一种激情支配了理智。

769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

远地蔓延开去 ,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这样 ,它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这方面不断上升的“人化”表现在 ,开始更真切地感到 ,要真正同化别人是多么困难。正如 ,我们虽则可以用粗暴的冒犯来显示自己的力量 ,而同时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也就是说 ,更难于使之屈服。

760

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 ,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 :因为大众要保存这个种类。

966

与动物不同 ,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 ,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 ,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 ,以致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 ,起主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的对立面 ,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也最繁多 ,而且 ,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 ,也最高级。事实上 :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 ,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例如 :莎士比亚) ,不过是有节制的。

983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 ,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等于儿戏) ,

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凿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875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畜之人。假如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前代的伟人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已经不感兴趣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象议会一样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

285

我教导你们说：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与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因为，群畜在这方面美化了自身的群畜本性，并感到心安理得。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

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

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984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包含有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存在灵魂的伟大。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602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厉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现：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495

假如“不可欺骗”这一戒条受到驳斥，则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权力意志。

就像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两种意义并存，现实的含义就是，以按我们的爱好创造事物为目的来获取权力的手段。对创造和改造的爱好——原始的爱！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1046

1 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2 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象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我们无意把它视为假的东西！

3 我们的估价有助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说：“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这种对整个进程的攻击只能出自败类之口！

4 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没有价值吗？

5 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

创造精神 ,它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从事创造 :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 ,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 :因为它坚持不懈。

178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像一根火柴 ,如此而已 !

940

不可过份的学说 ,这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 ,——而不是向平庸之辈求助。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个阶梯 :“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 ,斯多葛主义那里 ,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 ,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 ,还是服从概念 ,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 ;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只字不提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单 ,也不轻松 ,更无节制。

999

等级制 :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 ,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 :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

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 伪善;2 昧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野蛮人表现出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咒骂天性的激情和欲望——治人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哥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是一句漂亮话)。节制本身代表艰苦、自我强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的斗争等等。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或者遭到了否定,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750

腐败的统治阶级败坏了统治者的名声,用“国家”来行使裁判,这是怯懦,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合格的伟人。最后,人心惶惶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见到任何发号施令的意志力,都会吓得跌落尘埃。

874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这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

因！假如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至于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有较高级的人存在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等等，认为应该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级的品质。

尼禄 和卡拉卡拉 在位之时，出现了荒唐事：“庸众竟比至尊的皇帝更有价值！”于是，上帝的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出现了，他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965

我看，各国的革命、混乱和带给民众的灾难，比起身临其境的个别伟人的灾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不要上当：因为，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身临危境而不忘自身。即从无数人的灾难中渔利——非同一般——这可能是一种伟大性格的象征，这种性格会征服同情心和正义感。

尼禄(37—68)——罗马皇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末代皇帝，残暴好色，妄自尊大，因实行高压政策，遭到各阶层的反对。——译者

卡拉卡拉(186—217)——自211年起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压制元老院，处死显贵，屠杀抗拒应征的亚历山大居民，引起强烈不满，后被谋杀。——译者

872

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 ,同他给自己提出的义务和他自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比例。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 ,在较高级的人看来乃是一种不幸。

964

伟人意识到他统治一国之民的权力 ,意识到他同一国之间 ,或一个时代的暂时的一致——这种觉醒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被误认为“利他主义”——这促使他去谋求联系的手段。就这种手段来说 ,一切伟人都是有独创性的 ,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想象组成巨大的社团 ,他们还乐意把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形 ,这促使他们去正视混乱。

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 ,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 ,又是受骗上当的爱——有一种神圣的爱——它既蔑视又钟爱其所爱 ,既改造了 ,也提高了其所爱。

关键在于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能力 ,通过驯化和牺牲千百万败类的手段去创造未来的人 ,而不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

614

让世界“人化” ,即这个世界日益使人感到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595

我们的前提 :没有上帝 ;没有目的 ;力量有限。我们一定要避免给低贱的人想出或规定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

860

谈谈等级。“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

364

利己主义 !但谁也没有问起过 :什么是自我 ?每个人都想把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 ,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

998

最高级的人生活在统治者的彼岸 ,没有任何羁绊。因为 ,他们认为统治者乃是自己的工具。

757

现代社会主义打算创造一个与耶稣会教义并行的世俗形式。因为它主张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 ,至于为了什么——至今没有弄清楚。

916

教会的肆虐都干了些什么坏事 :

1 禁欲主义——公开宣布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和意志教育的禁欲主义必要性,人们似乎还没有这种勇气。浮现在我们荒唐的教育界眼前的乃是“合格的国家公仆”,他是起调解作用的模式,他们以为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了;甚至从来不认为有必要首先干些别的事情——意志力的教育;人们要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唯独取消了最重要的项目:一个人是否可以有意愿,是否可以许诺;青年人连什么是他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考问,就结业了;

2 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也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譬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也该为自己的美德举行斋戒);

3“寺院”——暂时独居。譬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不想避开“诱惑”,而是想避开“义务”,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政,因为暴政谴责我们,只是在反抗中耗费我们的力量,不允许在自发主动性到来之前积蓄力量(让我们细细地查看一下我们的学者们吧;他们只是消极地思维,即,他们在能思维之前离不开读书);

4 宗教节日——为了不把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当成让一切节日气氛都见鬼去的压力,人们就应当粗俗鄙陋。节日里,我们领悟着:自豪、忘情、放纵;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牲口般的充沛体力产生了神性的自我肯定——对这一切,基督教是不能堂堂正正地表示赞成的。宗教节日乃是地道的异教;

5 正视自己天性的勇气,用道德来装扮一番。——不借

道德公式也能够唤起对自身的激情 :这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天性赞同程度的标准——换句话说 ,他依靠道德的程度 ;

6 死亡——应把愚蠢的生理学事实变为道德的必然。一个人应这样生活 ,他可以在适当时候有死的意愿。

1056

我要教导你们一种思想 ,它授权许多人取消自身的存在——这是伟大的驯化思想。

754

武装人民——最后是武装了暴民。

862

需要有一种学说 ,它要坚强有力 ,足以达到驯化的目的。即强化强者 ,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铲除衰退的种族。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统治全球 ,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称之为“道德”的伪善(在这方面 ,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 :奥古斯丁 ,班扬)——取消普遍选举权 :即取消最低级天性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

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时代思想家 ,神学家 ,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译者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作家 ,由于浸礼会传教士的原因被囚禁 ,在狱中写下《从今世到来世的朝圣之行》(1678)。——译者

(片面的人,个人——各国人民,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譬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67

以前,世世代代,为了达到类似的品质和慎终如始的本质,人们采用的手段是:承袭地产,孝敬长辈(对诸神和英雄的信仰起源于对祖先的信仰)。

现在,地产的分散是对立倾向的一部分。报纸取代了每日例行的祈祷。还有铁道、电报。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兴趣,都汇集在一个头脑里。为此,头脑必须坚强有力,灵活变通。

938

贵族统治的世界,自我榨取和自我削弱,日趋严重了!他们由于自己的高雅本能而抛弃了自己的特权,借助亲手改良了的超文明而对民众、弱者、穷人以及小人物的诗意等等感到兴趣。

861

较高级的人要对民众宣战!庸碌之辈为了当家作主的目的到处伸手。一切纵容包庇和让“人民”或“女性”出人头第的作法,都等于赞成“普遍选举权”,即赞成劣等人的统治。但是,我们必须报复,要把这全部家什(欧洲则自基督教始)暴露无遗,交付审判。

94

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是个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斯托夫人,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被推上了前台(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中间阶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幸福,被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译者

哈里特·比彻—斯托(1812—1896)——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者。

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像孩子。

506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958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982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 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

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 ;2 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 ,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 ;3 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 ,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1029a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 ,因此 ,一切“伊壁鸠鲁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 ,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 :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 ,由于道德肤浅而误解了它。

908

行动之前要作大量的工作 ,这我们是可以想见的。然而 ,总的说来 ,慎重发掘现有条件乃是最佳和最实际的行动方面。前所未有的铁腕人物乃是创造实际条件的前提 ,正如偶然性的情况一样。贯彻和实现个人的理想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理解了人的天性即人类最崇高的榜样的来源的人 ,面对着人类发抖 ,并且无所事事 ,这是陈陈相因的估价的结果 !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 ,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 :因为这保障了力 !

31

比我们的时代更善于思索和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 ,历史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1)——古希腊哲学家 ,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上都曾出现过。比如,佛祖出世的时代。那时,民众本身,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深深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就像欧洲各国一时陷入了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一样。起码,人们会受到“文献和报纸”的蛊惑,会夸大我们的“时代精神”;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新颖的观点。

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幼稚状态,这就是一个反证。悲观主义还没有达到它一度在印度达到过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程度,即呆滞的目光透出虚无。因为,它仍旧是过分“现成的”,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我的意思是,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而非“原因”。

57

我的朋友们哟!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像忍受重病的折磨一般挨过了青年时代。这是我们出世的时代使然——一个内部衰退、分崩离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着意与青年人为敌。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什么是扎实的,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为明天而活着,因为后天令人怀疑,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而且,现在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以致我们已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转眼之间已无人迹!

128

我还没有发现令人气馁的理由。获得并保持着强大意志的人,同时也是胸襟开阔的人。有利的时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原因在于,在民主的欧洲,人人的可驯性变得很大。学习不上劲的人,也是随遇而安的人,这是定例:聪明伶俐的群畜已充下陈。发号施令的人,譬如,我想到了拿破仑和俾斯麦,他们是会找到唯命是从的人的。同强而蛮的意志争斗是无益的,因为障碍过多。象兰克和瑞南这样意志薄弱的“客观性”绅士们,任何人都能把他们打翻在地!

420

我无意说服谁去信奉哲学,因为哲学家应该成为一种稀有植物,这样说是必要的,或许也是合意的。没有再比说教般地赞颂哲学——就像塞内加和西塞罗那样——更使我反感的了。哲学同美德不相干。我冒昧地说,甚至科学家同哲学家都有本质的区别。——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手里。在德国,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此之多,它们都把自己的败类行径依托在盛名之下。

恩斯特·瑞南(19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理论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史研究》等。——译者

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作家,斯多葛主义者。——译者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译者

976

为什么哲学家少有成就,因为决定着他们存在的条件一般都具有毁灭他人的特性:

1 哲学家必须具备无比众多的特性,他必须是人的缩影,必须具备一切人的高等和低级的追求:内心对立的危险和自我厌恶的危险:

2 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好奇心。因为,有分散的危险;

3 极而言之,哲学家必须公正诚实,但同时深入爱和恨(非正义);

4 哲学家必须不仅是旁观者,而要成为立法者:法官和被告(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乃是世界的缩影);

5 他必须形式繁多,又要坚定强硬。他必须随机应变。

127

我对欧洲在军事方面的进展和内部无政府主义状态感到高兴。安谧的时代即中国式的时代,就像伽里阿尼为本世纪预言的那样,现已成为往事。个人的、男子汉的本事,即爱的本事,重新获得价值。估价变得更加自然了,营养日益偏重肉食。美男子的出现又成为可能。苍白的、卑贱的人(如孔德 想像

费尔南多·伽里阿尼(1728—1787)——意大利作家,也研究哲学和法学。——译者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

的达官贵人)的时代过去了。野蛮,也就是野兽,已为我们每个人所承认。正因为如此,一定会有更优秀的哲学家出现。——康德是个外强中干的稻草人,不知何时,就会出现一次。

995

人怎样才能获得强大的力,怎样才能肩负大任呢?肉体和精神的一切美德和本领,都是不辞劳苦、一点一滴地积攒的。要不辞劳苦、自我克制、目标专一、坚韧不拔地重复同一劳作,吃同样的苦头。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这种缓慢获取的美德和本领即丰硕成果的承袭者和主人——因为,基于幸福的、合理的婚配,即基于偶然的幸福而世代获取和积蓄的力量,不可白白丧失掉,而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和坚定的意志使之结为一体。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渴望肩负大任。因为支配我们的乃是我们的权力;而关于目的、意图和动机等等的卑鄙智力游戏,不过是舞台的前景而已——然而,连弱视的眼睛也能看清这些事物的本质。

972

未来的立法者。——在旷日持久、劳而无功的尝试把“哲学家”一词同某个特殊的概念相联系之后——因为我发现了许多矛盾的特性——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原来有两类不同的哲学家:

1. 一类要确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估价(逻辑的、道德的)的体系;
2. 一类是这些估价的立法者。

前一类试图利用现在的或过去的世界,他们用文字符号把各种事情加以概括和缩略。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观察、回顾、领悟和利用迄今发生的一切事件——他们服务于人类的使命是:让过去的事物,为人的未来服务。

然而,第二类哲学家乃是发号施令者。他们说:“事情就该这样!”唯有他们才能规定“方向”和“目的”,规定什么于人有益,什么于人无益;他们占有科学之人的试作,一切知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用于创造的手段。这类哲学家很难成功;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充满危险。他们时常故意闭上眼睛,免得去看他们同深渊即彻底毁灭隔开的那一丝空间。譬如柏拉图,他就自信他原来想像的“善”并非柏拉图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即有个名叫柏拉图的人途中偶然拣到的永恒之宝!就是这个盲目意志,以更加拙劣的形式统治着宗教创办者的头脑。他们那个“你应”在他们耳朵里千万不可听作“我要”——他们之所以敢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只因那是上帝的命令;他们对价值的看法只有作为“灵感”才会是一个不致压垮自己良心的负荷。

一旦柏拉图和穆罕默德这两剂宽心丸失去效用,就再没有思想家依照“上帝”或“永恒价值”这类假说来宽慰他们的良心了。则价值立法者就要规定一个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要求。目前,那些上帝的选民们——他们眼前开始显出这种朦胧的责任——企图看看他们能否像逃避劫难一样,通过“及时”躲避的方法来逃避责任。譬如,他们自欺欺人地说,他们的

使命已经完成 ;或者说 ,无法完成 ;或者说 ,他们挑不动这副重担 ;或者说 ,他们接受了别的更合适的任务 ;或者说 ,这种新的遥遥无期的责任 ,简直等于拐骗和诱惑 ;逃避一切责任乃是一种病态 ,一种神经错乱。其实 ,许多人已经达到了逃避责任的目的。全部历史都留下了这些逃兵的姓名和他们丑恶良心的劣迹。不过 ,这些人多半都遇到了解脱的时刻 ,即熟稔之秋。那时 ,他们就不得不干他们本来“不想干”的事了——而在这以前 ,他们望而生畏的东西 ,此刻却变得像苹果落地一般地轻易 ,像是不期而遇的馈赠。

131

现时 ,无数上层人物在走向毁灭。但是 ,能逃脱的人 ,就强似魔鬼。这很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形。

1053

我们的哲学提出了这样一种战无不胜的思想 ,任何别的思维方式到头来都会因它的出现而归于灭亡。这就是伟大的驯化思想。凡是经受不了这种思想的种族 ,都注定要灭亡 ;凡认为这种思想乃是伟大的天赐的种族 ,都注定成为统治者。

755

在我眼里 ,社会主义者是滑稽可笑的。他们对“善良人”抱有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 ,一旦现存的社会“制度”被推翻 ,为“自然欲望”开辟了道路。 ,那么这种“善良人”就会在家中守候 ,进入人的行列。

而且 ,反对党也同样滑稽可笑 ,因为他们不承认隐藏在法律后面的暴力行动 ,不承认任何权威固有的严酷无情和利己主义。“我和我的同类都想取得统治和维持统治 ,蜕化变质的人将被驱逐 ,或被消灭。”——这乃是一切前朝立法的基本思想。

人们痛恨高等种族 ,这种观念比痛恨君主尤甚。痛恨贵族 ,常常戴上痛恨君主的假面——

407

哲学家们 ,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 ,都抱有成见。

他们相信 :1 绝对的认识 ;2 以认识为目的的知识 ;3 美德和幸福联姻 ;4 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他们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以前文明(也是更危险的文明)对价值的本能的规定。

1060

为了经受轮回思想 ,就必须摆脱道德 ;——这是对付现实痛苦的手段(痛苦可以理解为手段 ,理解为快乐之父 ;世上没有痛苦这种笼统的意识) ;——对各种不确实性和尝试性的享受 ,乃是对抗极端宿命论的砝码 ;——即取消“必然性”的概念 ;——取消“意志” ;——取消“绝对认识”。

要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力——因为它能够创造超人。

1059

1 永恒轮回思想。这种思想的前提想必是真的 ,如果它是真的。这种思想会有结果的。

2 它是最棘手的思想。因为 ,假如猝不及防 ,假如没有重估一切价值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

3 经受这种思想的方法 :重估一切价值。兴趣不再放在肯定上 ,而是放在怀疑上 ;感兴趣的不再是“原因和结果” ,而是坚韧不拔的创造性 ;不再是自我保存的意志 ,而是权力意志 ;不再是“一切都只是主观的”这种恭顺的用语 ,而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事业 !——让我们为之自豪吧 !”

752

“权利、远见和领导天赋等等 ,是在少数人那里” ,还是“在多数人手里” ;建立寡头政治 ,还是建立民主政权——这是民情的分野。

君主政体 ,体现了对超群之人、元首、救星、半神的信仰。

贵族政体 ,体现了对少数精英和高等人的信仰。

民主政体 ,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因为它代表“人人平等”。“质而言之 ,我们大家都是自私的畜生和庸众。”

873

对利己主义的误解。从卑贱天性来说 ,他们对征服欲和伟大之爱的贪心毫无所知。同样 ,对充沛的力感 ,也毫无所知。有

这种力感的人,便希望征服一切,想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结成一心——艺术家寻求创造素材的原动力就在于此。事情往往如此,唯有积极的精神,才会为自己寻求活动空间。——寻常的“利己主义”,恰恰是“非我”这个极其平庸的东西,这个人类自我保存的栖身地——一旦更高贵的精英和不平凡的天性发现了他们,他们就要造反。因为精英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更高贵!保存我们胜于保存那群畜生!”

1000

我认为,我已经洞悉了最高等人的心灵——也许凡是知道得太多的人都要毁灭。但凡是见过最高等人的人,一定会竭力加以成全。

基本思想:我们应当把未来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准绳——而不要步着我们的后尘去寻找行动的法则!

615

上层的人,认识也将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还不需要。

145c

假如想了解来自统治阶级的否定性的亚利安宗教,就必须研究:佛教。

被压迫阶层不会产生亚利安宗教,这是当然的。因为,主人种族要么坐端朝堂,要么灭亡。这是矛盾的。

686

迄今为止的人——有几分像未来人的胚胎——他已经孕育着一切以创造未来人为目的的创造力了。由于这些力无比巨大,所以现在的人就要受苦。他愈是要决定未来,也就愈要受到磨难。这就是对苦难的最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些创造力彼此撞击着。个人的孤立,这无须隐瞒——其实,一切个体中都不停地有某种物体在流动,他们感到孤独这一事实,在确立他们最遥远的目标的过程中乃是最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幸福的追求乃是积聚和调节创造力和防止互相为害的手段。

1001

“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610

科学——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概念——属于“手段”这一部类。

不过,人的“目的”和“意志”应该同以总体为目标的意图同步增长。

498

我们的理智为什么也是存在条件的结果呢。假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它了;假如我们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理智。——即使我们换

一种方式生活。

496

谈谈认识的多样性。应当追溯认识同其他许多事物的联系(或同其他种类的联系)——即要了解他人的“认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解和认识种类的过程受着生存条件的影响。有人认为,除了保存我们的那些种类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种理智,这是一种极端轻率的结论。因为,这种事实上的条件,也许只是偶然的,根本不是必然的。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设置的。

907

要是我们能够预见产生最高价值的人的最有利的环境,那该多好!这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不要太热衷了!——这是怀疑主义。——相反:我们具有提高勇气、增长见识、提高严肃性、加强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能力;我们也有能力改进天平的精密度,并且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259

有种观点认为:尽管估价很多,但涉及的目标是确定的:即维护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由于人们忘记了,世上只有一种远景式的估价,所以一切彼此抵触的价值因而也就是彼此矛盾的冲动,有可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人身上病态的表现;相反,在动物身上,一切现有的

本能都充分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创造物本身就是伟大的认识方法。因为他摸到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他奋而追求正义——为的是理解善与恶的彼岸的估价这样一种方法。

绝顶聪明的人,因而也是矛盾百出的人,他似乎具有感知一切人种的智慧的触角器官。因为他发出的洪亮的谐和音响即高度的偶然性,也回荡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行星式的运动

834

假如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天才就在于在规范指导下的最完美的自由,就是以克服难关作为神圣的快意和轻松,那么奥芬巴赫比瓦格纳更有权获得“天才”的称号。瓦格纳沉闷而滞重。因为完美的放纵时刻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个丑角奥芬巴赫,差不多每场滑稽演出中都有五六次这样的时刻。不过,人们也许会把天才理解为别的什么。

408

哲学家缺乏什么呢? 1 历史意义; 2 生理学知识; 3 旨在未来的目的——即不带讥讽言词或道德谴责的批判能力。

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奠基人之一,作曲有《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等。——译者

1043

为了重新发现联系的纽带 ,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 ,这不足为奇——几千年 ,这算不得什么 !

987

塑造人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形象 ,这是难于成功的。因为 ,哲学的历史出现了数不清的败类、不幸的事例和节奏缓慢的步履 ;其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 ,岁月扼杀了获取的东西 ;联系一再中断。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最高等人和睿智者的历史。——最易受到伤害的 ,正是伟大人物的记忆 ,因为半成功者和败类会误解他们 ,并且用那些人的“成就”来打倒他们。每当奏“效”的时候 ,庸众便粉墨登场了 ;下层人物和精神空虚者议论纷纷 ,而对深知人类的命运在于实现最高等的种类的人则不堪入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过智者的生存条件问题 ,并且无意隐瞒我的愉快的信念 ,即智者有可能在欧洲再次出现——也许为时不会很长。

503

整个认识器官 ,都是起抽象和简化作用的——不用来认识事物 ,而是驾驭。“目的”和“手段”就像概念一样 ,都是远离本质的。人们用“目的”和“手段”来驾驭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 ,不过 ,人们利用了构成事物过程的“概念”。

476

“意识”——设想的观念,设想的意志,或设想的情感(只有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它很肤浅?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现象”!

854

这个具有普遍选举权的时代,即任何人都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的时代,我认为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等级制。

421

我必须创立哲学家的崇高理想。学习无用!学者乃是认识王国的群畜。——学者从事研究,这是因为他受命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以前,别人就是这样做的。——

497

我认为,最受崇拜的先验“真理”,仅仅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臆测;譬如,因果关系,这一规律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习惯,它被笃信到如此程度,以致不信奉它就有灭种之灾。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理吗?多么离奇的推论!好像人类还活着这个事实就此得到了真理的证实似的!

591

要求“确凿的事实”——认识论:其中有那么多的悲观主义!

1055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学说、狂热的虚无主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强大的压力和锤头,他能用以消灭和摧毁衰败的和行将灭亡的种族,他可以为新的制度开道,或劝告那些自甘衰败和行将灭亡之人,了此一生!

943

什么是高贵?

——是最浅薄的谨小慎微。因为这种谨慎是有严格界限的、授受不亲的、难以混淆的。

——是言词、衣着、举止方面的轻率表现。斯多葛主义的严肃和自我强制能够防止一切不谦虚的好奇心。

——是迟钝的步伐,呆滞的目光,世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物。因为,它们出现了,并且希望自身变得有价值。所以我们难于出现惊奇的感觉。

——是忍受贫穷和寒酸乃至疾病。

——不沽名钓誉,不要相信轻易夸奖人的人,因为夸奖人的人自以为懂得他所要夸奖的东西;然而要明白——巴尔扎克,这个典型的急功近利者吐露了心曲——知道也就是无所谓。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著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人间喜剧》等。——译者

——是我们对人心可知性的怀疑的加深 ,对我们来说 ,孤独感不是选择的 ,而是天赋的。

——是深信人们只对门第相当的人负有义务 ,对其他人的态度可任意而为。因为 ,深信只有在门第相当的人中间才能期望有正义感。(真遗憾 !这不是一时能实现的。)

——是对“天才”的讥讽和嘲笑 ,即相信只有天生的贵族才具备道德。

——是总认为自己应当受人尊重。因为 ,尊重他的人难得出现。

——是总爱乔装打扮。因为 ,人的本性愈高尚 ,就愈需要隐姓埋名。假如真有上帝 ,那么 ,出于礼貌 ,他只应装扮成世俗人的形象。

——是具备过闲适生活的能力 ,能绝对相信 ,但凡有一门手艺总归不丢人 ,但肯定有损于高贵。不论我们多么尊重和肯定“勤奋” ,但我们不是从市民意义上评价它的 ,也不同于那些贪婪成性、说东道西的艺术家们的作法 ,因为 ,他们就象老母鸡 ,咯咯咯咯 ,下个蛋 ,再咯咯咯咯。

——我们保护艺术家、诗人和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大师。但我们比这些只会干事的“生产性的人”更高等 ,我们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谈。

——是对各种形式的兴趣 ;乐意袒护一切形式的东西 ,坚信客套是最大的美德 ;怀疑一切自行其是的种类 ,包括一切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 ,因为这样会导致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对女人的兴趣乃是一种也许更渺小的而细腻轻盈的种族的兴趣。同那些朝日热衷歌舞、酗酒和梳妆打扮的人邂逅

够多惬意呀 她们叫所有如饥似渴深沉强烈的男性灵魂着迷 , 而后者是肩负大任的人。

——是对王公和僧侣的兴趣。因为 , 一般来说 , 他们坚持对人的价值差异的信仰 , 连评价过去方面也是如此 , 至少是象征性的。

——是沉默的本事 : 但在听众面前对此只字不提。

——是忍受长期的敌意 : 因为缺乏轻松谅解的力量。

——是厌恶煽动、“启蒙运动”、“和谐”和鄙俗的亲昵。

——是对宝贵东西的积累 , 对高等的和吹毛求疵的灵魂的需求 ; 不要任何平常的东西 , 只想要自己的书籍 , 自己的景致。

——我们要奋起反抗坏的和好的经验 , 一定不让它们普及得过快。个别人 : 假如个别人具有自命为规范的坏的审美 , 那么我们反对个别人就是很滑稽的事了 !

——是我们热爱幼稚和幼稚的人 , 只把这些人当作旁观者和高等人 ; 我认为浮士德和他的甘泪卿 一样幼稚。

——是我们不怎么看重善良的人 , 因为他们是群畜。我们知道 , 在最坏的、最恶的、最冷酷的人中间 , 常常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善的金汁 , 它胜过娇嫩灵魂的一切单纯的伪善。

——是我们不认为 , 我们种类中的人的恶习和愚蠢行为该受到谴责。我们知道 , 我们是难于得到承认的 , 我们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登上显赫的地位。

1064

均衡状态 ,根本就没有过 ,这说明它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不确定的空间 ,也许会有。在球状空间也是如此。空间的结构乃是运动的原因 ,其实 ,也就是一切“不完美性”的原因。“力”、“安定性”和“均衡”之间勾心斗角 ,而力的数量(即大小)是固定不变的 ,但力的本领是有流动性的。

要驳斥“超时间性”。当力达到某一确定的时刻 ,就具有了一切力重新分配的绝对条件 ;力 ,不可停滞。“变化”属于本质 ,因此 ,时间性也属于本质。这样一来 ,只不过是在概念上再一次设定变化的必然性。

603

我们知道 ,幻想的破灭不会产生真理。而只要多一分“无知” ,就意味着“虚空”的扩大 ,意味着我们“荒漠”的增长——

978

只有在同某个统治等级相联系的情况下 ,才会有新的哲学家产生 ,他是这个等级的最高精神体现。伟大的政治即将统治全球 ,迫在眉睫 ;应当制定必要的原则。

979

基本思想 :必须首先确立新的价值——我们少不了它 对我们来说 ,哲学家必须是立法者 ,即新的种类。(情形就像驯育迄今为止的最高的类——譬如希腊人——那样。必须有意识

地创造这个“偶然”的种类”。)

422

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把他们混同于科学之人了。好像价值就藏在事物中，只要把握它们就行了。在现有价值的影响下（譬如他们憎恨光明、肉体等等），他们研究的进展程度如何呢？叔本华同道德有关（嘲弄功利主义）。到头来，这种混淆竟然发展到把达尔文主义都看成了哲学：因此，统治权现在就落到科学之人的手里了。法国人就像泰纳一样，他们在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寻求，或自认为在寻求价值。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是崇拜的类型。其实，他们是要取消现存的估价。

要解释这种误解。发号施令者世间少见，因此，他们就会误解自身。首先，人们想摆脱一切权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在德国，评论家属于觉醒男性的历史。像莱辛等等（拿破仑论歌德）。事实上，这一运动为德国的浪漫主义所挫败。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同浪漫主义有关，似乎它消除了怀疑论的危险，似乎它会证明信仰。在黑格尔身上，这两种倾向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归根到底，他总结了德国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事实——即辩证的宿命论，不过，这乃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实际上是哲学家向现实低了头。批评家要干的事呢：没有了！

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和哲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者之一。——译者

随着叔本华的出现 ,哲学家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萌生 ,不过始终受幸福论的支配。这是悲观主义的理想。

463

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 ,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

继而是 :上层的欧洲人 ,伟大政治的先驱。

继而是 :希腊人及其起源。

263

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 ,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情 ,我概不承认。

424

科学性是伪善的——人们在科学尚不流行的地方 ,一定不要冒充科学精神 ,但是 ,真正的研究者也要装出对尚不时兴的方法的虚荣假面。我们也不应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来歪曲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对待的事物和思想。因此 ,康德用他的“道德”歪曲了他内向的心理嗜好 ;新近的例证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的思想是怎样从头脑中产生的 ,我们不应该隐瞒和歪曲这些事实。最深奥的和取之不尽的书籍 ,也许始终具有巴斯噶思想那样的格言和突兀性的东西。驱动力和估价早就处于表面之下了 ;最先出现的是它们的影响。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 :

1 指论证的方法 ,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 ;

2 指对方法的要求 ,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 ;

3 指对客观性的要求 ,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在这里就像进行一切估价那样 ,我们用两个词来叙述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在的经历。世上有种种可笑的虚荣心 ,譬如圣—伯维 ,他终生为之愤懑的是 ,他确实在“赞成”或“反对”方面表现过一些温情和激情 ,要是他乐意将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抹去该多好 !

899

我们的心理学家们 ,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直盯着意志衰退的征候 ,他们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精神。人们只是注意精神所起的软化、娇纵和不健康的影响 :但是 ,现在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 :

玩世不恭者 ;	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 精力的统一。
诱惑者 ;	
征服者 ;	

658

1 .有机的职能不过是基本意志的形式 ,即权力意志。——再从它分离出来。

圣—伯维(1804—1869)——即夏尔·奥古斯丁 ,法国文艺批评家 ,作家。——译者

2 权力意志专门化为谋生图存,谋求财产、工具、奴仆(俯首听命者),谋求当统治者:人体就是例证。——强大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除了为意志而意志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什么因果关系。用机械论是解释不了的。

3 一切生物都有思维、情感和欲望。与下列事物不同的欲望是什么,即用某种障碍刺激权力感(比用有节奏的抑制和反抑制来得更强烈)——结果造成波浪起伏的运动。这样说来,一切快乐都包含痛苦,这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快乐很大,则此前的痛苦就一定很长,整个生命的弓弦一定绷得很紧。

4 精神的职能。塑造意志,同化意志等。

967

人们是否有权把一切伟人都看成恶人呢?不必拿个人来举例。他们常常会玩弄一手高超的捉迷藏,以致他们也会举止高雅,仪表堂堂。他们常常郑重其事地崇尚美德,严于律己,不过,这是出于残酷——诸如此类的现象,常常使人上当。从长远来说,有些人对自己的理解有误,伟大的使命向精良的质量挑战,例如正义感。根本的东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许具有伟大的美德,不过,紧接着就是美德的反面。我认为,正是对立的存在,对立的情感,才会产生伟人,这张满弦的弓。

132

我们成了善良的欧洲人。用什么来区分我们同爱国者呢?第一,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反道德论者。但是,我们首先支持群畜本能的宗教和道德,即利用这些东西来准备一类人,这类人

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手中,这类人实际上肯定渴望落入我们手中。

善与恶的彼岸。——我们一定要要求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

我们要保留几种非学不可的哲学;有时,悲观主义哲学可当铁锤;欧洲的佛教也许不可缺少。

我们也可以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和成熟。因为它有助于意志的软化。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肉中制,它叫人坐无宁日。

对各国人民抱的态度。我们的成见在于我们重视杂交的成果。

旁观、富有、强大。嘲笑有关的“报界”及其文化教养,我们担心科学之人成不了文学家。我们蔑视任何同读报或干脆为报纸撰稿相适应的教育。

我们采取(歌德、司汤达一样的)令人出乎意外的态度,把我们的经历强调为前景,以使我们受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自己要等待,并且防止为此心神不宁。这些经历对我们只起旅人借宿的客栈的作用。——我们要谨防宾至如归之感。

我们先于周围的人有了一种意志原则。把一切力量都用在了发展意志力上了,这是一种允许我们戴假面的艺术,一种能够理解激情的彼岸的艺术(有时也就是“超欧洲人”思想)。

这就是成为未来立法者和地球主人前的准备工作。假如我们不行,起码我们的孩子能行,这是我对婚姻的基本想法。

956

驱使群畜发展的同一条件 ,也会驱使元首动物的发展。

108

德国人现在还不成气候 ,但他们正变得有所作为。他们还没有文明 ,——就是说 ,他们还可以没有文明 ! ——他们现在还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 ,他们是万花筒。他们得有所作为 :也就是说 ,他们有朝一日不再是万花筒。根本说来 ,后面提到的这种情况还仅仅停留在愿望上 ,甚至还看不到希望。幸而人们可以在愿望中生活。意志的事业 ,劳动的事业 ,驯养的事业 ,驯化的事业 ,似乎也是愤怒的事业 ,渴望的事业 ,艰难的事业 ,不快的事事业 ,痛苦的事业 ,说实在的 ,——简言之 ,我们德国人想要求自己干些别人还未曾想到过的事情—— 我们想干的事比这还要多 !

比今天德国的“ 教养 ”更好的东西 ,将属于我们今天尚且还不是的德国人 ;所有生成中的人 ,要是感知到这个领域中的满足、无聊的“ 安逸 ” ,或者“ 自我陶醉 ” ,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是我的第二个原则。我至今没有改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29

思想启蒙运动 ,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简言之 ,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这也就是过去一切伟大的统治艺术家(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拿破仑、教皇 ,当这些人同时将目光扫向世界 ,并且

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的时候),在以往统治本能的极盛时期,他们也利用过思想启蒙的原因。——或者,起码允许人有行动自由(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那样)。民众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蒙蔽,譬如在历次民主运动中,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

91

继启蒙运动而来的仍然是郁郁不振和悲观主义的影响。1770年前后,人们就已觉察到正气在下降。女人,以她们群起为美德张目的本能认为,非道德性要为上述状况负责。伽里阿尼说得中肯,他引用了伏尔泰的诗句:

“一个快活的精怪,
胜似一种无聊的情感。”

假如现在我设想伏尔泰,甚至伽里阿尼(他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在启蒙运动之前的若干世纪:那么,达到抑郁时期的路程该是多么遥远!我及时发现了德国和基督教的偏执以及叔本华、莱奥帕蒂悲观主义的错误后果,并且寻求过最符合原则的形式(——亚洲的——),这会叫人感到遗憾的。不过,为了经得起这种极端的悲观主义(我的《悲剧的诞生》对此不时有所表露),为了在“没有上帝和道德”的世界独自生活,我必须臆想出我的对立物来。也许,孤独的人为何会发笑,我

心里最清楚。因为他深受折磨 ,以致他不得不发明笑。这个最不幸、最伤感的动物 ,同时也是最欢快的动物。合情合理。

659

要以肉体为准绳。——假如“灵魂”是一种吸引人的和神秘的思想 ,那么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它难解难分——而今 ,哲学家们学着把它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 ,因而它变得愈发诱人了 ,更加神秘莫测了。这就是人的肉体 ,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 ,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 ,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 ,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 ,相信肉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简言之 ,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或者叫“灵魂” ,或者不叫灵魂 ,而叫主体 ,就像现在学校里教授的那样)。灵机一动 ,就认为他自己的胃是异己的、有点神性的 ,这种人从来没有过。但是 ,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天启的” ,认为自己的估价“受之于上帝” ,认为自己的本能是朦胧行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的这种嗜好和审美。现在 ,尤其是艺术家 ,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杰作的成因和实现最佳构思的方法 ,问及他们的创作思想来源时 ,往往不知所措 ,诚惶诚恐 ,迟疑不决。因为 ,别人问及这类问题时 ,他们的神情倒有几分孩子般的腼腆 ,他们甚至不敢说 :“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手创造的”。——相反 ,就是那些出于自己的逻辑学和虔诚心最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肉体是错觉(而且是被克服了的和毋庸置疑的错觉)的哲学家和教士们 ,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愚蠢的

事实,即肉体没有消失。因为,不论在圣徒保罗那里,还是在吠檀多哲学那里,都可以找到人们臆想不到的证据。但是,信仰的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因此,强大的信仰,也许总归是一种愚蠢无比的信仰!——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总之,假如认为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结果,即,假如这是错误的推论——如理想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假如信仰是推论的原因,那么这已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性吗?假如,多、空间、时间和运动(不管信仰肉体的前提如何)统统是谬误,这对精神究竟会激起什么样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乃是精神的功劳。不要再说了,总而言之,对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凡是打算损害前种信仰的人,也就是等于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618

假如谈到迄今为止的那些解释世界的尝试,似乎今天的机械论解释居上。显然,这种解释是问心无愧的。科学本身不相信任何进步和成就,除非这种进步和成就是靠了机械论的程序取得的。谁都知道这种程序,因为,人们尽可能不去考虑“理性”和“目的”。他们说,假如时间允许,每件东西都可以变成别的东西。假如把包含在植物或蛋黄“命运之中的表面上的

保罗——耶稣使徒之一,原名扫罗。公元31年皈依耶稣,公元55年被罗马人逮捕,67年在罗马斩首。——译者

吠檀多派哲学是编以《吠陀经》为依据的婆罗门教派。——译者

蓄意性”归结为挤压和碰撞,人们会抑制不住幸灾乐祸的讪笑的。因为,总而言之,他们由衷崇拜的原则,就是透顶的愚蠢,恕我拿这么严肃的问题打趣。此间,在那些停留在这种运动中的、精选出来的智者那里,出现了不祥的预感和忧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理论有漏洞,迟早会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指的是尽管情况十分紧急但无人过问的那种漏洞。人们无法“解释”挤压和碰撞,人们摆脱不了保持距离的行动。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解释能力本身的信仰,并且闷闷不乐地承认,用力本学解释世界,因为它否认“虚空”,并以结成小团块的原子为论据,它在不久的将来要支配物理学家的头脑,但它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力本学就获得了内在的质——

619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物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原则无法摆脱“远距效应”,同样,也难以摆脱排斥力(或吸引力)的局限。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人们应当把一切运动、一切“现象”、一切“法则”统统理解为内在现象的象征。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应当使用人的类比。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说成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有机生命的一切功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545

我相信作为力的基础的绝对空间。因为我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和有形的。时间是永恒的。不过,本来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生成”只不过是现象(或者,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感知过程)。假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间置入有规律的轮回,那无非是借此论证了如下事实,即这是一直发生着的事情。后面的即是前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极易作为误解派生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现象不可能是原因。

549

“主语”、“宾语”、“定语”——这种划分是人为的,它们现在就像模式一样套用在一切明显的事实上。这种基本观点是不对的,即自认为我是有所作为、吃苦耐劳的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人就是才子。

645

认为“遗传”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作解释,只能用来描述和确定某个问题。这正是所谓“适应能力”的问题。实际上,通过形态学的描述,即便认为遗传是完美无缺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也只不过描述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实。正如一种器官可以被用作某种目的一样,这是不好解释的,仅仅用“目的”和“动因”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概念只不过是表达方法,而非描述的方法。

646

类比,譬如,同我们的记忆类比,还有另一种与遗传、发展和形式有关的、引人注目的记忆。属于我们的发明和试验的,还有一种运用于新目的的工具的发明,等等。

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对我们的基本保存过程和成长过程是不负责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头脑会长得如此灵敏,以致有能力构思除机器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有机过程都远远胜过机器。

494

我们的“认识”不可能超过仅够保存生命的水准。形态学告诉我们,智慧、神经以及大脑的发育同营养障碍成怎样的比例。

630

我小心翼翼,免得谈起化学的“规律”来。因为我嫌弃道德的怪味。相反,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是:强者要成为弱者的主人,只要弱者无法保存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里,没有任何同情,没有任何宽容,更谈不到“规律”的尊严!

637

即使无机王国,力原子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近邻。因为距离较远的各种力保持着均势。这里隐着远景的内核,它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渐渐变成“利己主义的”。

655

弱者为了生存而趋附于强者,他们想求得安身之所,可能的话,同强者合为一体。而强者要自卫,他不愿以这种方式走向毁灭;相反,宁愿在壮大过程中自我分裂为二,或多个。趋于统一的倾向愈大,同弱者的关系就愈密切;而要求变多,变小,要求内在的分解愈强烈,则力的积蓄愈多。

依恋某种东西的欲望,——拒绝某种东西的欲望,在无机和有机界中,同样都是联合的纽带。截然分离乃是偏见。

更确切地说,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

备注:——过程即“本质”。

520

持续的过渡不许可谈论“个体”等等。因为,本质的“数目”本身就处在变化中。假如我们不相信——以粗浅的方式——除运动物之外,还看见了“静止物”,我们就等于对时间和运动一无所知。同样,也不知因和果,而没有“虚空”这个错误概念,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想到空间的概念。同一性定理以“印象”为基础,即是说,有相同的事物存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严格说来,简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认识”的;某种叫作“知识”的东西的存在,只有在下列场合才能被认识:即“有理解力的”、“有认识能力的”智慧发现了一个已经创造了的、粗糙的世界;它是由纯表面现象组成的,但已变得坚实,因为这种假象保存了生命——因为有了某种像“认识”的东西存在;因为,

可以依次审定以往的和晚近的错误了。

642

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肯定处在每个力原子产生的排斥力中。“生命”的定义应该这样来下,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无论处于服从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绝不放弃固有的权力。在命令中也同样存在着承认对手的绝对力未被战胜、未被同化、未被消解的问题。“服从”和“命令”乃是对抗游戏的形式。

988

这些新的哲学家则以阐述实实在在的等级制为开端——啊!他们希望的乃是人类的调和、平等的反面,他们教诲的是全然的异化,他们开掘前所未有的鸿沟,他们要使人变得比以往更恶毒。有时他们甚至形同路人,互留一手。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必须成为隐士,甚至戴上假面——然而这些对寻求他们的同类是不适合的。他们要单独过活,也许要去领略种种孤独的煎熬。但是,假如他们出于偶然而同趋一路,我敢断言,他们会互不相认,或尔虞我诈的。

1062

假如世界真有所谓目的,那么想必就要达到才是。假如对世界来说真能达到永驻和固化,达到“存在”,那么一切变化也许早就终结了。也就是说,终结了一切思维,一切“精神”。“精神”这个事实乃是生成的事实,这就证明世界是没有目的的,

没有最终状态的,而且无法达到“存在”的程度。——但是,旧的习惯相信种种现象都是有目的的,相信世界有个起引导作用的创造性的上帝,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思想家煞费苦心地设想不再把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的意图。凡是想宣布世界有能力创造永恒新事物即有限的、确定的、大小不变的、和世界一样的能力的人,凡是宣称世界具有奇迹般的、重新塑造世界形式和状况的人,肯定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念头,即认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会故意避开目的,甚至于会懂得人为地防止陷入某种循环。世界,即便不是上帝,也应当能够具有神性的创造力,无限的造化功;它应当不遗余力地防止重复陈旧的形式;它不仅应当有防止重复的意图,而且有这种手段;也就是说,它应当随时随地注意让自己的任何行动避免目的、最终状态和重复——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是一种奇特异常的思维方式和愿望方式造成的。这始终是陈旧的宗教思维和愿望方式,一种渴求,即认为世界同陈旧的、可爱的、无限的、极富创造性的上帝一样存在于某地——认为某地“老的上帝还活着”——。斯宾诺莎的那种渴求表现在“上帝即自然(他甚至认为“自然即上帝”)”的论述中。但到底什么是定理和信仰呢?怎样最确切地表述决定性的转变?科学精神现已达到了对宗教、虚构神灵的精神优势了吗?这不等于说:不要把作为力的世界设想得没有边际了,因为不能这样设想。——认为无限之力的概念同“力”的概念不相调和,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也就是说——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神学政治学说》、《伦理学》等。——译者

世界同样缺乏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

443

从根本上说 ,道德敌视科学。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是如此——而且 ,正因为科学看重的事同“善”和“恶”毫不相干 ,因而“善恶”之感也就丧失了重要性。也就是说 ,道德想要使完人全力为自己效劳 ;因为道德认为 ,假如有人郑重其事地研究植物和星宿 ,那就是空耗了一个 HTH 丰富程度还足以应付消耗的人的精力。因此 ,在希腊 ,当苏格拉底把道德化的瘟疫拖进科学时 ,科学转眼之间就衰落了下來 ;像德谟克利特 、希波克拉底 、修昔底德 诸人的思想高度 ,是后人望尘莫及的。

367

我的“同情”。——这是一种使我扫兴的情感。因为 ,譬如研究路德时 ,我就感到要消耗宝贵的能力。而这是多么宝贵的力 ,又是多么使人感到乏味的愚蠢问题啊 ! (那时 ,法国蒙台涅早已提出他的大胆和乐天的怀疑论了 !)或者 ,我由于偶然性的错误影响 ,看到有人起不到他能产生的影响时 ;或者 ,甚至在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 ,就像我们——心怀恐惧和蔑视之情——观察随时随地为构想一切人的未来而操劳的今日欧洲政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 460—前 370)——古希腊哲学家 ,原子学说的创始人 ,奴隶民主派思想家。——译者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前 377)——古希腊医师 ,西方医学奠基人。——译者

修昔底德(公元前 460—前 359)——古希腊史学家。——译者

治的时候。是的,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这就是我的“同情”;是否有一种受难的、可与我共患难的人呢。

792

德国,这个不乏随机应变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的国度,似乎忘记了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强大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长期以来就缺乏伟大的精神和强大的精神。而今天,平庸者和败类招摇过市,几乎心安理得,毫不尴尬,并且以伟人改革家自居。譬如,欧根·杜林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是个随机应变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不过,他一张嘴就道出了他那渺小的灵魂,他会被狭隘嫉妒之心碾成粉末的。他泄露了,驱使他的不是强有力的、热情奔放的、慈善为怀的精神——而是野心!但是,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在这个时代追逐功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丢人。因为,现在是庸众行时的时代,庸众卖乖的时代!

959a

“人”,乃是原始森林植物界,他始终出现在长期争权的场所。伟大的人。

362

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问题!基督教的阴影落在了拉罗斯福哥的身上,他到处谈论利己主义,并自认为利己主义降低了事物和美德的价值!同他相反,我首先试图证明,除了利己主义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证明,自我不强健的人,

其伟大的爱之力也是微弱的，——证明，最爱人之人首先因其自我的强劲。——证明，爱，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等等。其实，错误的估价是

- 1 为受益的、得利的人即畜群服务的；
- 2 包含对生命原因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的；
- 3 想否定光辉灿烂、前程远大之人的；有恐惧心的；
- 4 想要帮助下民取得权利以对抗强者的；
- 5 给最宝贵之人带来种种污点的。

993

我看，明白了在低下、污浊、肮脏的人之上存在少数高等的、光明的人类，这乃是一种安慰，（——因为，从本质上说，一切脱颖超群之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有人属于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比下层的人更有天才，或品质更高尚，或更有英雄气概，或更为可爱。而是——因为他更冷酷无情，更光明磊落，更目光远大，更独行其是。因为他经得起孤寂，爱好孤寂、要求孤寂，认为这样就是幸福，就是特权，就是生存的条件。因为他生活在乌云雷电、暴雨狂风之中就像生活在阳光普照、雨露滋润，霜雪晶莹的世界一样，就像生活在一片来自上方的东西中一样。假如运动，则永远是自上而下地运动。向上抱有野心可不是我要干的事。——我们不如英雄、殉道者、天才和狂热者那样平静、耐心、细致、冷静、不慌不忙。

791

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产生过文明。说德国有过伟大的隐

士(——比如歌德),这不成其为反对上述提法的理由。因为,这些隐士有他自己的文明。不过,正是这些人的周围,似乎就像孤标傲岸的危岩周围一样,总是散布着德意志的本质同他们对峙,就像一片稀松、泥泞、靠不住的根基,在这上面,外国的每个举动都会产生“印象”,并且创造出“形式”。因为德国的教育是无性格的东西,几乎就是无限的谦恭。

499

原始(有机之前的)状态下的“思维”乃是塑造——贯彻,就像结晶体情形一样。——在我们的思维中,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 普洛克儒斯忒斯之床),是对新事物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

609

假如你认识到人和动物生活在多么无知的状态之中,这是不够的。因为,你也必须具有和补习要求无知的意志才行。你必须懂得,要是没有这种无知,生命本身也许不可能存在;必须明白,无知乃是生物单独保存自身,保持兴旺发达的条件。因此无知的洪钟应当在你耳边长鸣。

1051

唯有稀世少有者和出类拔萃者能臻于人的崇高的极乐境

普洛克儒斯忒斯是希腊传说中的大盗,他特制了一张固定长短的床来惩治过高或过矮的犯人,用以形容办事机械和尴尬局面。——译者

界,在这里,生命庆贺自身的圣化,这多么恰如其份啊!而且,即便是这些人,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身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准备的生活(绝不是有关这一目的的知识中生活)之后,才有可能。那时,各种力极度充盈,同时也是“自由意志”和服从主子两种现象共处在一人身上;那时,精神在感官中,也如感官在精神中一样,都互有宾至如归之感;凡是精神中发生的事,也必然引起感官产生细腻、幸福和无比轻松之感。反之亦然!人们有空时浏览一下豪非斯的作品,就可以回味出这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歌德,尽管印象浅薄,也通过这个过程给人以启迪。最后,不折不扣的感性事物在这样的卓越的完人那里,被崇高精神性的象征的滥觞所神化;他们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肉体的神化,但是他们同信奉“上帝即精神”的禁欲主义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事实证明,禁欲主义者乃是“败类”,他们不过是自在的某物,而行使裁判的某物则称之为善,称之为“上帝”。从上而论,——人自觉为人,并感觉自身就是天性的神性化的形式和自我辩白——。这种欢乐的高度,下至健壮的农夫和健壮的半人半兽的欢乐高度:希腊人在提到这一长串庞杂的、光与色的梯次时,对晓知机密的人不无感激的震颤,不无谨慎和虔诚的缄默,那神的名字就叫狄俄倪索斯。——一切近代人即脆弱的、多病的、小心眼的、少见的时代孺子们,他们对希腊人的幸福了解些什么呢?抱有“现代观念”的奴隶竟然加入了酒神庆典的行列,这权利

;豪非斯(1320—1389)——伊朗著名抒情诗人,以歌颂酒、爱情和享乐著称。——译者

是谁给的！

当希腊人的肉体 and 灵魂“盛行于世的时候，那上摩苍穹，下临大地的世界肯定和生命圣化，绝不是在病态的激昂和头脑发热状态下产生的。人们会认为，这里存在的、衡量自那时以来滋生出的一切事物的尺度是太短、太小、太狭隘了——这种意见认为，面对那些近代的名人和重大事件，面对像歌德这样的人，或者贝多芬，或者莎士比亚，或者拉斐尔，人们只须说一声“狄俄倪索斯”就行了。因为，我们突然认识到我们那些最伟大的业绩和时辰坐在了被告席上。狄俄倪索斯就是法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无疑，希腊人知道“灵魂的命运”的最后奥秘和一切他们认识到的关于教育和修炼，首先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万古不移的等级制和价值的不等值性，并且用他们的狄俄倪索斯经验来解释自身。人们一直认为一切希腊思想都是高深莫测的，因而保持深深的缄默——只要设在这里的隐蔽通道不打开，人们就不会了解希腊人。学者们的急切目光肯定不相信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方面——像歌德和文克尔曼这样的古典文化之友，虽有高贵的热心，但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几乎是不谦虚的话。等待和准备，期待新源泉的喷涌。在孤寂中，准备迎接陌生的

贝多芬(1770—1827)——德国著名作曲家，尤以交响乐著称于世。——译者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师。——译者

约翰·约阿希姆·文克尔曼(1717—1768)——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艺术学家，著有《古代艺术史》。——译者

音容 ;当代年度集市的风光和喧闹 ,总是把希腊人的灵魂冲刷得更加纯洁 ;一切基督教的东西会被超基督教的东西克服 ;而不只是一弃了之——因为基督教学说过去一直是针对狄俄倪索斯学说的反学说——。在自身重新发现了南国 ,南国的朗朗乾坤在我头上高照 ;南国灵魂的健康和隐蕴的强大性再度占领了头脑 ;一步一步 ,范围愈来愈广 ,愈来愈超越国家 ,日趋欧洲化 ,日益超越欧洲 ,日益东方化 ,最终日益希腊化——因为 ,希腊曾是一些东方思想的头一条大纽带和大综合体 ,因而也是欧洲精神的发端。发现我们的“新世界”——。谁在这一命令下生活呢 ?谁知道哪一天才能看见它呢 ?也许正是——新的一天 !

419

整个德国哲学——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 ,就名家而言——是迄今为止的、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因为他们所要求的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东西。人们对任何地点再也没有宾至如归之感了 ,最后 ,人们要求回到自感亲切一点的地方去 ,因为人们想在那里独享家居之乐 ;这就是希腊世界 !但通向那里的桥梁都断绝了——概念的彩虹则是例外。因为概念无往不至 ,通向一切对希腊精神来说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 !当然 :要跨越这些桥梁 ,人们必须轻如毛而薄如纸才行 !但是 ,在这种精神性乃至精灵性意志中 ,谈得上什么幸福呢 !这样一来 ,人们就同“挤压和碰撞” ,同自然科学机械论的蠢行 ,同“现代观念”的年度集市上的喧闹没有什么差别了 !人们要归去了 ,越过教父奔向希腊人 ,由北方奔向南方 ,由公式转向

形式 ;人们还要品味古代文化的终结即基督教 ,就像品味进入古希腊文化通道一样 ,就像品味古老世界本身的美好的一斑一样 ,也像在欣赏古希腊概念和价值 ,判断这幅五光十色的镶嵌画。阿拉伯装饰图案 ,涡卷式装饰图案 ,经院哲学家的抽象的罗可可式—— 总比北欧的农夫和庸众的现实要好 ,即更为细腻 ,更为俏薄 ,它始终是一种更高等的精神性 ,是对农民战争 ,庸众暴动的抗议 ,后者偏爱北方的精神性 ,因而成为主宰 ,并且认为“ 非精神性的 ”伟人即路德乃是他们的领路人。—— 这样来看 ,德国哲学是对抗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甚至还属于文艺复兴的一部分 ,至少是文艺复兴意志的一部分 ,是对古代文化、希腊哲学 ,尤其是对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 古希腊神殿中湮没最深的哲学—— 的发掘中出现的后继意志 !也许 ,几百年以后有人会断言 ,德国的一切哲学著述在这方面都享有逐步收复古希腊基地的尊严 ,这同德国人要重新连结起似乎被扯断的纽带(—— 那条连接着希腊人即迄今为止最高等“ 人 ”的纽带)的更高要求相比 ,任何对“ 独创性 ”的要求都显得小里小气 ,十分可笑。今天 ,我们又重新接近解释世界的一切原则形式 ,古希腊精神在阿那克西曼德 、赫拉克利特、巴门尼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 610—前 546)—— 古希腊哲学家 ,主张无限乃万物的始基。—— 译者

巴门尼德(公元前 515—前 445)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 ,著有《论自然》。—— 译者

德、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 诸人那里发现了对世界的这种解释。——我们将日益希腊化,首先,是概念和估价,这似乎成了希腊化的幽灵。这很巧!不过,但愿以后也怀着我们的爱,我对德国人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一点上!一向如此。

942

只有天生的贵族,只有血缘的贵族。(这里我不谈可爱的字眼“冯”和《哥达贵族家谱册》:因为那是为蠢驴续谱)。凡是提到“精神贵族”的地方,大多不乏为某些东西保密的理由。这显然是急功近利的犹太人流行的一句行话。也就是说,单凭精神是不会加封哪个人为贵族的;相反,倒首先需要加封精神为贵族的条件。——那么,为此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血缘!

990

我忘记说了,这种哲学家是快活的,他们甘愿蹲在豁朗天宇的谷底——他们需要一种与人不同的手段去忍受生活的甘苦。因为他们受的苦有所不同(即就像苦于他们蔑视人的深渊那样,也苦于他们对人类之爱)。——这种世上最受苦的动物给自己发明了——笑。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90—前 430)——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和医生,创立水、气、火、土创造万物的四根说。——译者

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 500—前 430)——古希腊爱奥尼亚派哲学家,创“种子说”。——译者

德国贵族出身的人名都带有“冯”的标记。——译者

957

就像命运一样,伟大的使命和问题责无旁贷地、迟移地、森然地临近了。整个地球应该怎样管辖呢?整体的“人”——不再是一国之民,或某个种族——驯育的方向是什么呢?

主要手段乃是立法者的道德,人们可以利用这种道德把人塑造为创造性的和深沉的意志所喜爱的东西。前提是,这种最高等的艺术家意志掌握了暴力,并且能够在一段长时间里以立法、宗教和习俗的形式贯彻其创造意志。今天,也许还有以后的一段时间,要寻求这样的极富创造性的人,这十分伟大的人,我认为是徒劳的。因为没有这种人。直到人们经历了许多失望以后,最终开始认识到没有这种人,并且开始明白,世上没有比现在为欧洲人直接称之为“道德”的东西更敌视这种人的产生了。因为,似乎没有也不会有别的道德——前面提到的那种群畜道德竭力追求的是绿色遍野的牧场式的尘世幸福,即生命的安全感、无危险性、快活、轻松,而且到后来,“假如万事如意的话”,还希望脱离牧人和带头羊。这种道德的两种流布最广的学说叫作:“平等权”和“对一切受苦人的同情”——而痛苦本身应予全部消除,从他们中间清除出去。这些“观念”始终时髦,可这种论调败坏了时髦的概念。不过,凡是深思熟虑过迄今为止植物人的生长处所,并且思考过其兴旺发展方式的人,都误认为这一切是在相反的条件下发生的。误认为植物人处境险恶无比,其发明和调节力由于长期受压而要竞相斗争,其生命意志应当强化,直到成为肯定的权力意志和强权意志;误认为危险、严峻、暴力、险阻以及心中的危

险、权利不平等、隐蔽性、斯多葛主义、引诱者的艺术、各种魔法妖术——简言之，一切群畜希望的反面，对提高人来说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带有相反意图的道德，它把人向高处驯育，而不是向与人为善、平平庸庸的方向驯育。意在驯育统治阶层——未来的地球主人——的道德，这种道德必须使自身同现存的风俗、法律联系起来，并且使用后者的语言，套上后者的外衣。但是，为此必须发明许多过渡性和欺骗性的方法，而且，同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相比，同必须首先造就一类新人相比，一个人的天年是微不足道的，在新的类中，前述的意志即本能才会保持若干代之久——新的主人的种类和等级。——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就像这种思想的种种冗长的、不易表述的内容一样。为了造成具有最高精神性和意志力的人即特定的强大的种类，准备把价值倒转过来，并且，为达此目的，把他们蕴藏的大量的遭人非议的本能，缓慢地、谨慎地释放出来，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属于我们的行列，自由的精灵——当然属于作为迄今为止的新种类的“自由精灵”。因为这些人可能希望过相反的东西。在我看来，属于此类的首先是欧洲的悲观主义者，暴跳如雷的理想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因为他们对整个生存不满，也就必然起码对今天的人不满，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一些贪婪的急功近利的艺术家不假思索，毫不含糊地为争取更高等的人的特权而战，为反对“群畜”而战，并且利用艺术的诱惑手法使遴选出来的精灵们的一切群畜本能和群畜的警觉昏睡。最后，再加上所有的批评家和历史家——这三人行，将勇敢地使幸而开始了的对旧世界的发现——这是新哥伦布即德国精神的事业——继往开来——（因为我们始终站在这一

征服行动的开端)。其实,统治着旧世界的道德与今天的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更为顺从的道德。而古希腊人受其道德的熏陶和影响要比今天的人更强、更深刻——他们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成功者”。不过,来自古典文化的诱惑会给成功者即强者和有作为的人带来影响,即使在今天,这种诱惑仍然是一切反民主的和反基督教的诱惑。它最有魅力,最有效果,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诱惑一样。

980

假如,人们设想出一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哲学家,他强大到足以把从孤寂无人的高处绵延下来的长长的美妙的链条扯向自身,那么,人们也应该承认他有伟大教育家的不祥的特权。一位教育家绝不透露他自己的思想,而总是把学生的利益挂在嘴上,把他对某事的打算挂在嘴上。靠这种伪装,叫人猜不出他的心思。他的拿手好戏是叫人相信他的正直。他应该能够运用一切驯育和驯化的手段。他驱赶某些天性用皮鞭,而对另一些天性、惰性、迟疑、胆怯、虚荣,也许要用捧场的方法。这样的教育家身在善与恶的彼岸。但是,谁也不知道。

125

社会主义——是愚蠢透顶的小人即肤浅、嫉妒和装腔作势之辈挖空心思杜撰的暴政——其实它乃是“现代观念”及其潜在的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但是,民主主义自鸣得意的暖风,软化了下多种结论,或者那怕下一种结论的能力。——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自己连结论都不会下了。因此,总的

说来,社会主义乃是毫无希望的、令人作呕的事业。因为,没有比看到恶毒的和绝望的面孔之间的矛盾更好笑的了,今天搞社会主义的人正是这副面孔——他们的风格在为十分可怜的、被轧碎了的情感作证!——为他们希望的、合意的无害羔羊的幸福作证。同时,在他们那边的欧洲的若干地方,却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和突然袭击。下个世纪,某地将会地覆天翻、“大喊大叫”,连德国也不乏同情者和辩护士的巴黎公社,与行将到来的事件相比,也许只是轻微的消化不良。尽管如此,过多的占有者总会有的,以致社会主义可能比旧病复发还要厉害得多。这些占有者就像具有某种信仰的某人;“人们为了当什么人就必须占有些什么”。但是,这种信仰是一切本能的最古老的和最健全的信仰:恕我冒昧多说几句:“人们为了变得更多,则人们就得想占有比现在还要多得多的东西。那种通过生命本身向一切有生命者布道的学说,用的就是这种调门。发展道德。想拥有,并且想更多地拥有,一言以蔽之——增长——即生命本身。社会主义学说不祥地潜藏着“否定生命的意志”。因为,杜撰了这种学说的必定是败类,或衰败的种族。其实,我希望,——说不定要经过若干次试验来证明——,生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自我否定,会自断其根。地球是这样大,而人总还是这样无尽无休,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的劝导和对荒唐的显示乃是不受欢迎的,即使它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果真赢了。总之,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地表下闲不住的鼯鼠,也能成为某种有用和有益的东西。因为,它会延长“地球上的和平”和全面延缓民主群畜的向善过程,它会迫使欧洲人留下精神即计谋和谨慎,迫使他们无法把男子汉的尚武美德一

概拒之门外,社会主义暂时保护欧洲免受女性衰退症的侵害,因为这种症状也威胁着社会主义。

820

在主要问题上,我赞同艺术家的地方要比赞同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家的地方多些。因为哲学家们没有失去生命走过的伟大足迹,他们热爱“本世界”的事物——而他们热爱这些事物的感官却追求“非感性化”。在我看来,这是误解,或是病态,或者在它并非是单纯的虚伪和自欺的地方,成为一种疗法。我希望自己能同所有不在清教徒良心恐惧症下过活的人一块生活——应该这样生活,使自己的感性日益精神化和多样化。的确,我们要感激感性的自由、丰盈和力,然而,我们要给感性提供我们拥有的精神佳品。传教士和形而上学败坏了感性的名声,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不需要这种诽谤了。因为这是成功者的标志,假如像歌德这样的人日益倾心于“世界事物”——这样他就坚持了人这个伟大的见解,以致人成了生命的神化者,假如人学会了神化自己的话。

646

我指明了我的不自觉的劳动者和预备者。但是,我虽然抱有几分希望,可到哪里去寻求我这种、起码也是我需要的新型哲学家呢?只有在那里,在弥漫着高雅思维方式的地方。这种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它把信仰奴隶制,信仰高度的从属性视为信仰任何高等文明的前提。而在风行着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地方,则不把安享清福、“一切安息日的安息日”设定为世界的目

的,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它也崇敬发动新战争的手段。这是给未来立法的思维方式,为了未来的利益,它严以律己,处世冷酷,独断独行。这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非道德的”思维方式,它要把人的善性和恶性一齐朝向伟大的驯化,因为它相信自己有力量把两者放到适当的位置上,——放置到两者相依为命的位置上。但是,今天又有谁去寻求哲学家呢?他用怎样的眼光去寻求他所要找的人呢?他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去寻找,白天黑夜,跑来跑去,白费力气。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吗?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的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同年度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阻碍了我所说的哲学家的产生,尽管无辜,它是否已经认为对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尽了力呢。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在抱怨前代哲学家的低劣,(他们)困在火刑柴堆的中间,良心暧昧,宣扬教父傲慢的真谛。但真理说,就是这种地方始终存在着培养强大的、广泛的、阴险的、冒险的、大胆的精神性的条件。比它今天的生活条件更有利。今天,另一种精神即煽动和伶人精神,也许还有学者的海狸和蚂蚁精神,对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高等艺术家的情形就更不妙。他们不是差不多全都要毁在内在的无驯育性上了吗?外来的力量拿着教会或王室的绝对价值表是压服不了他们的。于是,他们也就不再管束自身“内在的暴君”意志了。而适用于艺术家的东西,也就适用于高级的和灾难性的哲学家。今天的自由精神到底在哪里呢?但是,

今天人们却给我指出了一个自由精神！——

365

一个高等人的行动 ,就其动机来说是各种各样的 ,多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像“同情”这样的字眼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基本的情感乃是：“我是谁？谁是我之外的他人？”——价值判断始终起着作用。

986

“—— 不死的灵魂

悲痛欲绝！”

曼佐尼 《卡尔曼格诺拉伯爵》

第二幕

278

在群畜内部 ,在每个教区内部 ,也就是说同等身份 ,则过高估计真实性是好的。不要使自己受骗—— 因此 ,作为个人的道德不欺骗自身！是同等情况下的相互负责！危险和谨慎要求人们小心上外人的当。对内 ,也是心理上相互负责的先决条件。怀疑乃是真实性的来源。

490

假设主体也许是不必要的 ;也许 ,同样许可假设多个主体 ,这些主体的角逐和斗争乃是我们思维和全部意识的基础。是包含统治在内的一种由“ 细胞 ”组成的贵族政体吗 ?当然是个同等物的贵族政体 ,它们一致习惯于统治 ?它们懂得怎样统治吗 ?

我的假说 :主体有多个。

智力上的痛苦 ,也就是来自于“ 有害 ”这个判断的痛苦 ,因为这是反射的结果。

影响 ,始终是“ 无意识的 ” ,因为经说明和提示的原因是反射出来的 ,它紧跟着时间前进。

快乐是痛苦的一种。

唯一存在的力就像意志力一样同属一个类型 ,因为它们都向另外的自身变化的主体发号施令。

主体的易逝性和短暂性是永驻的。“ 灵魂终有一死 ”。

数目乃是远景式的形式。

502

因为记忆的关系 ,人们必须重新学习 ,因为这里隐藏着主要的诱惑 ,即假设有一个永远进行再生产和再认识的灵魂等等。但是 ,经历过的事物仍然活在“ 记忆 ”中 ,思绪“ 泛起 ” ,我无能为力了。就像任何思绪来潮时 ,意志都是无动于衷一样。现在发生了我将意识到的某些事 ,因为现在类似的现象出现了—— 是谁呼唤来的呢 ?是谁叫醒它的呢 ?

783

表面看来,两个标志着现代欧洲人的特征是对立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和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即个体是最令人称羡的虚荣——当个体觉悟到一切他人都可以同他平起平坐时,立刻会感到难受,但个体一味要求同等身份。这标示一种社会种族的特征。实际上,在这个种族中,天才和力不大会分道扬镳的。想要孤独,想少来几个估价者的自豪感,丝毫得不到谅解。有人说,只有通过大众才会出现十分“伟大的”成就。是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大众的成就本来就是一个渺小的成功,因为占有美的只是少数人。一切道德家都不知道人的“等级制”。法学教师对教区良心毫无所知。个体原则把伟大的完人拒之门外,并且要求,甚至是用同等身份的口吻要求具有识别天才的慧眼。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天分,在这样一些迟来的文明化的文化中——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归还给他的那份光荣——。因此,今天进行着夸耀渺小成功的活动,以前根本没有过。因为,人们赋予时代以一副童叟无欺的公平面孔。而时代的不公既表现在怒气上,也表现在艺术中,但绝不是针对暴君和民众的谄媚者的,而是针对那些高贵的人,因为这些人看不起众人的赞词。要求平等权(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反贵族政体的。

同理,这个时代对消失了的个体是生疏的,对一种潜在很深的伟人、不某寂寞的人也是生疏的。因为,这里有对许多高等人(包括最伟大的诗人们)的颂扬和热衷;或者,类似希腊那样的“城邦”,耶稣教团,普鲁士军官团和吏制等;或者,作为

伟大先师的学生和后继者。为此 ,非社会状态和少一些渺小的虚荣 ,势在必行。

492

爱和心理学的出发点 :也就是原因——我们会获得关于我们主体统一性的种类观念 ,即获得作为居于公众团体之首的统治者(不是作为“灵魂们”或“生命力们”) ,也就是治人者对治于人者的依赖观念和等级制观念 ,以及作为同时实现主体和整体分工的条件的观念。同样 ,有生命的统一体不断产生和消亡 ,就像永恒不属于主体一样 ;同样 ,斗争也表现在服从和发号施令中 ,而连续不断决定权力界限 ,这属于生命的特性。通过个别事务 ,通过甚至对公众团体的干扰表现出来的治人者固有的无知 ,同样也属于能够维持统治的条件。简言之 ,我们会获得对无知的估价 ,对伟大而粗糙的观察、简单化和歪曲、远景式的东西的估价。不过 ,最重要的乃是 :我们要把治人者和臣属看成是同样的种类 ,大家都有感觉、有愿望、有思维——凡是我们看到或猜想到肉体进行运动的地方 ,我们都要学着同一个从属主体的无形的生命挂起钩来。运动对眼睛来说乃是象征 ;运动表明某物已被感知、被愿望、被思维。

主体直接询问关于主体和精神的一切自我表现 ,这样做有其危险性 ,因为错误地解释自身对精神活动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因此 ,我们要去问肉体 ,并且拒绝严厉的感官提供的证据。因为 ,假如人们愿意 ,我们是会注视下属本身是否具有同我们交往的能力的。

532

判断——判断就是信仰，“此事就是如此。”这样，在判断中就隐含着承认遇到了一个“同等事件”。因为，判断是以比较为前提的，借助于记忆。判断不说似乎有个同等事件，它做不到。相反，判断认为是知道这一事件的。判断的前提认为，本来就存在着同等事件。那么，那种工作时间更久、为时更早、本身不能平衡同等事件、并使之近似的功能又怎样称谓呢？那以第一功能为基础的第二功能等等又怎样称谓呢。“激起相同感觉的东西是相同的”，但是，能使多个感觉一致“认为”它们是等同的东西，这又如何称谓呢？——要是不首先在感觉内部进行平衡的演练，也许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判断。记忆，只有在同不断重温习惯物、经验物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判断之前，必须完成同化过程，即这里也有一个智力的非意识活动，就像受伤引起的疼痛一样。也许内在事件，也就是同化过程、排泄、生长等，可以适应各种有机功能。

根本的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肉体可以仔细观察。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

“对某事物也许会信仰到如此地步，以致连真理的标准都没有了”。但真理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一种信仰已经成为生命条件了吗？当然，强大就是标准，譬如就因果关系来说。

512

逻辑学和条件是相关连的：假如存在同等的现象的话。其

实,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进行了逻辑的思考和决定,肯定只有这时才虚构说具备了条件。也就是说:要逻辑真理的意志只有在对一切现象进行原则歪曲以后,才能实现。结果,这里行使管辖权的是能够运用两种手段的欲望,一是,能进行歪曲,二是,能贯彻欲望的意见。因为,逻辑学并非来自真理意志。

544b

一切有机功能的光学,一切最强大的生命本能的光学,也就是所有生命中想犯错误的力,错误甚至成了思维的前提。“思维”之前,必须完成“创作”,适应种种同等现象和相同现象有表面性,要比认识相同现象更为原始。

1014

这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

405

使道德自我毁灭的力乃是道德自身的一部分。我们欧洲人身上流着为信仰而牺牲的同类人的血液。我们敬畏过道德,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为道德作过任何牺牲。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良心的活体解剖,获得了精神自由。在我们离开了老家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驱使我们走近的“方向”。但这块基地为我们培育的力,却驱使我们奔向远方,从事冒险事业,从而把我们推向了茫茫无边,人迹罕至、祸福莫测的地方。我们失去

了自己亲切的、想要“保留”下来的故土，留给我们的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成为征服者。一种隐蔽的许诺使我们去干比我们所有的否定更有力的事。我们的强力本身，不容许我们停留在发了霉的原地。因为我们敢于奔向远方，我们敢干。因为，世界依旧是富庶的和未经发现的，即使毁灭，也比变得不伦不类，变得有毒要好得多。我们的强大迫使我们飘洋过海，驶向过去众目西沉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崭新的世界……

369

根本就没有原地不动、不漫延开去的利己主义，——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大方的”、“对道德冷漠的”利己主义。

“人们一直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出第一步。

475

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它是漏洞百出的发源地，好像世上真有“意识这个事实”似的——可没有用于自我考察的现象主义。

789

我们新的“自由”。——就像我们得到了解放的精神一样，我们感到不再受“目的”体系的约束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之感啊！同样，生命的本质里也没有了“赏”与“罚”这些概念

的位置了！同样，不盲目地称谓善行和恶行了，而仅仅是在顾及到保存某种人的群体倾向的远景的情况下，以善和恶来称谓善行和恶行。同理，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清算还不具备任何宇宙学的意义，更不要说形而上学的意义了！（——悲观主义，冯·哈尔特曼先生的悲观主义，表示愿意承担衡量生存的快乐和痛苦的责任，它任性地把苦和乐禁锢在哥白尼以前的囿囿和视野之中，假如他不仅仅成了柏林人的蹙脚的笑料，倒很像是落后时代和旧病复发）。

415

黑格尔：他有通俗的一面，战争学说和伟大学说。胜者有理，因为胜者就是进步。试图援引历史来证明道德的统治。

康德：他是个道德价值的王国，（这些价值）是脱离我们的，是看不见的，但却是现实的。

黑格尔：一种可以证明的发展，道德王国的可见性趋向。

我们既不愿受康德手法的欺骗，也不想上黑格尔花招的当——我们不再信仰他们所说的道德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必创立什么哲学来为道德圆场了。对我们来说，作为历史主义的批判哲学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剩下的究竟还有什么呢？——

爱德华·冯·哈尔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他试图融黑格尔、谢林、叔本华诸家为一体，著有《非自觉哲学》。——译者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译者

146

宗教和道德本不相干。但是 ,这两支犹太教的嫡系却是地道的道德宗教——这样的宗教 ,它们立下应如何生活的教规 ,并且以赏和罚来贯彻自己的苛求。

254

我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估价和价目表的由来。根本不像通常说的那样 ,认为它们与对它们的评论是同时发生的 ,因为对有害的起源的认识 ,肯定也会在感情上减低对如此产生的事物的价值 ,并且准备了针对同一事物的批评气氛和态度。

我们的估价和道德价目表本身有什么价值呢 ?在它们当道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为了谁呢 和什么有关呢 ?——答案 :“生命”。但是 ,什么叫生命 ?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 :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估价本身意味着什么呢 ?它会返回到或下降到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吗 ?(就像站在伟大的历史性运动前列的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简言之 ,估价是在什么地方形成的呢 ?或者 ,它是否还没有“产生” ?——答 :道德的估价是用于解释某种人的阐述。阐述本身是特定的心理状态的象征 ,同样也象征着特定的流行的判断的精神水准。由谁来阐述呢 ?——我们的冲动。

399

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它会使你们耳不忍闻——：你们应当批判道德估价本身。你们应当让要求屈服而不是要求批判的道德情感停止搏动。你们要问一问：“屈服的原因何在？”你们恰恰应当把对“原因”的要求，批判道德的要求视为你们现今道德的本来形式，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性，它会为你们和你们的时代增光。你们必须自己证明你们的诚实，证明你们的不自欺的意志：为什么不呢？——在什么论坛前讲话呢？

548

把我们的顽皮即一种回忆的符号，一种会缩简的公式当作本质，最后当成原因。譬如谈到闪电：因为“它闪光”。或者，干脆就是“我”这个可爱的字眼。把观察中的远景式的一种人再设定为观察本身的原因，因为这一度曾是发明“主体”、“自我”中的艺术品呢！

< 1048

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的，不过也是一种精湛的（世界观）。

366

整个道德现象的历史会缩短到象叔本华认为的程度，——即达到这样的程度：应当重新发现同情乃是一切迄今

为止的道德冲动的根源。只有那种超脱了一切历史本能的、甚至以奇迹般的方式逃离了那种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经受的、强有力的历史教育的思想家,才会达到如此荒唐和幼稚的地步。

< 301 >

我的问题 :迄今为止 ,人类在道德 ,或道德的道德性方面受过什么损害呢 ? 损害了精神等等。

730

为此 ,应该有一些比某个人的存在更要长远些的东西。也就是说 ,为此 ,始终要有也许是由某个人所创造的业绩。为此 ,必须要强加给这个人一切可能的形式限制、片面性等等。用什么样的手段呢 ? 向开创这项业绩的人表示热爱、尊崇和感激之情。因为 ,要么是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过的 ;要么 ,我们的后人只有在我对那项事业作出保证(例如古希腊城邦)的时候 ,才算得到了保险。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慰藉。从本质上说 ,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 ,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当然 ,自下而上地看问题和由上而下是根本不同的。

权力复合体 :这种复合体怎样维持下去呢 ? 用这样的方法 ,即许多种族要为它奉献生命。

70

驳环境决定论和外因说 :内在的力无限优越 ,许多貌似外

来影响的事物不过是内在对这种力的适应而已。对同一个环境,却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解释,可以(对环境)有不同的利用方法——没有这样的事实。——天才产生是不能用环境的条件来解释的。

267

在一定的、狭隘的、市民的意义理解“有理”、“无理”等等,这是有益处的,就像“好自为之、无所畏惧”一样,即按照特定的粗略模式来履行自身的义务,因为模式内部存在一个共同本质。

——好生想一想若干世纪以来道德对我们精神的熏染吧!

295

我们两个世纪的良心活体解剖和自我受难的遗产。因为,这是我们为时最长的练习,也许是我们的杰作,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巧计;我们已经把自然的嗜好同恶的良心结为金兰之好。

相反的尝试倒也是可行的;非自然的嗜好,我指的是对彼岸、背理、反自然东西的嗜好;简言之,是把迄今为止的理想即彻底诋毁世界的理想同亏心结为兄弟。

360b

民粹的思想:善良人,忘我之人,圣人,智者,主持公道者。

啊！马尔克—奥雷尔！

606

到后来，人在事物中除了重新发现自己的入藏品而外再不会重新发现任何东西。——这种再发现，自称科学。入藏品包括——艺术、宗教、爱情、自豪。有两群人，——就算是儿戏，人们也应当继续前进——，应当有勇气去作这两种人。——一种人职司再发现，另一种人——我们这一种——职司入藏！

345

道德发展趋向。——除了自身从中得到好处的学说和对事物的估价而外，每个人都不希望他人的什么学说和估价行时。因此，一切时代的弱者和平庸者的基本倾向就是削弱强者，拉下马来，而道德论断是主要手段。以强凌弱的行动受到谴责，强者的地位恶名在外。

多数对抗少数的斗争，常人对抗难能可贵的人的斗争，弱者对抗强者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有出现微妙间歇的片刻——只要出类拔萃者、高贵者、渴求者以弱者的面貌出现于世，并且拒用较为鲁莽的权力手段——

587

仿佛我要避开对“确实性”的寻求。对立物倒是真实的。但

马尔克—奥雷尔(121—180)自公元169年为罗马皇帝，斯多葛派的信徒。——译者

是 ,既然我在寻求确实性的标准 ,那么我就要考察迄今为止衡量重力的标准是什么——而寻找确实性本身就已经是从属的即第二位的问题了。

265

缺少对以下问题的知识和意识 :即道德论断业已经历过什么转折 ;在最根本意义上的“恶”是怎样确凿而多次更名为“善”的。对这种更动之一 ,我已用“世俗的习俗性”这个词加以说明了。即便是良心也改变了自己的象限。因为 ,过去发生过群畜的内疚。

582

存在——除“生命”而外 ,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也就是说 ,某些死亡的东西怎么能“存在”呢 ?

991

论对“开朗”的误解。暂时脱开长期的紧张状态 ,放浪形骸 ,精神的农神节 ,精神全心全意致力于长久的、可怕的决断 ,并为决断作准备。“科学”形式的“傻子”。

253

试图研究道德 ,不上道德魔法的当 ,不相信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目光。我们可以尊奉的世界 ,符合我们受人敬仰的欲望的世界——一直不断地证明自身——通过个别的人和一般的人的引导——。这是基督教的观点 ,我们都来自这里。

由于锐敏的反应、怀疑、科学性(也通过朝向更高目标的真实性的本能,即再次处于基督教的感化之下)的原因,愈来愈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解释了。

最好的出路: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智既否认在那种意义上有解释权,也不承认在那种意义上有否决权。人们满足于信赖和信仰的过剩,满足于放弃其信仰的一切可证明性,满足于一种填补空白的、令人不解的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上帝)。

黑格尔的出路,继柏拉图之后,乃是浪漫主义和反动倾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历史意义即一种新的力的象征。因为精神本身乃是“自我披露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在“过程”中,在“生成”中,显示出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在不断充盈——。也就是说,理想自我实现,信仰要适应未来的需要,那时,信仰有能力提供自身需要的东西,简言之:

1 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无法证明的(认识论运动的隐义);

2 上帝是可以指证的,不过,它是生成的东西,而我们就属于这种东西,我们恰恰怀有对理想事物的渴求(历史化运动的隐义)。

人们看到:批判从未涉及理想本身,而只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即同理想相对立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理想还没有成为现实;或者,为什么理想在任何人那里都是不可指证的。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们出于激情,出于某种要求是否深感这种非常状态真是非常状态;或者,人们是否靠了思想的尖端和一点点历史虚构的力而达到了这种状态。

离开了宗教和哲学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同一现象:功利

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抨击道德估价的起源。但是,它却信奉这种起源,就像基督徒的情形一样。(幼稚!好像离了行使制裁权的上帝,道德真会流传下来似的!假如有责任保持对道德的信仰,则“彼岸”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基本问题:信仰的这种无限的强权是从哪里来的?道德信仰的无限强权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信仰也告诉人们,为了袒护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基本条件都被误解了。因为,有关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知识根本无人过问。“自我保存”说明,达尔文主义对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原则持折衷的意见。

258

我试图把道德论断理解为象形语言。生理学上的兴衰过程,以及有关保存和增长条件的意识就是透过这种语言表露出来的。——这是占星术式的价值解释方式,是本能带来的成见(关于种族、教区,关于由青壮到衰朽的不同阶段等等)。

这是专门用于基督教的欧洲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论断乃是衰亡的信号,不信仰生命的信号,是悲观主义的前阶。

我的要义:道德现象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解释。而解释本身就成了非道德的起源。

说我们硬把矛盾引进了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切估价的背后都有道德估价在指挥。假如这种估价消亡了,那时我们用什么尺度衡量呢?那时,认识等等

还有什么价值呢 ???

547

“主体”概念的心理学史。肉体 ,这个由眼睛虚构的“整体”物 ,它唤醒世人把事业与行为者区别开来 ;有所作为的人 ,更确切地说 ,事业的原因到后来便遗留下了“主体”。

564

一切数量难道不是质量的先兆吗 ? 另外有一种意识和渴求 ,另一种远景式的眼光则适用于这较大的权力 ;增长本身乃是一种多多益善的要求 ;由于痛苦 ,会产生对量的多多益善的要求 ;在纯属量的世界 ,一切都是无生命的、僵死的、不动的。——一切质向量的约简都是胡说 :因为这样就会产生彼此杂处的后果 ,类比——。

620

力 ,一向就是确定的吗 ? 不 ,是结果 ,它被译成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了。但是 ,按部就班的习俗把我们娇惯坏了 ,以致见怪不怪了。

410

我对认识论的教条表示深深的怀疑 ,过去我喜欢不时向这个或那个窗口张望 ,防止自身陷入圈套。我认为这些教条是有害的 ,—— 而最终则认为一种工具能对自身的适用性提出批评 ,这可能吗 ? 相反 ,我知道无背景思想的认识论怀疑论 ,或

教义学还从未出现过。——知道这种怀疑论,或教义学具有次等价值。人们确实要认真思考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基本见解:不管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不管是怀疑论保留主义态度、历史化态度,还是悲观主义态度——它们皆起源于道德。我没见过什么敢于无情批判道德价值感的人。因为,尝试着研究这种情感形成史的人,(譬如英国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为数很少。我一见到他们,就立刻要背过身去的。

怎样解释斯宾诺莎的立场(即他否认和拒绝道德价值论断)呢?(这乃是他的辩神论的一个结果!)

470

我痛恨老是呆在任何一种世界总观里面。相反的思维方式具有魅力,因为它不让自身失掉具有神秘魅力的特征。

555

关于认识的空谈是最大的空谈。人们想弄清自在之物的来历。但是,看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在之物!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个自在,一个绝对之物,那么它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绝对之物是无法认识的,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绝对的!但是,认识总归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一个这样的认识者希望,他要认识的某物同他毫不相干,并且希望它不是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因为,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据说,希望认识和要求某物同本人毫不相干;(可那时认识的目的是什么?)二、因为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是

根本无法认识的。——认识就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它是感到受限制乃至决定同我们发生关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是对条件的论断、描述和意识(而不是对人、事、“自在”的研究)。

556

“自在之物”的运动,也同“自在含义”、“自在意义”的情形一样。“自在的事实”是没有的,而始终必须首先植入一种意义,才能造成事实。

“这是什么?”的提问,就是从他人角度出发设定的意义。“真髓”、“本质性”俱是远景式的东西,它们以多为前提。基本的问题一直是“对我来说这是什么?”(也就是对我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等等来说。)

事物,只有一切人都把他们的“这是什么”对它做了提问和得到答案以后,才算是明确了。假如唯一的一个人缺少他自己同一切事物的联系和远景,那么这个事物就始终还是不“明确的”。

简言之,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

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但不是所谓“存在”,而是一个过程,一种生成),生命就是冲动。

“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物”的概念本身就像一切特性一样。——连“主体”也

是这样一种被创造的东西,一种像一切他物一样的“物”。因为,它是一种简化,因为描述这个会设定、会构想、会思维的力本身,同所有其他个别的设定、构想、思维本身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说,(主体)所描述的就是不同于一切个别的能力。因为,从根本上说,(主体)综合了同一切还应期待的行为相关的行为(行为和相似行为的可能性)。

1036

由我们熟知的世界出发是不可能证明仁慈的上帝的。因为,今天你们发展到这种程度乃是受人强制和驱使的结果。但是,你们从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我来说,上帝是无法指证的——认识的怀疑论。你们大家害怕“从我们熟知的世界推论出完全另一个样子的、可以指证的上帝,一个至少是不仁慈的上帝来”——而且,简单说吧,你们死抱住你们的上帝,并且为了他而构想出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来。

240

假如认为人们无法提出对基督教信仰的反证,那么巴斯噶则则认为当基督徒是最聪明的作法,因为把信仰信以为真是可怕的。今天,作为基督教失去恐惧感的象征,人们找到了为信仰辩护的另一种尝试。即便信仰是谬误,人们终生都会受用这一谬误的巨大好处和福祉。这样,似乎正是为信仰的安抚作用着想,也应当把信仰维持下去——这就是说,不是出自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恐惧,而宁可说是出自对施放刺激的生命的恐惧。快乐主义的转变,这种来自快乐的证据即是衰败的征

象。因为信仰取代了力即是动摇了基督教观念的恐惧的证明。其实,由于这一转变基督教已趋向衰竭。因为,人们满足于麻醉性的基督教,因为人虽具有力,但既不是为了探索、战斗、无畏、独行的宿愿,也不是为了巴斯噶主义,而是为了这种冥思苦想的自我嘲弄,为了信仰对人的作弄,为了担心成为“莫须有的被谴责者”。但是,有责任安抚病态神经的基督教,根本不需要像“受难基督”那样可怕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欧洲的佛教到处取得进展的原因。

546

把一种现象要么解释为行动,要么解释为受动(——也就是说,任何行动都是受动)。这种解释说:任何变革,任何他变,皆以有一位倡导者为前提,一位赖以进行“变革”的人。

589

<p>“目的和手段”</p> <p>“因和果”</p> <p>“主体和客体”</p> <p>“行动和受动”</p> <p>“自在之物和现象”</p>	<p>(这都是)阐述(不是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必要的阐述?(作为“起保存作用的”)——一切都是按权力意志的意思。</p>
--	--

643

权力意志解释说(假如要施教于某个器官,这就涉及解释

的问题了):由它来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单纯的权力差别本身恐怕还不能有这样的自我感觉。因为,必须存在一个希望增长的物,由这个物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来解释每个希望增长的某物。这就一致起来了——其实,解释乃是用于主宰某物的手段。(有机的过程始终以解释为前提)。

632

连续,这种“规律性”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就好像这里真有规则可以遵循似的。因为既没有事实,也没有“规律性”。为了表达一再反复的序列,我们发现了表现这一序列的公式。这样,我们就没有发现“规律”,更不用说发现作为产生序列反复原因的力了。至于事物总是如此如此地发生,这里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由于顺应某个规律,或立法者,总是如此如此地行动。同时,他除了“规律”而外,似乎有进行别的活动的自由。但是,说不定正是那种如此如此(不是别的什么)却来源于此人本身,即这个首先不考虑规律而如此如此行事的、具有如此如此特性的人。这不过表明:某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别的什么;不可能一会儿干这件事,一会儿干别的;既非自由的,也非不自由的,而就是这个如此如此。错误隐藏在苦心编造了主体这件事之中。

638

假如世界拥有一定数量的力,那么显然在某个位置上的任何权力的推移,都决定着整个体系——也就是说,除了接踵相续的因果关系而外,本来还有一个彼此并列,彼此连接的依

赖性。

554

显然,就因果关系来说,自在之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现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其结果是,信仰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哲学内部,“因果”概念就变得没有用处了。康德是错误的——其实,经过心理学方式的核查,“因果”概念只来源于随时随地都相信意志影响意志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只相信活的东西,说到底只相信“灵魂”(而不相信物)。在机械论世界观(它就是逻辑学及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运用)看来,那种概念就会简化为数学分式——利用这种公式,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从来也不会明白什么,但也许会规定什么,歪曲什么。

631

某些现象的不变的先后次序并不证明“规律”,而是证明两种或多种力之间的权力比例。说“但正是这种比例要保持相等!”这无非是说:“同一个力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种力”。——这指的不是前后连续,——而是指依赖连续。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连续时刻不是作为因果关系而互为条件的……

“行为”同“行为者”相割裂,事件同肇事者相割裂,过程要同某种东西分开来,它不是过程,而总是实体、物、肉体、灵魂等等,——试图把现象理解为“存在物”、“凝滞物”的推移和位置交替。因为,这个古老的神话确定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

而信仰已在语言、语法功能中找到了确切的形式。

391

用以确定道德估价的标准。

被忽视的基本事实 :更加道德化同提高和强化人的种类
两者间出现了矛盾。

自然之人。“权力意志”。

856

权力意志。——想必就像那些以重估价值为己任的人的特性一样。等级制就是权力制 ,因为战争的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 :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 ,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1054

最伟大的斗争 :为此需要新式武器。

锤子 :用咒语召唤可怕的决断 ,使欧洲面临这样的结果 ,
即是否“希望”欧洲出现没落意志。

防止平庸化 ;(或)宁可没落下去 !

471

这种前提说 ,事物深处的道德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以致人的理性老是有理——它是忠贞不贰的安分守己之人的前提 ,是信仰神圣的真实性的结果——认为上帝是造物主。——概念乃是来自彼岸的先存在——

575

“认识”乃是反身的行动 :按其本质来说乃是反馈现象 ;停顿下来的东西(在所谓第一原因那里 ,在绝对之物那里 ,等等)变成了懈怠 ,疲沓——

601

反对和解的愿望 ,反对和睦相处。任何一元主义的尝试也属此列。

69

虚无主义的特点 :

a)在自然科学中(“荒谬性”——) ;因果论、机械论。“规律”乃是过场、剩余物。

b)政治上也是一样 :人们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 ,缺乏对无辜的信仰 ;风行欺诈 ,不时的奴颜婢膝。

c)国民经济也是如此 ;取消奴隶制。因为 ,缺少救世主等级、辩护人。——无政府主义抬头。这是“教育”的责任吗 ?

d)历史也是这样 :宿命论 ,达尔文主义。深入研究理性和神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有伤往事 ;任何传记体都使人难以忍受 !——(这里也有现象主义 :假面具的特征 ;事实是没有的。)

e)艺术上也是如此 :浪漫主义及其反作用(厌恶浪漫主义的理想和谎言)。后者从道德角度看来有较大的真实含义 ,不过是悲观主义的。纯粹的“杂技演员”(对内容来说是无所谓

的)。(忏悔神父的心理学和清教徒的心理学,这是心理学浪漫主义的两种形式。但是,也还带有其反作用,尝试对“人”采取纯杂技式的态度。——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做翻案的估价!)

797

“艺术家”现象还是最易透视的。——由此出发,朝权力的基本本能望去,朝自然的基本本能望去,等等!也就是朝宗教和道德的本能望去!

“嬉戏,无为”——乃是充盈的力的理想,它是“天真烂漫的”。上帝的“天真烂漫”,举止像个孩子。

846

浪漫主义及其对立物。——有鉴于一切美学价值,我现在使用了这种基本鉴别法。我在每个个别场合下都要问:“在这里,饥饿或过剩变成创造性的了吗?”似乎一开始就应该介绍另外一种鉴别法更为合适——再说,这种方法更浅显易懂——。也就是说,要呆滞、要永恒、要“存在”是创造之因呢,还是要破坏、要变通、要发展是创造之因。但是,进一步来看,这两类要求都依旧表明双重意义,而且按照那种优先的、我认为有理由受到偏爱的模式,是可以说清楚的。

对破坏、变通、发展的要求可以是充盈的、孕育着未来之力的表现(正像人们知道的,我用来称呼这种表现的术语是“狄俄倪索斯的”);不过也可以是对败类、贫乏之人、误入歧途之人的仇恨,仇恨就要破坏,它应该去破坏,因为现存的事物,不错,一切现存的事物,一切存在本身都在挑起仇恨,激起仇

恨。

另一方面，“永恒化”有朝一日也可以发自感激和爱——这种起源艺术肯定始终是一种奉为神明的艺术，也许带有鲁本斯对酒神的赞颂，带有豪非斯的微微醉意，带有歌德的明媚和与人为善，并且向万物播洒荷马式的灵光；——但它也可以是那种遭受磨难之人的残暴意志，这种意志想给最有个性的人，独来独往的人、狭隘成性的人，给其受难的真正过敏性打上有约束力的法律和强制印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意志要向万物复仇，方法是，把自己的形象即受难的形象刻印在、强加在、烙在万物的心中。这个形象就是最富表现力的浪漫悲观主义，不管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

1

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

134

现在是伟大的日午，最可怕的光天化日。它是我这一类的悲观主义的伟大的出发点。

、文明和人的提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巴洛克风格代表画家。——译者

荷马——古希腊著名诗人，相传是《荷马史诗》的作者，生于公元前9世纪。——译者

、道德估价乃是为权力意志效力的谎言和诽谤术的历史(群畜意志的历史,它反抗强者)。

、一切提高文明的条件(为使某种选择成为可能,就要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也就是一切增长的条件。

、世界多义性乃是力的问题引起的,力认为力的增长远景便是一切。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论断就是奴隶造反和奴隶的欺骗性(同古希腊世界的贵族政体价值相比较而言)。

537

什么是真理?——惰性。假说:是在惬意的情况下形成的,即在耗用最少的精神力量等等的情况下。

78

矫揉造作

现代人的光怪陆离及其诱惑力。就本质而言,就是躲闪和厌烦。

文学家。

政治家(处于“国家的尔虞我诈”之中)。

艺术上的矫揉造作;

缺乏对排练和培训的检验(弗罗芒坦);

浪漫派们(缺少哲学和科学,文学则过剩);

小说家们(沃尔特·司各脱 ,不过也是配有最神经过敏的音乐的尼伯龙根怪物);

抒情诗人们。

“科学性”。

大手笔们(犹太人)。

是被克服了的民粹理想 ,但还没有摆到民众面前来:

圣徒 ,哲人 ,预言家。

59

论现代阴霾的历史。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国(官员等等):因为有了“家园”—— ,

家庭的衰落。

“善良的人”乃是衰退的象征。

权力意志是正义的(驯化)。

淫荡和精神干扰。

黑色的音乐:——令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的音乐向何处去?

无政府主义者。

对人的蔑视和憎恶。

最深刻的鉴别法:饥饿或过剩是否会变成创造性的?前者制造了浪漫主义的理想。——

沃尔特·司各脱(1771—1838)——英国苏格兰诗人,欧洲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和大师。——译者

北国的非天然性。
对烧酒的需求：工人的“贫困”。
哲学的虚无主义。

600

对世界的阐述是无限的。因为，任何阐述都是增长和衰落的象征。

统一性(一元论)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不要否认世界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

796

艺术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作品，譬如肉体、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艺术家只是一个前阶而已。

世界乃是自我生殖的艺术品——

845

艺术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吗？或者，是对已享受的幸福表示感激吗？前一种情况指的是浪漫主义，后一种情况指的是灵光和酒神颂歌(简言之，奉若神明的艺术)：拉斐尔也属此列，只是他犯过使世界的基督教解释外貌神圣化的错误。他有过对生命的感激，但生命在他那里并非专一表现为基督教。

世界随着道德解释而变得无法忍受。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因为人的最平庸和最无害的种类，人的群畜性的种类，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单独找到了自己的前提的 ,得到了促进的 ,假如人们有意的话。

荷马乃是奉若神明的艺术家 ,还有鲁本斯。音乐界还没有过任何奉若神明的艺术家呢。

把伟大的渎神者理想化(渎神者的伟大二字的含意)是希腊式的 ;污辱、诽谤、鄙视罪人 ,这是犹太——基督教式的。

1029b

即使听天由命也不是悲剧论 ,而是对悲剧的误解 渴望虚无乃是对悲剧智慧的否定 ,是这种智慧的对立面 !

844

浪漫派就是因永不自满而变成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他从自身和周围世界放眼开去 ,又回过头来张望。

416

德国哲学的意义(黑格尔) ;它挖空心思构想出泛神论 ,它不认为恶、谬、苦乃是对抗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被现存的各种权力(国家等)滥用了 ,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正在台上的统治者是合理的了。

相反 ,叔本华却以倔强的道德家面目出现 ,他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估价 ,到头来成了世界的否定者。最终成了“神秘主义者”。

我本曾试图为美学辩护 :世界能是丑陋的吗 ?我认为 ,要美的意志 ,要求统一形式的意志乃是一时的保存手段和万金

油。因为 ,在我看来 ,根本的问题乃是与痛苦不可分的、作为永恒破坏必然物的永恒创造物。

丑陋乃是对使某种意义、某种新意变为无意义的意志所支配的事物的观察形式 :因为 ,积蓄下来的力迫使创造者认为往事是不可靠的、失败的、应该否定的和丑陋的 ! ——

431b

在柏拉图那里 ,在一个可以受过度刺激的感官和狂热的人那里 ,概念具有极大的魔力 ,以致他随心所欲地把概念奉为理想形式。辩证法的醉意 :是用来对自身行使支配权的意识——是权力意志的工具。

622

挤压和碰撞 ,乃是晚近的东西 ,派生的东西 ,非原始的东西。它以某种搓合而成的、并且以有能够按压和撞击的东西为前提 ! 但是 ,是由什么搓合起来的呢 ?

151

宗教会因信仰道德而灭亡。基督教的道德 ,上帝是不可靠的。因此产生了“无神论”似乎其他类的诸神是不可能有的。

同样 ,文化也会因信仰道德而消亡。因为 ,假如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旦发现 ,那么 ,人们也就不再要什么文化了(佛教)。

599

“现象是荒谬的” ;这种信仰乃是受了迄今为止的错误解释影响的结果 ,是对无勇气和懦弱的概括。—— 这种信仰没有必要。

人的不谦虚—— :(发生在)他看不到否定自身的意义时 !

616

我认为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 什么地方也许还可能不同于单纯人性的解释——);我认为过去的解释都是远景式的估计 ,借助这种估计 ,我们可以保存生命 ,也就是用权力意志即要求权力增长的意志保存自身 ;我认为人的任何上升都会导致克服较为狭隘的解释 ,我认为任何已取得的提高和权力的扩大都会打开新的远景 ,并且称之为相信新的地平线—— 我的书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与我们相关联的世界是不真实的 ,即不是事实 ,而是建筑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 ;世界是“流动”的 ,是生成的 ,是不断推演的 ,是从来不曾达到真理的假相 ,因为—— 没有什么“真理”。

1049

阿波罗受了骗 :永恒的美好形式 ;贵族政治式的立法—— “事情应该始终如此 !”。

狄俄倪索斯 :感性和残酷 ,易逝性倒可以解释为对生杀之力的享受 ,解释为永驻的创造。

491

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因为后者乃是对肉体垂死状态的非科学观察的结果(是离开肉体的东西。等于相信梦境是真实的——)。

905

锤子。作翻案估价的人必须具备怎样的特质呢?——人,具有现代精神所有特质的人,可他具有足以使现代精神变得完全健壮的力吗?——这乃是他要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啊。

223

贫困,屈辱和贞洁——这是危险的和诽谤者的理想。但是,对某些病症来说,毒药也是良药,譬如,在罗马皇帝的时代。

一切理想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贬低和反对真实的东西;一切(理想)都是毒品,但作为急救良药,却是不可少的。

691

整个有机过程对其余天性抱怎样的态度呢?——在那里,有机过程的基本意志会现出真面目。

436

辩证法和理性信仰仍然以道德偏见为基础。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是作为可悟的善的世界的昔日居民才占有那个时代

的遗志的。神性的辩证法是来自善的辩证法,它会通向一切的善(——因此也就是某种“倒退”——)。即使笛卡儿对此也得出过这样的概念,即人们唯有用相信善的上帝乃是基督教道德的造物主这种基本思维方式,上帝的真实性才会给我们的感官判断提供保证。可是,除了宗教为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提供认可和担保之外,叫我们到哪里去获得信仰生命的权力呢?认为思维就是现实事物的标准——认为凡是不能加以思维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是道德轻率的真正蠢物(轻信一种实质性的、处于事物深处的真理原则)。总而言之,这是彻底背离我们经验的狂言,我们根本无法想像它为什么存在……

500

向外投射感官知觉:“内”和“外”——是肉体在那里发号施令吗——?

在细胞原生质中起主导平衡调整作用的这个力,也统摄着对外部世界的同化。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就是我们同化脑中一切既往的结果了。知觉不会立即尾随“印象”出现——

219

那些相信被现代自然科学超越了的、基督教的人受到了讽刺,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战胜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受难的基督”仍是庄严崇高的象征——始终如此。——

505

我们对自己知觉的认识:即一切知觉的总和,这个总和的

意识化对我们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整个有机过程来说是有益的和本能的。这就是说,不是指所有的知觉(譬如,不是电的);也就是说:我。

111

19世纪的问题。本世纪强的一面和弱的一面彼此有联系吗?它是由一块木头雕成的吗?它的种种理想和矛盾是受一个更高等的目的制约吗?是一种更高等的东西吗?——因为它也许是以这种标准剧烈生长的伟大天意呢。不满、虚无主义,这说不定也是好的征兆。

123

我重新提出这个没有了结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即1760年前后,卢梭同伏尔泰之争。人,将变得更深沉、更多疑、更不道德、更强、更自信——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变得“更自然”。因为,这就是“进步”。——同时,由于分工的原因,变恶的阶层和变温顺驯服的阶层会产生分化,以致全部事实不会直接跃入眼帘……下述情形属于强力,属于强力的自制和诱惑力,即这种强有力的阶层占有使人对他们的变恶产生高尚之感的艺术。强化的因素改头换面成了向“善”,任何“进步”都是如此。

100

卢梭:规范的基础是感情;正义的来源是自然;人在接近自然的同时完善自身(——用伏尔泰的话来说,在远离自然的

同时)。同样的时代 ,对前者就是人道和进步的时代 ,对后者就是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时代。

伏尔泰对人类看法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 ,对美德的理解也是如此(认为是“高等文化”) ,他为“高等贵人”和“高等市民社会”的事业奋斗不息 ,这是审美的事业 ,科学的事业 ,艺术的事业 ,进步本身的事业和文明的事业。

1760 年前后爆发了斗争 :这位日内瓦公民和伏尔泰的斗争。从那时起 ,伏尔泰才成了他那个世纪的伟人、哲学家、宽容和无信仰的代表(那以前不过是个美丽的灵魂而已)。对卢梭成就的嫉恨 ,驱使他前行 ,向上“登攀”。

为了“庸众” ,一个恩赐和复仇的上帝 —— 伏尔泰。

批判两种与文明价值有关的观点。社会的构想 ,这对伏尔泰来说是最美好的构想。因为 ,除了维护它、完善它 ,别无更高的目的 ;这正是尊重社会习俗的奴仆 ;美德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传教士、贵族、功绩卓著的统治阶层及其估价的需要而屈服于强加的偏见。但是 ,卢梭始终是个无教养的人 ,也是文学家 ,这是闻所未闻的 ;他厚颜无耻 ,他蔑视一切他未经手的事物。

卢梭身上的病态却使绝大多数人为之倾倒 ,争相效法。(拜伦同他一脉相承 ;也苦心孤诣地追求不同凡响的谈吐和举止 ,追求复仇和怨恨 ,这是“卑鄙行径”的标志 ;后来 ,是威尼斯恢复了他的平衡 ,他知道了更为轻松愉快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忧无虑)。

卢梭 ,不顾自己的出身 ,却为自己的我行我素感到骄傲。但是 ,假如有人当面指出这一点 ,他却激动非常……

无疑 ,卢梭患的是精神障碍症 ,伏尔泰却异常健康而轻捷。那是病人的怨怒 ;卢梭神经错乱的年代 ,也就是他蔑视人的时代 ,是他多疑的时代。

卢梭替谨言慎行辩解(反对伏尔泰的悲观主义)。因为 ,要能诅咒社会和文明 ,他需要上帝 ;万物都应安分守己 ,因为都是上帝造的 ;唯有人败坏了人。作为自然人的“善良的人”原来纯属子虚 ;但是 ,用上帝这个有作家资格的教条来看 ,这种人就是可能的和有根据的了。

卢梭的浪漫主义 :激情(“受难的自主权利”) ;“自然性” ;疯狂的迷惑力(指望飞黄腾达的妄想) ;弱者荒唐的虚荣 ;庸众的仇怨成了法官(“几百年来 ,人们一直把病人当成政坛的元首”)。

83

“假如没有基督教信仰” ,巴斯噶说 ;“你们就会自行发展 ,就像自然界和历史那样 ,一个是庞然大物 ,一个是混沌世界”。我们完成了这一预言 :在体弱多病乐观主义的 18 世纪把人美化和理性化之后。

叔本华和巴斯噶。——在一定意义上说 ,叔本华是再现巴斯噶运动的第一人 ,一个是庞然大物 ,一个是混沌世界 ,因此 ,应该加以否定的就成了……历史、自然界和人自身 !

“我们无认识真理的能力 ,这乃是我们堕落的结果 ,我们道德沦丧的结果” ,巴斯噶这样说。这样 ,叔本华就有了立足

点。“理性堕落愈严重,则济世良方就愈显得必要”——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否定。

884

亨德尔、莱布尼茨、歌德、俾斯麦——他们是德意志这个强大种类的典型代表。他们生于对抗而不犹豫,充满了抵御信念和教义的强力,利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但却给自己保留自由活动的余地。

97

17世纪使人感到苦恼,就像为一大堆矛盾感到苦恼一样(我们是“一堆矛盾”);这个世纪试图发现人、整顿人、发掘人;而18世纪却试图忘掉对人的天性的认识,以便使人适应自己的空想。“肤浅、软绵绵、人情味”——热衷于这样的“人”——

17世纪试图抹去个体的痕迹,以便使作品尽可能表现生命。18世纪则试图通过作品而对作者发生兴趣。17世纪在艺术中寻求艺术,即文化的一斑;18世纪利用艺术为社会和政治天性的改革鼓噪。

“空想”、“理想的人”,自然的神性化,想使自身登场的虚荣,关于社会目的乃是从属性的宣传,大言欺人——这就是我们对18世纪的印象。

17世纪的风格:独特、精确、自由。

强人,自满自足的;或是热心求助于上帝的人,——那些现代作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对立。“生产自身”——试与波

尔特—鲁雅 的学者们相比较。

阿尔弗利 对伟大的风格有贡献。

痛恨滑稽剧(无尊严的人们),缺乏自然意义,这是 17 世纪的特性之一。

95

三个世纪

它们各不相同的敏感充分表现在以下方面：

贵族政体：笛卡儿，理性的天下，意志主权的证明。

女奴主义：卢梭，情感的天下，感官主权的证明，不真实；

兽道主义：叔本华，渴求的天下，兽性主权的证明，更诚实，但也更阴沉。

17 世纪是贵族政体，井井有条，兽性十足、严峻无情、“冷若冰霜”、铁面、“非德意志、讨厌滑稽剧和自然物、普遍化、独立于既往。因为它相信自身，归根结底，要永当主人就要多些猛兽性，多些禁欲主义的习俗。它是意志坚强的世纪，也是激情洋溢的世纪。

18 世纪是女人治下的世纪，耽于幻想、诙谐机智、平淡无奇，但怀有为合意性和心灵服务的精神，享有最精神性事物的

凡尔赛寺院名，始建于 1204 年，属天主教参孙派，巴黎也有同名教堂，在该教派失势后被毁。——译者

贝纳德托·伊斯诺森特·阿尔弗利(1700—1767)——意大利巴罗克建筑师，代表作是都灵王家大剧院。——译者

自由,暗中破坏一切权威;醉意的、乐天的、明朗的、人情味的、自欺的,一句话,社会性的……

19世纪是更加兽性的世纪,更诡谲、更丑陋、更现实、庸众性的,因而“更善良”、“更正直”,屈服于任何“现实”,因而更真实;但意志薄弱,同时也是悲哀和渴望黑暗的世纪,然而宿命论的。既不害怕“理性”,也不崇尚心灵,顽固相信渴求的统治(叔本华论述过“意志”;可是,他的哲学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缺少意愿)。连道德也降格成一种本能(即“同情”)了。

奥古斯特·孔德乃是18世纪的续篇(心灵统治头脑,认识论感觉论,博爱狂)。这时的科学已经独立,这表明了19世纪摆脱理想统治的途径。唯有不需要愿望,才能实现我们的科学的好奇和严谨——这种我们样式的美德……

浪漫主义是18世纪的装饰音符,是对该世纪热衷于伟大风格的奢求(——实际上则是装腔作势和自我欺骗,因为人们本想描述的是强大的天性,伟大的激情)。

19世纪本能地寻求这样的理论,它以这种理论对自己宿命论式地屈从于实际事物感到心安理得。黑格尔在驳斥“伤感”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就,其思维方式的宿命论观点表现在他相信胜者一方具有更伟大的理性,表现在他为现实的“国家”(取代了“人类”等字眼)的辩护。——叔本华:我们是愚蠢的,往好里说,就是自我否定。决定论的成就表现在血缘学派生出以前被认为是绝对的约束力亦即环境论和适应论,把意志贬低为反射运动,否认意志乃是“产生结果的原因”;最后——成了实际的改名:因为,人们看到的意志很少,以致为了描述他物,这个词就变成无约束力的了。其他的

理论 :客观性学说 ,“无意志”观 ,它们成了唯一通往真理之路的学说 ;也通往美(——也是对“天才”的信仰 ,为了取得臣服的权利) ;机械论 ,机械过程呆板的计算 ;所谓“自然主义”则赶走了可选择的 ,可裁决的、可解释的、作为原则的主体——

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 18 世纪 ;他完全处在历史性之外 ;对他上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 ,譬如革命 ;未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 ;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 ;感觉论者 ,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

我们世纪出现了向康德的回潮 ,也就是向 18 世纪的回潮。因为 ,人们想为自己重新谋求信奉旧的理想和旧的热衷的权利。——也就是说 ,“设定界限”的认识论 ,准许任意设定理性的彼岸……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同歌德的差不多。因为 ,人们听到歌德谈过斯宾诺莎。他主张要求宇宙和生命神性化的意志 ,以便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论证求得平静和幸福 ;黑格尔则到处寻求理性。——人们不该向理性屈服 ,不该满足于理性。在歌德那里有一种几乎是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 ,它不谋反 ,它不枯竭 ,它试图由自身形成总体性 ,它相信唯有总体性才能拯救一切 ,才会表现为善良和合理。

323

美德的护身。——贪财、权欲、懒惰、头脑简单、胆小怕事 :这一切都对美德感兴趣 ;因此 ,美德稳坐钓台。

1031

穷尽现代灵魂的整个圆周 ,历遍它的每个角落—— 这是我的野心 ,我的受难和我的幸运。

真正克服悲观主义—— 这乃是歌德式的、充满着作为结果的爱和善意的一瞥。

895

力的增殖 ,不怕个体一时的失败 :

对新水平的论证 :

积蓄力的方法学乃是保存小的成功 ,这与不经济的浪费成鲜明对照 ;具有破坏力的天性一时受挫 ,成了未来经济制度的工具 ;

保存弱者 ,原因在于必须要干浩繁的渺小劳动 ;

保存信念 ,在这种信念指导下 ,弱者和受害人能以保持生命 ;

培植作为本能的团结 ,以对抗恐惧和奴性 ;

同偶然性斗争 ,也同“ 伟人 ”的偶然性斗争。

315

估价种族和等级的道德。—— 鉴于激情和欲望在每个种族和每个等级那里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它们的生存条件 (—— 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们得势时间最长的条件) ,就是要求它们成为“ 有道德的 ”人。

它们要改换性格、苦志劳心、忘掉过去。

也就是说不要再表现出差别。

即他们在需求方面应当尽量一致——更确切地说：它们应该毁灭……

固然，要道德的意志表现为与之相适应的那种人的专横，凌驾于别种人之上。因为，这有利于统治者的杀伐，或整肃（或是着眼于使统治者不再有恐惧，或是为了听命于统治者的宰割）。“消灭奴隶制”所谓向“人的尊严”的祭献，实际是要消灭一个特殊的种类（——埋葬这类人的价值和幸福——）。

构成一个敌对种族（或等级）的强力，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因为，这样这个强力会伤害我们（——它的“美德”就会受到诽谤和改换名姓）。

这被认为是反对人和民众，假如这个种族伤害我们的话：但是，从它的观点出发，我们则是它所希望的人，因为我们是可以使他人从中得到好处的人。

“人性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天真地认为，掌握了“什么是合乎人性的”这个公式）乃是虚伪，在这种要求掩护下，完全肯定的一种人试图谋求统治权。更确切地说，这是完全确定的本能，即群畜的本能。——“人人平等”，这隐含着愈来愈把人与人相提并论的倾向。

从卑鄙的道德着眼“利己性”。（诀窍：把伟大的热望、争权和贪婪当成美德的监护人）。

凡是各类经纪人和贪婪之徒可以借贷的和应该要求的一切，都必须坚持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价值观念。因为，各类世界贸易和交换都在攫取和几乎是在抢购美德。

同理，国家和各种以官员和士兵为标志的统治也是如此；

同理、以信任力和爱惜力的态度工作的科学也是如此。——传教事业也是如此。

——就是说这方面要强制实行卑鄙的道德,因为靠它会得到好处;而要使道德获胜,就要对非道德兴师问罪——凭什么“权利”呢?凭的根本不是什么权利:而是凭自我保存的本能。同样的阶级,在非道德有利可图的地方,也是使用非道德的。

824

艺术领域的现代作伪术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即按照现代精神的最根本的需要来说。

人们填补了天才的空缺,特别是教育、传统、训练的空缺。

第一,人们寻求不高明的观众,他们务须有所爱(——而且顷刻之间就会拜倒在角色的脚下)。本世纪的迷信,对“天才”的迷信就是为此服务的。

第二,人们同民主主义时代的不满者、野心家、自我掩饰者的隐晦的本能庄严宣告:姿态很重要。

第三:人们把这种艺术手法改换为另外一种,把艺术的企图同认识的,或教会的,或种族的利益(民族主义)的,或哲学的企图混为一谈——人们一下子敲响了所有的钟,并且隐约激起对人即上帝之说的怀疑。

第四:人们向女人、受苦人、被激怒的人献殷勤。艺术上,麻醉剂和鸦片制剂占绝对优势。人们使有教养者、诗人和古老故事的读者浑身奇痒难耐。

825

“公众”和“精选者”情况的区别：处于前者中，人们现今必须是信口开河的江湖医生，处于后者中，人们想当音乐大师，无非如此！本世纪特有的“天才们”超越了这种区别，二者兼备；维克多·雨果和理查·瓦格纳都各有其伟大的骗术，不过都是同很多真正的艺术造诣相伴的，以致连艺术上他们也竭尽诡诈之能事。因而缺乏伟大。因为他们眼光变来变去，忽而着眼于最俗气的需要，忽而着眼于最挑剔的需要。

74

论“现代性”之特点——中间产物过份发展；种类的曲变；传统、学派的中缀；继意志力、目的和手段的愿望衰微之后，本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哲学上的准备：无意识更有价值）。

76

商人和掮客比重过大，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文人、代表人物、史学家（是历史和现代的撮合人），热带人和世界公民，自然科学和哲学间的掮客、半神学家。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诗人，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悲惨世界》等。——译者

84

叔本华是装饰音符(革命前的状况):——同情、感性、艺术、意志薄弱、最精神性的渴望的天主教——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美好的 18 世纪。

叔本华根本误解了意志(他似乎认为渴求、本能、欲望就是意志的根本),这很典型。因为,他把意志的价值贬低到应该予以否定的地步。对意愿的仇视也是如此;试图把无意愿、“无目的和无意图的主体存在”(把“纯粹的无意志的主体”)视为更高等的东西,不错,更高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意志疲惫,或意志薄弱的伟大象征。因为,意志本来一直认为渴求乃是主人,意志给渴求指明道路,提供标准……

848

为了成为经典作家,必须要具备一切强大的、表面上矛盾重重的才能和渴求。不过,这样一来,这些才能和渴求就处在同一束缚下结伴而行了;它们来得及时,这样才会把文学,或艺术,或政治的某一种属提升到自己的高度和顶峰(而不是发生了这种种现象之后……)。这反映了它灵魂深处的总状况(管它是某个民族的也好,某种文化的也好),时间在它尚且存在并且尚未被外来民族的仿效搞得面目全非(或尚有依赖性时……)之前;它不是反射的,而是一种起纽带作用和指引前行的精神,在任何场合都作肯定答复的精神,甚至以它的仇恨作答。

“最高的个人价值不属于这个范围吗?”……也许要考虑

到这里的道德偏见是否起作用 ,或者说 ,伟大的道德标准是否原来就是和经典相矛盾的.....道德这个怪物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是否必然表现为浪漫主义呢 ?.....一种美德压倒另一种(譬如在道德怪物身上) ,这种优势同古典权力对阵 ,旗鼓相当。假如人们果真具有这种水准 ,并且尽管如此也真成了经典作家 ,那么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假如他真就是培根勋爵的话)的情况。

79

由于道德的种种矫饰 ,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了。——美其名曰 :宽容(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 ;同情的宽容(= 三分之一的差异 ,三分之一的好奇 ,三分之一病态的敏感) ;“客观性”(= 没有人格 ,没有意志 ,对“爱”的无能) ;反对常规的“自由”(浪漫主义) ;反对欺诈说谎的“真理”(自然主义) ;“科学性”(“人的文献” :用德国话来说 ,就是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 ,——取代了结构布局) ;代替了杂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 ;“深邃”代替了混乱 ,代替了芜杂的特征。

126

克制和补救现代性的特效药方 :

- 1 随着中止娱乐而来的真枪实战 ,实行义务兵役制 ;
- 2 提倡民族狭隘性(头脑简单 ,万众一心) ;
- 3 改善营养(肉食) ;
- 4 不断提高居住区的卫生和健康水准 ;
- 5 要让心理学居统治地位 ,使其高于神学、道德学、经济

学和政治；

6 在要求和履行的“责任心”方面，要体现军纪（夸奖不会再有了……）。

578

认识论本身的道德价值：

信仰理性——为什么不怀疑呢？

“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善的世界——为什么？

虚假、变幻、矛盾、斗争被斥为不道德，因为要求进入一个没有这一切现象的世界；

构想出一个先验的世界，以便给予“道德自由”一席之地（在康德那里）；

辩证法乃是通向美德的道路（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一目了然，原因在于诡辩术被认为是通向非道德的途径）；

时间和空间是合乎理念的。因此，在事物的本质里面存在着统一性，这样，“罪恶”没有了，弊端没有了，不完美性也没有了——为上帝辩护。

伊壁鸠鲁否认认识的可能性。因为，他维护作为至高价值的道德（以及快乐主义）。奥古斯丁干了同样的事，后来是巴斯噶（“衰退的理性”），为了对基督教价值有利，笛卡儿蔑视一切变化的东西，同样也看不起斯宾诺莎。

33

出现悲观主义的原因：

1 迄今为止强大无比的生命和前途无量的欲望惨遭遭

责,因此生命诅咒自身;

2 人的与日俱增的果敢精神和怀疑的勇气,认识了不可替代的生命本能,并且向往生命;

3 唯有对冲突毫无所知的极平庸者人丁兴旺,高等的种族生不逢时,反而作为蜕变产物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平庸者却自命为目的和意义,盛气凌人(——谁也无法回答“目的”何在——);

4 不能感受痛苦、不安,局促和忙碌持续增长——整个频繁的活动即所谓“文明”的形象化日益变得容易,面对这种庞大的机体,个别人会变得气馁,屈服。

380

1 歪曲历史原则,为的是叫历史证明道德估价;

a)一个民族的没落和衰败;

b)一个民族兴旺发达和美德;

c)一个民族的鼎盛时期(“它的文化”)是道德水准的结果。

2 原则上歪曲了伟人、伟大的创造者、伟大的时代;

人们硬说信仰是伟人的功业:但是,不假思索、怀疑、“非道德”、允许放弃信仰等,都属于伟大的特性(凯撒、腓特烈大帝、拿破仑;但也包括荷马、阿里斯托芬、达·芬奇、歌德)。

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也译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后来的老弗里茨。——译者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前388)——古希腊悲剧大师。——译者

人们总是避而不谈主要问题 ,即这些人的“意志自由”——

894

我所反对的东西 :只知一般中有非凡的种类发动战争——而不知常规的持续存在乃是非凡价值的前提。譬如 ,女人尽管不特别需要博学 ,但她们却想完全改变自己的地位。

274

道德是何人的权力意志 ?——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史有个共同点 ,就是试图把道德的价值抬高到统治地位 ,超越一切其他的价值 ,因而它不仅应该是生命的元首和法官 ,也应当是 :1 认识 ;2 艺术 ;3 国家和社会事业的元首和法官。要“变得更美好” ,这就是唯一的使命 ,其余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手段(或是同干扰、阻碍、危险抗争 ;甚至同毁灭抗争……)——中国发生着相似的运动。印度也有相似的运动。

道德价值的权力意志意味什么呢 ?这个意志在地球上有过空前的发展。

答 :……它背后藏着三种权力 :1 群畜反对强者和独立者的本能 ;2 受难者和败类反对成功者的本能 ;3 平庸者反对杰出者的本能。——这个运动无比优越 ,因为其中夹杂着无数残暴、欺诈、偏颇、推波助澜(因为 ,道德同生命基本本能斗争的历史本身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非道德……)。

296

心理学方面犯的重大罪行 :

1 一切痛苦,一切不幸都被不正当的行为(过失)搞得面目全非(因为人们剥夺了痛苦的无辜);

2 一切强大的快感(纵情、快感、凯旋、自豪、鲁莽、认识、自信和自在的幸福)被认为有罪,是诱惑、是可疑;

3 软弱感,最内在的怯懦,把缺乏自信硬是冠以圣名,并且教诲人们,这是最值得希望的;

4 人身上的一切伟大品质都冠以非我化、为他人的自我牺牲等名目;连非个性化也成了智者和艺术家们最高认识和能力的原因;

5 爱情被歪曲为献身(和利他主义),而爱情却是兼顾(双方),或者是由于个性充盈而生的一种出让。只有完人才能施爱;失掉个性的人、“客观的人”是最糟糕的恋慕者(——人们可以去打听一下雌性!)这也同样适用于上帝之爱,或对“祖国”之爱。因为,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利己主义是自我化,利他主义是仁化”。

6 生命是惩罚,幸福是诱惑;激情是着魔,自信是渎神。

这一整套心理学是一种联系心理学,一种出自恐惧心理的封闭化;一大群(败类和平庸者)乌合之众想有朝一日用以抵御强者(——并在发展中消灭强者……),另一方面,一切人都把使自身发达的欲望神圣化,并深知保持其荣耀的方法。试比较犹太教的传教士。

324

当前,美德无人信奉了,它的吸引力消失了,一定会有人来充任不凡的冒险家和放浪生涯者,把美德重新投放市场。美

德要求对它的信徒具备过份的夸张和偏颇 ,好像今天它当真没有克己的良心似的。当然 ,对于无良心者和全然不假思索者来说 ,这也许正是他们的新魔力。——美德现在成了迄今为止它从来不是的东西 ,成了罪恶。

1027

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 ;较高等的人是非人和超人 ,这样就联系起来了。随着人每次向伟大和崇高的跃升 ,他也就进入了深邃和恐怖。因为人们要是没有彼 ,也就想不到此——或者 ,不如说 :人们愈是一味要求此 ,也就愈是达到彼。

898

未来的强者。——苦难和偶然到处创造了强者的条件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了 ,并且有意识地想要理解这一点了 ,因为 ,我们能够创造这种跃升的条件了。

直到现在 ,“教育”才着眼于社会利益。不是为了未来的利益 ,而是为现存社会的利益。人们不想为教育准备“工具”。假如力的积蓄比较多 ,那么就要想到力的排出 ,其目的也许不适合社会的利益 ,而适合未来的利益。

本该提出这样的任务 ,这就是人们要更多地了解现今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原因 ,以便什么时候能够不再为形式本身而生存 ,即把形式权当强大种族握有的手段。

人日益渺小化 ,这恰好是促使人们想到驯育强大种族的推动力。因为 ,强大种族的充盈也许就在于变得渺小的种类渐趋衰败(意志、责任感、自信 ,自我设定目的的能力)。

手段,就是历史教导的手段。因坚持与一般利益相反的保存利益而陷于孤立;在相反的估价中反复练习;激情就是不即不离;今天,自由良心成了最为人所不齿的、最禁忌的东西。

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因为,人们本应加速这一进程。这样就会产生裂隙、距离、等级制。没有必要减缓这一过程。

这个协调了的种类一旦形成,就需要辩护。因为,它是为高等的自主的种类效力的,这种类高踞于它之上,并且只有这样才能领受其任务。这里指的主人种族不仅任务只在于发号施令,而是具有自己的生存范围,充盈着对美、勇、文化、风格乃至最精神性事物的力。一种有权享用奢侈的肯定种族——它强大无比,再不需要美德命令式的残暴;它无比富有,再不需要节俭和咬文嚼字。它身在善与恶的彼岸;在一所为特殊和精选出来的植物准备的暖房里。

656a

权力意志只有凭反抗来表现。就是说它要搜寻使它反感的東西。——假如说细胞原生质要伸展伪足,四处搜寻,那么这乃是它的固有倾向。占有和同化首先就是征服的意愿,是一种塑造,是建造和改造,直至最终使被征服者彻底过渡到进攻者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增殖。——假如这种同化不成功,则该产物也许会因之分解;一分为二,表现为权力意志的后果。因为,为了不让占有物流失,权力意志会分解为两个意志(也许全部放弃,彼此再无任何联系)。

738

禁令的作用。——任何发布禁令的权力都知道在遭禁者那里会激起恐惧心理,它制造了“亏心”(也就是说,渴望得到某种东西,但意识到,一旦满足就会招致危险,因而不能不采取诡秘的手段小心行事)。任何禁令都会在那些不情愿屈从于禁令而勉为其难的人那里导致性格的恶化。

779

以影响估价观为目的的量:伟大的罪犯和渺小的罪犯。以被愿望者为目的的量,即使在愿望者那里也决定着罪犯是否自重,或自感胆怯,或自感可怜。

再一个问题就是,采用的手段的精神性等级,同样也可能影响我们的估价观。这个哲学上的革新者、探索者和强人对强盗、蛮人和冒险家所抱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啊!——以“不私自者”的面目出现。

最后,高贵的仪态、举止、勇敢、自信——它们怎样改变着以此方式获得的估价哟!

论估价观:

目的的量(大、小)的影响。

手段方法的精神性影响。

行为表现的影响。

成和败的影响。

敌对力量及其估价的影响。

合法者和遭禁者的影响。

879

道德的先人之见使精神陷入等级制,这样,精神就失去了本能的特权,这种特权就是创造天性的、“上帝之子”(或魔鬼)的自由感。至于精神是否大讲现行的道德,或者,它是否用自己的理想批判现行的道德,那是无所谓的。于是,精神属于群畜——尽管它是后者最重要的必需品,是“牧人”。

311

美德用什么手段取得权力?——恰恰是用政党这个手段。诽谤、怀疑、在野的美德拆当政的敌对美德的台,使其面目全非;无穷无尽的迫害和诬陷。也就是:用不折不扣的“非道德”手段。

为了成为美德,渴求自身要干些什么呢?——改姓更名;对自己的意图要作原则上的谴责;练习自我误解;同现存的和公认的美德结盟;对美德的敌人要表示明显的敌意。如有可能,要设法弄到底护权力的避难所;设法陶醉、感奋;理想主义的伪善;要赢得一个这样的党派,要么与之共荣,要么同归于尽……,要变为无意识,变得天真幼稚……

98

斥卢梭。——很遗憾,人恶得还嫌不够;卢梭的敌人说,“人即猛兽”,很遗憾,他们没有说对。该诅咒的不是人的堕落,而是人的柔化和道德化。卢梭猛力抨击的领域,恰恰是一类相对的强者和成功者(——他们没有破坏伟大的冲动,即权力意

志、享受意志、发号施令的意志与能力)。人们就该比较一下 18 世纪的人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还要同 17 世纪的法国人相比较),才能领会这里讲的意思,因为卢梭是自我嘲弄的种类,狂热虚荣的种类——这两个特点表明,这个种类缺乏统治意志。因它鼓吹善行,并且复仇狂一般地在统治阶层中寻找自身潦倒的原因。

776

论权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权力意志的表现：

a)它在被压迫者和各种奴隶那里表现为要“自由”的意志。因为,唯有摆脱才是目的(从道德和宗教上说就是“只对自己良心负责”、“基督教的自由”等)；

b)在强大的和即将掌权的种类那里,则表现为强权意志；假如开始毫无成效,就转换成要“正义”的意志,也就是要求同统治者享有同等的权利；

c)在最强者、最富有者、最勇敢者那里,则表现为“对人类之爱”,对“人民”、《福音书》、真理、上帝之爱；表现为同情；“自我牺牲”等等；表现为制胜、义务感、责任感,表现为自信有一种人们能够赋予其方向的伟大势力：即英雄,预言家,凯撒,救世主,牧人；(——性爱也属此列。性爱意欲制胜、占有,并且表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主义即指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主义。——译者

现为委身于人,说到底,性爱不过是对自己的“工具”之爱,对自己的“马儿”之爱罢了,——性爱坚信某物是属于自己的,即属于一个有能力使用某物的人)。

“自由”、“正义”和“爱情”!!! ——

721

对权力的无能:这种无能是虚伪和明智的,因为它就是驯服(适应,尽职的自豪,道德性……),是屈服、献身、爱(理想化,把发号施令者神化对损失的补偿和间接的自我神化);是宿命论、听天由命;是“客观性”是自我虐待(斯多葛主义、禁欲主义、“非我化”、“圣化”);是批判、悲观主义、愤慨、难堪;是“美丽的灵魂”、“美德”、“自我神化”、“旁观”、“世界的纯洁”等等。(——把对权力的无能的认知装扮成蔑视(权力)。到处都显示出确实要行施权力的需要,或者表现为给自身造成一时的权力外观的需要——这是陶醉)。

人,为了幸福的利益而想攫取权力,那是因为权力会满足这种利益:各种政党。

别的想攫取权力的人,甚至首先要损失和牺牲幸福和快乐:这是有野心的人。

别的想攫取权力的人,仅仅是因为权力恰好落在了他们不想依附的人手中。

521

论“逻辑的表面性”。——“个体”和“类”的概念统统是错误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类”只表示同时出现的一群相似的

人,其发展和演变为时很长,且进展缓慢,以致很难发现细微的进展和生长(——这是一个发展阶段,这时自我发展还没有进入人们视野,以致似乎出现了平衡,并且可能形成下述错误观念:认为,在这里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发展也有了目的……)。

形式被认为是连续的,因而是更为宝贵的;不过,形式也只是我们构想出来的;假如经常遇到“同一个”形式,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形式相同,——而是表现为一种新东西——而且只有我们,那个我们用来比较的我们,才把同旧物相似的新东西一同算作“形式”的统一性。好像本该达到某个种类,就像它浮现在成形过程之前,又好像包含在成形过程之内。

形式、类、法则、观念——到处都在重复同一个错误,都把错误的现实转嫁到虚构的头上。就好像一切现象都含有驯服精神一样。——这里,在行为者和行为目的之间,出现了脱节(但是,行为者和行为目的却仅仅由于服从我们的形而上学逻辑学的教义而承认:自身并非“事实”)。

人们不应当把形成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一个同等状况的世界)等的必需,理解为似乎这样我们就真能固定真实的世界;而应当认为是这样一种必需,即为我们准备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我们要就此创造一个对我们说来是可以测度的、简化的、可理解等等的世界。

同一个必需,也在于理智支配的感官能动性——通过简单化、粗糙化、强化和浓缩等过程来达到,这乃是一切“再认识”,一切自我认识能力的基础。我们的需要极其精辟地概括了我们的感官,以致“同样的现象世界”始终一再复现,并且因

此而获得现实的外观。

我们主观信仰逻辑学的必需仅仅表明 ,我们早在逻辑学本身到达意识之前所做的事情 ,无非是把逻辑学的要求植入现象。因为 ,现在我们在现象中发现了逻辑学—— ,另外 ,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 ,这种必需会担保某物是“真理”。在我们长期推行了同一化、粗糙简单化之后 ,我们就成了创造了“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的人了。在我们看来 ,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 ,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

726

我试图理解社会判断和估价的绝对合理性(当然是在摆脱了导致道德结果的意志的情况下)。

—— 为了尊崇保存和提高权力的根本欲望 ,就要了解心理学的欺诈和混乱的程度(为给欲望创造问心无愧的局面)。

—— 了解愚蠢的程度 ,以便使共同的调解和估价始终成为可能(为此则需要教育、对教育要素的监督、培养)。

—— 了解审讯、怀疑和不耐烦的程度 ,为了把特殊者当成罪犯来处理 and 镇压—— 为了使这些特殊者以亏心 ,就要造成他们自感特殊性就是病患。

727

道德的本质乃是防卫 ,是防御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说 ,这乃是人发育完成的标志(披上了甲冑 ;斯多葛式的)。拥有武器 ,这是人发育完成的主要标志 ,因为他具有进攻的能力了。战争工具转化为和平的工具(由鳞片、甲叶和毛发构成的工

具)。

73

过劳、好奇和同情——我们现代的恶习。

187

用在对象身上的力气少得可怜！精神乃是恢复生机的东西。从奢谈诸如“拯救”、爱、极乐、信仰、真理、“永恒生命”等等的激烈言论中，冒出了多么病态和冥顽的空气啊！相反，人们有一天也许会拿起一本原是不信教的书，比如彼特罗尼乌斯按照基督教伪君子的价值标准，那本书里讲的都是罪过，甚至罪该万死。尽管如此，在更加纯净的空气中，在步履加速的超凡精神性中，在变得自由而富裕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力中，人们会有何等心满意足的感受啊！一部《新约全书》连一个笑话都不曾有过。不过，凭这一条也就等于批臭了这本书！
.....

308

道德很“不道德”，正如世间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道德性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非道德。

这种见解带来了伟大的解放。对立远离了事物，一切现象的统一性得救了——

彼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为暴君尼禄的宠臣，公元66年被逼自尽。——译者

896

反对伟人的斗争,得到经济学论据的辩护。这些理由是危险的,是偶然性、特殊性、暴风骤雨、力大无比、足以威胁缓缓建造起来的物体。对爆炸性的东西不仅要无害地卸载,如果可能,也要防止其卸载。因为它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本本能。

1025

个别地、有步骤地、试探性地雇请一切可怕的东西。因为,使命想要承担文化;但是,在文化壮大到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之前,它必须克制、缓解、隐蔽、甚至痛恨这一切。

凡是在某种文化开始为害的地方,文化都会借以表示出一种畏惧关系,也就是表现出软弱。

命题:一切善都是昔日可利用的恶。准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个别的人所能许给自己的激情愈可怕、愈大——因为它(他)有能力使激情变成手段——,其文化的水准就愈高——;一个人愈是平庸、软弱、谦卑、怯懦,则他干的事比恶还要坏。因为,他那里一定是个恶贯满盈的王国。最低等的人一定会到处见到恶的王国(也就是使他受到禁锢、与他为敌的王国)。

933

总而言之:对激情的统治,并不是削弱和取消激情!——意志作主的力愈大,激情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渴求自由活动的空间,是由

于具有更大的权力,它知道要雇请这些怪兽。

“善良的人”同时位于每个不危险的和有用的事物之阶。因为,他是中间状态;共同的意识说明不必害怕谁,同时,尽管如此,也不应看轻谁。

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规范的利益而摧毁特殊人的手段。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平庸者着想而有害于特殊人的。

只有当一种文化能够支配充盈的力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特殊人、试验、危险、层次这些奢侈文化的温床——任何贵族政体的文化都属于这种趋向。

62

对现代人的批判:“善良的人”都坏在不好的设施(暴君和传教士)的手里;——理性成了权威;——历史是对谬论的克服;——未来就是进步;——基督教国家(“军阵的上帝”);——基督教的性冲动(或婚姻);——“正义”王国(“人类”文化);——“自由”。

现代人的浪漫派姿态:——高贵的人(拜伦、维克多·雨果、乔治·桑)——高贵的愤怒;——为激情所尊奉(是真实的“自然”);——袒护被压迫者和败类,因为这是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座右铭;——义务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艺术和认识的“忘我性”;——是以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多愁善感的

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小说家,原名奥罗尔·杜班,作品有《康素爱萝》等。——译者

利己主义——为形式的、骗人的利他主义。

这一切构成了 18 世纪。下述东西没有从中留传下来：无忧无虑、开朗、考究和精神的洒脱。精神改变了速度，避开对精神的细腻和明快的享受，代之以欣赏色彩、和谐、群众、现实等等。这是精神现象的感觉论。简言之，这就是卢梭的 18 世纪。

937

奥古斯丁·蒂埃里 于 1814 年读过戴蒙洛西埃 在其著作《论法兰西君主制》中说过的话：他以一声愤怒的呐喊作了回答，并且随之开始自己的写作。那种流亡者说：“获得自由的阶层，我们亲手释放的奴隶阶层，成了有纳税义务的人，新的人，对特权的铲除解放了你们，你们得以成为自由的人，而这种铲除却剥夺了我们跻身显贵的权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权利，对你们来说是恩典；我们同你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是由我们自身构成的一个整体”。

10

A、作为强力的悲观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悲观主义的逻辑能量，它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解析学。

奥古斯丁·蒂埃里(1795—1856)——法国史学家。——译者

戴蒙洛西埃(1755—1838)——法国政论家，政治家，原名费朗西斯·戴雷诺。——译者

原文为法文。——译者

B、没落的悲观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它的柔弱化，表现在它宇宙政治论的触感，在于它的“包容万物”的历史主义。

——临界的紧张局面：因为极端分子崭露头角，并趋于优势。

87

新教的没落。因为，它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被认为是不彻底的。实际上，天主教仍占据优势；新教的情感销声匿迹，以致感觉不到最强有力的反新教运动的本身了（譬如，瓦格纳的《帕西法耳》）。法国整个高等精神性表现为本能的天主教；俾斯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新教。

82

悲观主义的主要特征：——马格尼家的晚餐；俄国的悲观主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的悲观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描述”（浪漫主义的和反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认识论的悲观主义（叔本华；现象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悲观主义；“同情之宗教”，佛教的前期运动；文化的悲观主义（异国情调，宇宙政治论）；道德论悲观主义：即我本人。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复活》等。——译者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穷人》、《罪与罚》、《白痴》等。——译者

25

论虚无主义的起源。——人们获得了直面已知物的勇气为时已晚。我以前一直是个虚无主义者，前不久我才承认这一点，我作为虚无主义者借以前行的能量是激进主义，但能量在这一基本事实上欺骗了我。假如人们迎着一个人走去，那么似乎就不能说“自在的无目的性”这是我们的基本信条。

347

道德乃是骗术。——“自然就是善，因为一个智慧和善良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那么，谁应对‘人的堕落’负责呢？他们的暴君和拐骗者，统治阶层——人们应该消灭他们”——；卢梭的逻辑学（参看巴斯噶的逻辑学，此人对原罪下了结论）。

试比较与此有亲缘关系的路德逻辑学。两者都在寻找导致道德宗教义务即贪婪的复仇需要的那种借口。仇恨统治阶层就等于树立自己……（“以色列是有罪的”：这构成了传教士地位的基础）。

试比较与此有亲缘关系的保罗的逻辑学。上帝，这一直就是出现反动现象的借口，权利啊，人性啊！等等。在基督那里，民众的欢呼构成了他受戮的原因；（基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传道的运动。连在反犹主义者那里，基督也始终是艺术品。因为它用道德的否定判决来侵袭对手，并给自己保留惩罚的权利。

99

伏尔泰——卢梭。自然界的状况是可怕的,人是猛兽;我们的文明战胜了猛兽的自然界,旷古未有。——这是伏尔泰的结论。他对文明状态感到轻松、惬意、快慰;他蔑视偏见,即使是以美德为形式的;也看不起禁欲主义者和僧侣,因为他们缺乏敏感。

道德否定了人,这似乎使卢梭出了神。人们可以用言语“不公正地”、“残酷地”、最大限度地挑逗被压迫者平时受禁令和失宠魔力制约的本能,以致被压迫者的良心劝戒他们不要渴望犯上作乱。这些解放者首先寻求一点:给予他们的一伙以高等天性的伟大派头和地位。

124

人们要把发展自身欲望的勇气归还于人——

人们要打消妄自菲薄(不是当成个体的人的欲望,而是作为自然的人的欲望……)——

既然人们认识到对立是我们放进去的,人们就会从中抽出对立——

人们要从存在中全部剔除社会特质(过失、惩罚、正义、正直、自由、爱等等)——

向“自然性”的进步;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包括政党关系,连重商主义,或工人,或企业家的政治关系也在其内,统统涉及权力问题——首先是人们能干些什么;然后才是,人们应该干些什么。

736

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上几乎只能见到萎靡不振的罪犯,他们受到社会的谴责、蔑视和凌辱,从而丧失了自信,常常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的业绩,这是罪犯的不幸类型;认为以前的所有伟人都是罪犯,我没这个意思(仅仅是指格调伟大的,而不是可怜的),犯罪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因为这句话系出自全身检测器检验的结果,出自一切钻入伟大灵魂的内心深处的人的意识——)。出身、良心、义务等等都是“紧箍咒”——任何伟人都清楚自己面临的这种危险。但是,他也情愿有危险,因为他情愿要有伟大的目的,并且因而也要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117

19 世纪相对 18 世纪的进步(——从根本上说,我们是要叫善良的欧洲人发动一场针对 18 世纪的战争——):

1、“返回自然”,反过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总比卢梭的意见果决得多;——离开田园情调和歌剧欣赏吧!

2、一贯坚定的反理想主义,更客观、更无畏、更勤奋、更得体、更怀疑突然事变、更反革命;

3、一贯坚定强调肉体的健康、灵魂的健康问题,因为,由于肉体的原因,后者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状态,起码肉体的健康乃是灵魂健康的先决条件。

612

伟大激情的权利——凡有认识能力的人要再次获得激情！因为连非自我化和“客观”崇拜也在这个范畴创立了虚伪的等级制。叔本华教导说：只有摆脱激情，意志才能达到“真情”即认识，这是非常错误的。摆脱意志的智慧所能看见的东西无非是事物的真实的特质。

艺术上也犯有同样的错误，因为，一切现象若在无意志的状况下来观察似乎都是美的。

883

对“审美的净化”只能是强化种类的后果。我们今日的社会只代表教育；而缺乏有教养者。缺乏伟大的、综合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直接控制各种力为一个目的服务。而我们的人乃是臃肿的人，这也许是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混乱。但不是创世前的洪荒时代，而是在这以后——歌德是这类人的完美体现（——根本不是什么巨匠！）。

836

描述性音乐；让现实去发挥作用……所有这类艺术都更为容易，更易模仿；不聪明的人可采用这样的方法。向本能发出呼器；暗示的艺术。

847

在古典和浪漫主义这一对立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积极的

和消极的对立？——

37

悲观主义发展为虚无主义。——价值的非自然化。价值的经院哲学。价值是零散的、理想主义的，而不是统治和领导这一类的业绩，而是起而谴责。

把对立物放在自然的刻度和等级的位置上，这是对等级制的仇恨。对立是依据庸众的世纪设立的，因为这样更易于为人接受。

被抛弃了的世界，面对着一个人为的“真实宝贵的世纪”。——最后，人们发现自己用什么材料建立了“真实的世界”。这样，人们只剩下那个被抛弃了的世界，并且把那个真正的失望一同存入令人讨厌的世界户头。

虚无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只剩下了具有裁判权的价值——别的一无所有！

这里出现了强和弱的问题：

- 1、弱者在这个价值面前粉身碎骨；
- 2、强者摧毁没有破碎的东西；
- 3、最强者战胜具有裁判权的价值。

这一些共同创造了悲剧时代。

26

有作为的悲观主义：这是在可怕的角逐甚至是胜利以后的问题，“目的”，也就是说，有种比问我们感觉好不好要重要百倍——即一切强大天性的基本本能，——因而也就是问，他

人的感觉如何。简言之,我们有一个目的,为了它不怕带来人的牺牲,不怕担任何风险,不怕承担任何厄运:——伟大的激情。

35

“痛苦优于快乐”,或者相反(如快乐主义)。这两种学说都是虚无主义的指南……

因为这里,两种情形下设定的最终意义不外是快乐的现象,或痛苦的现象。

但有一类人说,他们不敢设定意志、意图、意义,——因为对任何更健康的一种人来说,生命的价值根本不必按照这种次要事物的标准衡量自身。痛苦的优势也许是可能的,而尽管如此也是一种强大的意志,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一种对这种优势的必需。

“活着没意思”;“听天由命”;“为什么有暴君?”——这是软弱和伤感的思维方式。一个滑稽的、乐天的怪物胜似多愁善感百无聊赖的人。

370

“客体”只是一种虚构,因为,人们说的那种自我是没有的,假如人们要指责个人主义的话。

569

我们的心理学观是由下述各项决定的：

1、传达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传达起见，事情必须确切、简单、可精确加以表述的（首先要所谓同一的情况下）。但是，为了能够传达某事，这件事应使人感到是加过工的，被认为是“可以再认识的”。感官的材料是由理智来加工的，再简化为几根粗线条，近似化，亲缘化。也就是说：感性印象是不清晰的和混乱的，但似乎可以逻辑化；

2 “现象”世界是我们感到现实的、加过工的世界。“现实性”就在于同一的、众所周知的、有亲缘关系的事物连续重复出现，在于这些现象具有逻辑化的特性，在于相信我们可以作这种计算，能精打细算。

3 这个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无形的、不可表述的混沌世界——也就是另一种现象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认识的”世界；

4 问，“自在”之物是什么样子，根本不问我们感官的感受性和理智的能动性，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回答上述提问：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呢？“物性”乃是我们首先创造的。问题是，是否还能有创造这样一种表面世界的许多种类——这种创造、逻辑化、加工、作伪是否就是百分之百保险的现实性本身。简言之，是否有“设定事物”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否也仅仅是这种愿望主体的结果……别的“人”向我们打手势了；我们经过加工的表面世界乃是对这个世界的行动的加工和征服，一种守势的测量规则。主体本身

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假如,仅仅有主体存在——“客体”只不过是主体对主体造成的影响而已……主体的一种标准。

801

种种状态,使我们把事物神圣化和变得丰盈了,并且使事物诗化,直至这些事物重又反映出我们自身的丰盈和生命欲望,它们是:性欲;醉意;食欲;春意;凯旋;轻蔑;壮举;残暴;宗教情感的奋激。但其中三种要素是主要的:即性欲、醉意和残暴——这三者都属于人的最古老的喜庆之乐,它们在最初的“艺术家”身上似乎占压倒优势。

反过来说:假如表现这种神化和丰盈的事物朝我们走来,那么兽性的生命就会以激励上述欢乐状态都各有一技之长的那些范畴作为回答——因为,兽性快感和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就是美学的状态。后者只出现在有能力使肉体的全部生命力具有丰盈的出让性和漫溢性的那些天性身上;生命力始终是第一推动力。讲求实际的人,疲劳的人,衰竭的人,形容枯槁之人(譬如学者)绝不可能从艺术中得到什么感受,因为他没有艺术的原始力,没有对财富的迫切要求。凡无力给予的人,也就无所得。

“完美性”——在上述状态下(尤其是产生性欲时)往往天真地泄露出一种最深沉的本能,即认为本能的种类的上升是更高等的、更合意的、更有价值的运动;本能同样也力求达到某种状态。

802

艺术叫我们想起了兽性的生命力的状态 ;艺术一下子成了形象意愿世界中旺盛的肉体 ,性的涌流和漫溢 ;另一方面 ,通过拔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 ,也刺激了兽性的功能—— 增强了生命感 ,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

丑陋的东西为什么也能具有这种强力呢 ? 一旦它假借艺术家的伟大能量表现某种现象 ,则这位艺术家就以丑陋和恐怖成为主宰 ;或者 ,一旦它在我们身上轻轻激起残暴欲(有时甚至是使我们难堪的欲望 ,成了自我侵犯 ;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感)。

920

“我要干这件事 ,或那件事” ;“我想 ,某物可能是这样的” ;“我知道 ,某物是这样的”—— 力的程度 :即意志的人 ,贪求的人 ,信仰的人。

963

伟人必然是怀疑论者(这意思不是说他一定会如此) ,前提是 :这样做会成就伟业 ,即愿意完成一种伟业和想找到为此的手段。坚信任何一种信念的自由都属于伟大意志的强力。按照那种行施任何伟大激情的“开明专制主义”来说就是如此。这种激情使理智为自己所用 ;它也具有采取不神圣手段的勇气 ;它处事不假思索 ;它允许自己有信念 ,它需要信念本身 ,但它并不屈服于信念。肯定和否定需要信仰、绝对之物 ,这乃是

软弱的证明 ;一切软弱都是意志薄弱。信仰之人、信徒必然是“小人”。结果,“精神自由”即作为本能的非信仰,成了伟大的先决条件。

488

心理学派生了我们的理性信仰。——“现实性”、“存在”,这些概念来自我们的“主体”情感。

“主体”,是从我们自身出发来解释的,因此,自我成了实体,成了一切行为的原因,成了行为者。

逻辑学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对实体的信仰,对偶然的信仰,对表面的信仰等等都是有其说服力的。因为,认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我们意志的结果,这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作为实体的自我在纷繁的变化中并不消逝。——但意志是没有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用来区分“自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的范畴。我们理性的所有范畴都来自感觉论,即是从经验的世界看出来的。“灵魂”、“自我”——这些概念的历史表明,这里也流行着最古老的鉴别法(“呼吸”、“生命”).....

假如没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非物质性的东西。物质性概念是空的。

没有什么主体“原子”。主体的范围始终忽大忽小,体系中心点不断偏移;一旦体系没有能力组织适合的群体,它就一分为二。另一方面,体系也不是要消灭软弱些的主体,而是把它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活动分子,并且直至某种程度上同后者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没有什么“实体”,宁可说有的是某

种本来要求强化的东西 ;它只是间接地“保存”自身(它想自我炫耀——)。

516

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 ,这不会使我们获得成功。因为 ,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定理 ,这里面没有“必然性” ,而只是无能。

照亚里士多德看来 ,假如矛盾这条定理是一切定理中最可靠的 ,假如它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引证的根源的定理 ,假如它包含一切其他公理的原则 ,那么 ,人们倒是应该更认真地考虑到 ,它在论证方面到底是以什么为前提的。下面两种情况必居其一 :或者它坚持某种与现实物和存在物有关的事物 ,好像人们早就从别的什么地方得知的东西一样 ,即不能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或者 ,这个定理想要表达的是 :不应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那时 ,逻辑学也许变成了命令 ,不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东西 ,而是为了设定和整理那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称之为真实的世界。

简言之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逻辑学的公理适合现实吗 ?或者 ,它们是为了首先给我们创造现实、“现实性”这些概念的标准和手段吗 ?.....不过 ,为了能肯定前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 ,人们也许已经认识了存在物 ;而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因此 ,这个定理不包含真理的标准 ,而是包含一个对于应该是真实的东西的命令。

假设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自我同一的 A ,就像每个逻辑学的(也就是数学的)定理把这个 A 当成前提一样 ,而这个 A 也许就是一种表面性 ,那么逻辑学是以一个单纯的表面的世

界为前提了。其实,我们是受无限的经验科学印象的影响才去信仰那个定理的,而经验学似乎一直在肯定这个定理。“物”——这就相当于A的本来基础;我们对物的信仰乃是信仰逻辑学的前提。逻辑学的A就如原子一样,乃是“物”的一种仿制……由于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从逻辑学得出了衡量真实存在的标准,我们就已经走在这样的路上了:即把实体、谓语、客体、主体、行动等一切基础都设定为现实性了:这就叫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就叫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又成了表面的世界……)。

原来的思维活动,即肯定和否定,也就是认为真实的和不认为是真实的,由于这些活动不仅把习惯,而且也把权利当作前提,所以必须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或者,都是不真实的。它们受一种信仰的统治,即认为对我们来说认识是有的,认为判断真会达到真理。——简言之,逻辑学不怀疑,以本来的真实会说明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相反的谓语不可能适合这种东西)。

在这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感觉论的、粗俗的偏见,即认为感觉会教导我们关于物的真理——认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讲述同一事物,这是硬的和这是软的,不可能同时说出。(“我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感觉”这个本能——是粗俗的、错误的。)

概念上的矛盾定理来自以下的信仰,即认为我们能够构成概念,认为某个概念不仅会描述某事物的本质,而且会理解这个本质……事实上,逻辑学(就像几何和算术一样)只适用于我们创造的、虚构的本质性。逻辑学试图按照一个由我们设

定的存在模式去认识现实的世界 ,更确切地说 :它使我们学会了图画和算术.....

915

我也想把禁欲主义还俗 ,用强化的意图来取代否定的意图 ;意志的体操 ,各式的节俭和斋戒 ,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 ;这是同我们从自己的力中得出的见解有关的行动迟疑法 ;是带有冒险和随意的危险尝试(马格尼家的晚餐 :纯是吃倒了胃口的精神馋猫。)——人们也应当构想出检验信守诺言能力的方法。

1028

恐怖也属于伟大的特性。实话实说。

533

逻辑的精确性、透彻性是真理的标准(“一切真实的东西 ,人们都可以清楚、准确地理解”——笛卡儿)。这样 ,机械论的世界假说就成了受欢迎的和可信的了。

但是 ,这是一种拙劣的混淆 :就像真理的简单图像一样。人们怎么会知道事物的真实性质在于同我们理智的这种对比呢?——就不会是别的样子吗?不会是最大限度地赋予以理智以权力感的假说得到了理智最大限度的偏爱、重视、因而被奉为真实吗?理智把自己最自由的和最强有力的能力设定为最有价值之物 ,因而就是真实之物的标准.....

“真实”——从情感方面来说——它是最能激发情感的

“东西”(“自我”);——从思维角度来说——它是赋予思维以最大的力感的东西;——从触觉、视觉、听觉来说——在这方面会引起最强烈的反抗。

这样,最大限度的成就为客体唤起了对那个叫作现实性的“真理”的信仰。力感、奋斗感、反抗感等竭力劝告人们相信这里确有反抗物存在。

552

论克服决定论和神学。——认为某事乃是有条不紊依次出现和可预计地出现的,但从这种认识中得不出事物必然出现的结论。认为一定数量的力在每个确定的场合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和方法决定自身和表现自身,这种情况并不会把事物变成“非自由意志”。“机械论的必然性”不是事实,因为只有我们才把事物解释成现象。我们将现象的可表述性解释为支配现象的必然性后果。但是,我从事一定的事,从这里绝不会产生我不得不做此事的认识。受迫,这在事物中是根本无法指证的,因为,常规只会证明,同一现象不是另一切现象。只是由于我们硬把主体、行为者塞进事物,才产生了这样的表象,即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受迫的结果——起作用的是谁呢?还是某个“行为者”。因和果——这是个危险的概念,只要人们还想到起作用的某物,想到受影响的某物。

a)必然性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解释。

b)假如人们认识到,“主体”根本不是起作用的东西,而是虚构,那么各种东西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不过是按照主体的样子构想出物性,并且强行解释成耸人听闻的大杂烩。假如我们不再相信起作用的主体,那么就会导致对起作用的物、相互作用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物的现象间因果的信仰。

这样一来,当然也就会产生起作用的原子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设想是在人们需要主体的前提下做出的。

最后,也就产生了“自在之物”,因为,说到底这乃是一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但我们知道,主体是虚构的。“自在之物”同“现象”的对立是靠不住的;但这样一来,“现象”这个概念也就不起作用了。

c)假如我们放弃起作用的主体,那么也就(放弃了)被影响的客体。持续同自身保持一致,即存在,这些东西既同称之为主体的东西无关,也就同称之为客体的东西无关。因为,它们是现象综合体,就别的综合体来说,它们表面上是连续性的——就是说,比如,由于现象节奏快慢的差别(静——动,张——弛。因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对立,事实上只是表示程度的差异,按某种光学标准看来,这些差异的表现好像是对立的,但没有这样的对立。因为,我们的对立概念都来自逻辑学的对立——而由逻辑学出发就错误地将这个概念转移到物上去了)。

d)假如我们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概念,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客体”的概念——因而也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修正案,比如“物质”、“精神”和其他的假说式的本质,“物质的永恒性和不变性”等等。就等于我们抛弃了物质性。

用道德表示的世界是虚假的。只要道德本身是这个世界

的一部分,那么道德就是虚假的。

要真理的意志就是固化、真实化、持久化,是消除虚假性,是把这种特性变为存在物。因此,“真理”也许不是现成的,可以找到的和可以发现的东西——而是应予创造之物,是用来为某个过程命名的,尤其是为一种本身无穷尽的征服意志命名的东西;因为确定真理乃是一种无限过程,一种主动的规定——不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东西的意识化。这是一句赞成“权力意志”的用语。

生命以对特质之物和规则的轮回之物的信仰这一前提为基础;生命愈强大,则这个可猜测的、似乎成为存在的世界就一定更为广袤。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等等都是生命的辅助手段。

人将其追求真理的欲望即某种非常态的目的反射为存在的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自在之物”、已存在的世界。人作为创造者的需要已经虚构了自己加了工的世界,预言了这个世界;这个预言(对真理的“信仰”)就是人的支柱。

一切现象,一切运动,一切发展生成都是在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斗争……

一旦我们给自己虚构了某个对我们是如此如此(上帝,自然)等等负责的某人,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和贫困作为意图托靠于他(它),我们也就丧失了纯洁的生成。那时,我们就有了想通过我们,并且同我们一起达到某种目的的一个人了。

“个人的幸福”和“类的幸福”一样,都是虚构的。因为,前

者不为后者牺牲,从远处看,类如同个体一样也是流动之物。“类的保存”只是类增殖的结果,即在通向更强大的类的途中对类的克服的结果。

论题。——表面的“目的性”(“无限超越一切人的艺术的目的性”)仅仅是活跃于一切现象中的权力意志的结果——变为强者的过程会带来与目的性方案相似的秩序——。不在于表面的目的。但是一旦凌驾较小势力之上的超级权力到手,即后者发挥较大权力的功能、形成等级制,则组织制度一定会形成一种手段和目的秩序的外观。

驳表面的“必然性”:

——这仅仅表示一个力不同时也是别的什么。

驳表面的“目的性”:

——后者仅仅表示势力范围及与之相默契的秩序。

517

为了能够思维和决断必然要假设存在物。因为逻辑学只是用于始终同等事物的公式。因此,这种假设似乎对现实性还不具备证明的力量,因为,“存在物”属于我们的视觉观。“自我”是存在的(——不受变化和发展的影响)。

虚构的主体、实体、“理性”诸世界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具有一种起整编、简化、伪造、人为分割作用的力。“真理”乃是成为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现象的主宰意志,——按照一定的范畴编排现象,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是对事物“自在”的信仰(我们认为现象是现实的)。

生成的世界的特征,无法阐述,因为它是“虚假的”;“自相

矛盾的”。认识和生成相互排斥。因此,认识应该是某种别的东西。因为,为了形成认识必须先有意志,生成本身必定产生对存在物的错觉。

206

《新约全书》,尤其是《福音书》中,我听到的故事一点也不“神圣”,宁可说是间接形式的极端诽谤和毁灭性的怒气——最不正当的仇恨形式之一。对高等天性毫无认识。肆无忌惮地滥用各种傻气;《成语大全》被用遍、用滥了;上帝的出现是为着向那些税吏讲话,有这个必要吗?——

伪君子们利用荒谬的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表面性骗人,因此人们起而反对他们乃是极其正常的。而这个民族却对这种暴力行动一直很感兴趣。这样一张嘴也配说反对“虚伪”吗?处置对手用这样的办法,太一般了——它是最令人疑惑的种类怀疑高贵性的理由,或者不是……

284

受欢迎的状态和热望:——和睦、公平、适度、谦躬、敬畏、体恤、勇敢、贞洁、诚恳、忠实、虔诚、正直、可靠、献身、同情、热心、认真、简朴、温良、正义、慷慨、宽容、服从、无私、无嫉妒心、友爱、勤劳——

应加以区别:这些特性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实现特定意志和目的的手段(经常是“恶的”目的);或者被当作居统治地位的欲望(譬如,精神性)的自然后果。或者,作为一种紧急状态的表现,我要说:是生存条件(譬如,市民、奴隶、女

人等等)。

总而言之：——这些特性之所以被认为是“善”，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是以“社会”、“群畜”为标准被认为是达到社会、群畜之目的的手段，是维护促进社会群畜的必需，同时，就个别来说也是原来的群畜本能特有的结果，因而是为一种同这种美德状态根本不同的本能服务的。因为群畜是有排外敌意的、自私的、无情的、充满统治欲的、疑心的，等等。

在“牧人”中出现了对抗：牧人必须具有同群畜相反的特性。

群畜是等级制的死敌：因为，群畜的本能有利于那位一视同仁者（基督）。群畜对强者怀有敌意，是不公正的、肆无忌惮的、不谦和的、厚颜无耻的、无体恤之心的、怯懦的、虚伪的、假的、无情的、躲躲闪闪的、嫉妒的、报复的。

299

道德论的自然主义：把似乎解放了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还原为“自然”的价值，即还原为自然的非道德性，还原为自然的“功利性”等等。

我可以把该观点的倾向性称之为道德论的自然主义，因为，我的使命是把似乎解放了的和变成非自然的道德价值重新变成“自然”价值——即还原为价值的自然的“非道德性”。

——备注。试与犹太教的“神圣”及其自然基础相比较。它同奉为至上的伦理法则一模一样，都脱离了这个法则的自然（——直至同自然相对立——）。

道德的非自然化步骤（即所谓“理想化”）：

是通向个人幸福之路，
是认识的后果，
是绝对的命令，
是通向尊崇之路，
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
(道德逐步敌视生命)。

300

受道德压制和排斥的邪说。——是下面这些概念：异教的、主人道德、美德等。

379

伟大的虚无主义滥用道德价值的作伪行动：

a)爱，成了非个性化；同情也是如此。

b)唯有非个性化的理智(“哲学家”)才认识真理，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和本质。

c)天才，伟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不去寻求自身，而是寻求自己的事业，因为人的价值增长同他们对自身的否定成正比。

d)艺术，乃是“纯粹的、脱离了意志主体的”事业；对“客观性”的误解。

e)幸福，乃是生命的目的；美德是目的的手段。

悲观主义谴责生命，也就是对道德的谴责。是把群畜标准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标准。

“个人是无意义的”，因此“自在”给予个人一个起源(而个

人的生命则意味着“过夫”) ;双亲只是“机遇的原因”。——科学不理解个人 ,这便是报复。因为 ,迄今为止整个生命在于一条线 ,生命的结果是没有的。

307

知道一切荣耀产生原因的人 ,也一定怀疑美德的声誉。

775

赞颂和感激权力意志。——在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得胜、新婚、和平等情况下的赞颂和感激——节日需要一个成为感情发泄对象的主体。人们的愿望是想把一切好事同(干好事的)人联系起来。因为人们要求行为者。看见一件艺术品的情形也是如此 :人们并不对艺术品感到快慰。因为 ,人们要赞誉作者。——那么赞誉又是什么呢 ?是一种受到的善待、物归原主和一种与显示我们的权力有关的平衡——因为赞誉者能够肯定、论断、估量、判定 ,他自认为具有能够肯定的权利 ,分发荣誉的权利。提高了的幸福和生命感 ,同时也是提高了的权力感 ,因为 ,人们赞誉的出发点在于此(——由此出发 ,他会发现和寻找行为者 ,——“主体”——)。感激乃是善良的复仇。凡是平等和骄傲应同时并存的地方 ,凡是报复行为演练得最好的地方 ,对感激的要求和演练也最为严格。

64

第二个佛教。——其征兆是同情日益扩展。精神过劳。这归结为对快乐和痛苦的提问。战争的神圣光环会招来回击。同

样 ,氏族界限也会招来反运动 ,唤起发自内心的所谓“兄弟情谊”。用教条和寓言来延续宗教是行不通的。

虚无主义的灾难一定会随着这种佛教文化而告终。

1008

任何学说都是多余的 ,假如对它来说在积蓄力量和炸药方面不是一切都准备妥当的话。只有在为陈旧的价值所苦而又不自知的那些新需求、新的必需物跃跃欲试时 ,才会出现估价的改变。

96

启蒙运动时期——接着是伤感时期。叔本华属于“伤感”(黑格尔属于“精神性”)。

1024

一个这样的时期 :其间 ,陈旧的假面和欲望的道德铺陈引起了憎恶 :赤裸裸的自然 ;其间 ,权力的数量被简单地认为是决定性的(是决定等级的) ;其间 ,伟大的风格再现为激情的结果。

724

“功利的” ,这完全取决于意图 ,取决于目的 ,而意图和“目的”又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因此 ,决定论是靠不住的 ,而是一种学说的结果。因此 ,大家不要被它捆住手脚。

772

论批判“自私”。——拉罗斯福哥不情愿幼稚,他相信勇敢说,自由说和矛盾说——当时,“真理”一词在心理学事物中曾引起惊讶——例证:“伟大的灵魂不是那些少有热情、多具美德的凡夫俗子,而仅仅是那些心怀宏旨的人们”——当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称尚福特是18世纪的更高贵和哲理性更强的拉罗斯福哥——)他被认为是熟悉一切源于“最平常的自私”的心理现象的观察家,他补充说:“一个高贵的精神将不会超越自身去争取承担持续观察卑鄙和低下的必然性的工作的。这也许是要表明,性格的高尚意义和高贵有能力顺利地压制有害的影响。”

1007

重估价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必须是一场自发的运动——新的、未来的、更强大的——全都在场。只有一点,它们还没有正名,还没有正确估价,而且它们自身还没有达到自觉。

是对已到手之物的一种勇敢的意识化和肯定——是摆脱陈旧估价的老套,因为老框子拼命贬低既得的一切。

原文为法文。——译者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家。——译者

尚福特(1741—1794)——法国作家,社会评论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原名:尼古拉·塞巴斯蒂安·罗克。——译者

9

悲观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前形式。

468

伟大的方法论者 :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奥古斯特·孔德。

580

各种认识论(唯物主义,感觉论,理想主义)的基本地位,为什么是估价的结果:因为,最高快感(“价值感”)的来源也决定着现实性的问题!

——肯定知识的标准完全是无所谓的,或者,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可以去看看印度的发展情况。

佛教一概否定现实性(表面性=苦难)乃是完美的结果,因为它不可证明、无法企及、没有范畴,对“自在世界”是如比,对错误百出的繁琐程序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一整套概念的获取都是利用了这种程序。“绝对的现实性”;“自在的存在”是矛盾的。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中,“现实性”始终不过是为达到实际目的简单化,或者是粗糙不堪的器官产生的错觉,或者是发展速度的差别性。

我们必须使存在与不存在相对立,“生成”的概念要加以否定(“某物”在生成),接下来的便是逻辑学对世界的否定和虚无主义化。

581

存在和生成。——“理性”，它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发展，在感官偏见即信仰感官的真理判断的基础上发展。

“存在”乃是“生命”(呼吸)概念的“概括”，即“人格化了”，能“想，发挥作用”，“生成”。

对立面则是：“非人格化”，“不生成”，“不想”。这就是说：不要把不存在之物、非表面之物和死物同“存在物”对立起来(因为死的存在只能是也能生活的某物)。

“灵魂”，它把“自我”设定为原始事实；凡有生成的地方都要(植入灵魂)。

585

巨大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意识到自身。我们意识自身，我们忆起自身，让我们踏上羊肠小道和平坦大道吧！

A

人寻求“真理”：(真理乃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世界，不欺人的世界，不变化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即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因为，矛盾、迷惑、变幻乃是痛苦的原因！他不怀疑应该有一个存在的世界；他想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印度的批判：连“自我”也是虚幻的、非现实的。)

这里，人是怎样得出现实性概念的呢？——为什么他正是从这里派生出变幻、迷惘、矛盾等等痛苦的呢了……——

对一切既往的、变幻不定的、运动的东西的蔑视和仇恨。——凝滞物的估价从何而来？显然，在这里，要真理的意志只是对凝滞世界的要求而已。

感官受迷惑，理性纠正错误，因此，人们得出结论，理性是通向凝滞之路；最感性的观念肯定离“真实的世界”最近。——大多数不幸来自感官，——感官是骗子、狐狸精、杀人犯。——

幸福只能寓于存在物中。因为，变幻和幸福是互相排斥的。这样一来，最高的愿望一心想同存在物合而为一。这就是通向最幸福之路的公式。

总而言之：本该存在的世界是有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错误，——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存在。

对存物的信仰只表明一种结果。因为，原来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对变化物的非信仰，对变化物的怀疑，对一切变化的蔑视……

哪一类人这样反映呢？是非生产性的、受动的种类，一种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种类。假如我们真能设想一种相反种类的人，那么这个种类也许不必去信仰存在物了。因为，他们甚至会蔑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僵死的、无聊的、无足轻重的……

相信本该存在的世界是存在的，是真正有的，这是非生产性的人的信仰，他们不想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他们设定这样的世界已经有了，他们去寻找达到这个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要真理的意志”——乃是无创的意志。

认识，某物是如此如此： 天性力度中的对抗。
行为，某物变成如此如此：

虚构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世界。这是心理学的诀窍和解释,目的在于把我们尊重的、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一切同真实的世界联系起来。

处在这个阶段的“要真理的意志”基本是解释的技艺。因为,解释的力量一直是这个意志的特性。

比上述种类还要贫乏一等的人,不再占有解释的力量、创造虚构的力量,他们就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从现存的世界出发断定,这个世界不该存在,而且,从那个本应存在的世界出发认为没有这样的世界。这样一来,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徒劳无益”乃是虚无主义的激情——同时,无结果。

凡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凡无意志和无力量的人,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事物中有什么意义。这是意志力的测量器,指示人们可以让事物短缺意义的程度,测出人们在一个荒唐世界中过活的忍耐程度,因为人们自身会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这样一来,哲学上的客观眼光就可能成为缺乏意志和力的征兆,因为力会把左邻右舍组织起来。那些一心想确定某物的“认识者”们,乃是些根本不能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确定事物的人。

艺术家,是中间类型。因为他们起码会确定应当存在的东西的象征,——他们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变革和改造;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万物保持原样的认识者。

哲学家同悲观主义宗教的联系,他们是一个种类(——他

们认为 ,最受重视的事物具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性——)。

哲学家同道德之人及其价值标准的联系(—— 道德对世界的解释就是意义 :因为宗教意义已经没落——)。

通过消灭存在世界的办法战胜哲学家 ,这是虚无主义的中期。因为 ,事情发生在重估价值、神化和确证生成物和表面世界为唯一的世界之力未到之前。

B

作为一般现象的虚无主义可以是日益壮大的象征 ,或者是日益虚弱的象征 :

一方面 ,创造力 ,愿望力十分强大 ,因此它不再需要对总体作解释和赋予意义(“ 更切近的任务 ” ,国家等等) ;

另一方面 ,连创造意义的创造力也懈怠了 ,并且变成了对现行状况的失望。对信仰意义无能为力 ,这就是“ 非信仰 ”。

研究这两种前景的科学意味着 :

1、强大和自制的表现 ,可以不要消灭灾病、慰藉人心的空想世界 :

2、损坏、解剖、失望、消弱。

C

对真理的信仰 ,即要依附在信以为真的实际需要上 ,这是心理学的还原 ,且不谈一切以往的价值感。如害怕 ,懒惰等。

非信仰也是如此 :是还原。假如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 ,这种非信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价值(这样 ,过去在存在世界中已经消失的价值感又变得活跃起来了)。

449

哲学是发现真理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这样说。相反 ,伊壁鸠鲁派则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感觉论的认识论 ,冷嘲热讽 ,拒绝寻求真理 ,他们说“ 哲学乃是生命的艺术 ”。

450

三大幼稚性 :

认识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似乎.....) ,
是达到美德的手段(似乎.....) ,
是达到“ 否定生命 ”的手段 ,——

在这个意义上说 ,它是达到失望的手段——
(似乎.....)

832

在艺术领域 ,犹太人具有亨利希·海涅和奥芬巴赫色彩的天才 ,具有机智非凡、纵情恣谑的萨蹄尔的天才 ,他们是保持着伟大传统的音乐家 ,而且 ,对于不光是长着耳朵的人来说 ,他们还是对德国浪漫派的伤感和彻底蜕变了的音乐家的超脱。

878

一个人的价值是依照这个人是否对人有用 ,或有价值 ,或给人以伤害来评定的。这就是说 ,艺术品是各依其产生的效果来评定的。但是 ,这样做根本不涉及此人同他人相比较的价

值。“道德的估价”，只要它还是一种社会性的估价，就要完全依照此人起的作用来衡量。一个舌头上有着自己审美的人，为自己的寂寞所包围、埋没，成了不健谈的人和沉默寡言的人了——这是大方的人，也就是另一类完全高等的人。你们怎么能因为你们无法认识他、无法加以比较就去贬低他呢？

道德的贬值经判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因为，人本身具有的价值被低估了、被忽略了，几乎被否定了。这是幼稚的目的论残余，即人的价值仅仅就人而论。

467

科学方法的历史，奥古斯特·孔德甚至认为，它就是哲学本身。

605

界于“真实”和“非真实”间的论断，对全部事实真相的论断与寓于哲学本质中的创造性设定、建立、塑造、制服、愿望等有着根本区别。赋予意义——这项任务始终是多余的，假如事物中没有意义的话。音调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民族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它们能够使极不相同的解释和方向通向不同的目的。

更高的阶段乃是设定目的，并且继而给予实际以形式。也就是说，解释行为，而不光是抽象的改写。

656b

既然基本权力欲望已经获得更高的精神形象，“饥饿”不

过是一种更严格的适应而已。

969

一般说来,每件事物的价值都相当于人们对它付出的代价。假如人们举出的是孤立的个人,当然,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了。个别人的伟大能力与他本人付出的、牺牲的、遭受的一切根本不成比例。但是,假如人们见到自己类的前史,那么人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通过各种舍弃、争夺、辛劳和贯彻而节约了力,积蓄了手段。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付出了足够多的力,而不是因为他像奇迹一样,作为上天和“偶然”的馈赠而活在世上——“遗传”是个错误的概念。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他的祖先们是有贡献的。

199

《新约全书》一点都不天真。人们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带无情律己意志的民族,在它久已失去一切自然依托和损害了自身的生存权利之后,却知道了得到承认之路,并且亟需使自身建筑在非自然的纯虚构的前提(选民、圣徒团体、许愿的民族、“教会”等)之上。因为,这个民族虽然搞虔诚的骗术,却自以为天衣无缝,颇为“心安理得”。它认为,假如它去布施道德,别人可能不会严加防范。假如犹太人以天真恣态出现,则危险性就增大了。假如你们去读《新约全书》,可不要失掉自己握有的那一点理智、怀疑和良心的根基!

出身卑微的人一部分乃是庸众,他们乃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儿的环境中混成

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会有良心,就像——犹太人:他们本性聪明,带有一切迷信的前提,带有愚昧无知本身,喜好制造诱惑。

27

虚无主义的原因:

1、缺乏高等的种类。即这样的种类,其用之不尽的富庶和权力维持着对人的信仰。(想一想吧,该把什么归功于拿破仑:几乎是本世纪一切更高的希望。)

2、低下的类(“群畜”、“群众”、“社会”)会丧失谦恭,并且夸大其对宇宙和形而上学价值的需求。这样一来,就把整个生命庸俗化了。即,一旦群众掌权,他们就会对特殊者实行暴政,从而使这些人丧失自信,成为虚无主义者。

缺乏一切发明高等种类的尝试(“浪漫派”;艺术家,哲学家;反对卡莱尔强加给他们的最高道德的尝试)。

反抗高等的种类,这就是结果。

一切高等的种类,日趋没落、信心不足。反对天才的斗争(“大众诗歌”等)。把对低贱者、受害人的同情奉为灵魂高尚的标准。

缺乏作为行为解释者的哲学家,不仅是当改写者。

901

主要观点:不要把高等的种类的使命视为对低贱者的疏导(譬如,像孔德那样——),而是把低贱者作为基础——高等的种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这样它

才能够站立。

强大而高贵的种类赖以保存自身的条件(就精神培养来说)同“工业群众”、斯宾塞那样的小商贩所处的相反。

只听任最强有力的和最富足的天性指使使其生存成为可能的东西——即闲情逸致、冒险、非信仰、放浪形骸本身——，假如把此等行为听任中等天性支配，那真会毁掉他们——但也有可供支配的。这就是：任劳任怨、规规矩矩、自我节制、固定的“信念”——简言之：“群畜美德”。因为，在这种美德熏陶之下，中等的种类会日臻完善。

20

虚无主义的“目的”问题，是从以往的习惯出发的。由于这些习惯的原因，目的似乎成了外界提出来的、赋予的、要求的了——也就是超人的权威干的。既然信仰这种权威的时机已过，于是人们就去寻求旧的习惯，寻求另一个善于辞令、发号施令、明确目的和使命的权威了。现在，良心权威首先露面(摆脱神学的程度愈高，道德也就愈发说一不二)，成了对人格权威的补偿。或者，成了对理性权威的补偿。或者，成了对社会性本能(群畜)的补偿。或者，是对具有内在精神的历史的补偿，因为它有其自身的目的，并且人们可以沉浸其中，人们想避开意志，避开目的的愿望，避开为自身赋予目的的风险；人们想推诿责任(——说不定会接受宿命论)。最后：幸福，带着几分伪善，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人们自言自语

1、特定的目的是根本不必要的；

2. 也根本不可预见。

正当意志也许急需至高无上之力的现时,它却变得极其软弱和极其胆小了。根本怀疑意志施于整体的组织力。

15

什么是信仰?它是怎样产生的?任何信仰都自以为真实。

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认为:任何信仰,任何自以为真实的行为一定是谬误。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这就是说:这样的世界乃是源于我们头脑的远景式假像(因为我们一直离不开一个严谨的、压缩的、简化的世界)。

——这是力的标准,要想不毁灭,就要尽量承认表面性,承认撒谎是必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虚无主义否定了真实的世界、存在和神圣的思维方式。

560

有人认为事物本身就应具有特性,撇开解释和主观性不谈,这乃是彻头彻尾的无聊假说。因为此说的前提乃是,解释和主体存在并不是基本的,而脱离了一切联系的事物仍不失为事物。

反之,事物表面的客观特征在主观之内真就不能显出某种程度的差别来吗?——我认为,某种慢慢变幻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成了“客观”持续的、存在的和“自在”的了。——客观对主观来说或许仅仅是虚假的种类概念和虚假的对立?

1005

大约在 1876 年 ,我曾害怕见到我迄今为止的全部意愿毁于一旦。那时 ,我明白了 ,瓦格纳要追求的是什么了。而我通过我们在需要上的深刻一致性的一切纽带 ,通过感激之情 ,通过我眼见的不可取代性和绝对的贫乏而同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同一时间 ,我似乎难分难解地纠缠于我的哲学和教职——囚在了我生命的偶然和权宜之计中了。——我不知该怎样出脱 ,而且已经疲惫不堪 ,已经枯竭了。

同一时间我还意识到 ,我的本能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叔本华的反面。为生命辩护 ,甚至在叔本华的最可怕的、模棱两可和最有欺骗性的现象中——对付它们 ,我已掌握了“狄俄倪索斯”的公式了。

有人认为“自在之物”必然是善良的、极乐的、真实的、统一的 ,而叔本华则把“自在”解释为意志 ,这是决定性的一步 ,只是他不懂得意志的神性化。因为 ,他依然困在道德基督教理想的图圈中 ,在基督教价值的统治之下 ,叔本华站得很远 ,以致当自在之物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上帝”时 ,他才不得不把它视为坏的、愚蠢的、绝对要不得的。他不知道还有无限多的别的可能 ,甚至有成为上帝种类的可能。

507

“我认为某物是如此” ,这样的估价乃是“真理”的本质通过估价表现出来的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我们的一切认识器

官和感官 ,只有就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而言才是发达的。对理性及其范畴的信仰 ,对辩证法的信仰即逻辑学估价 ,仅仅证明由经验证实的上述信仰对生命具有的功利性。它们并不是这些信仰的“真理”。

有人认为一定有许多信仰存在 ;认为可以判定 ;有人认为缺乏对一切基本价值的怀疑——因为 ,这是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如此说来 ,主张某物应被认为是真实的 ,就是必然的了。——我可不是说 ,某物是真实的。

“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我们把我们的保存条件一概反映为存在这一级别认为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 ,借以求得兴旺发达。我们由此推论 ,“真实的”世界不是可变的生成的世界 ,而是存在的世界。

14

价值及其变动始终同设定价值权力的增长成比例。

非信仰的标准 ,业经许可的“精神自由”标准 ,乃是权力增长的表现。

“虚无主义乃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威力、精力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部分是破坏性的 ,部分是嘲弄性的——。

2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

13

虚无主义描述的是一种病理学上的中间状态(——病理学就是极度的概括,就是推论出没有任何意义——)。尽管生产性的力还不够强大,——尽管颓废尚在迟疑,并且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辅助手段。

上述假说的前提是,没有真理。事物没有绝对的属性,没有“自在之物”。——这即是地道的虚无主义,而且是极端的。它决定了事物的价值,适合这些价值的现实性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价值不过是站在价值设定性一边的力的象征,是生命目的的简化。

22

虚无主义。它有双重意义：

- A 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
- B 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

23

虚无主义乃是正常状态。

它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精神之力可能急剧上升,致使迄今为止的目的(“信念”、信条)与力不相适应。(——因为,一般来说,信仰所表现的乃是对生存条件的强制,是对某人发荣、滋长、获得权力所处的种种关系的权威的屈服……);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强力不强的象征,不足以生产性地再次设定

目的、信仰。

它作为巨大的破坏力会达到相对之力的最大值：积极的虚无主义。

它的对立面则是疲惫的虚无主义，它不再进击，它是有名的佛教形式。这是消极的虚无主义，是弱的象征。精神之力可以是倦怠的、衰竭的，以致使迄今为止的目的和价值都变得不合适了，再也得不到信仰了——。因此，价值和目的综合（任何强大的文化都以此为基础）自行消解。于是，各种价值争斗不休，分崩离析——。一切振作了精神的、恢复了原气的、有可慰藉的、吃了定心丸的东西，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宗教式的、或道德式的、或政治式的、或美学式的等等，粉墨登场了。

763

从工人的未来出发。——工人应当学习士兵的感觉。一份酬金，一份薪水，但不是支付！

在偿还和成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个人要这样来摆放：各按其类，以致个人能够做出力所能及的最佳成果。

785

为“个人主义”的概念正名。——人们认识到了为什么个人是个错误的吧，因为任何个别的人同样是直线的全过程（不仅仅是“遗传”的，而且是他自身——），那么这个个别人就有无比重大的意义。这里，本能说的话完全正确。凡是本能发生懈怠的地方——凡是个人只有为了替他人效劳才能为自身找到价值的地方，人们肯定可以推断那里出现了疲沓和退化。信

念的利他主义彻底而没有伪善 ,它起码是目的为自身创造的第二价值本能 ,它为别的利己主义效劳。不过 ,利他主义仅仅是表面的 :因为它走曲线 ,借以达到保持自己的生命感、价值感。

880

用要达到我们目的的、因而也就是目的的手段意志来取代道德。

946

不想要任何赞誉。因为 ,人们做的乃是有益于某人的、或使某人满意的、或不得不干的事。

150

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好像开了基督教先河的异教真的凋弊了似的 !不过 ,基督教确是古代人的衰落和道德化 !它把自然欲望贬为恶习。早已有之 !

189

欺骗性地分析阐述行将死亡之人的言谈、举止和状态 ,譬如 ,这里基本上把怕死同“死后”的害怕混为一谈了……

381

历史上的大欺骗 :好像教会的腐败成了宗教改革的原因 !这不过是借口 ,是替宗教改革的自我欺骗吹嘘——当时 ,对残

暴的强烈要求急需精神上的掩饰。

577

反对永恒不变的价值(斯宾诺莎的幼稚,笛卡儿也是如此),反对最短促和最易逝的价值,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着迷惑人的金色光亮——

360a

阿西西的圣徒弗兰茨:热恋的、家喻户晓的诗人。他为最低贱者着想,竭力反对灵魂的等级制,诋毁精神的等级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357

奴隶制的蜕变;奴隶制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道德使奴隶制神圣化了。

358c

勤奋、谦虚、嘉许、不偏不倚,这些同样是自主信念、伟大的创造才能、轰轰烈烈的目的设定、高贵的自为存在等的重重障碍。

圣徒弗兰茨(1181 — 1226)——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又名弗兰西斯卡,原名吉奥瓦尼·贝尔南多纳。——译者

358d

问题不是前导(——要是这样,人们最好成为牧人即群畜的急需)的问题,而是赋予独立能力的问题,它是另外一种能力。

890

长远来说,人的渺小化应该被认为是唯一的目的。因为,首先要建立广泛的基础,以便一种强大类型的人能够立于其上(迄今为止,一切强化的类型的人都处在低贱者的水平上——)

994

绝对的信念:上层的价值感和下层的不同。下层的人缺乏丰富的经验,由下而观上,必然会产生误解。

706

“生命的价值”。——生命乃是个别状况;人们应该为一切生命辩护,而不仅仅是为个别生命。——这个辩护原则乃是生命用以说明自身的東西。

生命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生命乃是权力增长形式的表现。

709

我认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合意性”变成审判存在的法

官！

我认为 ,我们也不再把发展(譬如精神)的最终形式作为发展的“自在”原因！

833

奥芬巴赫 :带有伏尔泰精神的法国音乐 ,自由、纵情 ,带有讥讽味道的不高明的讪笑 ;但是 ,明快 ,由机智而终至平淡无奇(——他不施脂粉——) ,而且没有矫揉造作的、病态的、或金色维也纳式的感性。

462

原则革新 :用纯自然主义的价值取代所谓“道德价值”。道德的自然化。

用统治产物学说取代所谓“社会学”。

用文化综合体(我的利益优先)取代所谓“社会”(同各个部分相关的总体)。

用欲望的远景观取代所谓“认识论”(欲望的等级制属于这一学说的一部分。各种变态欲望 ,它们的高等秩序 ,它们的“精神性”)。

用永恒轮回学说取代“形而上学”和宗教(这个学说乃是驯育和选择的手段)。

712

“上帝”乃是至高无上的要素 ,生命乃是永恒的神化和非神化过程。但是 ,其中没有价值的顶点 ,而有权力的顶点。

彻底清除机械论和质料,因为,这两者都只不过是低贱等级的表现形式,欲望(即“权力意志”)的非精神化形式。

从生成的顶点(即最奴隶性基础上的权力产生的最高精神化)的倒退,乃是这种最高级的力的结果,它反对自身,既然它已无力组织任何东西,就把自身的力用于分解了……

a)战胜群居的程度日益增高,使得群居局限于一个较小,然而而是强有力的数量上;

b)战胜特权者和强者的程度愈高,民主主义就愈得势,最终造成无政府因素泛滥。

687

精神性中的过剩之力,给自身提出新的目标,作用不单纯局限在对低贱阶层,或对有机体、“个体”的保存发号施令和指导方面。

我们多于个体,因为,我们依然是整个链条,肩负着这个链条的未来的一切使命。

1002

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神曲》《地狱篇》第15歌第85行)

101

康德,他使英国人产生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对德国人来说成了可能:

1、因为,他唤起了德国人对道德和宗教的需要,对怀疑论的兴趣。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学者利用怀疑论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准备(空洞的奥古斯丁)。又如巴斯噶,他甚至利用道德论的怀疑论来强调(“维护”)对信仰的需求;

2、因为,是他用经院哲学美化和打扮了怀疑论,从而为德国人的科学形式审美所接受(因为洛克和休谟本来就过于开朗、过于明晰,按德国人的价值本能来说,则是“过于肤浅”——)。

康德,他是个渺小的心理学家和人情练达的人;他对伟大的历史性价值(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失当;就像卢梭那样的道德狂热分子;带有隐蔽的基督教价值;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不过他带有对这种滞碍嗜好的厌倦情绪,乃至希望它变得残暴,但他的怀疑论也立即软了下来;他尚未来得及受到任何宇宙政治审美和古希腊美的陶冶……是一个过渡和中介,绝不是独到之物(——就像莱布尼茨,处于机械论和唯灵论之间;就像歌德,处于18世纪的审美和“历史含义”审美之间(它本质上成了异国情调的含意),就像介于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之间的德国音乐一样,就像介于罗马帝国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查

理大帝 一样 ,是中介和过渡——真正的过渡者)。

831

论民族创造力在对待外来事物和借用物方面的特征。——

英国的创造力 ,把它所接受的一切粗糙化和自然化 ;

法国的创造力 ,把它吸收的一切加以混合、调和、搅拌、道德化 ;

意大利的创造力则广泛地、最自由地和最细致地利用借用物 ,使纳入的东西远胜于吸取的东西 ,因为 ,它是能够最大限度馈赠于人的、最富有的天才。

903

社会价值感暂时还占据优势 ,这是可以理解的和有益的。因为 ,这关系到建立最终能够形成强大的种族的基础的问题。强力的标准 :能够在相反的估价下生活 ,并且永远希望有这样的估价。国家和社会就是基础 ,这是世界经济观点 ,教育就是驯育。

989

哲学家生来彼此就不相爱。鹰隼翱翔天际 ,独来独往。燕雀只好听其自然……盘旋天际 ,伸爪伺机 ,此乃伟大天才的命

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 ,公元 800 年加冕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运。

201

伽里阿

尼

即使人们对理智的洁净感的要求不高,但也抑制不住《新约全书》引起的、说不出口的不快之感。因为,最无权者放肆地要求参与大事,要求对大事有裁决之权,这太过份了。这本书关于那些莫明其妙的问题(如生命、世界、上帝、生命的目的等)的论述,流露出无耻的轻佻,似乎这类东西根本不成其问题,甚至是些尽人皆知的事!

385

道德的不宽容性乃是人虚弱的表现:因为人担心自己的“非道德性”,人必须否定自己最强劲的欲望,原因在于人还不知道利用它们。这样一来,世间这最富庶的地带久久地荒芜着——这里没有本来能当主人的力……

558

“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假如我们不考虑一切关系、“特性”、物的“活动”,那么剩下的也就没有物了。因为,物性是专为逻辑的需要才由我们臆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便于说明和阐述的目的(为了把种种关系、特性、活动联系起来)。

1035

就上帝而言,近代人通过上帝的不断道德化施展了自己理想化之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绝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人的力量被剥夺了。其实,事情的反面倒是的,而且已有这种征象。上帝,被认为是脱离道德的存在物,生命内部充满对立的紧迫感,并且在神性的痛苦中使对立得到拯救、辩护——上帝就是彼岸,就是“善与恶”这样的可怜的蹩脚道德的上司。

202

这曾经是前所未有、灾难无穷的自大狂:——假如这些虚伪的渺小的怪人开始标榜“上帝”、“末日审判”、“真理”、“爱”、“智”、“神圣精神”等等字眼,并借以同“世人”划清界限;假如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颠倒价值,好像价值就是余下的全部意志、盐、标准和重量,那么人们只需给这帮人准备好疯人院就行了,用不着再操别的心了。说别人迫害他们了,这本是古希腊风格的傻话。因为那是小题大作了,等于抬举了他们。

形成灾祸之因有二。首先,世界上一类相似的自大狂以前表现为犹太自大狂(——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鸿沟一旦形成,犹太人基督徒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再次情不自禁地启用犹太人本能发明的自我保存程序——);其次,希腊道德哲学为了为希腊人甚至罗马人准备和美化道德狂热而无所不用其极……柏拉图乃是衰退的中间桥梁。首先,他闭眼不看道德的实质,他用自己发明的“善”的概念就已经亵渎了希腊诸神,

他已经具有犹太人的伪善了(——在埃及?)

571

拿我们根本不了解的物来笼统强调生命,是因为这样做有个优点。因为这样一来谁也认不清物是什么,这是康德的愚蠢之处,是着意迎合道德形而上学需要的结果。

188

人们对基督教以外的所有生命的评判是大大不以为然的。因为,把自己的宿怨设想得很卑鄙,这并不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绝不需要对一切异己来一次总体诽谤……下贱和狡诈的灵魂同神圣的枉自尊大相安无事,第一批基督徒就是见证。

未来: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大捞一笔。他们是世间最肮脏的一类人。基督的一生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争得了预卜的权利,因为他的行为就是让预卜能够获得权利……

66

“请你们放简单些吧!”——复杂的、不可捉摸的肾脏检验器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简单的傻气……你们放自然些吧。可是,假如恰恰是“不自然的”,又怎么自然得了呢……

197

心理学的前提:无知和非文化,恬不知耻的不学无术。因

为 ,大家想像得出 ,雅典城中心有这样一些恬不知耻的圣徒。

——犹太人那种“选民”的本能 :他们为自己占有了一切美德 ,并且认为 ,世界其余部分都是他们的对立面 ,这深刻表现出卑鄙的灵魂 ;

全然缺乏现实的目的 ,实际的使命 ,因为人们要实现这些就需要一种不同于小人的美德。——国家剥夺了他们从事此种工作的权利 :尽管如此 ,这个恬不知耻的民族照干不误 ,好像他们本来就无求于国家似的。

“好啦 ,你们可不要变得像个孩子啊 !”。啊 ! 我们距离这种幼稚的心理学多么遥远啊 !

298

“为道德而道德”——是他们非自然化的重要阶段。因为 ,道德甚至作为最高的价值出现。这个阶段 ,道德本身贯穿着宗教。比如 ,犹太教。同样 ,也有这样的阶段 ,其间道德又使自身脱离宗教 ,对道德来说 ,任何上帝都不够“道德”。于是 ,道德转而偏爱非人格的理想……如今的情况就是如此。

“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原则具有相同的危险性。因为 ,这样一来 ,人们就把一个虚假的对立搬进了事物 ,结果造成对现实性的否定(“理想化”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假如人们由现实的东西得出一个理想 ,那么人们就会攻击现实 ,使其贫困化 ,诋毁它。“为美而美” ; “为真而真” ; “为善而善”——这是憎恨现实的三种形式。

——艺术、认识、道德 ,三者都是手段。因为 ,人们不认为它是提高生命的意图 ,人们把它们相应地变成了生命的对立

面,变成了“上帝”。——似乎就像更高世界的启示,而这个世界又通过这些启示增长了某些见地。

“美和丑”、“真和假”、“善与恶”——这些区别和对抗暴露出生命和提高的条件,非指一般人的,而是指一种坚实、持久、排斥对立的综合体的。由此引起的战争乃是根本的:是使强化孤立的隔绝手段……

< 203 >

这些渺小的群畜道德根本不会导致“永恒的生命”,可它们就这样登上了舞台,某某具有美德,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作法,但是对这场戏的观众来说,无论如何这仍旧是所有演出最可笑的一幕。假如这场戏演得就像完美的可爱的小绵羊般的温顺,那么人们无论是上天,还是入地,都不会得到特权;因此,人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巧可爱长着角的傻绵羊而已——前提条件就是,人们不要虚荣心十足,摆出执法者的派头大出洋相。

这里,渺小的道德,由于花花绿绿的装点显出光怪陆离的样子——活像是神性特质的反照!

原则上说,每种美德的自然意图和功利性都是缄默的;它们只有相对神性的戒条、神性的榜样、彼岸和宗教财富。这才是有价值的。(五光十色;真好像事关“拯救灵魂”的大事似的。不过,这只是以尽可能多的美妙情感来“保持”康宁的手段。)

182

犹太教的传教士们都懂得把自己要求的一切都说成是神

性的章程,当作针对上帝戒条的后果效应……同理,服务于保存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存可能的东西(譬如,一系列“仪式”;割礼、牺牲崇拜——此乃民族意识的中心)不是引荐来作为自然,而是成了“上帝”。——这个过程继续着;在“仪式”的必然性未被感觉到的犹太教内部(即作为针对外界的离群索居),可以设想一种教士般的人来,他们对贵族的态度很像“高贵天性”;灵魂具有无偏见和几乎是自发的传教士特性,因为灵魂为了尖锐地突出自己的对立面,便不注意“仪式”,而注重“信念”了……

根本说来,这里的问题又加了一种特定的灵魂类别:似乎一个教士的民族发生了民族起义似的——来自下层(罪犯、税吏、女人、病夫)的传道运动。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他们认识自己的标志。为了能够信仰自身,他们再次需要神学基督变容说。为了给自己创立信仰,他们同样离不开诸如“上帝之子”这样的虚构……同教士们歪曲以色列的全部历史酷似,在这里,有人再欢试图篡改人类的全部历史,以便能使基督教成为以色列的根本大事。这一运动只有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才有可能产生。因为,犹太教的主要作为就在于同罪恶和不幸纠缠不休,并把一切罪过都归结为对上帝的犯罪。那时,第二大势力便是基督教。

215

基督教乃是群畜道德的非自然化过程,因为受到绝对的误解和自我迷惑的影响。民主化乃是这种自我迷惑的自然形态,虚伪的东西要少一点。

事实 :被压迫者、低贱之人 ,芸芸众生的奴隶和半奴隶在觊觎权力。

第一阶段 :

他们自己解脱自身——他们发动自身 ,首先是虚构 ,他们彼此相认 ,他们要使自己成功。

第二阶段 :

他们进入斗争 ,他们想要得到承认 ,要平等权 ,要“正义”。

第三阶段 :

他们要求特权(——他们把权力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

第四阶段 :

他们想要独揽大权 ,他们享有大权.....

在基督教中要区分以下三大要素 :

- a)各种形式的被压迫者 ;
- b)各种形式的平庸者 ;
- c)各种形式的败类和病夫。

基督教同第一要素一起为反对政治权贵及其理想而战 ;同第二要素一起反对各种形式的出类拔萃者和特权者(精神的、感性的) ;同第三要素一起反对健康、幸福之人的自然本能。

假如基督教取胜 ,那么第二要素就会出现在前台 ;因为那时基督教就会说服健康者和幸福者跟着它走(作为基督教的事业而战的斗士) 。同样 ,对强者也是如此(由于他能制服芸芸众生 ,所以令人感兴趣) ,——而如今 ,基督教就是群畜本能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平庸性都是宝贵的 ,因为他们通过基督教获取了自己的最高认可。这种平庸天性最终要达到如此程度

的觉悟(——取得了对自身的勇气——),他们也会在政治上承认自己有权力……

民主制度乃是自然化了的基督教。既然基督教由于极端的反自然性而被相反的估价克服,它就成了“返回自然”的一种形式。——结果:贵族政体的理想开始非自然化。(“高等的人”、“高贵”、“艺术家”、“激情”、“认识”;作为特殊者、天才等等崇拜的浪漫主义。)

210

请读一读《新约全书》这本诱惑之书吧!它本能地征用了道德,因为人们利用它赢得了公众舆论,——而且是理想的羊群所认可的极其可怜的美德,别的什么也说不上(包括牧人在内——),因为,它是道德的一种渺小、柔顺、善良、乐于助人和醉心入迷的形式,它对外界毫无所求,——它把“世界”同自身判若两界。它无端狂妄自大,好像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围绕着它来旋转一样;它认为一方的教区是权利,另一方的则是谬误,是永世的下流痞和垃圾。对一切有权力者抱有莫明其妙的仇恨。但是,并不动手!它是内在的超脱,外表则一仍其旧(任人驱使、奴性十足;善于把一切都变成为上帝和美德效劳的工具)。

86

亨利克·易卜生是我熟知的人物。他及他那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和“要真理的意志”并没有敢于超脱道德的物质世界幻觉说。这个学说虽然大讲“自由”,却不想承认什么才是自

由。“权力意志”在缺乏权力意志的人那里产生的第二次变态。第二阶段,人们要讲“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想摆脱拥有权力的那些人。第三阶段,人们要讲“平等权利”,也就是人们只要还没有取得优势,他就想阻挠竞争对手权力的增长。

855

确定等级,强调等级,这指的仅仅是权力的数量,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981

不是改“良”人,不是用某种道德对人说话,好像本来真有“自在的道德性”似的,或者有一种理想的人似的。而是创造强者必需的环境,这样的人将需要和拥有使人强化的道德(更确切地说:需要一种肉体和精神的纪律)!

可别受兰眼睛,或高胸脯的诱惑。因为,灵魂的伟大本身丝毫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而且,很遗憾,连一点可爱的东西都没有。

250

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着手从事违背本能的事吧:——亵渎和怀疑美的、光辉的、富庶的、高傲的、自信的、有认识能力的、强力的东西——就文化的总体而言,他们意在剥夺文化的纯洁良心……

865

一种自称“理想主义”和不甘心让平庸性仍旧平庸、女人依旧是女人的信念！——不要穿制服 我们清楚 ,树立美德是多么昂贵 ,美德绝不是平庸合意的东西 ,而是高贵的疯狂 ,美妙的特殊性 ,拥有投强者赞成票的特权.....

887

在人们要寻找强大天性的地方。——非社会性种类的毁灭和蜕变乃是更重大和更可怕的事。因为 ,他们具有群畜的本能 ,即具有反对自身价值的传统。他们的防御工具 ,他们的防卫本能 ,从一开始就不是强有力的 ,是不很保险的——偶然性的众多恩惠乃是他们繁衍兴旺的原因之一(——他们时刻在最低级和最迷信社会的分子中繁衍 ;假如人们要寻求个性 ,人们会在那里找到它 ,甚至比在中间阶层还要保险 !)。

以“权利平等”为目的的等级和阶级斗争——假如说它差不多完结了 ,那么反对非社会性人物的斗争则方兴未艾。(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人物最易在民主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也就是在不需要比较野蛮的防御手段并对秩序、诚实、正义、信任习以为常时)。

强人 ,应当披枷带锁 ,严加看管 ,因为群畜本能想这么干。在他们看来 ,这乃是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的退隐 ,或者通过有害劳动“恪守义务” ,因为人们一旦从事这种劳动就再无法回到自身了。

102

悲观主义的基督教世纪为什么比 18 世纪还要强大——
18 世纪相当于希腊悲剧时代——。

19 世纪反对 18 世纪。遗产在此——反 18 世纪的倒行逆施在于此(更无聊、更枯燥)——超过 18 世纪的进步也在于此(更黑暗、更现实、更强大)。

891

荒谬和可憎的理想主义,它不想平庸地得到平庸性,不是在特殊存在身上感受胜利,而是为怯懦、欺骗、渺小和可怜性所激怒。人们对此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而且不许扩大鸿沟!——人们要强迫高等的种类自行阉割,因为这个种类会给他们的存在带来牺牲。

主要观点:拉开距离,但不要制造任何对立。把平庸的产物替换下来,并施加影响,令其缩减:这是保持距离的主要手段。

810

同音乐的关系,通过无耻之尤的用语来传递一切信息:浅薄而粗俗;没有个性;使卑鄙者变得更卑鄙。

886

人的价值的等级制。——

a)不应以个别行为来评价一个人。传染性的行为,个性的

行动并不罕见。等级、地位、种族、环境、偶然性——这一切都比“个性”表现在工作或行为中的时间要早。

b)不少人都有个性,这不成其为前提。但有些则有丰富的个性,绝大多数人则没有个性。凡是平庸的特性——一个种类人的延续要取决于这些特性——占优势的地方,个性的存在就成了浪费,成了奢侈,要求有“个性”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载体,是传动装置。

c)“个性”是个相对独立的事实;就连续性和平庸性的日益扩大的重要性来说,个性几乎成了违反自然的东西。时间上的孤立,迫切要求防御和武装的生存方式,某种像壁垒的东西,一种更大的决断力等,也属于个性产生的条件;首先是要比普通入——他的人性是传染性的——具备的敏感性还要小。

等级制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非社会性的,或群畜性的。(后一种情况,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保证自己的群畜即种类的存在;前一种情况,价值则在于这个人的超群、孤立、受保护和实现非社会性)。

结论:我认为人们既不该用群畜类的人来衡量非社会性的、离群索居类的人,也不要相反。。

假如从一定的高度来看,那么两者都是必然的。同理,他们的对抗也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合意性”更应加以摒弃的了,也许从这两种人中会产生第三性的人来(“美德”就是两性人)。这也像两性的接近和谅解一样,不怎么令人“合意”。典型物继续发展,鸿沟日益加深……

两种情况下的蜕变概念:当群畜接近非社会性人的特性

时和非社会性人接近群畜特性时——简言之,当这两种特性互相接近时蜕变的概念都不受道德的影响。

786

道德化和非道德化的历史

定理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全属臆造。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无法证明(譬如,康德许愿的东西,基督教也是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人们由于心理误解而构想出同驱动力的对立,而且认为已经标示出这些力中的另一种力;人们虚构了根本没有的第一推动力。有种估计提出了“道德”和“非道德”的对立,据此人们应该说: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

定理二:区分“道德”和“非道德”的整个出发点是,道德和非道德行为都是自由的、自发的行为——简言之,或许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换句话说:道德论断只同自由的意图和行为有关。但是,这整个意图和行为的类则纯系捏造。因为,道德标准所依据的世界是根本没有的——不存在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

“道德”和“非道德”对立概念的产生乃是心理错误的结果。“忘我的”、“无私的”、“否定自我的”——这一切都不属实,是凭空臆造的。

有关“自我”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自我,这是原子

论的提法,它同非我”的对立是虚假的;同理,从生成的角度来说,自我成了存在物。自我的实体化是虚假的:因为,这种实体化(相信个体不死性)乃是由于宗教道德教育的庄力而产生的信条。根据对自我的人为的解脱和真正的解释。人们发现了一种似乎无可否认的价值对立:个别的自我和庞大的非我。个别自我的价值仅仅在于同庞大的“非我”的关系,或从属于它,而且正是为了它而存在,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群畜本能决定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比个人的主权更令这种本能反感的了。但是,假如把自我理解为一种当然的东西,那么其价值必然在于否定自我。

也就是说:

- 1、错误地把“个体”独立化为原子;
- 2、尊崇群畜,因为群畜会断然拒绝始终当原子的愿望,而且认为这种愿望是带有敌意的;
- 3、结论:用改变个体目的之方法来克服个体;
- 4、似乎有过自我否定的行为。因为,人们曾经围绕这些行为幻想出充满对立的领域;
- 5、有人问:人在什么行为中肯定自身最为有力,围绕着这些东西(性别、贪婪、专权、残酷等等)集中了禁令、仇恨、轻蔑。因为,人们认为有无私的欲望。人们抛弃了一切自私的本能,要求无私的本能。
- 6、由此产生的结果:人们干了些什么呢?人们放逐了最强有力的、最自然的欲望。不仅如此,还放弃了唯一现实的欲望,——为了将来使人认为某个行为值得夸耀,人们必须否认行为中有这种本能——发生在心理学事物中的大骗局。

即使各类“自满自足”的人,也只有通过如下的途径再造自身:在善者的眼光看来,也就是误解和改造自身。反之:那些从剥夺人的自满自足中得到好处的一类人(群畜本能的代表人物,譬如传教士和哲学家们),具有了精细的感觉和心理学的敏锐,他们指出,自私自利无所不在。基督教的结论说:“一切都是罪恶;我们的美德也不例外。人是绝对卑鄙的。忘我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原罪。简言之:既然人把自己的本能同纯系捏造的善的世界对立起来,也就结束了自我蔑视、无力行“善”。

备注:这样一来,基督教就借此描述了在心理学明目疗法方面的一大进步:拉罗斯福哥和巴斯噶。基督教认为人行为的本质平等性和行为价值的平等性乃是关键问题(——大家都是非道德的)。

于是,人们就要认真教育那些失去自私之心的人们——即传教士和圣徒。而假如说人们怀疑变“完美”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却不怀疑知道完美的东西。

圣徒、传教士、“善良的人”的心理学因自然纯幻术的原因而失灵。人们把实际的行为动机解释为不良:因为,为了能够行动,为了能够规定行为,人们不得不把根本不可能的行为说成是可行的,就好像崇拜这些行为似的。人们用欺骗否认过(行为),现在又用同样的办法加以崇拜和理想化。

对生命本能的愤怒被认为是:“神圣的”、值得崇敬的。绝对的贞洁、绝对的服从、绝对的贫乏:这就是传教士的理论。施舍、同情、牺牲、否认美、理性、感性,用郁郁寡欢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人们具有的强大特性:俗人的理想。

人们前进了。因为 ,被否认的本能也来捞取权利(譬如、路德的宗教改革 ;在“《福音书》自由 ”的幌子下进行最原始形式的道德欺骗) ,—— 人们用圣名为宗教改革重新命名 ;

—— 被否定的本能试图证明自己是必然的 ,以使有道德的人完全成为可能 ;人们必须生活 ,为他人而生活。因为 ,利己主义乃是为了目的的手段。

—— 人们继续前进 ,人们试图既把生存赋予利己主义的冲动 ,也赋予利他主义的冲动。因为 ,要对两部分人实行权利平等(从利用的角度来说) ;

—— 人们继续前进 ,人们在寻找更高的功利性 ,同利他主义观点相比 ,优先照顾利己主义。因为 ,就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言 ,或就促进人类发展等等而言 ,(利己主义)更为有益。也就是说 ,利己主义的权利占据优势 ,但是 ,受着极端利他主义远景的影响(“ 对人类总体有利 ”) ;

—— 人们试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同自然性达成谅解。人们在生命的基础上寻找利他主义的东西 ;人们寻求利己主义以及利他主义 ,认为它们在生命和自然的本质中根源相同。

—— 人们梦想对立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消失 ,那时 ,由于持续适应的缘故 ,利己主义的东西同时也就是利他主义的东西 ;

—— 最后 ,人们会明白 ,利他主义的行为只不过是利己主义行为的一种—— 会明白 ,人们达到爱的那种程度会自行消失 ,这就是对个体权力和人格的证明。简言之 ,由于人们使人变得更恶 ,因而也就是使人变得更善—— 就会明白 ,人们是互相依存的……于是 ,帷幕开启 ,迄今为止对心理学的重大歪曲 ,真相大白了。

结论 :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 也就是说 ,所谓道德的 ,应是非道德的。一切欲望都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因为 ,它们本质相同。生命的概念 :—— 它表现为(“ 善和恶 ”)本能的力度表面上的对立 ,暂时的等级制 ,在这种制度下 ,某些本能要加以管制 ,或加以利用。—— 要为道德辩护 ,经济学的等等。

针对定理二。决定论 ,因为它是拯救道德世界的尝试 ,通过使道德易位的办法—— 即变成未知。

既然以机械论观点设想的世界容不下我们的估价 ,那么决定论只不过是允许拿这种估价变魔术的手段。因此 ,人们应该抨击和消灭决定论。同样 ,也要否认我们有决定自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分家的权利。

88

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 ,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的。因为 ,它作为半成品和综合体很值得研究 ,因为它把不同的制度和来源的经验集于一个头脑之中。

120

19 世纪人的自然化进程(—— 18 世纪是考究的世纪 ,文雅和宽宏的世纪)。—— 不是“ 返回自然 ”。因为那时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的人类。非自然和反自然价值的经院哲学乃是定

例,是开端;人在长期斗争之后走向自然,——人绝不会“返回”的……自然:即敢于像自然一样以非道德方式存在。

我们以粗野的、直接的、不折不扣的冷嘲热讽来对付宽宏感,即使在我们不如它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社会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人们你争我夺互相倾轧。性爱是一种运动,是为婚姻消除障碍和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人们为了享乐而生活;人们优先考虑体魄的健全,人们是好奇的和大胆的。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们憎恨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我们对百般禁止的东西感到赏心悦目。假如我们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真有无聊之感,那么我们恐怕就不会知道认识的兴趣了。

更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的“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是,人们重视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们认为本能就是道德,贬低其余的一切。此外,还要贬低几个光荣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的政治态度。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问题,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我们不相信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占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重视伟人和伟业。因为,我们把激情看成特权。我们认为,凡是没有伟大的犯罪的地方,绝无伟大可言;我们把一切伟大的存在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態度。因为,我们不再为了“纯洁”、“理性”、“美”等等而热爱自然,我们使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但是并不因此而蔑视自然,而是自那以

来对它倍感亲切和融洽。它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所以我们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要求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等;现在流行实证主义,它不激动,而是论证。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19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没有怨恨,相反,它强大到足以单独撑持这一局面。

对某些人的耳朵来说,颇像是提倡腐化,而实际却是,人没有接近卢梭所说的那个“自然”,而是在他断然拒绝的文明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自身得到了强化,因为我们重新接近了17世纪,尤其接近了17世纪的审美(当古、勒萨热、勒尼亚尔)。

850

形式主义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由于他们的欢快而使自然变得残酷;以他们的太阳初升而玩世不恭。我们对激动持反对态度,我们要逃到自然会打动我们感官和启发我们想像力的地方去;到我们无所爱的地方去;到我们能够忘怀北国的自然道德表面性和敏感的地方去;——而且也表现在艺术方

弗洛朗坦·嘉当·当古(1661—1725)——法国戏剧家。——译者

阿林·勒内·勒萨热(1668—1747)——法国戏剧家,小说家。——译者

让—弗朗西斯·勒尼亚尔(1655—1709)——法国喜剧大师。——译者

面。我们偏爱使我们忘掉“善和恶”的东西。我们道德的动人性和制造痛苦的能力。似乎通过恐怖和幸福的自然和感官以及力的宿命论而得以拯救。善的生命是没有的。

善行在于自然对善与恶表现出冷漠大度的外观。

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因此,悲观主义者,一俟成了注重形式的艺术家,就会走进历史。在那里,正义的缺席本身表现出非凡的儒雅之气,那里恰恰表现出完美性——,同样也走进自然,那里恶和冷漠的性格不隐晦自己的真实目的,在那里,自然表现出完美的性格……虚无主义艺术家,由于喜欢和偏爱玩世不恭的历史和自然而泄露了自己的天机。

740

犯罪属于“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这一概念。人们不要“惩罚”一个起义者。因为,人们压迫过他。一个起义者可以是个可怜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因为,本来就不该蔑视起义。——就我们社会的种类来说,揭竿而起本来就不会有损于人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人们倒是应该因此而敬重起义者,因为他从我们社会那里感受到了非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使我们如梦初醒。

罪犯在个别人身上犯有个别罪行,但不能以此证明其全部本能在战争状态下都是针对整个制度的。因为,行为只不过是征象。

人们应该把“惩罚”概念归结如下:即镇压起义、对被镇压者采取的安全措施(全监禁和半监禁)。但是,人们不应用惩罚来表示蔑视。因为,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人,一个用自己的生

命、荣誉、自由从事冒险的人——一条好汉。同样，人们不应认为惩罚就是忏悔；或是一种清算，好像罪与罚之间有某种交换关系似的。——罚是起不到洗雪作用的，因为犯罪并不肮脏。

人们不应向罪犯关闭可能同社会和解的大门：假如他不属于犯罪种族的话。如果属于，则人们应先发制人（一旦拿获，先动手术：阉割）。

既不应把罪犯的恶劣言行算作他的缺点，也不应把他的低下智能当成他的不足。没有任何东西比他自己误解自己更平常的了（尤其是他的反叛本能、削籍的怨恨每每达不到自觉的程度，不读书）。因为受了恐惧感和失败感的影响，他要否定和诋毁自己的作案行为。下述场合则与此截然相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罪犯屈服于一种莫明其妙的欲望，并且把一个假动机通过次要情节而归咎于自己的案例（譬如，本来只想抢劫财物，结果失手杀了人）。

人们应该小心，不可根据个别的行为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拿破仑就曾告诫过。小偷小摸就更不足道了。假如有人犯了罪，譬如谋杀，但不以为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生活中缺少一些有利于承认犯罪的环境。有碍于我们价值的事，我们会干吗？假如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力量有时会杀死一个人，那么人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几乎所有的犯罪案例中都表现出一个男子汉不可缺少的特质。陀思妥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教养所的囚犯，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些人构成了俄国人中最坚强、最宝贵的一部分。假如，在我们这里，罪犯就是一种营养不良、枯萎凋零的植物，那么这一点会使我们的社会制度丢面子的；文艺复兴时期罪犯层出不穷，而且创造了其独特的美德

——当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 ,也就是脱离了道德的美德。

人们只能把自己无法蔑视的人提升到高处 ;道德的蔑视乃是一种比任何罪行都要大的凌辱。

292

道德的非自然化 ,也就是人们把行为同人割裂 ;即人对“罪恶”的仇恨 ,或轻蔑 ;也就是人们认为 ,有的行为本来就是善的 ,或是恶的。

重建“自然”。自在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价值 ,因为重要的乃是谁干的。同一个罪行 ,在有的地方可以是最高的特权 ,而有的地方就可能是受罚的标记。其实 ,这乃是裁判者的自私行为 ,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分析案例 ,或作案人(——或者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

327

人们应该逐步缩小和限定道德王国。因为 ,既然本能长期被冠以虚伪的道德之名 ,人们就应该为本来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潜能正名 ,以表敬意 ;人们应该出于对自己出言日益傲慢的诚实感的尊重而忘却、否认和洗雪自然本能的耻辱。这是人们能否放弃道德力的标准 ;要设想出一个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人们会对“道德”概念有完全异样的感觉 ,以致听起来像文艺复兴时期美德的发音 ,就像脱离道德的美德。不过是在未来的某时——我们离这个理想还相当遥远 !

道德领域缩小 ,这是道德进步的标志。凡是人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 ,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

924

那种没有任何理由自卫和向自身进攻的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一个人丧失了他能攻善守的欲望，那么他还能余下什么呢？

192

“信仰”还是“仪式”？一种特定的估价和信念的产生乃是向着特定的“仪式”和习惯，这与“仪式”产生自单纯的估价这件事一样自然。人们应该锻炼自己，不是通过价值感的增长，而是通过行为；人们应该首先要能够有所作为……路德的基督徒乃是浅薄。信仰乃是一种辅助物。背景则是对路德的信念以及诸如此类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能，是一种个人的事实，蒙上了一层极端的疑惑，也就是怀疑是否真有某个行为是完全有罪和胡作非为，以致生存的价值跌落到个别人无所作为的程度，于是，呈现出紧张状态（祈祷、忏悔等等）。——最后，也许被他言中了，本能，宗教改革家的全部行为都表现出的那种本能，乃是世间最残忍的本能。对他们来说，生命只表现在绝对避开自身，表现在向对立面的沉降，一味忍受幻觉（“信仰”）。

21

完全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理想化了的眼睛变得卑鄙了，眼睛不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了——。因为，眼睛使记忆衰退，像秋叶一样凋零；眼睛无法防止记忆力衰退到死尸般

苍白的地步 ,就像弱者把记忆倾注于遥远和逝去的事物一样。而虚无主义者不放进自身的东西 ,他也不会施于人的整个过去——他使记忆衰退。

28

不完美的虚无主义 ,它的种种形式 :我们生活于其中。

不去重估迄今为止的价值 ,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 :会适得其反 ,使问题弄僵。

217a

反对基督教理想的战争 ,反对“极乐”说和“救世”说就是生命目的的主张 ,反对头脑简单者、良心纯洁者、受苦受难者和多灾多难者享有最高权力。

280

群畜本能把中间层和近乎中间层的估价视为至高无上和无比宝贵 ,因为 ,这是多数人所处的地位 ;方式和方法和他们使用的相同。这样一来 ,本能就成了一切等级制的敌人 ,它认为自下而上的升迁 ,同时也就是由超大值降为最小值的过程。群畜感到特殊者 ,不论居于其上 ,还是居于其下 ,都是与他们为敌的 ,有害于他们的。他们对待居上的特殊者即强者、有力者、智者、勇者的手腕 ,就是说服这些人充当保护人、牧人、卫士——叫他们充当第一批仆人。因为 ,群畜借此转危为安 ,变害为利 ,化险为夷。中间层消失了恐惧感 ,因为 ,这里 ,人们与世无争 ;在这里 ,无误解容身之地 ,这里有平等 ;这里不认为自

身的存在是障碍,而认为是正当的。这里弥漫着一片自满自足之气。怀疑,乃是特殊者的事;特殊者的存在被认为是罪过。

817

整个艺术和科学的链条,假如其中少了女人,少了女人的事业,真的就缺了个环节吗?让我们承认特殊者的存在吧!他们会证明下述的通病——女人在所有非事业行当中,如书信、回忆录乃至世界上最纤巧的手工艺等,简言之,在一切非职业行当中干得都很出色,这恰恰因为女人会由此使自身变得完美,因为女人借此得以服从于自身占有的唯一艺术动力——乐于沉沦……但是,女人用真正艺术家的激烈的冷漠感能有什么作为呢?这种艺术家认为,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反倒比承认自身重要得多;因此,他搜索枯肠挖掘最隐私、最内在的东西。他认为,除非女人善于成为形式(——委身于人,使自身公开化——),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艺术,艺术家从事的艺术——你们根本不了解它是什么,它就是刺向一切贞操的一刀?!……自本世纪始,女人才敢涉步文学(而文风拙劣,用老米拉波的话来说)。因为,女人写了书,创作了作品,却失掉了本能。为了什么?假如我可以问一句的话。

827

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粗糙的和鲜明的勾

加布里埃尔·德里凯·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伯爵,1790年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1791年任国民议会主席。——译者

画逻辑学 ;动机化简为公式 ,公式乃是折磨人的东西。这些线条出现了漫无秩序的一团 ,惊心动魄 ,感官为之迷离 ;色彩、质料、渴望 ,都显出凶残之相。譬如 ,左拉 瓦格纳 ;在更精神性的秩序上还有泰纳。总的说来就是逻辑、众多和凶残。

322

—— 恶习紧紧同使人难堪的东西纠缠在一起 ,以致为了最终摆脱同自己的联系 ,人们就要摒弃恶习。这就是著名的唐豪舍 事件。唐豪舍被瓦格纳的音乐弄得失去了耐性 ,在维纳斯这个女人那里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欲火。突然间 ,美德战胜了挑逗 ;一位图林根少女的身价看涨 ,极而言之 ,他甚至赞赏伏尔伏拉姆·冯·埃申巴赫 的手法……

814

艺术家并非伟大的激情之人 ,这是他们向我们 ,同时也是向自己时常叨唠的一句话。理由有二 :首先 ,他们丧失了对自身的羞耻感(他们注视自己的面孔 ,因为他们活着 ;他们潜伏起来 ,他们过于好奇) ,同时也丧失了对伟大激情的羞耻感(他们剥削作为艺术家的自己) 。但是 ,其次 ,你们这些魔鬼 ,你们这些天才 ,你们嫉妒他们对力(也叫激情)的挥霍。—— 纵有

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 ,自然主义代表人物。—— 译者
唐豪舍(1205—1270)—— 原为南德宫廷抒情诗人(骑士) ,瓦格纳同名歌剧的主角。—— 译者
沃尔沃拉姆·冯·埃申巴赫(1170—1220)德国史诗《帕西法耳》的作者 ,著名中高德语诗人。—— 译者

才能,人们也会成为自己才能的牺牲品的,因为人们生活在自己才能这个魔鬼的控制之下。

人们通过描写激情,是制服不了激情的。毋宁说,假如人们描写激情,人们就会与之同归于尽。(歌德教诲的则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似乎他在这里是想误解自己——出于温情。)

217b

从前有个人很引人注目,样子很像基督教的那个理想。时间、地点?起码在心理学家和全身检测器的眼睛看来是如此!——请通读普卢塔克笔下的英雄谱吧!

877

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他就是大革命的辩护词。以同样的代价,人们也许会欢迎无政府主义摧垮我们的文明。拿破仑造就了民族主义,他就是民族主义的辩护词。一个人的价值(除开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是恰当的,因为,道德概念根本不涉及人的价值)不在于这个人的功利性。即使别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益处,他也许照样存在下去。可为什么这个极端有害的人就不能成为整个人类的顶峰呢?他是如此之崇高,如此之优越,以致万物都会因之毁灭!

310

A 通向权力之路,也就是以旧道德之名来荐举新道德

——激起兴趣(“幸福”即是结果,反之亦然)——否认反道德的艺术,——充分利用优势和偶然为美化道德服务——通过牺牲和孤立使道德信徒变成狂热分子;——伟大的象征。

B 取得了的权力:1 道德强制手段;2 道德诱惑手段;3 道德礼仪(朝臣)。

826

“错误的强化”:——

1)摹仿浪漫主义:持续不断地突出表现力。这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匮乏感的表现;

2)风景如画的音乐即所谓戏剧性音乐,其主要特点是更轻松(就像自然主义小说里的表情和行为低级野蛮、庸俗);

3)“激情”,这是神经和疲惫的灵魂的事,就像享受高山、沙漠、暴风骤雨、放浪形骸和丑陋现象的情况一样——享受数量巨大和暴烈粗犷的东西(譬如,在历史学家那里);其实,崇拜放荡情感是有的。(——强大的时代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艺术需要——需要超越激情,这怎么可能呢?)

4)对激动人心的质料的偏爱(性爱,或社会主义,或病理事物),这一切都是征候,表明今天为谁创作,为超负荷者、精神涣散者、或被削弱者。

为了全面发挥作用,人们应该制造残暴。

607

科学,具有其两面性:

从个体角度看问题;

从综合文化(所谓“水平”)角度看问题 ;——按照这个 ,或那个侧面看问题 ,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估价。

867

对总权利增长的认识 :要充分估计到这种增长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个人的、等级的、时代的、民族国别的失败在内。

文化重心推移。任何大幅度的增长都是有代价的 ;费用谁负担 !现在这笔费用不知该有多么庞大了。

922

应该用何种手段来对待野蛮种族手段的“残暴” ,绝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实 ,一旦人们被欧洲式的种种娇惯弄到不得不在刚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统治野蛮人时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110

总的认识 :我们的现代世界具有双重性格——正是这种特征也许会真的预示毁灭和强力。强力就是赢得成熟性的标志 ,可能由于传统(落后)情感的贬值而被误认为软弱。简言之 ,情感 ,作为价值感的情感 ,并不处于时代的高峰。

广而言之 :价值感始终是落后的 ,它表示远古时代的保存和增长条件。因为 ,它一直抗衡新的生存条件 ,因为由此产生不了价值感。这样一来 ,价值感必然会误解这种条件 ,这种情感压制新事物 ,它会引起对新事物的怀疑.....

823

同艺术一道为反对道德化而战。——这种艺术乃是超脱狭隘和片面的道德自由 ;或者是对道德的嘲讽。遁入自然 ,那里是自然美和恐怖二者双栖之所。伟人的方案。

——脆弱的、不中用的、奢侈的灵魂们 ,只要吹一口气就足以使它们垂头丧气 ;美丽的灵魂们”。

——要唤起逝去的理想的无情和野性的一面 ,它们现在的样子像是个绚丽多彩的怪物。

——从心理上认识到 ,一切道德化了的艺术家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蠕虫 ,忸怩作态 ,这是莫大的享受。

——艺术的虚伪性——要把其非道德性拉出来示众。

——把“理想化了的各種基本权力”(感性、醉意、过盈的兽性)拉出来示众。

112

总的认识。——其实 ,任何伟大的增长 ,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残暴。因为 ,痛苦、毁灭的象征属于阔步前进的时代 ;人类一切可怕和强大的运动同时也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运动。有时 ,这也是深刻的、最基本的增长标志 ,是向新的生存条件过渡的先兆 ,它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 ,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这一点我已看出来了。

1019

论强力悲观主义。——粗俗人的内在灵魂的家当中 ,对

恶的恐惧占绝对优势。什么是恶？三条：偶然、不确、突然。粗俗人怎样战胜恶呢？——他可以把恶设想为理性、权力、人格。他由此会有可能同以上诸物缔结契约，并且事先对它们施加影响——占据统治地位。

——坚持恶和害的单纯表面性，这乃是另外一种说明方式。人们分析偶然、不确、突然三者的结果，认为它们是善的和有意义的。

——第三种方式：人们首先把不祥的东西解释为“值得的”；人为恶辩解，认为恶是惩罚。

——总之：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恶的屈从形式。——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

于是，文化的全部历史就是放弃对偶然、不确、突然的恐惧心理。什么叫文化，就是学习算术，学习因果思维，学习掌握特权，学习信仰必然性。随着文化的增长，人渐渐减少了对祸患（人们称之为宗教、道德）的粗俗形式的屈从；去掉了“为祸患的辩护”。现在，人在发动对“祸患”的战争——他要排除祸患。不错，祸患在某些场合可能是信仰安全感、公式和算术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信仰作为厌倦情绪进入意识——对偶然、不确、突然的兴趣突变为渴望。

让我们在最高文化的这种象征中再停留片刻吧！——我称其为强力悲观主义。人现在不再为祸患辩护了，人断然拒绝辩护。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假如说人以前离不开上帝，那么现在，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乱世，一个偶然性世界上，恐怖、朦胧、诱惑都属于本质

的东西。

在这样的状态下,善恰恰需要“辩护”;即善必然以恶和危险为基础,或者说,它自身内部必然含有巨大的愚蠢。那时,它还令人满意。现在,兽性不再激起残暴感了;才气横溢和幸运的傲慢有益于人中间的兽类,傲慢自负在这样的时代乃是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性的形式。人现在强大到足以对信仰上帝感到羞愧——现在,人可以重新扮演魔鬼律师的角色了。假如人实际赞成维护道德,那么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如下的缘故:即这些原因叫人们把道德视为敏感、狡诈、唯利是图的形式和唯权是争的形式。

连这种强力悲观主义也以辩神论即对世界的绝对肯定而告终了——但这是为了以前人们之所以否定世界的那些原因的缘故——:因为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想了这个世界的,它就是实际达到的最高理想。

485

实体概念是主体概念的结果,反之则不可。假如我们放弃灵魂即主体,那就完全失去了“实体”的前提条件。人们会达到存在物的程度,人们也就失去了这个存在物。

对现实性的批判:现实性的多或少,也就是我们信仰的存在等级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对生命感和力感的程度(经验事物的逻辑和关系)给予了我们“存在”、“现实性”、非表面性的标准。

主体:我们认为最高现实感的一切不同要素存在某种统一性,主体就是用以称谓这一信仰的术语。因为,我们认为这

种信仰乃是一种原因的结果。——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为了它而虚构了“真理”、“现实性”、“实体性”等。——“主体”就是虚构,看去好像我们具有的若干相同状态都是一种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首先创造了这些状态的“一致性”;对这些状态加以同化,这是事实,但不是一致性(——倒不如否定这种一致性——)。

71

以营养和消化为例的“现代性”。——

敏感性,无法形容的敏感(——由于道德的过份铺张:造成同情泛滥——);充斥着矛盾现象,前所未见。——膳食、文学、报纸、形式、审美乃至风景的宇宙政治学也不例外,涌入的速度异常迅速;印象自行消失;人们本能地拒绝吸收某些东西,拒绝严肃地对待某些东西,拒绝“消化”某些东西;——结果削弱了消化能力。对印象过度聚集的适应出现了。因为,人们忘记了扮演的角色;他仅仅对外部刺激有反应。他把自己的力量部分用在占有上,部分用在防御上,部分放在“反驳”上。自发性大大削弱——历史学家、批评家、分析家、解释家、观察家、搜集者、读者,——大家都是反映的天才——大家都是科学!

把他们的天性对“镜”加以人为的调整,这很有意思,但兴趣似乎仅仅是表面的。因为,这是原则的冷漠、平衡,是紧贴在表皮下面的固定低温,表皮上则有温暖、运动、“风暴”、浪花的嬉戏。

外表的灵活性同某种深度的滞碍和困倦相对立。

866

要证明的必然性是 ,相反的运动属于对人和人类的日益经济的消耗 ,属于一种兴趣和成效两者日益固定的、互相鲸吞的“机械运动”。我认为 ,相反的运动乃是对奢侈的、过剩的人类的遴选。因为 ,在他们中间要出现一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 ,这种人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众所周知 ,我对这种人的概念和比喻就是“超人”一词。

在前述第一条路上——今天 ,我们对它可以一览无遗了——会产生适应、平泛、更高等的中国气——本能的自谦 ,而对人类渺小化则抱知足常乐的态度——这乃是人的停滞水准。假如我们首先具备地球必然面临的经济总体管理条件 ,那么作为机械运动的人类才有可能通过这种管理发现自身的最高意义。——也就是作为由日益变小和变精微的无数适应性齿轮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钟表装置 ;这是使一切居统治地位和发号施令者日益成为多余的过程 ;是这种巨大的力的总体——其个别因素就是力和价值的最小值。

同使人渺小化和使人适应一种专门化的功利性相反 ,要有相反的运动——即制造综合性的、概略性的、有辩护力的人。对这种人来说 ,使人类变为机器乃是生存的前提 ,是他赖以发现自身高等形式的基础。

他需要芸芸众生即“平庸者”的敌意 ,同后者相比 ,他需要距离感 ,他要居于其上、以其为生。贵族政体说 ,这种高等形式就是未来的形式。——用道德的话来说 ,上述总体机械运动 ,也就是一切齿轮的通力合作乃是对人的最大限度的剥削 ;然

而,运动是以剥削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剥削才具有意义。别的场合,剥削其实不过是人的类型价值的总消减,——规模最大的退步现象

——你们看见了,我与之斗争的乃是经济学的乐观主义;似乎,随着每个人自我牺牲的增长,每个人的总福利也一定增长。但在我看来,似乎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个人的总牺牲汇集成为总的损失。人将会变得更少——以致不会再知道这个伟大过程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新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恰恰需要这一点。

731

连续统一体:“婚姻、财产、语言、传统、出身、家庭、民族、国家”,这就是高低秩序的不断统一。它的经济学就在于连续劳动这一优点表现过剩,在于缺点的倍增。因为,连续统一体部件更替和可延性支出较大。(也就是说,有效部件由于多次停顿而需要更新,这需要消耗更多的费用,同时,保存的费用也很可观。)优点在于,避免了中断,节省了由于中断造成的开支。万事开头难,更费钱。

“生命的优点愈大,保存和创造所需费用也就愈大(饮食和生殖);因而,从已取得的高度折向毁灭的危险、或然性也愈大。”

653

应该嘲笑生物学家虚假的“利他主义”,因为,变形虫的繁衍表现为甩掉包袱,这是个大优点。排泄废物。

888

我尝试用经济学的方法为道德辩护。——任务就是把人变得尽可能具有利用价值,尽可能像机器般的准确无误。为此,人必须装备机器道德(——人应学会这样看待问题,即,他像机器般地处于劳作状态,也就是价值最高的状态。为此,人应该尽可能地使他人扫兴,把他人说得尽可能阴险、臭名昭著)。

这里,令人讨厌的首要障碍就是无聊和单调,这是一切机器运动的必然结果。要学会忍受这种情况——而且不单纯是忍受——,要善于看到某种高等的魅力在围绕着无聊奔跑,这件事乃是迄今为止一切高等学府的教学任务。学习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技能;同时,要把这种“客观的”活动看成自己的“义务”;要学会区分欲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这是高等学府不可估量的任务和成绩。因此,迄今为止,语言学家都是“自在”的教育家,他的活动本身就提供了不断走向宏大壮观活动的单调和无聊;在他的旗帜下,门生们学习“死记硬背”:这乃是为将来机械地、出色地完成任务创造前提(充当国家官吏、丈夫、文牍奴隶、报纸读者和士兵)。这种生存也许比其他一切生存更需要哲学的辩护和美化:因为,惬意感应该完全根据正确无误的诉讼程序降格为低贱等级的情感;“本来的义务”,就一切不惬意的事物来说,也许就是敬畏的激情——要命令式地要求一切位于功利性、娱人耳目性、目的性彼岸的东西……自己要去企求这种机器般的生存形式,这被认为是最高的、令人仰慕的生存形式(——类型:康德乃是“你应如何如何”这种

公式概念的狂热鼓吹者)。

889

用经济学方法估价迄今为止的理想——即选择特定的欲望和状态,以牺牲别的欲望为代价来选择和培育。立法者(或社会本能)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状态和欲望,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保障调解功能(即功能机器说,也就是每个欲望和状态有规律的需求的结果)。

假如这些激情和状态含有令人难堪的掺合物,那么就寻找出能用某种价值观来克服的办法,也就是认为痛苦是可贵的,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痛苦就是异常的快乐。用公式来说就是:“怎样使不快变为快乐”,譬如,当我们的服从、对法律的适应,受到力、权力和自我克服的好评的时候。同理,我们的公共意识、胞泽意识、祖国意识、“人道化”、“利他主义”、“英雄主义”也是如此。

勉为其难——此乃理想的意图所在。

719

社会内部欲望的分工,造成了人和等级要去培植一种不完美的因而更有用的灵魂。在社会内部各个种类那里,某种欲望为什么退化殆尽(而另一种欲望则受到强化)。

论为道德辩护:

经济学上的(意在尽可能充分利用个体之力,免得浪费特殊天性);

美学上的(用对自己一类的快乐来装备坚实的种类);

政治上的(经受不同力度的紧张关系的艺术);

心理学上的(道德乃是替败类、平庸者说话的估价所虚构的优势——目的在于保存弱者)。

243

要三思啊 :对神性天意的不祥信仰乃是历史上对手和理性最致命的信仰了 ,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在“自然”、“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等公式下 ,在迷信幸福与道德、不幸和过失固定配属关系的影响下 ,基督教的前提和解释总是香火不绝。那种对事物的运动、“生命”、“生命本能”的信仰 ,那种愚蠢的听天由命 ,也就是相信一切人只应该履行义务 ,以便万事如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以善者的眼光来看才有意义。连宿命论——我们的哲学敏感现今的形式——也是对神性天意的最长久的信仰的结果 ,不自觉的结果。就像万事的进程同我们无关似的(——好像我们会让事物各行其便似的 ,因为任何个别人本身只是绝对现实性的一种形式而已——)。

350

爱、恨、褒、贬乃是一切理想的前提。要么 ,肯定的情感即第一推动力 ;要么 ,否定的情感 ,二者必居其一。譬如 ,恨和蔑视 ,在所有怨恨理想那里就成了第一推动力。

1017

19 世纪就没有发现卢梭的“自然之人” ,而是发现了人们更真实的形象——为此 ,它有这个勇气……总的来说 ,这样就

赋予基督教的人的概念以再造之意。为什么他人没有这种勇气,这正是它对这种“自在之人”的赞同的结果,而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同样,人们也不敢正视人的恐惧感的增长乃是每次文化增长的伴随现象;在这方面,人总是屈从于基督教理想,并同这种理想一起对抗异教,同样也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找到文化之门的钥匙。实际上,情形仍然处在伪造历史以有利于“善良的人”的状态(好像善良人本身就代表了人的进步似的),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停留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卢梭的残渣)那里。

反 18 世纪的斗争:歌德和拿破仑彻底战胜了这个世纪。叔本华也同这个世纪抗争过;不过,他不情愿地退回了 17 世纪——他是一个现代的巴斯噶,他具备巴斯噶的价值论断,而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叔本华的力量不足以达到新的肯定。

拿破仑。应认为他是高等的人和可怕的人的必然配属。再造的“男子汉”。而女人应得的卑贱和胆怯的赞许又物归原主了。“总体性”就是健康和最高的主动性;重新发现了直线,这个行动的伟大格局;最强有力的本能,生命本身的本能即统治欲得到了肯定。

序言 1

伟大事物要求人们对其保持沉默,或大谈特谈:大谈特谈,也就是玩世不恭、心地坦然。

序言 2

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将到来的唯一者,即虚无主义的兴起。现在,已经就在叙述这段历史了,因为在这里起作用的乃是必然性本身。无数征兆业已预示了这种未来,无处不在预言这种命运。人人洗耳恭听这未来派音乐吧。长久以来,整个欧洲文明每十年跃升一次,我们随着这种折磨人的紧张局面而在运动着,就像朝灾难扑去一般。动荡不安、刀兵水火、猝不及防;就像急于奔向尽头的洪流,它不再沉思,它害怕沉思。

序言 3

——他在这里发言说道,迄今为止,他到是只干了沉思这件事。作为出自本能的哲学家和隐士,他由于旁观、客处、忍耐、彷徨、落魄而发现了自己的长处;作为蛮勇和探索精神,他已经在未来迷宫中走失过一次了;作为占卜家,当要叙述必将出现的事物时,他就要回首顾盼;但是,作为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自身已经彻底体验了虚无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虚无主义就在他的身后、脚下、身外。

序言 4

可不要错会了这本未来《福音书》开头标题的含义。《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我用这个公式来表示一种反运动,意在提出原则和任务;这种运动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取代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它在逻辑和心理上则是以虚无主义

为前提的,它简直只能知道虚无主义和来自虚无主义。可为什么虚无主义的兴起势在必然呢?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由虚无主义得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彻底思考出来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的逻辑学,——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然后才会弄清这些所谓“价值”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某个时刻,我们将需要新的价值……

717

国家,也就是有组织的非道德——内里:警察、刑法,等级、商业、家庭;外表:权力意志、战争意志、掠夺意志、复仇意志。

众人去干个别人也许毫不明白的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分散责任、命令和实施。通过植入服从、义务、对祖国和王公之爱等道德观念的办法。用保持自豪感、严酷、健壮、仇恨、报复的办法——简言之,要保持一切同群畜类型相反的种类的特性。

729

维护军事国家乃是最高和最后的手段,对最高的种类和最健壮的种类来说,不论是创立,还是确定伟大的传统,都少不了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家的敌意和等级距离感永恒化的一切概念,都以裁决者的面目出现(譬如,民族主义、保护关税等等)。

780

使行为、定则、欲望成为可能的种种窍门,在个体看来是不“许可的”——也是没有“味道的”。

使我们进入这种“异化”世界的艺术使我们对它们产生了兴趣;

历史学家指明了它们的权利和理性的类别;观赏了异国风情;心理学;刑法;疯人院;罪犯;社会学;

“非个性”(使得我们作为集体生物的媒介可以有这样的欲望和行动——律师团、陪审团、市民、士兵、部长、王公、“评论家”——)使我们感到,似乎我们正在做出某些牺牲……

180

所谓的青年。——假如人们在这里梦想有一个天真和年轻的民族迎着旧文化突兀而起,那就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迷信,好像在最低贱民族的各阶层,也就是基督教扎根生长的阶层又重新喷涌了生命之泉似的。假如人们认为基督教乃是新兴的年轻民族和强壮种族的表现,那就说明他们对基督教毫无所知。毋宁说,基督教乃是典型的颓废形式,是在一个倦怠盲目和病态的乌合之众中产生的道德腐化和歇斯底里。这是个奇怪的团体,他们麇集在惑众大师的周围,活像一部俄国小说里描写的情景:一切神经病人都通过熙攘的人群找到幽会的机会……没有任务,本能感到一切都近于尾声,什么都不值得干,逍遥自在、知足常乐。

犹太教本能的权力和对未来的肯定,它顽强求生和求权

力的意志是怀在其统治阶级肚子里的怪胎 ;只有用本能的倦怠来形容年轻的基督教阶层 ,才是最恰当的。一方面 ,厌烦一切 ;另一方面——横竖自满自足。

209

《福音书》:有消息说 ,幸福的大门始终对低贱者和穷人开放——人们除了听命于上谕、传统、监护而外 ,什么都无须去做。在这个意义上说 ,基督教的兴起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

财产、职业、祖国、等级、警察、国家、教会、教育、艺术、军事机构 :这一切同样是幸福的障碍 ,是《福音书》指控的谬误、迷惘和邪恶——这一切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

在暴乱的背景上 ,解了冻的、对“主人”的反感就像炸弹一样爆发开来 ,于是 ,本能地感到 ,在遭受了如此长久的压力之后 ,到底有多少幸福还寓于自由之感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些事物的象征。诸如 ,低贱阶层受到优待啦 ,他们已经破格尝到难得的幸福啦.....不是饥荒制造了革命 ,而是民众放开肚皮 ,狼吞虎咽.....)

427

自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家 ,一概是颓废的象征 ;因此 ,反希腊的本能甚嚣尘上。

“诡辩派”仍旧是希腊式的——包括阿那克萨哥拉 ,德谟克利特 ,他们是伟大的爱奥尼亚人—— ;不过只是过渡形式——希腊城邦失掉了对自己独特文化的信仰 ,失掉了自己君

临其他城邦之上的主人权利……也就是说,人们交流了文化即“诸神”,——因之人们就失去了对唯一上帝的独家特权。不同来源的善与恶溶为一体,因为,善与恶的界线日趋模糊……这就是“诡辩派”……

相反,“哲学家”则是反动,因为他要的是旧美德。他认为制度衰落乃是衰落的原因,他要旧的制度;——他认为衰退乃是权威的衰退,因为,他在寻求新的权威(漫游外国、异邦文化、异邦宗教……);——既然“城邦”的概念生存了下来,他就希望理想的城邦(很像犹太人的情况。在他们沦为奴仆之后,他们就作为“民族”而确定了下来)。犹太人对一切暴君都感到兴趣,因为,他们希望重建更有权威的道德。

渐渐地,衰亡的责任都落在了一切真正希腊的东西身上(柏拉图不感激伯里克利斯、荷马、悲剧、修辞学,就像预言家们对大卫和扫罗的情形一样)。古希腊的衰亡,被认为是反对古希腊文化基础的借口,哲学家们的根本性错误——推论:古希腊世界灭亡了。原因:荷马、神话、古代风俗等等。

哲学家们价值论断的发展乃是反对古希腊的:——埃及的东西(“死后的生命”成了定则……);犹太人的东西(“智者的显贵”“酋长”)。毕达哥拉斯学派,阴间的崇拜、缄默、彼岸的恐怖、数学。宗教的估价,同宇宙交往的一种;——传教士式

大卫——公元前10世纪的犹太国王。——译者

扫罗——以色列第一任国王。——译者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宣扬神秘主义。——译者

的、禁欲主义的、超验的；——辩证法，——我想，柏拉图身上已经带有这种咬文嚼字、死搬概念的坏毛病了！——优良的精神审美没落了，因为，人们对一切直接辩证法那丑恶和生硬的一面已经熟视无睹了。

两种颓废运动和极端行为并行不悖：a)繁茂可爱的、阴险的奢华喜好和艺术的颓废；b)宗教和道德激情的抑郁化、斯多噶主义的苦行、柏拉图的感官否定，这些都为基督教准备了土壤。

153

这种虚无主义的宗教，把古典文化中的颓废因素和血缘相近的现象汇聚一处；即：

a)弱者和败类的派系(摒弃古代世界，即最粗暴地抛弃古代世界……)；

b)道德化了的人和反异教的人的派系；

c)厌倦政治和平庸者的派系(萎靡不振的罗马人……)，不知其所以然的无国籍者；

d)厌倦自身者的派系，——那些愿意参与非法密谋的人

156

虚无主义宗教就像基督教一样，挣脱了一个老朽顽固但因衰老而失却健壮本能的民族，而且逐渐转移到另一个环境，最后来到年轻的、涉世未深的民族大家庭——这有多么奇怪啊！向野蛮人即日耳曼人宣谕那尾声的、牧人的、夜晚的祝福！

为什么非要使这一切首先日耳曼化、野蛮化呢 对那些梦想阵亡将士纪念堂者来说 ,他们认为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 !——把一个超民族的宗教硬说成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民族的混沌世界——。

218

我们的优越地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的时代 ,我们可能审查从来未经审查的东西 ;我们就是全部历史的自我意识。我们享受不同 ,受的苦也不同。对比频繁出现的现象 ,这是我们最本能的活动。我们理解一切 ,我们享用一切 ,我们头脑中没有任何敌对的情感。我们本身是否会因此误入歧途 ,我们善意的、近乎情深意切的渴望 ,向着最危险的事物大胆奔去……

“一切皆善”——否定它 ,要花费我们相当多的气力。假如我们一旦变得如此不明智 ,以致结伙反对某事物 ,那么我们就受苦……归根到底 ,我们这些学者今天最好是实行基督的学说——

220

叫人们信仰的整个基督教学说 ,基督教的全部“真理”都是骗人的鬼话 ,因为 ,它们恰好都是基督教运动初期主张的反面。

159

教会称之为基督教的东西 ,从一开始就是反基督教的。因为 ,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 ,而非象征 ;纯属故事 ,而非永恒的

事实 ;纯属公式、规范、教条 ,而非生命的实践。只有对教义、崇拜、教会、神学抱完全漠然的态度 ,那才算得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实践不是任何奇想 ,佛教的实践也非奇想 ,奇想乃是幸福生活的手段。

212

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基督教。基督教同用它的名字装点起来的那些无耻的教条毫不相干。因为 ,它既不需要人格上帝说 ,不需要罪恶说 ,不需要不死说 ,也不需要救世和信仰说。它简直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 ,更不需要禁欲主义和基督教的“自然科学”。基督教是实践 ,不是信仰说。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而不是我们应该信仰什么。

现在 ,假如有谁说 :“我不想当兵” ;“我无法无天” ;“我反对警察上岗” ;“我不愿从事任何破坏内心安宁的事 :假如我不必因此而受害 ,那就没有什么比受苦更能保持我内心的宁静了”——那么他就是基督徒。

225

没有“神圣性”这个乖僻的概念 ,——“上帝”和“人”彼此不可分割。没有“奇迹”——根本没有那个领域 :因为 ,那唯一为人重视的领域乃是“僧侣的”(即象征心理的)。颓废 :是“伊壁鸠鲁主义”的相对物……按照古希腊的概念 ,天堂也不过是“伊壁鸠鲁的花园”而已。

这样的生活没有使命 :——生活没有任何意愿 ;——“伊壁鸠鲁的诸神”的形式 ;——没有任何设定目的的原因 ;——

生儿育女；——一切都办到了。

239

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时代成熟了(也就是颓废了),就像佛祖的时代一样……因此,不含荒谬教条的基督教性是可行的(古代异种杂交说的最令人作呕的怪胎)。

221

我们又造出了基督教的理想,剩下的事就是确定其价值了:

1 这个理想否定了些什么价值呢?对立理想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自豪感、距离感的激情、伟大的责任、高傲、绚丽的兽性,征战和掠夺欲的本能,激情、复仇、诡谲、盛怒、快感、冒险、认识等的神性化——;高贵的理想遭到否定,即人类的美、智、权力,显赫和危险性,设定目的的人,“未来的”人(——于是,这里产生了作为犹太教结果的基督教性。

2 这种理想能实现吗?——能,不过会受气候的限制,这很像印度的理想。两者都缺少劳动。——它来源于民族、国家、文化团体、审判机关,它拒绝学业、知识、仪表养成、职业、商业活动等……它取代了一切意味着人的使用和价值的东西——它由于极端厌恶感而中止了对人的使用和价值。非政治的、反民族的,既不是侵略性的,又不是防御性的,——这只能发生在秩序井然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内部,因为这种生活由于牺牲了普遍利益而使这些不值钱的寄生虫泛滥成灾……

3 要快乐意志的结果始终存在(别的什么都不要)！极乐

性”被认为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东西,不再需要辩护的东西,——其余的一切(存、亡)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但这种考虑过于低级,因为,对痛苦、谴责、道德沦丧本身的恐惧,成了足以舍弃一切的动机……这是贫乏的思维方式,是种类衰退迹象;人们应该不使自己受蒙蔽。(你们要变得像个孩子一样!)——相似的天性:阿西西的弗兰茨,他乃是官能性神经病患者,癫痫病患者,像耶稣那样的幻影。)

213

论基督教史。——环境变化在持续:于是,基督教学说也一再变换自己的重心……变得有利于低贱者和小人……宏扬大慈大悲之心……“基督教”这一类人逐步接受了他们原来否定的一切(过去他们坚持否定这一切——)。基督教会变成市民、士兵、法官、工人、商人、学者、神学家、传教士、哲学家、农夫、艺术家、爱国者、政治家、“王公”……他们重操旧业(——自我辩护、守法、惩罚、宣誓、民族隔阂、贬抑、发怒……)。总之,基督教的全部生活就是基督作为解脱来宣扬的那种生活……

教会差不多等于反基督教的胜利,正如现代国家、现代民族主义一样……教会乃是基督教的野蛮化。

214

基督教的主宰:犹太教(保罗);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殉道崇拜(救世说,十字架的象征);禁欲主义(——敌视“自然”、“理性”、“感官”,——东方……)

136

耶稣告诫人们：对得罪我们的人，你既不应用行动，也不应用感情表示反抗。

你们不应承认任何休妻的理由。

你们不应制造外地人和本地人，外国人和本国人的隔阂。你们不应应对任何人发怒，不该蔑视任何人。你们要借贷布施。你们不应有发财之念。你们不应发誓。你们不应杀生。你们应该和解，你们应该谦让。你们不应当众祈祷。

“极乐”绝非许诺，因为，极乐乃是当你们如此如此生活和劳作的时候就有的。

164

次要的附加物。——一切预言家和奇迹创造者的态度，发怒，念咒召唤最高审判乃是令人厌恶的道德沦丧（譬如《马可福音》第6章第11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我告诉你们说：真的，那将成为索多姆和蛾摩拉等”）。“无花果树”（《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巴勒斯坦城名，见《创世记》第8章第20节。——译者

巴勒斯坦城名，见《创世记》第8章第20节。——译者

165

以极其荒谬的方式掺进了赏罚说 ,这样一来 ,就败坏了一切。

同样 ,第一个教会实践是有争论的 ,使徒保罗的实践和他的态度也被谎称为先兆和先知的——。

第一批基督徒的实际生平和学说 ,都是事后加工美化了的 ,看起来都像是按规定行事的 ,只要照办就行了——。

完全是预言。为什么对一切都造假、作手脚呢！

160

耶稣径直向心中的“天国”状态走去 ,因为他在犹太教会的规定中找不到良策—— ;他认为犹太教的现实性(保存自身的需要)等于子虚乌有 ,因为 ,他是纯内向的。——

同样 ,他在人同上帝交往的一整套公式方面收效甚微。因为 ,他反对忏悔说和谅解说 ;他指出 ,为了自我感觉“神性化” ,人应如何生活—— 也就是人们如何不因忏悔己过而生活。因为 ,“同罪恶无干” ,这乃是他的主要论断。

罪恶、忏悔、宽恕—— 这一切都同罪恶无干……这是麝假的犹太教 ,或者说 ,它是异教的。

183

基督教的象征主义建立在犹太教的象征主义的基础上 ,象征主义就已经把全部现实性(历史、自然)消溶在神圣的非自然性和非实在性中了……它不想重新面向实际的历史了

—— ,它对自然的成就不感兴趣了——

161

天国乃是心中的一种状态(—— 孩子们都这么说 ;“ 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 :“ 超出尘世的一切 ”均系子虚乌有 ,上帝之国不可计日以待 ,不会按照日历行事 ,某事出现于某日 ,这之前就没有 :而是“ 个别人心中的感官变化 ” ,是某种随时可有 ,随时可无的东西.....

162

“ 十字架上的暴徒。 ”—— 假如罪犯 ,一个凌迟处死的罪犯本人断言 :“ 像这位耶稣一样 ,不反抗、无敌意、善良、温顺地受罪 ,死去 ,这就是公理 ” ,那么他就肯定了《福音书》 ,因为这样他就升到了天国.....

928

“ 要随着他的感情吗 ? ”—— 人们 ,由于向慷慨的情感让步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 ,并且由于一时冲动 :认为这没有什么价值 ,而且根本不典型。就实现的能力而言 ,大家都一样—— 但就决断而言 ,罪犯、强盗和科西嘉人肯定胜过安分守己的老实人。

更高的阶段 :也就是克服心中的充斥感 ,而且不因一时冲动而去干英雄行为—— 而是临事冷静、有条不紊 ,没有起伏不定的快乐感。

这种感觉来自同情 :而它通常都要经过理性的筛选 ;不

然 ,它就像欲望一样的危险。

盲目迁就欲望 ,不管它们是慷慨和同情的 ,还是敌意的 ,此乃大患之因。

性格的伟大不在于人们不占有这些欲望——相反 ,在于占有——直到令人不寒而栗。不过 ,他们是受别人驾驭的.....但束缚是无快乐可言的 ,而仅仅因为.....

198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得不忏悔说 ,他是面向犹太社会和下层知识界的。而这个阶层却按照自己理解的精神去构想创始人.....从一个因一切人格性和故事性而否定现实性的学说中 ,编造一个救世故事 ,一个人格上帝 ,一个人格救世主 ,一个人格不死性 ,并且把“人格”和“故事”的些微小事网罗无遗 ,此乃不折不扣的肮脏丑闻.....

救世传奇代替了象征性的现世和永世 ,代替了此地和他地 ;奇迹代替了心理象征。

830

文克尔曼和歌德笔下的希腊人 ,维克多·雨果笔下的东方人 ,瓦格纳笔下《埃达》诗集中的人物 ,司各脱笔下的 13 世纪的英国人——总有一天 ,人们将会发现这全部悲剧 这一切乃是与历史不符的、虚构的 ,但却是——现代的。

《埃达》——古代北欧诸国的诗歌集 ,日耳曼英雄传说的主要来源 ,瓦格纳歌剧多取材于此。——译者

65

今天,本能和传统意志受到了最致命的抨击,因为,把自己的来历归功于这种本能的一切制度,这违背了现代精神的审美……根本说来,人们绝不会去干不符合目的的事。不会为了传统习惯而彻底取消意义。人们认为,传统即是宿命。因为,人们研究了它,认识了它(作为“遗产”——),但是,人们却不喜欢它。要选择一切够用上几百年的状态和估价。

——这种做法乃是彻头彻尾反现代的。其结果则是:破坏原则赋予我们时代的性格。

353

对善良人的批判。——正派、尊严、责任感、正义感、人性、诚实、正直、心地善良,——这些动听的字眼难道是为了特性本身才去肯定特性的吗?或者,这里,价值的一般特性和状态仅仅在特性会获得价值这种观点指导下才去活动吗?这些特性的价值就在这些特性之中吗?或者,就在它们带来的利益和优点之中(好像是随之而来的,人们希望随之而来)吗?

我在这里当然且不说论断中的自我和阉割的对立。问题在于,这是不是结果,无论就这些特性的体现者而言,还是对环境、社会、“人类”(因此特性才具有价值)而言;或者,这些特性本身是否具有特性……换句话说:这就是相反特性所谴责、攻击、否定(——认为它们不可靠、虚伪、乖僻、自我怀疑、非人性——)的功利性吗?这些特性的本质?或仅仅是这些特性的结果受到过谴责吗?——换一种问法:具有第二种特性的人

不要生存,这难道是合意的吗?——无论如何,有人相信这些……但是,这里隐匿着狭隘利己主义的谬误、近视、偏颇。

换句话说,单纯创造偏袒正派人的状态——致使相反的天性和本能意志消沉、慢性死亡,这难道也是合意的吗?

根本说来,这乃是审美和美学的问题:让“最可尊敬的”即极端无聊的一种人存留下来,这是合意的吗?那些正人君子、道德家、老实人、正经人、愚夫蠢汉呢?

假如人们设想,不存在“异类”的过剩,那么老实人就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需这种人,——这里,人们看到,使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道德受人尊重的原因仅仅在于它粗糙简陋的功利性。

合意性也许正好在相反的一面。要创造这样的状态,在那里,“正派人”降格为“有用的工具”这样一种寒怆的地位——作为“理想的群畜”,往好里说,当群畜的牧人。简言之,在这种状态下,正派人排不到更高一等的、要求异样特性的品级。

241

欧洲文化的幽默:人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干的却是别的。譬如,假如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新教对《圣经》的解释,还有,天主教的解释长此以往地保持下去,那么读书和批判的全部技艺又有什么用呢!

849

未来的东西。——反对伟大的“受难”这种浪漫主义。——要认识到,为什么一切“古典的”审美都要配属一定

数量的冷漠、清醒、严酷：这主要是逻辑学的原因。精神性的幸福、“三位一体”、聚精会神，它们仇恨感性、情绪、机智，仇恨众多、不确、彷徨、预感，就像是仇恨易逝、顶峰、美丽、善良一样。人们不应拿艺术家的公式当儿戏，人们要改造生命，以后，生命应该书写自身。

这是一出欢快的喜剧，我们今天才学会嘲笑于它，现在才看见它：海尔德、文克尔曼、歌德和黑格尔等的同时代人曾经要求重新发现古典的理想……而且同一时间还要求重新发现莎士比亚！——同一类人却以卑鄙的方式宣布同法国人的古典学派一刀两断！……但是，人们本来希望“自然”、“自然性”啊！死脑筋啊！人们竟然认为古典性就是自然性哩！

不带任何偏见，不要优柔寡断，认真想一想，古典审美到底在何种土壤里生成。使人经得起硬化、简化、强化、恶化：这是同属一体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上的简化。不看重细节、综合的东西、不确的东西。

德国的浪漫派不反对古典主义，而是反对理性、启蒙、审美和 18 世纪。

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具有的敏感性，是古典敏感性的对立面。

求统一的意志（因为统一性是残暴的，是折磨听众和观众的），但在大事上却不能对自身残暴。也就是要考虑到作品本身（考虑到放弃、缩短、解释和化简）。以质量取胜（瓦格纳、雨果、左拉、泰纳）。

106

德国音乐为什么在德国浪漫主义盛行时期达到了高峰？为什么德国音乐中没有产生歌德？而在贝多芬中又有席勒，确切地说，有多少“克拉”！舒曼本身含有艾兴多夫、乌兰德、海涅、霍夫曼、蒂克、理查·瓦格纳具有弗赖许茨、霍夫曼、格林、浪漫主义传统、本能的神秘天主教、象征主义、“激情的自由思想”（卢梭的意图）。《漂泊的荷兰人》大有法国式的味道，那里《怕光的人》（1830）曾经成为诱惑者的典型。

音乐的崇拜，对形式的浪漫主义崇拜，瓦格纳综合了浪漫主义德国的和法国的——

387

激情等级这一整套观念：就好像理性的引导就是理所当

席勒（1759—1805）——德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狂飚运动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强盗》、《阴谋与爱情》等。——译者

传说中的少女殉道者，保罗的弟子和随从。——译者

约瑟夫·艾兴多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男爵。——译者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译者

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德斯·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曲家。——译者

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

德国传说中的魔弹射手。——译者

即格林兄弟（1785—1863）（1786—1859）——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译者

然和正常的似的，——而激情似乎是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

此外，就激情的目的来说，无非是对快乐的渴望……

激情的尊严受到损害：1 好像激情是不适当的方法，是不必要的，不总是推动力；2 因为激情盼望着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东西，也就是音乐……

否认激情和理性，好像后者是自为的本质似的，而且尤其后者不是各种激情和渴望的合乎比例的状态，好像不是每个激情都是有理性的成份似的……

425

哲学家身上的“客观性”：道德对自身是冷淡主义的，对后果好坏则是盲从；对使用危险手段不假思索；性格乖张和多样，这被认为是优点，而且予以充分利用。

我对自身抱着深刻的冷漠。因为，我不想从我的知识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也不回避这些知识必然带来的坏处。——这里也包括人们称之为损害性格的东西在内；这种远景在于外部，因为，我有我的性格。但是，我既不想弄清它，也不想改变它。——我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操行如何。在我看来，一旦人们对个人的事情感觉兴趣，他就等于给自己关上了知识的大门——或者，一旦关心“拯救灵魂”！……人们不应该过份看重自己的道德性，同时，也不应放弃对道德对立物的起码权益……

在这里，也许要把道德遗产作为前提，因为，人们预感到，要是不因此造成特别贫困化，那人们是可以从中挥霍和抛弃

不少东西的。永远不要去尝试赞赏“美丽的灵魂”这样的感情；要善长在它们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来；要带着一种内在的嘲弄之情去同道德怪物打交道。破坏贞操——这是一种神秘的快乐。

要围绕自身转动；没有变“善”，或成为“异样”的愿望。要特别当心，不要让事物沾染半点道德性的触须和网络——。

242

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我们欧洲人生活在何种概念杂陈的野蛮时代。人们可能认为“拯救灵魂”只靠一本《圣经》就行了！……而且，有人对我说，时至今日，老百姓还是相信这一点。

假如教会所坚持的这种对《圣经》的荒唐解释毫无羞愧之色，那么一切科学教育，一切批判和解释之学说又有什么用呢？

777

爱——你们可要认清：就是这种爱，这种女人的同情——还有比它更利己主义的吗？……假如她们作出牺牲，牺牲了自己的荣誉、美名，那么她们为谁牺牲？为了丈夫吗？或者，为了放肆的追求？——这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自私自利的渴求：她们是否也为别人着想，而且筹措报答之情呢……

这样一种不成样子的估价怎么能拯救一切他人呢！！

264

有人认为 ,人类总是超越自己内心世界的基本事实 ,这有多么虚伪、多么荒谬啊 !这里没有了眼睛 ,这是信口雌黄——

342

A、一贯的种类。这里 ,人们要弄清 ,也许人们不仇恨恶 ;不与恶作对 ,不去发动对自己的战争 ;人们不仅会忍受实践必然带来的痛苦 ;人们完全生活在肯定的情感之中 ;人们对待敌人的派系 ,既听其言 ,也观其行 ;人们会通过和平的、善良的、和睦的、多情的、多助的、可爱的状态这种超级胚胎使别种状态的土壤变得贫瘠…… ,人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这里取得了什么进展呢 ?——佛教的种类 ,或者说完美的母牛。

上述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即 ,假如道德没有盛行 ,假如恶不因其自身而受到怨恨 ,而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种种使我们感觉痛楚的状态(动荡、劳苦、忧虑、混乱、寄人篱下)。

这乃是佛教的主张。因为 ,这里无人仇恨罪恶 ,这里根本没有“罪恶”的概念。

B、动摇不定的种类。人们会发动对恶的战争 ,——人们认为 ,为了善的利益 ,战争不要导致一般战争必然带来的道德结果和性格结果(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因战争之恶而嫌弃战争)。其实 ,这种反恶之战的质变来得比人对人的一切敌视都更为彻底。通常作为敌人的“人”(至少是想像中的人)会再次潜入(魔鬼 ,恶的精灵等) ,它敌视、窥探和侦察我们心中非善

的和可能是恶的起源,这些行为都要以苦不堪言和动荡不宁的状态而告终,以致今日“奇迹”、报赏、狂喜、彼岸的解决办法变得合人心意了……这是基督教的种类:或者说彻底的伪君子。

C、斯多葛的种类。坚定、自我克制、毫不动摇,它乃是一种长期的不屈意志的安宁——深深的平静、防御状态、壁垒、好战的疑心——原则坚定;意志和知识的统一;尊重自身。退隐的种类。十足的蠢货。

170

基督教一开始就把象征变成了卑鄙下流之物:

1“真生命”和“假生命”的对立:误认为是“此岸生命”和“彼岸生命”的对立;

2“永生”的概念和个人生命的对立,个人生命的易逝性被说成是“个人不死性”;

3 按照希伯莱—阿拉伯风俗,通过共享酒食的结拜被认为是“变体说的奇迹”;

4“复活——”被认为是开始“真生命”,是“再生”;由此:死后某时会出现历史的或然性;

5 人之子被认为是“上帝之子”,是人同上帝间的生命关系。由此产生了“神性的第二人格”——要加以清除的正是它。因为,每个人相对上帝都成了父子关系,连最下贱的人也不例外;

6 信仰救世说(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诲的生命实践而外,再没有达到上帝人子地位的途径了)反而变成了某种对奇

怪的分期赎罪的信仰,它不是由人而是由基督的行为实现的。

这样一来,必须重新解释“受难的基督”。死本身根本不是事实……毋宁说只是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对当局和世界法律应抱的态度——那就是不要设防……榜样树在这里了。

196

起初,基督教仅仅是反对古典和高贵宗教的斗争。

其实,这整个变化乃是向当时教众的需要和理解水平的转化。就是那些群众,他们信奉伊西斯、弥特刺斯、狄俄倪索斯等“伟大的母亲”,并要求宗教具有:1 彼岸的希望;2 以动物之血作为牺牲的魔法(神秘);3 救世行为,神圣传奇故事;4 禁欲主义、厌世、迷信的“净身”;5 等级制、教区的组织形式。简言之:基督教要使自己适应已有的、无孔不入的反异教,适应伊壁鸠鲁早已批驳过的崇拜……确切地说,就是适应下贱民众的、女人的、奴隶的、非高贵等级的宗教。

这样说来,被我们误解的有:

- 1 人的不死性;
- 2 所谓的另一个世界;
- 3 居于生命解释中心的惩罚和赎罪等荒唐概念;
- 4 使人非神性化,而不是使人神性化。距离彻底拉开,靠奇迹,靠极度的自我蔑视的虚脱是填不满这条沟壑的;

埃及神话中之女神名,司丰产和母性。——译者

波斯(一说来自印度、伊拉克)光明之神,传播范围自波斯经罗马直到日耳曼和太不列颠,该教自公元4世纪开始衰落。——译者

5 整个世界成了毁坏的想像力和病态的欲望 ,而不是可爱而单纯的实践 ,不是一个在尘世可以实现的佛教乐土 ;

6 带有传教团体、神学、崇拜、圣礼的教会制度 ;简言之 ,一切都是拿撒勒的耶稣所反对的东西 ;

7 无所不在的奇迹、迷信 ,而犹太教和最古老的基督教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对奇迹的反感 ,这是相对的理性。

352

权力概念 ,不论是上帝的也好 ,人的也好 ,总要同时包括损、益两个方面的能力。在阿拉伯人那里是如此 ;在希伯莱人那里也是如此。在一切强大的种族那里莫不如此。

假如人们用二元论的方式分割这两种能力 ,那么这个步骤就是很致命的了.....道德就会因此而变为生命的混合制剂了.....

195

“基督教”的行为和思想同其创始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古代文化伟大的反异教运动乃是利用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和“言论”来阐述的 ,是按照完全不同的需要的模式进行的极端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 ,已经转化成一切已有的、地下宗教的语言了——

这就是悲观主义的兴起(——而耶稣本来想给羔羊带来和平和幸福的) ,而且是弱者、下贱人、受苦人、被压迫者的悲观主义的兴起。

他们的死敌就是 :1 在性格、精神和审美方面的权力 ;“世

俗性”；2 古典的“幸福”，高贵的轻率和怀疑，他曾经有过智者的骄傲，偏心的放纵和冷漠的自足，在仪表、语言和形式方面具有希腊式的狡黠。他们的死敌就是罗马人，同样也就是希腊人。

反异教尝试在哲学上论证古代文化具有双重人格的嗅觉，而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首推柏拉图，他是本能的反希腊论者，并具有闪族的嗅觉……同理，斯多葛主义也是如此，因为它基本上是闪族的事业（——把尊严当成道貌岸然，把法律、道德当作伟大，敢做敢当，把权威当成个人的最高独立自主性——这都是闪族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裹在古希腊尿布和概念里面的阿拉伯酋长）。

917

自我感觉更加健壮——或者，换句话说：快乐——总是以比较为前提的（但不一定是同其他人相比，而是同自身，处在增长状态中，而不是一开始就真的知道怎样进行比较——）。

人为的强化：不管是通过兴奋化学剂，还是通过兴奋性的错觉（“幻觉”）：

譬如，基督教那样的安全感；基督教从自己的信任感，忍耐感和沉着镇定感中自感强壮。因为，他把这种人为的强化归功于上帝庇护这种幻觉；

譬如，优越感：就像摩洛哥伊斯兰教主只看见自己的三大统一王国占领了地球的五分之四大小的面积一样；

譬如，唯一感：就像欧洲人主观设想文化进程只在欧洲演进，而他们自己就像一个缩短的世界过程一样。或者，就像基

督徒使众生都围绕“拯救人类”旋转一样。

——问题在于，人们在什么地方感到有压力、不自由。各按不同的情况，产生出另外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存在感。譬如，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在酷寒、山阴做抽象体操，他大有鱼儿入水之感；而色彩和音响则会使他受到压抑，更不用说那隐约模糊的渴望了——别人称之为“理想”。

885

据我所知假如人们真以为伟人和特殊者的产生要取决于多数人的同意，（包括：他们要了解什么样的特性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同时也要了解，一切伟大是依靠牺牲谁的利益得以发展的）——那么从古至今简直就没有出现过伟人！——

事物的进程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人是否同意，而是取决于过程采取的途径是什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上出现了几件令人惊奇的事。

773

自我感觉的形态学

观点之一：在人格自我感完全无法设定个人价值时，同感和团体感就成了低级的准备阶段。

观点之二：集体人格感的高度、对种族距离的自豪感、不可一世感、对调停、平等、和解的反感等，为什么成了个体自我感的一个流派，尤其因为这种反感会强制个别人去体现整体的自豪感。——因为人的言行必须表现对自身的极度尊重，

假如他以人格来扮演集体的话。同样 ,假如个体认为自己乃是上帝的工具和传声筒的话。

观点之三 :非我化的种种形式实际上对于人格来说具有莫大的重要性。因为 ,更高等的暴力要利用这些形式。对自我抱着宗教式的怯懦情绪 ,这乃是预言家、诗人的心理状态。

观点之四 :整体责任感 ,谆谆教诲人格要具有远大眼光、严酷而可怕的手腕、审慎而冷漠的举止、落落大方的仪表 ,并且许可人格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承认自己具有上述特点。

总而言之 :集体自我感是人格独立性的伟大预科。高贵等级就是这遗产的教员。

166

耶稣提出了一种真正的生命 ,一种真理中的生命和通常生命的对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永恒化的彼得”、人格的永生。他与之斗争的东西就是“人格” ,这个装模作样的东西。他如何使“人格”永恒化呢 ?

同样 ,他也反对教区内的等级制 ,因为 ,他从未答应过论功行赏的事 ,他怎么能去谈论彼岸的赏与罚呢 !

167

基督教乃是幼稚的佛教和平运动的前奏 ,它来源于心怀宿怨的群畜 不过 ,它经由保罗之手变成了异教的神秘学 ,而且学会了同整个国家组织搞默契 它发动战争、设立法庭、严刑拷问、指天发誓、煽动仇恨、无恶不作。

保罗的出发点就是 ,宗教激发了大众对神秘的需要。因

为 ,他寻找一种牺牲 ,一种靠神秘崇拜的种种形象维持的血腥幻术。受难的上帝、饮血盟誓 ,通过严守秘密而同这位“牺牲”保持一致。

他试图把生存的永续(个别灵魂亡故的、洗罪的永续)当作复活而同那位牺牲发生因果关系(按照狄俄倪索斯、弥特刺斯、俄西里斯 的典型)。

他需要把过失和罪恶概念提到首位 ,而不是把新的实践(像耶稣本人指点和教诲的那样) ,而是新的崇拜、新的信仰 ,一种与奇迹等同的变体说(通过信仰而得“救赎”)。

他通晓异教世界的伟大需要 ,并且拿基督生死的事实信口雌黄 ,每句都用扬音重读 ,无处不设重力.....他在原则上抛弃了原始的基督教。

传教士和神学家遭到了暗算 ,这要归功于保罗 ,代之而起的是传教团体和神学——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等级即教会。

过度吹捧的“人格”惨遭毒手 ,这导致了以“永恒人格”的信仰(为“永恒的救赎”操心.....) ,导致了对个人利己主义的吹嘘 ,以致矛盾百出。

这乃是事情的幽默所在 ,一种悲剧式的幽默。因为 ,正是保罗大树特树了基督生前所厌弃的东西。最后 ,当教会羽翼丰满时 ,甚至主宰了国家的命运。

335

一旦人们按照下列标准去看人,即人是如何理解奋斗、坚持、利用环境、克服对手,那么就不会对人那么在意了;相反,假如人们是在人有所追求时去观察,则人就成了荒唐无比的猛兽……仿佛人为了恢复其健壮和男性的美德,就需要有个怯弱、懒散、虚弱、娇嫩、阿谀奉迎众相杂陈的场所似的。请看看人的“合意性”吧!请看看人的所谓“理想”吧!有追求的人,是靠自己的永恒之宝——自己的作为——而恢复体力,因为那里充满了无足轻重、荒诞无稽、毫无价值、幼稚可笑的东西。在这种富于发明创造和消息灵通的动物身上,精神的贫乏和无所作为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理想”似乎就像人为自己完成一切现实和紧急的任务,必须付出巨大的支出而缴纳的款项一样。假如现实性消失,继之而来的就是梦境、疲惫、瘫软。因为,“理想”就是梦、疲、软的一种形式……最健壮的天性将等同于最无力的天性,假如上述状态驾临他们头上的话。因为,他们把劳作、斗争、激情、紧张、对立、总体“现实性”的中止神性化了……即成了获取知识、积累认识的中止。

“纯洁”,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愚蠢化理想状态的;“极乐”:懒散的理想状态;“爱”:无意树敌的群畜理想状态。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切使人低下的现象都抬到“理想”的高度了。

169

替我们赎罪而死的上帝;由于信仰而得到的拯救;死后的复活——这些都是给原来的基督作伪,人们应该叫那个凶多

吉少的怪癖(保罗)为此负责。

但是,为人师表的生平,却存在于“爱”和屈辱之中;存在于甚至包纳最低贱者那颗充实的心中;存在于形式上放弃了保持权利的愿望、防御、个人得胜意义上的胜利的行为之中;在于,尽管尘世充满苦难、倾轧和死亡,也要信仰这里的“极乐”;在于谅解之中;在于没有怨恨、蔑视的状态;在于不想受人褒贬;在于隔绝人世;在于僧侣最精神性的无为;在于生活在要穷困和要受用于人的意志支配之下。

既然教会接替了整个基督教的实践,既然全面推行国家生活,也就是耶稣所反对和指责过一种生活,教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更改基督教的宗旨,变成对不值一信之物的信仰,变成祈祷、礼拜、宗教节日等等。“罪恶”、“宽恕”、“惩罚”、“奖励”——一切原始基督教中不值一提和几乎没有的东西——如今都粉墨登场了。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大杂烩;是禁欲主义;是旷日持久的审判和宣判;是等级制,等等。

193

——“为了信仰,怎么办?”——这是个荒唐的问题。基督教所缺少的就是坚持当初基督明言要做的一切。

那时寒酸的一生,不过要用蔑视的眼光来解释。

224

上帝创造了人,幸福、悠闲、清白和不死的人。而我们的实际生活则是虚假的、堕落的、有罪的,一种惩罚性的生活……

苦痛、斗争、辛劳、残废,这一切都被说成对生命的责难和质问,被认为是非自然的现象,是不应永续的东西。为了对付它们,需要药剂——有!……

自亚当起始至今,人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因为,生命的自然性格乃是一种灾祸;基督把正常状态归还给了他的信徒。因为,他使人幸福、悠闲和清白。——但是,假如没有劳动,尘世倒还没有变得这么可怕;女人生孩子不是没有痛苦的;疾病的肆虐并未停止;信徒和非信徒,处境同样之坏。人是认为人已经免除了死亡和罪恶——这是信口开河——,这是教会的武断。“他解脱了罪恶”——不是通过他的行动,不是通过由他出面的据理力争,而是通过拯救赎回来的——因而是完美的、纯洁的、天堂一般的……

真实的生命不过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自欺,胡思乱想)。你争我夺、战乱不休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拙劣的、错误的生命:解脱,这就是使命。

“纯洁、悠闲、不死而幸福的人”——首先就应该批判这种最高的合意性的蓝本。为什么过失、劳动、死亡、痛苦(用基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认识)竟同最高的合意性发生了矛盾呢?——由于基督教的腐朽概念,“极乐”,“纯洁”,“不死性”——

759

人们既无权要求生命,也无权要求劳动,更无权要求“幸福”:因为,个别人的情况同最低级的蛆虫没有什么两样。

723

互惠 ,期望酬谢 ,这是用来贬低人的价值的、令人最不放心的形式。它带来了那种会把距离感的鸿沟贬低为非道德的所谓“平等”.....

168

——教会 ,正是耶稣传道抨击的对象——他教诲自己的门徒要与教会斗争——

194

踏入真实的生命——人们会把自身的生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因为人们过的是普遍的生活——

718

你们大家都没有杀人的勇气 ,或者 ,仅仅有鞭打人的勇气 ,或者 ,只是——。但国家这架庞大的机器却压制个别人 ,以致个别人会拒绝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服从、发誓等等)。

——个人为国家贡献的一切 ,都是违背个人的天性的 ;

——同理 ,他为着报效国家而学习的一切技能 ,也是违背个人天性的。

通过分工可以达到这一点(以致无人负责全部工作) :

立法者——就是执法者 ;

纪律教师——就是那些通过纪律的约束而变得刻板严肃的人们。

191

基督徒绝对不会实现耶稣给他们规定的行动 ,而“用信仰来辩护”信仰乃是崇高而唯一的大事这些无耻澜言 ,不过是教会无勇气、无意志承认耶稣要求的事业的结果。

佛教徒的行为有别于非佛教徒 ;基督徒的行为则同于一切人 ,而且他们的基督教充满了种种仪式和气氛。

欧洲基督教具有深刻的、令人讨厌的欺骗性——。我们真该受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的蔑视……请听一听 ,头号德国国务活动家关于 40 年后的今天的欧洲是怎么说的吧
……

207

原始基督教就是要废除国家。因为 ,它禁止宣誓、兵役、法庭、自卫和集体防卫、国人和蛮夷的划分 ;同样 ,也禁止等级制。

基督树立了榜样 ,因为 ,他对得罪自己的人不加反抗 ;他不自卫 ;甚至比这还有过之 :因为他“转过左脸”、(他回答的问题就是 :“你是基督吗?”、“并且就是从这时起 ,你们就会看到坐在力的右手边 的人之子 ,并看见他来到天空的云中”)。他不许自己的门徒保护自己 ;他提请注意 ,他本可以得到帮助 ,但他不要。

传说耶稣复活后升天 ,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译者

见《马太福音》第 5 章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译者

基督原来也要取消社会 ,因为 ,他优先照顾一切遭社会歧视的人 ,他赖以起家的是声名狼藉、受谴责的人——种种麻疯病患者——“罪人”、税吏、妓女、最愚蠢的民族(“渔夫”)等 ;他以富人、学者、显贵、德高望重者和“正人君子”之流为耻.....

748

来点新鲜空气吧 ! 欧洲这种荒唐局面再也不能长此下去了 ! 在这头长角的畜生——民族主义的身后有某种思想在作祟吗 ? 尤其是眼下 ,在一切现象都预示着对激起鲁莽行动的自我感觉怀着更大的共同兴趣的时候 ? 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精神的依赖性和非民族化跃入眼帘 ,而现今文化的本来价值和意义却在于双方的融合和受精 !“新的帝国”又在陈旧不堪和备受青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 :权利和选举上的平等。

在毫不足用的状态内部争夺优先权 ;这种文化就是大城市报纸、热昏和“无目的性”—— !

欧洲经济大联合势在必行——同样 ,作为反响的和平运动 ,也将出现.....

这是个和平之党 ,不是禁止自己和孩子们参战的那种伤感情绪 ;它禁止使用法庭 ;因为法庭审判会招致斗争、矛盾和为害自身 :因为这是被压迫者的党 ,至少对一个时代来说是如此 ;而后变成了大党。它反对复仇和怨恨的情感。

它是个战争之党 ,对自身也同样原则而严肃 ,而方向相反——。

179

论基督教的心理学。——原动力仍旧是怨恨、民族起义和败类造反。（这一点与佛教不同。因为，佛教的产生不是来自怨恨运动。佛教反对怨恨，因为它使人盲动）。

和平之党知道，在思想和行动上放弃敌意，这乃是鉴别和保存条件。人们难以了解基督教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基督教创造的欲望会迫使人们针对自身进行一场原则之争。

这样的起义运动，只有作为和平和纯洁的党，才会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它应该通过极端的和缓、甜蜜和温良取胜，它的本能清楚这一点——。艺术品：欲望，因为人们本身就是它的表现，所以理应受到谴责和否定，欲望的对立物始终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来——。

39

理应明白：——一切形式的衰退和病态，始终同整个估价联系在一起。因为，跃居统治地位的估价中，颓废甚至占居了优势。今天，我们不要单纯反对一切由于蜕化引起的贫困这种作为后果的状态，而且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颓废，它虽是残余，却有着生机。人类丧失了一切基本本能，价值判断全部颓变，这乃是真正的问题，动物“人”，成了哲学家要猜的真正的谜语。

1020

悲观主义的主要类型：

敏感的悲观主义(痛苦太多,刺激过度);

“意志不自由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对刺激缺乏抵抗力);

怀疑的悲观主义(怕固化、怕抓、怕摸)。

种种属于此类的状态,人们可以在疯人院里看个够,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同样,也可以在那里看到“虚无主义”(“虚无”的洞穿之感)。

巴斯噶的道德悲观主义属于哪一类呢?吠檀多派哲学的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呢?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悲观主义(或,雪莱式的悲观主义)呢?同情式的悲观主义(列夫·托尔斯泰的,或阿尔弗雷德·戴维尼的悲观主义)呢?

所有这些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颓废和病态现象吗?……过份看重道德价值,或虚构的“彼岸”,或社会紧急状态,或痛苦等等。任何对狭隘观点的夸大,本来就是病态的征象。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也是一样!

这方面切不可混淆:不语和无为的兴趣来自肯定,这个庞大的力和紧张局面——尤其是出自一切富有的、强壮的人和时代。像是奢侈;同样也是同可怕事物抗争的勇敢形式;也是对可怕和可疑的同情,因为人们有时也是可怕和可疑的:意志、精神和审美中的狄俄倪索斯式的东西。

雪莱(1792—1822)——英国与拜伦齐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译者

阿尔弗雷德·戴维尼(1779—1863)——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339

认为人类要去完成一项总的任务,人类作为整体要遵循某个目的。这种含糊而随心所欲的观念还很年轻,也许在它尚未变成固定观念”之前,人们又不要它了……人类,它不是整体。因为,它是个没完没了的、升降不定的一群生命过程。——人类没有青年时代,没有继此而来的成熟期和最后的老年。而是各层次的混杂和重叠——而且经过若干世纪,总有一天会出现比我们今天所能设想的更为年轻的人的类型。另一方面,颓废也属于人类的各个时代。因为,到处都少不了残渣和废料,这是生命过程本身在排泄沉淀物和腐败产物。

由于基督教强烈偏见的影响,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重要的乃是拯救灵魂;至于人类持续过程,尚无人问津。最优秀的基督徒曾希望基督教尽快告一段落;——没人怀疑个别人理应干的那些事情……现在,给每个个人都规定了任务,即在未来的某时某刻如何为一个未来的人服务:价值、意义、范围一直是固定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同上帝一致的……与这种永恒类型的人相左的东西,都是有罪的、魔鬼般的、该受谴责的……

对每个灵魂来说,价值的重力在于自身:要么得到拯救,要么永堕地狱!拯救永恒的灵魂吧!这是非我化的极端形式…每个灵魂都有一个完美化过程;只有一个理想;只有一条通向拯救之路……这是平等的极端形式,光学放大的自我重要性,放大到了荒唐的程度。这两种现象是有连带关系的……灵魂既是重要的,又是荒谬的,弄得自己惶惶然不可终日……

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种荒唐的胡话了。因为,我们用一个蔑视之筛,筛选了我们的智慧。尽管如此,那种惯于按照理想之人的标准生套人的价值的作法,仍旧依然故我。因为,根本说来,既要保持非我化的远景,也要保持理想面前人人平等。总之,人们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理想之人的最后合意性.....

但是,这种信仰不过是基督教理想无比娇惯的结果,因为,每当人们细察“理想类型”时都会发现这样的事。人们自认为,一、知道向一种类型靠拢乃是合意的;二、知道该类型属于哪一类;三、知道任何对该类型的偏离都意味着退步、困难、力和权力的丧失.....梦想这种完人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状态。因为,连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好像真有一种目的进入了人类的发展过程。无论如何,对达到理想进步的信仰,乃是用来设想人类历史目的的唯一形式。总而言之:人们把“上帝之国”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尘世,深入人性。——但根本说来,人们仍然固守旧的信仰.....

871

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他们对渴望者(设定)的价值带来了令人失望的影响。这个道德风尚的野蛮时代的确令人心惊。因为道德风尚,尤其在中世纪,肯定会形成真正的“道德联盟”——附带说一句,无限夸张意味着人的价值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争斗不休的“文明”(驯服)需要各式各样的刑具和刑罚,以对付恐怖和凶猛的天性。

这里出现的混乱,虽说影响很坏,但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权力意志之人所能求诸自身的东西,也会给自己的权利立下标准。这样的天性乃是无恶不作、放荡不羁的天性的反面。尽管他们有时干的事也会证明小人也有恶习,也会干冒失的事。

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为害最深;人们会禁止本来属于强者特权的那些思想和行动——仿佛强者就不配作人似的。人们破坏了仰望强者的名声,因为人们把最弱者的护身符(也是针对最弱者自身)树为价值标准了。

混淆,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以致人们败坏了生命这位艺坛高手(其自我庄重性同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恰成显明的对照)的名声。就是现在,人们也仍然认为必须反对凯撒·波尔查这样的人物,真是可笑之至!教会鉴于德国皇帝们的恶行,把他们革出了教门。因为,仿佛一个僧侣,或一个教士竟然有权过问弗里德里希二世思想和行动似的。那个唐璜该下地狱。多么幼稚可笑!天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道吗?……请给女人们指点指点她们最有可能找到救世主的地方吧!——假如人们连贯思索一下,并且进一步认清“伟人”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教会会把所有“伟人”都打入地狱——教会反对一切“人的伟大”。

唐璜——西班牙传奇人物,荒唐淫乱的贵族,屡见于西方的诗歌和戏剧之中,如拜伦就写有长诗《唐璜》。——译者

948

荣誉概念 :基于对“ 善良社会 ”、骑士般的主要特质、持续出现的义务的信仰。根本问题是 ,人们不可过份看重自己的生命 ;在所有与我们有接触的(起码 ,他们同我们不属一类)人那里 ,既不要显得过于亲昵 ,也不要过于温顺 ;既不要过于开朗 ,也不可过于谦虚 ,同等身份除外 ;人们总要抛头露面。

208

《新约全书》载有针对高贵者和强者的斗争 ,就像《狐狸莱茵纳克》里描述的斗争那样 ,手法相同 :总是用传教士般的甜言密语和义正词严的拒绝的手法 ,以便叫人知道它的厉害。

30

我们为基督教而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 ,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的时代来临了 ,我们会丧失假我以生的重力——我们有很长时间不知何去何从了。我们突然闯入相反的估价 ,用同一个能量标准 ,因而使人产生对自己的极端过份的估价。

现在 ,一切事物都变得虚伪透顶 ;“ 前言不搭后语 ” ,软弱 ,或过度紧张 :

a)人们尝试找到尘世的解决办法 ,但本着同一个含义 ,本

着真理、爱情、正义(社会主义：“人的平等”)这种最终胜利的意义；

b)同样，人们坚持道德理想(以非利己主义、否定自我、否定意志为宗旨)；

c)人们甚至试图坚持“彼岸”：尽管它不过是违反逻辑的未知数 x ；不过，人们马上解释说，可以从这个未知数中求出一种老式形而上学的慰藉来；

d)人们尝试着老式的神性引导，由现象中悟出酬报性的、惩戒性的、教育性的、劝世向善性的事物秩序；

e)人们一如既往地信奉善与恶，以致人们把善的得胜、恶的消亡引为己任(——这是英国式的：典型事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个蠢货)；

f)蔑视“自然性”、渴求、自我：甚至尝试把最高的精神性和艺术理解为非人格化和漠然处世的结果；

g)人们还允许教会长期干预私生活中所有重大事件和主要纠葛，目的是使人们对此郑重其事、另眼看待。因为，我们始终离不开“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婚姻”——

793

我的“未来”：——一种紧张的多技能训练。服兵役：以致一般来看，第一个出身高门弟的男子都要成为军官，管他是谁。

56

欧洲虚无主义的分期。

不明朗时期 ,种种探索 ,老的入藏了 ,新的又不放行。

明朗时期 :大家明白了 ,老的和新的是对立的。也就是说 ,老的价值出自下降的生命 ,而新价值则来源于上升的生命—— ;明白了 ,一切老的理想都是敌视生命的(源于颓废 ,又决定着颓废 ,不管那安息日的道德点缀得如何眼花缭乱)。我们了解老的 ,而我们又远远没有强大到能够达到新的。

三大激情时期 :蔑视、同情、破坏。

灾难时期 :兴起了旨在筛选人类的学说……它促使弱者和强者下定决心——

904

缺乏“自由精神”的智慧 :要使健壮的天性更健壮 ,使之具有担当伟业的能力 ;使平庸的人萎靡消亡 ,原则是一个 :——怀疑—— 豁达—— 试验—— 自立。

524

“意识”的作用。—— 不可忽视“意识”的作用 ,这是根本大事。因为 ,这是我们同意识发达的“外界”的联系。相反 ,管理 ,亦或保护以及与身体功能的共同效应有关的谨慎 ,却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 ;作为精神的入藏也不行。因为 ,这要设立一个最高审核机关。毋庸置疑 ,那里要有一个领导委员会 ,以便使不同的主要欲望能够行使表决权和权力。“快乐”、“痛苦”乃是这方面的暗示、意志行为也是一样。观念 ,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 :我们不掌握的因果关系始终左右意识现象—— 意识中 ,思想、感情、观念的层次序列根本没有说明这个

结果就是因果的结果。但是 ,表面看来 ,极而言之 ,意识就是如此。从这个表面现象出发 ,我们建立了精神、理性、逻辑等等一整套观念(——不是包罗万象 ,因为 ,这种合题和统一性是虚构的) ,而上述观念又会投射到事物中和事物后面 !

通常 ,人们认为意识本身乃是整个感觉器官和最高审理部门 ;因此 ,它只是可知性的工具。因为 ,它是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 ,而且与交往的利益相关……这里所说的“交往”也可以理解为外界的作用和我们一方必然出现的相应反应 ;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作用也是如此。它不是引导 ,而是司引导的器官。

921

手段 ,借助于它来保持一种强大的种类。

证明自己有权行使特殊行动 ;把这一点作为自我克服和自由的尝试。

进入不许非野蛮人存在的状态。

通过禁欲主义使自身达到意志力的优势和肯定性。

不要吐露心曲 ;沉默 ,谨防高雅之态。善于服从 ,方法 :测试自我保存。文饰光荣历史的诡诈。

不要断定“人之所欲略同” ,而是相反 !

报复 ,可以还报 ,这是处事的特权 ,是表彰。

不要觊觎他人的美德。

936

贵族政体说。群畜理想——现在已经登峰造极 ,成为“群居”的最高价值设定。因为 ,应该尝试赋予群居一种宇宙的也

就是形而上学的价值。——为了反对群居,我主张贵族政体说。

一个内心深处保存着对自由的顾及和敏感的团体,要有一种特殊感,并且应该具有决定自身的权力,权力会使团体显出清晰的轮廓,但权利与团体是敌对的,因而团体不理睬权力。

我放弃的权力愈多,就愈降身以从,而讲求平等,我就更深地陷入平庸性的统治,最终受治于乌合之众。一个贵族政体社会,为了在其成员间保持高度的自由,就要以极度的紧张为前提,这种局面产生自与所有成员截然相反的欲望,也就是要求统治的意志……

假如你们真想取消明显的对立和等级差别,那么你们也就会失去强烈的爱、高等的信念、自为的情感。

论自由群居和平等群居的真正心理学。——什么会减少?

要求自负其责的意志乃是自治制度没落的象征;是防卫和进攻的能力,最精神性的事物也不例外;是发号施令之力;是敬畏、隶属、沉默能力的意志;是伟大的激情,伟大的使命。悲剧,乐天。

80

论对大话的批判。——我对人们通常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充满了恶意和怀疑。因为,我在理想方面的悲观主义就是,我明白了“高等的情感”乃是不祥的根源,也就是使人渺小

和贬值的根源。

假如人们从一种理想中期待某种“进步”，那么每次都要上当。理想的胜利每次都是往复的运动。

基督教、革命、奴隶暴动、平等权、慈善事业、和平之爱、正义、真理，所有这些大话只有在斗争中才有价值，作为旗帜，但不是现实，而是炫人耳目的字眼，醉翁之意不在酒（明说，就是在于这些字眼的反面！）

559

“原来具有特质的事物”——乃是教条观念，人们要断然抛弃才是。

782

“不断增长的个体自治制度”：像富耶 这样的巴黎哲学家们谈论过上述问题。这帮人倒是应该参观一下群畜种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你们，未来的社会学家们，请睁开眼睛吧！个体在相反的条件下变得健壮了，而你们笔下的人，则萎靡不振了，因为，你们的目的是如此，并且为此而需要旧理想的全套骗术！你们会这样办的，所以你们认为，你们的群畜真正需要的就是理想！

心理学是毫无诚实可言的！

341

理想的来历。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理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吧。

A、从“美学的”状态出发,在这里,世界显得更丰富、更圆满、更完美——。异教理想:其中自我肯定占据优势(人们会放弃——)。最高典型:古典的理想——它表现了具有一切主要本能的成功者。同时,表现了最高的格调,伟大的格调。也就是“权力意志”的本身。人们担心的本能敢于改邪归正。

B、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那些使世界变得更空虚、更苍白、更贫瘠的种种状态,在那里,“精神化”和非感性占据着完美者的品级;那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残酷、直接动物性和间接动物性(——因为人们是会总结、会选择的——)。“智者”、“天使”,传教士=处女=无知,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学特性——贫血的理想。这有可能就是首先阐述异教理想的人的理想(因此,歌德称斯宾诺莎为自己的“圣徒”)。

C、有些状态使我们感到,世界要比我们臆想或希望的理想的世界更荒唐、更糟糕、更贫困、更易上当,这即是我们的出发点(——人们要否定,人们要消灭——)。理想向反自然、反事实、反逻辑之物的投射;作出此种判断的人的状态(——世界的“贫困化”是痛苦造成的结果。因为,人们虽然取之,但不给予之——),这是反自然的理想。

(基督教理想介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它是中间产物,时而侧重于第一种,时而侧重于第二种。)

三种理想:A、或者是生命的强化(异教的),或者是,B、使生命贫瘠(——患贫血症的),或者是,C、否定生命(——非自

然的)。“神性化”的感觉:处于高度的充盈中——处于极精巧的选择中——处于对生命的蔑视和破坏中。

24

虚无主义不仅考察了“徒劳无益”,而且相信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毁灭。因为,人们动了手,所以要毁灭……这是不合逻辑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虚无主义者却不相信逻辑的必要性……这是强者和坚强意志的状态。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叫他们停留在否定“论断”阶段是不行的。——否定行为,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论断造成的“虚无化”帮了用手造成的虚无化的忙。

926

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断然否认这个人是卑鄙的,假如他说“人之所欲略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箴言的话;而是因为他硬要用有效的互惠性作为全部交往的基础,以致一切行动都成了我们对所受实惠的分期偿还。在这里,前提就是最低等的卑鄙。因为,在这里,我与你之间,行为的等值变成了前提;在这里,等于取消了行为的人格价值(而人格价值是根本无法偿还和抵消的——)。“互惠性”就是卑鄙性;因为我之所为,乃是他人不得干、也不能干的,是抵消不掉的(——除了在精心安排的“同等身份”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人们绝不可偿还什么,因为人们乃是一次性的,而且只做一次性的事——这个基本信念包含了贵族政体之所以要同庸众划清界限的原因,因为庸众相信“平等”,也就是相

信可偿性和“互惠性”。

16

假如我们成了“失望者”，那么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睁开眼睛面对生命，而是只顾去看形形色色的合意性了。我们带着轻蔑的怨恨，盯着那个所谓的“理想”。因为，我们之所以看不起自身，是因为不能始终压制那种荒唐的冲动，也就是人称“理想主义”的那个东西。姑息，强似失望者的抱怨。

332

“人就应该是人”，这句话在我们听起来就像“树就应该是树”那样地索然无味。

882

人们承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优越的——但是，人们虽然一味向往这样的人，却不考虑他们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244

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存在的，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简言之，不可认为最终的和等级森严的出身因素都已具备，而是当作设定的“自在”，甚至当成一切形成过程的原因……假如我们从经验出

发,从一个人大大超过一切人性标准情况出发,那么我们就看到,任何高等的权力本身都包含超善恶亦即超“真”、“假”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允许考虑善本身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们又一次把善当成一切程度的智——善在智中被抛弃了,就像“真实性”、“正义”、美德和其他流行估价一样。最后,一切等级的善本身就被抛弃了。因为,善已经就是以精神的近视和粗糙为前提的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同理,不可在较长的距离上区分真与假、利与害,这不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吗?最高善的高度权力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消除祸害”),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呢?——其实,请看“爱的上帝”给自己的信徒提出了什么要求吧;要他们为了迁就“善”而毁灭人类。——事实上,也就是这位上帝在世界的真正特性面前竟然变成了最近视的、着了魔的和软弱无力的上帝,因为,最后人们要问:他的构想有多少价值!

的确,知识和智慧本来是无价值的;善同样没有价值。因为,人们首先得有个目的,由此出发,这些特性才会得到价值,或非价值。——也许真有这样一种目的,由它出发,极端的知识就成了高度的非价值(仿佛极端的欺骗就成了提高生命的前提之一似的;同理,仿佛善会使伟大的渴望的弹簧疲软似的).....

假如我们人的生命变成了生命的本来面目,那么迄今为止,一切“真理”、“善”、“神圣”、基督教的“神性”就都成了巨大的危险。——目前,人就处于危险之中,违背了生命的理想性,就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474

有人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有某种适当的关系;认为,客体乃是内观的主体,这是好心的构想。我想,它一定有过舒心的日子。我们意识到事物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变成意识的职能的粗糙的功利性:意识的这种偏见怎能保证我们去说明与现实性有关的“主体”和“客体”呢!

651

人们无法从要求自我保存的意识中派生出细胞核最低级、最原始的活动,因为细胞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摄取比保存的需要还要多的物质。值得注意的是,它未能以此“保住自身”,而是解了体……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欲望,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不要保存自我的意愿,因为,“饥饿”,这就是对这些复杂无比的生物の説明(——饥饿乃是欲望专门化了的和出现较晚的形式,是分工的表现,服务于君临其上的、更高的欲望)。

309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寻找道德的产地。假如这种人论断说:“这是不正当的”,那么他们就是认为人们不要这样做,或改做别的事。相反,我只要还没有弄清事物的非道德性,我就寝食不安。假如我弄清了这种非道德性,那么我就又恢复了平衡。

390

我推导出的定理 :现实人的价值远比过去一切理想的、“合意的”人的高得多。因为 ,一切与人有关的“合意性”都是荒唐而危险的放纵 ,个别种类的人想借放纵而把自身的增长和保存条件当作支配人类的法令 ;迄今为止 ,一切来源于此的、居统治地位的“合意性” ,都贬低了人的价值、力和对未来的肯定 ;人的这种贫乏而片面的理想暴露无遗 ,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假如人愿意的话 ;人设定价值的能力和水平太低 ,以致与人的实际价值(不单是“合意性”)不相适应 ;迄今为止的理想皆是对世界和人之力量的诽谤 ,是笼罩于现实性周围的瘴气 ,是把人引向虚无的巨大诱惑……

477

我也确定了内部世界的现象性。因为我们意识到的一切 ,都是东拼西凑的、简化的、模式化的、解释过的。——依我们的看法 ,内部“知觉”的实际过程 ,思想、感觉、渴求之间的因果统一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因果统一性等都是谎言——也许是纯粹的异想天开。处理这种“表面的、内在的世界”所用的全部形式和审理程序 ,都与处理“外部”世界的相同。我们根本不会偶然发现“事实” ,因为快乐和痛苦是后来派生的智力现象……

“原因性”啊 !我们脱口而出 ,就像逻辑学所做的那样 ,设想在思想之间有一条间接的原因纽带——这种观察得出的结果是极其肤浅的。两种思想之间 ,一切可能产生的欲望都会发

挥自己的作用。但因运动速度过快,以致我们会否认欲望的存在……

认识论者设想的那种思维根本不会发生,因为,这全属随心所欲的虚构,其方法是突出过程中的某个因素而压低其余因素,以便于进行明白无误的人为加工……

“精神”乃是某种思考之物。如有可能,“精神应是绝对的、洁净的、纯正的”——这种设想乃是信奉“思维”造成的自我观察的错误派生的第二个结果。首先,这里虚构了根本不会发生的行为即“思维”;其次,虚构了主体基础,在此基础上,这种思维(否则什么也不是)的任何行为都可找到自己的起源,也就是说,行为和行为者都是虚构的。

543

在这个本质是虚假的世界上,真实性也许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因为这种真实只有当它作为达到特殊的、更高级的虚假势能的手段时,才有意义。为了能够虚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世界,首先就要造就真实的人(也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有一种人自称是“真实的”)。

质朴、磊落、不自相矛盾、持之以恒、不改本色、无褶皱、无绕行、无帷幕、无形式。这种人就会按照自身的形象,设计出存在的世界,当作“上帝”。

为使真实性成为可能,则人的整个范围应该十分洁净、十分小巧和十分令人瞩目。因为,这种范围无论如何是为真实性撑腰的口实。——谎言、诡计、歪曲事实肯定会招致反感……

668

“意愿”，并不是“渴望”、企求、要求。因为，发号施令的欲望同意愿显然不同。世上没有“意愿”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意愿。因为，人们不应因状态而诱发目的——就像认识论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心目中的“意愿”就像“思维”一样难以出现，因为它纯系虚构。

对某事发号施令，这属于意愿（——当然，这不是说，意志会得到“履行”）。

力借以谋求发挥作用的、一般性的紧张状态——这不是“意愿”。

598

哲学家休养生息的情形有所不同。换句话说，譬如，他可以在虚无主义中休养生息。认为，世上本无所谓真理，这就是虚无主义的信仰。对一个认识的斗士，一个同无比丑陋的真理进行不懈斗争的斗士来说，这种信仰乃是一次尽情的全身运动，因为真理是丑陋的。

704

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怎么一下子都成了令人气愤的歪曲和假造了呢？譬如，“人追求幸福”——这有何真实可言呢？为了弄清什么是“生命”，何种追求与紧张状态才是生命，那么上述公式肯定既适用于树木、植物，也适用于动物。“植物追求什么？”——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可就已经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

在的假的统一性了。因为,假如我们把一个拙劣的统一性——植物摆在面前,这就等于忽略和否定了一种靠自身和半自身首创性而得到巨大增长的事实。我认为最后的和最小的“个体”,在“形而上学的个体”和原子论意义上说乃是不可理解的,我认为它们力的范围是持续推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假如也是这般变化,它也是在追求幸福吗?——不过,一切自我延伸、同化、增殖都是同对立物的抗争;质而言之,运动乃是与痛苦相联系的现象:因为,假如这里的原动力抱有这样的希望,并且不断寻求痛苦,那么它所表达的应是另一种意愿。——为什么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彼此斗争不休呢?为了幸福吗?为了权力!……

人,主宰着自然力的主人,主宰其自身的野性和恣睢的主人(渴望,学会了追随和受用于人)——人,同史前人相比,乃是一种庞大无比的权力,——并非“幸福”这种优势,怎么能硬说人是追求幸福的呢?

222

就无畏和向不幸挑战而言,高等的人有别于低等的人,因为,假如幸福说的价值标准开始生效,上述表现就成了衰退的征兆(——生理的疲倦,意志力的贫乏——)。基督教,由于它具有“极乐性”的视野,所以是受苦安贫一类人的典型思维方式。而充盈之力却执意创造、受苦和灭亡。因为,基督教倡导的虚伪救世说在这种力看来乃是滥调音乐,是等级制的嘴脸,是讨嫌。

302

我认为 ,人们总有一天会把人的价值巧妙地归位 ,使它回到只有它才适合去的角落里。因为它是没落的价值。不少动物种类已经消失 ;假如人也消失 ,那么世界也许就什么也不缺了。为了对万事都无动于衷 ,人们就得有足以当个哲学家的气质(—— 万事不心惊)。

790

假如人们弄清了自己生命的“ 原因 ” ,那么也就不难抛弃生命的“ 方式 ”了。这等于就是对原因、目的和意义的非信仰标准 ,就是意志缺乏 ,假如快乐与痛苦这种价值跃到前台 ,而且享乐主义—— 悲观主义的学说有了市场的话 ;忍痛割爱、听天由命、美德、“ 客观性 ”等等 ,至少是忘本的标志。

12

宇宙学价值的衰落

A .

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出现。首先 ,假如我们寻找一切现象的“ 意义 ” ,那是找不到的。因为 ,寻觅者到头来总会失掉勇气的。那样一来 ,虚无主义就是旷日持久、虚耗精力的意识 ,就是“ 徒劳的 ”苦痛 ,就是不安全感 ,就是缺乏休养生息、自慰的机会—— 自惭形秽 ,就是人们自欺过久一样……下述现象在以前也许是有意义的 ,对一切现象都使用最高道德标

准和道德世界秩序 ;或者 ,增长人在交往中的爱与和谐 ;或者 ,靠拢普遍幸福状态 ;或者 ,甚至走向普遍虚无状态——目标无论如何总还是意义。所有这些观念的共性就是 ,通过过程本身实现一种目标。——然而 ,现在人们明白了 ,通过生成达不到任何目的 ,实现不了任何目标.....这样一来 ,对于生成的所谓目的的失望 ,就成了虚无主义的原因。总而言之 ,就特定目的而言是如此 ;就迄今一切目的假说而言 ,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假说与整个“发展”有关(——人不再是合作者 ,更不是生成的中心)。

其次 ,一旦人们确立了一切现象和现象总体性 ,体系化乃至组织化 ,就会出现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 ,以致那渴望荣宠的灵魂就沉缅于最高统治和管理形式的整个观念之中了(——假如那是一位逻辑学家的灵魂 ,那么绝对的逻辑性和现实辩证法就愿意同一切人达成谅解.....)。这就是统一性即一切“一元论”的形式。由于这种信念的结果 ,人就深深地陷入这样的感觉之中了 ,即认为人是同高踞于人之上的整体相连的 ,并且是依赖于这个整体的 ,它就是神性的标准.....“普遍的幸福 ,要求牺牲个人的幸福”.....但是 ,请看 这种普遍的东西根本没有 !人们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自身价值的信仰 ,假如不是这种无限宝贵的整体通过人起了作用的话。因为 ,人构想这种整体是为了能够信仰自身的价值的缘故。

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尚不具备第三个形式和最后的形式。以上两点认识告诉人们 ,靠生成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 ,而且一切生成都没有广泛的、可容个别人藏身的统一性 ,就像最高价值中的情形一样。于是 ,剩下来的就是谴责整个世

界都是假的,并构想出一个位于此世彼岸的世界为真实世界的替身,然而,一旦人们明白了,臆造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需要,明白了人根本不应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含有对形而上学世界的非信仰,——它摒弃了对真实世界的信仰。假如人们站在这个立场上,那么就会承认,生成这种现实性乃是唯一的实在性。人们摒弃了通向内部世界和虚伪神性的一切秘密途径,但人们是不会忍受这个世界的,虽然人们并不想否认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明白了,既不该用“目的”概念,也不该用“统一性”、“真理”概念来解释生命总特征时,就产生了无价值性的感觉。因为利用上述概念达不到任何目的,实现不了任何愿望;现象众多,但并不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因为,生命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虚假”……人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真实的”世界……简言之:我们拿来赋予世界价值的范畴,如“目的”、“统一性”、“存在”等等,现在又通过我们之手抛弃了——于是,世界呈现无价值的外观……

B

假设,我们认识到了不该使用上述三个范畴来阐明世界的原因,假如按照这种认识,世界开始叫我们感到无价值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句:我们对上述三范畴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是否试图找到使它们脱离信仰的可能?假如我们使三范畴贬了值,那么它们对宇宙无用性的证明就不成其为使宇宙贬值的理由了。

——结论: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

因。——我用来衡量世界价值的那些范畴，乃是同纯虚构的世界有联系的。

——推论的结果：我们迄今试图赖以使我们能够开始估价世界和最终造成世界贬值的一切价值，当它们显得不适用时——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都是以保存和提高人的统治产物为目的的功利性观点的结果。因为，这些价值只是表面上投射到事物的本质上罢了。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这始终就是人的十足幼稚性的表现。

7

人活着本该为最高价值效力，尤其是在这些价值支配起人来困难重重、费用浩大之时。——人们拥有社会的这些价值，目的在于制造价值的声势，仿佛这些价值真是上帝的旨意一般，真就是君临众生之上的“现实性”、“真实的”世界、希望和未来世界一般。现在，当价值的来龙去脉业已澄清之际，宇宙在我们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意义的”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罢了。

36

哲学虚无主义者坚信，一切现象都是无意义的和徒劳无益的；然而无意义的和徒劳的存在本不该有。它是由哪儿来的呢？人们又是怎么知道这种“意义”和标准的呢？虚无主义在本质上都认为，枯燥无益的存在远景会使哲学家反感、无聊、绝望。这种见解同我们具有的哲学家的敏感是矛盾的。这是那荒唐的估价造成的。因为，生命的性格定会使哲学家开心，假如它有生存权的话……

不难理解 ,开心和痛苦 ,在现象内部只能具有手段的意义。因为剩下的问题就是 ,我们是否真能见到“ 意义 ”和“ 目的 ” ,无意义性或者其对立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否是不可理解的。——

675

一切贬值的价值。—— 我的要求是 ,既然人们从概念上取消了行为的行为者 ,并且借此架空了行为 ,那就要再把行为者请回行为才是。我要求 ,既然人们从行为中取消了目的 ,并且借此架空了行为 ,那就要把“ 目的 ”即干某事的“ 意图 ”重新请回才是。

一切“ 目的 ”、“ 目标 ”、“ 意义 ”都不过是与一切现象同时发生的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 ,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拥有目的、目标、企图 ,拥有全部的意愿 ,都与要强壮的意愿即增长的意愿差不多—— 此外 ,还有取得手段的意愿。

因此 ,行为和意愿中的一切最普遍和最低级的本能 ,始终是最不为人知和最隐蔽的本能 ,因为我们就是准则……

一切估价都只不过是这种意志服务的结果和更加狭隘的眼光。因为 ,估价本身就是这种权力意志。

从这种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出发对存在的批判 ,都是荒谬和误解。假如这方面出现了衰退过程 ,那么该过程仍旧服务于这一意志。

请评判一下存在本身吧 ! 不过 ,评判本身仍然是这种存在 ! —— 因为我们作了否定 ,我们就是始终装作我们本来的面目。

人们应该认清这个裁决生死的嘴脸的荒谬性 ;然后 ,要尽力摸清产生的结果。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1065

那位皇帝一直拿事物的易逝性来责备自己 ,意在不要过份看重自己 ,并且泰然处事。可在我看来 ,一切都有无穷的价值 ,以致事情匆匆而过。因为 ,我要为每个现象寻求永恒性。人们会把最昂贵的膏脂和酒浆倒在海里吗?——我感到欣慰的是 ,过去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因为大海还会把它们冲刷回来。

134a

我想要索还我们借给现实的和臆造的事物的一切美和崇高 ,因为此乃人的财富和产物 :是人的最美妙的辩护书。人就是诗人、思想家、上帝、爱、权力。啊!谈谈人的帝王般的大方吧!人就是以这种慷慨大方 ,才把事物馈赠于人的 ,结果自身反倒贫乏了 ,自感穷愁了!迄今为止 ,人最大的非我性就是他赞赏过、崇拜过自己 ,并且知道怎样隐蔽自己 ,而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崇拜物的人。——

930

人牺牲了多少好处 ,人又是多么无“私”啊!人的一切欲望和激情都想拥有自己的权利——欲望离明智地利用自私还相当遥远!

人们不想拥有自身的“幸福”;为了能够相信人总是为自

身着想,人必须成为英国人。我们的渴望由于激动的时间过久,是不会闹事的——。他们聚积起来的力要寻求对手。

674

一个有机体内部产生的现象无穷无尽,我们意识到的那一部分纯系手段。因为,其余的总体会以一种过激的方式证明某些“道德”、“无私”和类似的虚构乃是欺骗。要以完全的非道德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我们的有机体,这样做是有益的……

从原则上说,兽性功能比一切美好的状态和意识要高出千百倍。因为,后者一旦不成其为兽性功能的手段,就变成了多余。整个有意义的生命,包括灵魂、心灵、善、道德的精神在内。它们到底为谁服务呢?——服务于尽可能完美的兽性基本功能的手段(营养手段、提高手段),主要是提高生命的手段

毋宁说,原因首先在于被称之为“肉体”和“肉”的东西上面。因为,别的都是小小的附属品。继续编织生命的整个链条,这就是使命,要使这条链条日趋牢固有力——这就是使命。

但是,请看!心灵、灵魂、道德、精神却在密谋背离这原则的使命,仿佛它们就是目的似的!……生命的蜕化大体是意识的特殊造假能力决定的。因为,至少生命是本能决定的,所以生命受害为时最长、后果严重。

按照意识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来衡量生命是有价值、还是无价值。你还能想出比这更出色的对虚荣心的滥用吗?这的确只是一种手段:——同理,舒适感和非舒适感也只不过是手段!

那么,价值依照什么标准来衡量自身呢?仅仅依照提高了

的和组织好了的权力的份额多少。

694

各按一个力寻到的对抗力(力的目的是要制服对抗力)的情形,由此引起的失败和厄运的标准也必然提高。因为,只要一个力失去了对抗力,任何行动都必然成为痛苦的一部分。痛苦只起刺激生命的作用,并且使权力意志得到强化!

696

意志的满足不是快乐的原因(我要特别批判这种极端肤浅的理论,——因为它用心理学的方式胡乱编造后来的事情——);而是意志要向前进,并且始终主宰阻碍其前进的障碍。快乐感就是意志的不满,就是意志倘若遇不到对手和反抗,就不会相应取得满足感。——“幸福的人”:这是群畜的理想。

697

我们欲望的不满,这是正常的。譬如,对饥饿、性欲、运动欲不满,这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低调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不满会激励生命感,就像微小的痛感刺激产生的每个节奏感都会加强某些连悲观主义都想向我们兜售的东西。这种不满乃是生命的特效兴奋剂,而无损于生命。

(也许人们会把整个快乐感都说成是微小痛苦刺激的节奏)。

711

“价值”观行不通的地方：——

在认为人类劳动总过程得不到重视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总过程这一说（总过程被认为是体系）；

在认为没有小的“总体”的地方；在认为人的生命的一切贬值、目的的一切贬值都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因为那是针对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言的）；

在认为“意识的增殖”不是目的，目的乃是提高权力的地方。因为，意识的功利性乃是权力提高的结果；对待快乐与痛苦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认为人们得不到制造最高价值标准的手段的地方（也就是说，假如意识本身仅仅是手段，人们就达不到像快乐、痛苦那样的意识状态——）；

在认为世界根本不是有机体，而是一团混乱的地方，也就是认为“精神性”的发展只不过是达到组织形成相对稳定期的手段的地方；

在认为，就存在的总体而言，一切“合意性”都无任何意义的地方。

669

“痛苦”和“快乐”乃是可以想见的、最愚蠢的判断表现方式。这当然不是说，由于苦乐而躁动不安的判断都一定是愚蠢的。排除一切论证和逻辑性，把肯定与否定简化为热切的拥有、或排斥意愿，这乃是命令式的简略，不过，它们的功利性是

无可否认的,这指的是快乐和痛苦。它们起源于智慧的中部;它们的前提乃是无限加速的知觉、规划、协调、补充、推论。快乐和痛苦始终是推论现象,而非“原因”。

确定据说是激起痛苦和快乐的现象,这取决于权力的程度。也就是,遇到危险,需要进行迅即防卫的微量权力的程度,这种权力在意识到更大的权力充盈时,可以拥有作为结果出现的快感刺激,也就是快乐感。

一切快乐感和痛苦感就已经把总功利性、总有害性的权衡当作前提了。也就是一种范围,在那里,出现了目的(状态)的意愿和相应的手段的选择。快乐和痛苦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初的事实”。

快乐感和痛苦感乃是意志的反动(欲望),智慧的中心通过这种反动把某此已出现的变化价值确定为总价值,同时当成反的作用的先导。

708

谈谈“生成”的价值。——假如世界的运动真有目的,那么想必是可以达到的。但唯一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运动根本没有目的。而任何使这种目的成为必然的哲学和科学假说(譬如,机械论)都在这一基本事实面前栽了跟头。

我试图寻求一种使这一事实合理化的世界方案。生成,应予澄清,不可绕开这种最终的意图。因为,生成要理直气壮,每时每刻无所不在(或者说,它不会贬值,因为一切现象都可归结为一点);为将来某事着想,而为现今的事物辩解,这是不允许的;或者,为了今天的事物,而为过去的辩解,也是不允许

的。“必然性”不是专擅统治的总权力,也不是第一推动力;更不是出于制约有价值之物的需要而说的必然。为此,就要否定生成的总意识即“上帝”,以免使现象受到同感共知而毫无欲望的人的观点的影响。因为,“上帝”是无用的,假如他无所企求的话;另一方面,这也就设定了对快乐和非逻辑的概括,也许会贬低“生成”的总价值。幸而没有这样一种要求概括的权力(——一位受苦受难、高瞻远瞩的上帝即“总意识”和“宇宙精神”,也许是对存在提出的最大的责难)。

更确切地说,人们根本不应允许有任何存在物在场——因为,有了存在物,生成就失去了价值,并且马上成了无意义和多余。

因此,我们要问:存在物的幻想是怎么产生的;

同理:以假说(即有存在物)为基础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无效的。

不过,人们就此认识到这种存在物假说乃是一切谤世说的来源(——“更善良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彼岸的世界”,“自在之物”。

1 生成,没有目的;生成,渗入“存在”。

2 生成,没有存在状态;存在的世界或许是假像。

3 生成,任何时候都是等值的。因为,生成的总额恒定不变;换句话说:生成根本无价值,原因在于无法衡量,在于缺少与“价值”一词的意义有关的内容。世界的总价值不会贬值,所以,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属于宇宙事物。

715

“价值”观,就生成内部生命相对期限的综合产物而言,也就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

没有永久的、最终的统一性,没有原子,没有单子。因为,这里的“存在物”乃是我们(出于实际的、有益的、远景式的原因)植入的。

“统治的产物”:统治的范围不断增大,或根据环境的好坏(营养——)而周期性的升降。

“价值”,从本质上说,也就是这种统治中心升降观(总而言之,“数量众多”;不过,生成的自然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性”。

“生成”用不着语言这种表达手段。因为,它属于我们的不可取代的保存之需,也就是始终设定一个更加粗糙的“滞留物”、“物”等的世界之需。我们可以相对地谈到原子和单子。的确,最小的世界,从期限来说则是无限长久的世界……没有意志,因为有个关于意志经常增减或失去权力的临时协议。

701

“就总量来说,痛苦的总量超过了快乐的总量。因此,世界的非存在超过世界的存在”——“世界是非理性的东西,因为它对感觉的主体造成的痛苦多于快乐”——同样的空话,它今天自称悲观主义!

快乐和痛苦是次要的,不是原因;它们乃是二流的价值判断,主要派生自统治价值——以感觉的形式来表现“利害关

系”，因而是短暂的和附带的。因为，在任何“利害关系”那里都要问上几百次为什么。

我看不起这种敏感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是生命贫乏的深刻表现。

344

不认识自身：理想主义者的明智所在。理想主义者：因为，这是有理由对自身暧昧的人，他明智到足以对己采取暧昧的态度。

252

基督教毁灭了像巴斯噶这样的人，人们可不要輕易就原谅它干的这桩蠢事。人们绝不可放松对它的斗争，因为它蓄意毁灭了这个最坚强和最高贵的灵魂。只要这种恶行不改，绝不可媾和。因为，基督教编造人的理想即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肯定与否定。基督教留下了一整套荒诞不经的寓言、拼凑的概念和神学，同我们毫不相干；它们说不定还要更加荒诞不经，可我们倒不一定介意。但是，我们要同那种理想斗争，因为它要以其病态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以其隐蔽诽谤者的巧言令色来说服一切厌倦怯懦和贪图虚荣的灵魂——最强者也有疏忽的时候——，仿佛一切在这种状态下显得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如信任、无顾虑、无要求、忍耐、博爱、忠于上帝、忘我等等）也就是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了；仿佛灵魂，这个渺小而无稽的怪胎，道德的平庸动物和羊群般的人，不仅优越于更强壮、更恶毒、更如饥似渴、更放肆、更奢侈

因而历尽坎坷的人,而且,仿佛正是他们才把理想、目的、标准、最高的合意性给予了一般人似的。过去,树立这种理想乃是人受到的最不祥的诱惑。因为,这种理想威胁人健壮的特殊地位和幸运状态,权力意志和要求全人类上升的意志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前进的。没落,它要用理想的价值彻底审核高等人的增长,因为高等人自愿忍受危机四伏的生活,以便适应更高的要求 and 任务(用经济学的话说:企业家的支出同失败的机率成正比)。我们要战胜基督教的以下各点:它摧毁强者;它挫折强者的锐气;它利用了强者的失利和懈怠,也就是把强者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一变而为动荡和良心危机;它善于毒化高贵的本能,直至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阵,掉头反对自身为止——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灭亡,众所周知的巴斯噶的悲惨结局。

304

谈谈道德家的理想。——这篇论文论述的是道德的伟大政治。我们给那些有责任学习的人选定了这篇文章,不是说人们怎样变得有道德,而是说人们怎样使人具有道德——也就是人们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我甚至想证明,人们一心只为道德谋求统治地位,此外再无别的想法;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放弃变成有道德的人的想法。牺牲巨大,但为此牺牲也许是值得的。甚至更惨重的牺牲!……若干最知名的道德家冒过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并且预言了该文破天荒第一次教诲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与取得统治地位一样的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统治,但不管怎样也不是用道德的方法就

是了……

如前所述,本论文讲的是道德的政治:因为,它设定了一个该政治的理想,它按照对这种政治的想像来描述这种政治,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完美事物的话。现在,每个哲学家都不怀疑变成了政治完美类型的那种东西了;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但这个主义,也就是单纯、无杂质、粗犷、新鲜、全力以赴、无限扩张,这乃是超人的、神性的、超验的,人是无法企及的,充其量沾点边儿而已。即便在这种更狭隘类型的政治即道德政治中,理想似乎也是无法企及的。即便是柏拉图,也只不过沾了点理想的边而已。假如人们有洞察隐蔽事物的能力,那么人们就会在无拘无束和自觉自愿的道德家(道德政治家——送给新道德暴力创立人的称谓)身上发现了连他们也有对人的软弱表示敬意的痕迹。他们一伙人至少在疲倦的时候也为了自身利益而追求道德:这是头等在错,每个道德家都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他们是行为的非道德家。至于他们未能以后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另外的问题。或者,毋宁说,并非另外的问题。因为,这种原则的自我否定(道德用语,颠倒是非)同属道德家及其义务说教的准则:因为,要是没有自我否定,道德家永世不会达到自身的完美类型。摆脱道德,也就是脱离真理,为了那个抵偿一切的牺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道德统治——准则这样说。道德家需要道德的仪式,也需要真理的姿态;只有道德家对道德让步之时,在他们失去了对道德的控制之时,变为真实之时,道德家们才开始犯错误。另外,伟大的道德家也必然是出色的表演家;危险在于,他们颠倒是非的习惯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然,就像用神性方式鉴别存在和活动乃是道德

家的理想一样 ;他从善者的角度所做的一切都是勉为其难的——一种高尚的、遥远的、胃口极大的理想！神性的理想！其实 ,根据传闻 ,道德家所效法的榜样没有比上帝更渺小的了。因为 ,上帝乃是最大的非道德家 ,不过 ,他善于保持本来的身份—— 善良的上帝.....

305

单靠道德本身 ,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 ;靠道德本身 ,就会放弃权力 ,丧失权力意志。

566

“ 真实的世界 ” ,不管人们以前如何设想—— 仍旧是表面的世界。

542

假如生命的性格是虚假的—— 这种可能是有的—— ,那么真理 ,我们的所有真理又当是什么呢 ?.....不是丧心病狂的伪上作伪吗？不是虚假之物的更高的乘方吗？.....

949

人们把自己的生命、健康、荣誉孤注一掷 ,这乃是高傲和盛气凌人意志的结果。因为 ,不是由于对人之爱 ,而是由于一切严重的危险都在向我们挑战 ,试试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好奇的程度。

1022

由于我们心里始终充盈着有增无减的力和紧张局面造成的压力,就会产生山雨欲来的状态。像我们这样的天性就会变得阴沉。这同样是“悲观主义”……它是结束上述状态的学说,因为它会发出命令:重估一切价值。借以指明蓄积力的出路,以致这些力爆发出电闪雷鸣,化为行动——根本用不着什么幸福说。因为,重估一切价值就会拨动迄今苦于憋闷和闭塞之力,它就会带来幸福。

858

与你身份相称的权力的份额,决定着等级的高下,剩下的都是孬种。

1047

性别、统治欲、对文饰和欺骗的欲望,对生命及其典型状态感激涕零——大体同异教的崇拜有关,并且具有内向的心安理得。——非自然(早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已经以道德、辩证法的面目向异教宣了战。

570

假如人们是哲学家,正如人们过去一直就是哲学家一样,那么人们就没有观察过去事物的眼光了,也就是没有观察未来事物的眼光了——人们满目所见只有存在物。但由于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物,所以剩给哲学家的就只有他的“世界”假

想物了。

868

未来欧洲人的总外观 :顶顶聪明睿智的奴隶动物 ,忙忙碌碌 ,质朴谦虚 ,有点放肆的好奇心 ,为数众多 ,弱不经风 ,意志薄弱——宇宙政治般的混乱激情和聪明才智。由此怎么能产生更强大的美呢 ?产生具有古典审美的美呢 ?古典审美 :也就是要简化、强化、幸福可见性、恐怖意志 ,也就是要裸露的勇气 (——简化即是要强化的意志的结果 ;使幸福即裸露变为可见 ,这是要恐怖的意志的结果……)。为了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这需要抉择 :因为 ,人们必须有所选择 ,要么毁灭 ,要么成功。统治种族只可能由恐怖和强制的开端产生。问题在于 ,20 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 ?显然 ,只有在社会主义种种严重危机过后 ,他们才会崭露头角和自我巩固——必须是对己严酷无情之属 ,也就是有能力至死坚持意志的分子。

690

人们无法在研究发展的途中重新战到全部发展的原因 ;人们不要希望它是“正在生成中的” ,更不要认为是生成了的……“权力意志”是变不出来的。

1004

观察 ,就会获得一定的高度和鸟瞰图 ,假如人们明白了一切本应有的东西也有实际行动的话。因为任何“不完美性”和对不完美的忍受都属于最高级的合意性。

971

人,作为命运的人,因为负载自身,所以也就承载命运。人是典型的、英雄式的搬运夫:啊!人多么希望有一天好好伏息一下啊!人多么渴望有颗坚定的心脏和不屈的颈项,以便从重压之下获得瞬息的解脱啊!但渴望是徒劳的!……人等待着;他们坐视一切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连那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忍和激情的人都没有。他们得不到满足,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等到何时……久而久之,他们必然学会头等重要的生活经验:不再等待;接着学会了第二条经验:友好相处、举止谦和,即刻开始息事宁人——简言之,他们要做到前无古人般的容忍。

356

谦虚、勤奋、和善、中庸:你们就是这样希望于人的吗?善良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理想的奴隶,未来的奴隶。

358a

理想的奴隶(“善良的人”)。——凡不能设定自身为“目的”,且根本无法从自身出发来设定目的的人,就会赋予非我化道德以荣誉——本能地。他的聪明,他的经验,他的虚荣,这一切都劝说他非我化。同时,信仰也只不过是而非我化而已。

818

人们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人们认为,一切非艺术家称

之为“形式”的东西乃是内容即“事情本身”。当然,这样一来,人们就属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了。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现在内容就成了单纯形式的东西了——连我们的生命在内。

853

《悲剧的诞生》的技巧

—

人们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中会偶尔了解到写作方案,即抑郁不快。在以往知名的悲观主义类型中,似乎还没有这般险恶的。这里,真实的世界与表面的世界的对立消失了,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世界,它是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无意义的……具有如此特性的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要想通过这种现实性和“真理”达到胜利之目的,我们就离不开谎言,因为这是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就需要谎言,这也属于生命的恐怖和可疑这种性格的范围。

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本书认为这些东西只是谎言的不同形式而已,借助于它们,生命才会受人信仰。“生命应该得到信仰”这样的任务过于庞大。为了解决这项任务,人天生就应该是说谎者,人应该超过一切别的艺术家。而人就是如此的。因为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这一切只不过是人要艺术的意志,要说谎的意志,要畏惧“真理”的意志,要否定“真理”的意志,它是怪物。才能本身只因靠了这头怪物才用欺骗的办法强奸了现实性的。这头怪物乃是人的真正的艺术才能——人和所有现存的东西都具备此种才能。人本身的确

就是现实、真理、自然的一部分。人，难道不是说谎天才的一分子吗！

有人说，生命的性格会遭到否认——这是隐藏在道德、科学、虔诚和艺术家气质后面的诡秘意图。忽略了不少东西，看错了不少东西，走马观花。啊！离聪明还有十万八千里，人们还要怎样聪明呢！爱、狂热、“上帝”——纯粹是真正的、斯文的自我欺骗，纯属对生命的诱惑，纯系对生命的信仰！在人们成了受害者的时刻，在人们自欺的时刻，在人们信仰生命的时刻。啊！生命在人们中间显得多么臃肿啊！多么兴高采烈啊！多么权力感啊！艺术家的多少胜利在于权力感啊！……人又成了真理“质料”的主人，即真理的主人了！……不论人如何喜悦，在喜悦中总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为艺术家而喜悦，他把自己当作权力来享受，把自己的权力当谎言来享用……

二

艺术，无非就是艺术！它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壮举，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艺术是对抗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最佳对抗力，最反基督教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

艺术是对认识者的拯救——即拯救那个见到、想见到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那个悲剧式的认识者。

艺术是对行为者的拯救，也就是对那个不仅见到而且正在体验、想体验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的拯救，对那位悲剧式的、好战的人，那位英雄的拯救。

艺术是对受苦人的拯救——是通向痛苦和被希望、被神

化、被圣化状态之路 ,痛苦变成伟大兴奋剂的一种形式。

(张念东 凌素心译)

瞧
这个人

1908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

我生活的幸福和它举世无双的特性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如果用句微妙的话来说：假如我是我的父亲，那早已死掉了；假如我是我的母亲，那我仍然活着，并且一年老似一年。这双重根源，好像来自生命阶梯最高的一级和最低的一级，既是没落，也是新生——这些，如果有某种意义的话，说明了同生命总体相关联的、异乎寻常的中立性和自由性，这使我脱颖而出。我对兴衰征象有一般人所不及的敏感，我尤其是这方面的行家——我通晓这两个方面，因为我就是这两个方面。我父亲 36 岁就死了：他文弱可亲而多病，就像一个注定短命的人——与其说他是生命本身，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的亲切回忆。在我父亲生命衰老之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了。在 36 岁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看不清三步以外的东西。那时——1879 年——我辞去了巴塞尔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像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像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我生命中最最暗淡无光的日子。那是我生命的低潮：《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无疑，

那时我把自己看成了幽灵……下一个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伴随着极度虚弱而来的愉快和灵性几乎促成了《朝霞》的问世。这本书反映出的精神上的完全开朗和明快乃至兴旺,不仅与我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合拍,而且甚至与极度的痛楚一致。连续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的折磨——我甚至具有了辩证学者的清醒头脑,并且极其冷静地思考了许多问题,而在我比较健康的情况下,我的思想反而不够缜密,不够细心,不够冷静了。我的读者也许知道,我是如何把辩证法视为颓废征象的,譬如最著名的例子:即苏格拉底。——对理智的一切病态的干扰,尤其因发烧引起的半昏迷状态,对我来说至今都还是十分陌生的事情,要弄清它们的性质和频率,我还得请教书本才行。我的血液流动缓慢。谁也没有在我身上找出发烧迹象的本事。有位医生把我当神经病治疗过很长的时间,他最后说:“不!您的神经没有问题,倒是我本人神经质。”某种局部的蜕变当然无法指证;尽管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衰竭,可是查不出胃的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疾也是如此,虽然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这也仅仅是后果,而非原因。以致那怕生命力有稍许的增长,也会重新导致视力的增进。——漫长的岁月在我身上的消逝就意味着康复——很遗憾,它同时也意味着旧病复发、恶化,一种颓废的周期。无论如何,我对颓废问题是内行的,这还需要多说吗?我对此了如指掌。甚至那种领悟和理解的精巧技艺,那种有敏锐感的触觉,那种“明察秋毫”的心理,以及我所掌握

的其他所有技能,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是那个时代——万物(无论是观察本身,还是观察器官)在我心中都变得精微化的时代——的馈赠。从病人的角度去看较为健全的概念,反过来,从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俯视颓废本能的隐蔽活动——这就是我经受的为时最长的训练,即独到的经验,假如说我在某个方面有所专长的话。现在,我对此得心应手了,我有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唯有我才能“重估一切价值”的首要原因。——

二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绝对的孤独化和摆脱惯常联系的能力,自我强制,戕贼自身,拒不就医——这一切都流露出我当时对必做之事的坚定绝对本能。我牢牢把握自身,我搞的是自我康复,任何心理学家都得承认先决条件——这人在本质应是健康的。一个典型病态的人是没有办法康复的,更谈不上自我康复了;反之,对于一个典型的健康的人来说,病患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实际上这就是今天浮现在我眼前的漫长的病患岁月。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我品验了一切美好乃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通常是轻易品验不到的——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我的哲学……因此,我提请诸位注意:我生命力

最低下之日,也就是我不再当悲观主义者之时。因为,自我再造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贫乏的和泄气的哲学……那么我们到底凭什么去识别卓绝之人呢!一个卓绝的人会使我们产生赏心悦目之感。因为他是由一块既坚硬光润,又香气袭人的奇木雕琢成的。他只享受对他身心有益的东西;一旦超过这个尺度,他的欢愉,他的欲望也就戛然而止了。他发现了抗御损伤的良药,他善于化偶然之害为有益;凡是不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都使他变得更坚强有力。他本能地汇集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他就是总和。因为他就是遴选淘汰的原则,他滤掉了许多东西。无论是看书、处人,或是欣赏景物,他胸中自有定见。因为凡是经他选中、认可的东西,他便给予尊重。他对各种刺激反应迟缓,慢条斯里,这是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高傲造成的——他考验迫切的刺激,他避而远之。他既不相信“噩运”,也不相信“过失”;他能对付自己,也能对付别人;他懂得忘却;——他坚强到足以使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变为使自身得到最大利益的东西。——那好吧,我是颓废者的对立物,因为我方才所讲的正是夫子自道。

三

这种双重经验,这种能同表面上彼此隔绝的世界左右逢源的能力,反映在我的本能的各个方面——我是双重人格的人,除第一副面孔,我还有“第二副”。而且也许还有第三副……从我的来历来看,我具有超越一切仅仅局限于地域、民族的眼光,作个“善良的欧洲人”,这在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事。

另外,我也许比现在的德国人,纯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我,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可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因此,我的肉体具有许多种族本能,谁知道呢?甚至还有自由否决权。我想起,旅途遇到的人都说我是波兰人,连波兰人也这么说。当想起很少有人把我当德国人时,我真好像属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德国人了。但是,我的母亲弗兰西斯卡·奥勒尔无论怎么说都是地道的德国人;同样,我的祖母埃尔特姆泰·克劳泽也是地道的德国人。祖母的青年时代是在古老而美丽的魏玛度过的,她同歌德的圈子不无关系。她的兄弟,柯尼斯堡神学教授克劳泽,在赫尔德死后应召担任魏玛宫廷总监。她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曾以“姆特根”之名载于青年歌德的日记,这样的事并不是不可能的。她的再婚丈夫就是爱伦堡的总监尼采;1813年10月10日,即拿破仑同他的总参谋部进驻爱伦堡的那伟大战争岁月的一天,她生下一个男孩。她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倒也可以说,我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死于1849年。在他出任靠近吕岑不远的洛肯教区牧师职务以前,在阿尔滕堡宫廷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艺理论家,18世纪德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狂飙运动”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著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和《诗与真》等。——译者

拿破仑(1769—1821)——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译者

洛肯镇是尼采的诞生地,位于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雷地区,距瑙姆堡不远。——译者

呆过几年,曾任阿尔滕堡四位公主的家庭教师。她们是汉诺威王后,康士坦丁女大侯爵,奥尔登堡女大公爵和萨克森—阿尔滕堡的泰莱莎公主。他深深地崇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的牧师教职也是这位国王恩准的。1848年事件使他对民众感到心灰意冷。我本人正是在这位国王的生日,即10月15日降生的,因此很自然地便给我取了霍亨索伦皇族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总而言之,选择这个名字使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吉日良辰。——我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有无上的特权:我甚至觉得,这样一来我平时在特权方面具有的一切就都得到了解释——生命,对生命的伟大肯定不在此列。首先,对我来说并不需要具备任何要生命的意图,而是需要一种单纯的期待,就会身不由己地跻身于高尚而精美的世界:我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只有在那里,心灵深处的热情才会变得自由。我为了取得这种特权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的确不是亏本买卖。——但凡是想要从我的《查拉斯图拉》一书中悟出些什么东西的人,也许要置身于与我相似的境地:把一只脚踏在生命的彼岸……

四

即使我觉得最值得激起敌意的时候,我也根本不了解这种艺术——这要归功于我那无与伦比的父亲。不管看上去我是多么非基督教化,我从来也没有激起过他人的恶感,纵观我的一生,很少发现(说到底只有一次)他人对我怀有恶意——

不过,也许倒会发现太多的善意的迹象……就是那些到处讨嫌的人,我的经验也无例外地博得他们的好感;我会驯化任何野兽,我还会化腐朽为神奇。在巴塞尔讲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未借故惩罚过学生;在我的班上,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了。我对偶然事件应付裕如。我必须从容不迫,以便达到自制的目的。不论是什么乐器,也不论它的声响多么不协调,譬如“人”这种令人败兴的乐器——假如我真的不能用它奏出动听的乐章,那我想必是生病了。这些乐器本身经常告诉我,它们简直从未发出过这样的声响……最妙不可言的也许就算那位夭折了的亨利希·冯·施泰因了。这个人在得到审慎的许可之后,一度在西尔斯—玛利亚露了三天面,人人都说他不是为恩加丁的缘故才来的。这位优秀的人以其普鲁士容克的全部激烈的天真深陷在瓦格纳的泥淖中(——此外还有杜林的泥淖!)这三天中,他就像受到一阵风暴的感召,骤然乘风直上,振翼高翔。我总是对他说,这是高山空气

亨利希·冯·施泰因(1857—1887)——男爵,瓦格纳的家庭教师。——译者

位于瑞士上恩加丁的西尔斯湖北端,尼采旧居即设在此处。——译者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歌剧大师。倡导歌剧改革,扩大了交响乐在歌剧中的表现范围。歌剧内容多取材于古代英雄传说,气魄宏大,歌颂超人,渲染悲剧和宗教神秘。代表作有:《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罗恩格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纽伦堡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耳》等。——译者

卡尔·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译者

的作用,谁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的立足点比拜罗伊特还高 6000 英尺,这不是徒然之举——可是,他硬是不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假如有人对我搞点小动作和大的恶作剧,那原因并非是“故意”,起码不是恶意造成的。正象我说过的一样,使我抱怨的毋宁说倒是善意,那种给我的生命带来不小祸害的善意。我的经验使我怀疑一切所谓“忘我的”冲动,怀疑助人为乐的“博爱”。在我看来,这是虚弱的表现,是没有能力反抗刺激的典型——同情,只有在颓废者身上才算得上美德。我之所以谴责怜悯者,是因为他们会轻易失去对距离观的羞耻感、敬畏感、敏锐感。因为同情转瞬之间就会散发出庸众的臭气,并且同恶劣的举止近似——这种悲天悯人之手有可能灾难性地卷入一种生死攸关的命运,一种痛楚的孤独,一种对深重罪孽的特权。我认为,抛弃怜悯之心也可算作高贵的美德。我在《查拉斯图拉的试探》中,勾画出了这样一种境遇:一声凄厉的呼号传入查拉斯图拉的耳朵,怜悯之心就像临终的罪孽一样向他袭来,想叫他背弃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制,保持其高尚使命的纯洁性,不受下作的和过于近视的、以所谓忘我活动为营生的动机的干扰。这就是作为查拉斯图拉这样的人所经受的考验,也许是最最后的考验——也就是他对力的真正的证明……

拜罗伊特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上法兰肯,著名的瓦格纳年度音乐节举行地。瓦格纳曾寓居于此地的万弗里德。——译者

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 4 部分第 2 章。——译者

五

在另一方面,我也酷似我的父亲,而且简直就像他那过早谢世的生命的延续。正如每个生活在极特殊的环境和对“报复”这个概念就像对“平等权利”一样茫然的人一样,在我最初遇到零星的,或十分严重的愚蠢行为时,我抛弃了一切保护手段,任何安全措施。——这样做是多么合情合理啊!也不需要任何辩解,任何“剖白”。我的报复方式是尽可能迅速地以明智的举动来对付愚蠢,行为这样也许会坐收塞翁失马之效。打个比方说:为了摆脱对酸味的敏感,我会吞下一罐果酱……有人寻衅捉弄我,他肯定知道我怎样报复:不久以后,我就会找到向“恶作剧肇事者”表示谢意的机会(甚至对恶作剧表示谢意)——或者向他要求某些东西,这比给予更有用……我还觉得,最粗俗的语言,最粗俗的信件要比沉默更温文,更正派。那些缄默不语的人差不多总是缺乏内心的雅致和温馨;沉默就是反抗,囫囵下咽肯定要养成坏脾气,甚至会倒胃口。一切沉默不语的人都有消化不良。——你可以看到,我没有小看粗俗的意思。——粗俗是很富于人情味的反抗形式,在现代柔弱化风行的今天,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假如一个人粗俗不堪,就算无理也堪称幸福。一个来到尘世的上帝甚至有权行无理之事——唯有担当过失不受责罚的人,才称得上有神性味。

六

摆脱怨恨,理解怨恨。有谁知道,在这方面我要怎么由衷感谢我长期的疾患哟!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因为,人们得从力和虚弱出发实际体验才行。假如非要使用某种手段来对付病人和弱者的症状,那么病人和弱者身上的自愈力即人体的抵抗力和自卫本能就会退化。人们就不知该避开什么,也不知道该完成什么,更不知道抛弃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伤害他。人事纠葛不清,经验过于深奥,记忆像化脓的烂疮。病患即是怨恨的本身。——对患者只有一剂良药可用——我称之为俄国式的宿命论,那种不反抗的宿命论。有个俄国士兵认为军旅生活太艰苦,就使出上面这种看家本领,最后躺在雪地上。不再接受任何东西,不吃不喝——变得全无一点反应……这种宿命论的伟大理智不总是慷慨赴死的勇气。在性命攸关的危机时刻当成保命的方法,这等于降低新陈代谢,这一过程的减缓就是一种要冬眠的意志。按照这个逻辑再前进几步,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苦行僧了,这种人会在墓穴中睡上几个礼拜的……假如人们凡事都要作出反应,便很快会累垮,结果就事事没有反应了。这就是逻辑。没有任何东西比怨恨的冲动更能消耗人的精力了。气恼,病态的多愁善感,无力报复,复仇的渴望,各式各样的混合毒品——对于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显然都是最不利的反应方式,因它是对神经活动的快速消耗,一种对有害消耗的病态增长,比如胆汁流入胃中,这是有条件的。怨恨本身是病人所忌——是病人的冤家。很遗憾,又是病

人最自然的癖好。——那位渊深的心理学家,佛祖释迦,最精于此道。他的“宗教”,为了避免把它同基督教般的可怜物相混淆,我们最好称之为摄生学。这门学问生效的程度取决于克制怨恨的程度。让心灵摆脱怨恨——这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怨怨相报,了无终止;以德报怨,怨恨斯已”这是佛祖教义的开篇——这不是道德的主张,而是生理学的主张。由虚弱造成的怨恨对弱者自身的危害最大——换一种情况,对精力充沛的人来说,怨恨就是多余的情感,对怨恨的克制甚至就是精力充沛的证明。我的哲学已经向复仇感和怨恨感宣战,甚至进击到“自由意志”学说的领域了——向基督教宣战,这不过是由此产生的一种个别现象而已——。了解了这种庄重严肃心理的人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偏要在这里剖白个人的态度,即我在实践中的本能的坚定性。在颓唐时,我不允许自己产生这些有害的情感;一旦生命得到充分恢复,精力充沛,趾高气扬,我仍旧要压制这种情感。我在上文提到的“俄国式的宿命论”在我身上的表现方式是这样的,即我长年苦守在偶然出现的不堪忍受的环境、地点、居所和社交。这比改变它们要好些,比感觉它们要好些——比奋起反抗它们要好些……那时,凡是来打扰我奉行的这种宿命论的、粗暴地唤醒我的,我都认为是大逆不道——实际上,不论哪一次都有生命危险。——把自身视为天命所归,无意“改变”自身——这即是处在这类状态下的伟大理性。

七

另一件事就是战争。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进攻,这是我的本能之一。有与人为敌的能力,当敌人——这要以坚定的天性为前提。总之,凡是强大的天性都具有这种能力。这种天性离不开反抗,因而它寻求反抗:侵略性的激情同样属于强者,正如复仇感和怨恨感必然是弱者的属性一样。譬如,女人是好报复的。因为她的软弱决定了这一点,正像她易受他人受难的刺激一样。——进攻者的力量在于他离不开敌对的关系,这是测定进攻者的尺度;力量的任何增长,都在寻求劲敌中显示出来——或者通过课题。因为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要向课题挑战,决斗。他的使命不是克服一般的反抗,而是要战胜那些需要倾尽全力、韧性和武艺才能制服的人——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势均力敌——这是诚实的决斗的首要条件。要是不把对手放在眼里,那就打不起来。假如我成了主宰,我视某人不如自己,就不去请求交手。——我的战争实践可概括为四大原则:一、我只打战绩卓著的人——假如有可能,我会等待,直到他们成为胜者时再战;二、我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引火烧身的时候才向敌人发起进攻……我绝不公开采取不连累自身的步骤,这就是我的正当行为的准则;三、我不搞人身攻击。我把个人当作放大镜,用以窥见鬼鬼祟祟

的、一般难以把握的窘态。我攻击大卫·施特劳斯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一本在德国“教育界”颇有名气的老朽之作——我当场揭穿了这种教化的鬼把戏……我这样攻击过瓦格纳,确切地说是攻击了虚伪,攻击了我们良莠不分、伟大与颓废混杂的杂种文化本能;四、我只攻击排除了个性差异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过反面经验的事物。诚然,在我看来,攻击是嘉许的证明,有时也是感激的证明。我把我的名字同某人某事相联系,用以表示对人的尊敬和褒奖。赞许或反对——在我看来都是一样。假如我对基督教宣战,那我有权这样做,因为我还没有在这方面经历过灾难和挫折——严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友善。我本人是基督教的死敌,我不主张把那数千年的厄运加在个人头上。——

八

我可以再指出自己天性的最后一个特点吗?因为它使我很难同他人交往。我对洁净本能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敏感,因此我有本事用生理学的方法感知到、嗅到邻近的地方,叫我怎么说呢,最内在的地方,嗅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我靠了这种敏感性生出了心理学的触角,籍以探知和掌握一切秘密。有些人隐藏在心底的很多污垢,也许是卑劣血统决定的、

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政论作家,基督教历史原理评论家。这里指的攻击参见《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一部分《表白者与作家大卫·施特劳斯》。——译者

经后天教育粉饰过的污垢,经我一触便知分晓。假如我的观察正确,那么,这些忍受不了我的洁净感的人,在他们的一方,也会感到我来自厌恶心理的谨慎。因为,这些人的气味并不因此而变得更加芳香……极端的洁净感,这是我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环境不洁净我会死的。——我的习惯由来已久。在清澈的水中,在一种全然透明的元素中不停地游泳、沐浴、嬉戏。这种洁癖使我在交往中经受了无数对耐性的考验。我的人情味不表现为同情,而是能够忍耐我对别人的同情……我的人情味是一种持久的自我克制。——但是,我离不开孤独,我要说的是康复,返回自我,呼吸自由的、轻松的、令人振奋的空气……我整本的《查拉斯图拉》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我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多亏不是赞颂纯净的傻瓜。——富于色彩感的人会把查拉斯图拉视为金刚宝石。——对人的厌恶,对“庸众”的厌恶始终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听查拉斯图拉关于厌恶感的论述吗?

“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样才能摆脱厌恶感?谁使我的眼睛返老还童?我怎样才能飞升高阜,在那里再见不到庸众?

我的厌恶感已经使我新添了羽翼,并且赋予了我预测泉源的能力了吗?真的,我必须飞升到极顶,以再现快活之泉!——

啊,我的兄弟们呀!极顶之上为我喷涌着快活之泉!那里

瓦格纳歌剧《帕西法耳》中的一个角色,代表苦恼之心的儿子,单纯、天真,但是个傻瓜。——译者

有一个生命,在他身边没有庸众与之同泉共饮!

快活之泉,你几乎是过于猛烈地为我喷涌,因为你想斟满酒杯,所以你一再倾杯。

而我要学会更谦虚地接近你,因为我的心为你何等沸腾:
——我的心,燃烧着我的夏天的心哟!这短暂的、炎热的、郁闷的、欣喜若狂的夏天哟!我这颗盛夏般的心是多么渴望你的清凉!

我的春天般的迟移的沮丧过去了!我六月的邪恶的雪花飞去了!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夏日和夏日的炎午。——

极顶上的夏天,有冷泉和悦心的静谧陪伴。啊,来吧!朋友们!快把你们清澈的目光投向我的快活之泉吧!泉怎能因之而变得混浊呢?它应该以自身的洁净笑脸迎接你们。

用未来之树建筑我们的窠穴;叫雄鹰用它们的喙为我们这些孤独的人衔来食物!

实在说,就不该有可供不洁者分享的食物!他们倒应该去食火,烧掉自己的嘴巴!

实在说,我们这里没有为不洁者准备的住所!把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安置在冰窖里,这可称得上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要像疾风一般掠空而过,与雄鹰为邻,与白云作伴,与太阳为友。疾风就这样地劲吹。

我希望有朝一日像阵清风在他们中间吹过,并且用我的精神窒息他们的精神。这就是我的未来盘算的事情。

其实,对一切低贱者来说,查拉斯图拉就是一阵疾风,他告诫自己的敌人和一切吐唾的生物:尔等小心了,不要迎风而

唾！”……

我为什这样聪明

—

为什么我知道的比他人多？我究竟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譬如，从经验中我不知宗教的特殊难题。我也全然不知，我为什么是“有罪的”。同样，我也没有用来测度良心发现的可靠标准。据闻，对我来说良心的发现似乎并不值得重视……我不想抛弃后来的行动，我偏好从价值问题出发，原则上避开恶果和后果。在出现恶果时，人们极易失去观察行为的正确眼光。在我看来，内疚乃是“邪恶的眼光”。失算的东西，正因为它已经失算，所以更应该坚持对它的尊重才是——毋宁说这更切合我的道德观——“上帝”，“灵魂不死”，“拯救”，“彼岸”，这些东西都属于概念，我可没有为它们浪费过时间。儿童时代就是这样——也许我对此从未有过孩子气？——我根本不知道作为结果的无神论，更不知道作为事件的无神论。因为，出于我的本能，无神论是不言自明的。我过于好奇，过于怀疑，过于傲慢，所以粗浅的答案无法使我满意。上帝，这就是

个粗浅的回答,对我们这些思想家来说是一种不高明的解答——。从根本上说,上帝对我只不过是一道粗鲁的禁令:你们不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却使我感到十分异样的兴趣。“拯救人类”,这与其说取决于神学的奇迹,不如说取决于:营养问题。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这样叙述它:“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力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技能和脱离虚伪道德的美德,你应如何滋养身体?”我在这方面的经验简直糟糕极了。使我感到诧异的是觉悟太迟了,这么迟才由这些经验中悟出了“理性”。唯有我们德国一文不值的教养——一文不值的“理想主义”——才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我为什么恰恰在这方面落伍到了极点。这种“教养”从一开始就教诲我们闭眼不看现实,一心追求那些成问题的所谓“理想的”目标。比如追求“古典的教养”——就好像这种教养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把“古典的”和“德国的”纳入一个概念似的!不仅如此,——这似有点滑稽——,假如你一旦要设想出一位有“古典文化教养的”莱比锡人的话!——其实,直到我长大成人,我的饮食都很差——用道德家的话来说,即是“非个性的”、“忘我的”、“利他的”,是为了厨师和基督教伙伴的健康长寿。譬如,出于莱比锡烹调的原因,同时也由于我对叔本华的初步研究(1865年),使得我郑重其事地否定了“要生命的意志”。以营养不良为目的,这也会伤及脾胃的——我看,上文提到的烹调就可以顺利地、奇迹般在解决这个问题。(据说,1866年有所改变——)

阿尔都尔·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译者

可德国的一般烹调呢——难道它不要对一切坑人害命的事负些责任吗！餐前汤（早在16世纪威尼斯食谱就已按照德国的叫法称之为 *alla tedesca* 了），煮得淡而无味的肉，脂肪和面粉合煮的蔬菜，像砖头一样硬的面食，假如人们考虑到古代人粗野的仿效之需（确实不单古代德国人有此需要），那么人们也就会明白德国精神的来历了——来自令人沮丧的内脏……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症，它什么也消化不了。——不过，即使英国式的医嘱饮食，同样有背于我的本能，同德国式乃至法国式的相比乃是“返回自然”，也就是返回同类相残的状态。我看，这种饮食也会使精神寸步难行——英国女人的脚……最好的烹调要数皮埃蒙特人的。——我不会喝酒；只要一杯葡萄酒或啤酒下肚，就足以把我一天之内的生活变成“悲哀之谷”——我的敌人住在慕尼黑。假如说我的认识迟了一些，那我在儿童时代就有所体验了。那时我就认为饮酒和吸烟在最初不过是青年男子的虚荣心，后来才变成恶习。瑞姆堡的葡萄酒也许要为这种苛刻的评判负责。相信酒会使人兴奋，这样我想必就应该是基督徒。我要说，我相信的正是我视为荒谬的东西。更奇怪的是，少量的冲淡了的烧酒竟会引起心烦意乱。但如果是烈酒，我竟会像水手般地开怀畅饮。甚至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勇敢精神。通宵不睡，用拉丁文撰写和誊抄冗长的论文，以笔下的争强好胜，效法我的楷模萨鲁斯

皮蒙(Piemont)——意大利北部省份，首府是都灵。——译者

瑞姆堡位于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雷地区，尼采曾在这里的舒尔普福塔文科中学就读。——译者

特 ,用度数最高的搀水烈酒淋洒在我的拉丁文作业上。当我还是著名的普福塔的中学生时 ,我的心理并不与之完全矛盾 ,另外 ,也许同萨鲁斯特的心理也不矛盾。—— 尽管同著名的普福塔中学的名字不相称……后来 ,中年前后 ,当然我对任何“精神性”饮料就彻底忌了口。我 ,作为从经验出发的反素食主义者 ,又能郑重其事地劝告一切比较有灵性的人绝对戒酒 ,正像规劝过我的理查·瓦格纳一样。喝清水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特别喜爱随时随地都能汲取清泉的地方(尼查、都灵、西尔斯) ;我就像狗逐食一样渴求一杯清泉。真理寓于酒 :看来 ,在这里 ,我关于真理的概念也同外界不一致—— 我这里 ,精神摇曳于水上……人们从我的道德论中还可以得到某些暗示。一顿美食要比一顿聊以果腹的饭食更易消化。我是说 ,整个胃部都发挥作用 ,这是保证消化良好的先决条件。人们应该了解自己胃的容量。出于同样的理由 ,奉劝诸君尽量不吃费时太长的饭食 ,我称之为不间断的牺牲节 ,包伙客饭上就有。—— 不吃茶点 ,不喝咖啡 :咖啡使人沮丧。茶 ,只有早上喝才有裨益。量不要多 ,但要浓。假如茶比通常的淡 ,那是很有害的 ,会使人整日郁郁不快。这方面 ,在最紧密和最细小的界限之间 ,各人都有各人的标准。气候不相当的时节 ,早晨也不宜喝茶。餐前一小时 ,应叫人去冲一杯浓的去脂可可茶。—— 尽可能少坐 ;不要相信任何不是产生于户外 ,不是产生于自由运动的思想—— 因为在这种思想中筋肉得不到活动。一切成

萨鲁斯特(公元前 86—前 35)—— 罗马历史学家。—— 译者

尼查—— 意大利地名 ,位于都灵市西南方。—— 译者

见皆源于五脏六腑。——端坐不动,——我已经说过——,是真正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过。——

二

营养问题同地点和气候密切相关。谁也不能随遇而安。凡是肩负伟大使命,而使命又需要他全力以赴的人,对这些条件的选择尤其严格。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使之延缓和加速)是相当大的,以致在选择地点和气候方面的任何失误不仅会使人与肩负的使命相异化,而且可能完全阻止其使命的完成。他根本无法正视这种使命。他身上永远不具备足够的动物性元气,以取得那种汹涌冲击最精神事物的自由。处于那种情况下,人就会认识到:唯有我能胜任此事……轻微的内脏惰性一旦成习,就足以使天才变成平庸,一种德国式的东西;德国气候本身足以使强壮的、富于英气的内脏意志消沉。新陈代谢的速度,是与精神步伐的轻快或迟滞成精确的比例的。的确,精神本身只不过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列举出曾经产生过,或正在产生人杰的地点:那里,诙谐、狡猾、阴险属于幸福的一部分;那里,天才必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大家都能呼吸干燥爽快的空气。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天才都有赖于干燥的气候和晴朗

普罗旺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历史行省,9世纪时是个小王国,1481年并入法国;普罗旺斯语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历史上普罗旺斯语出现过优美的文艺作品,是一种著名的艺术语言。——译者

的天空——即,通过快速的新陈代谢,通过坚持不懈为自己获取无穷力量的可能性。我想起一个例子,一位具有伟大而自由心智的人,仅仅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缺少了自然本能,结果成了狭隘委琐的专家和抑郁的人。假如,我不是因病被迫认识理性,思索现实性中的理性,那么我本人最终也会是这个下场。现在,我依靠长期的实践(就像依靠一架极其精密可靠的仪器一样)认识了气候和气象起源的影响,从都灵到米兰的短途旅行中,根据自我心理体验测出了空气湿度变化。我惊恐地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我的一生直至最近 10 年——有生命危险的时代,总是在一些错误的、于我极不相宜的地点度过的。瑙姆堡、普福塔文科中学、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就我的生理状况来说,这都是些不幸的地点。假如说,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令人愉快的回忆,那么在这方面强调所谓“道德上的”原因未免愚蠢——即认为似乎无可争辩地缺乏足够的社交。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一如既往地缺乏社交,可是也没有妨碍我的开朗和勇敢。但对生理问题的无知——讨厌的“理想主义”——我生命中的真正不幸,其中还有多余和愚蠢的成份。从这里面产生不出任何优良的东西,因为没有相抵和相消的东西。从这种理想主义产生的后果中,我找到了用以解释一切失利、伟大的本能的失误和同我生命的使命相背离的谦恭。比如,我成了个语言学家——起码要问,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医生,或别的什么令人开开眼界的人物呢?呆在巴塞尔的时候,我的精神的生活方式,包括每天的时刻分配表在内,完全是对我精力的极端荒唐的滥用。我消耗的精力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连耗尽和添补的问题想都没有

想。过去,我没有一点敏感的自私之心,没有丝毫对独断本能的保护,那时,不论同谁都是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的。“忘我性”,一种对距离感的忘却——这是我永世不能原谅的东西。当我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因为我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才开始思考我生命的这种基本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唯有疾病才使我接近了理性。——

三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第三条,这一条切不可失误,关于休养方式的选择。按每个人特有的限度,就是允许他达到的界限,即使对受益的界限来说,选择的余地也很狭窄。就我而言,任何阅读都属于我休养的范围。因此,它构成了使我摆脱自身和得以漫步陌生的学科和陌生的心灵世界的那些行动的一部分——是我现在不再理会的东西了。阅读使我从我的严肃认真中得到休整。在埋头工作时,别人在我这里是看不见书的。因为我不让别人在我左近说话,甚至思考。因为那就等于阅读……你们真的注意到以下情况了吗?精神孕育,使精神和整个机体从根本上决定深度的紧张状态。这时,偶然性,任何一点外界刺激的作用都十分强烈、十分“深入”。因此,应尽可能避开偶然性和外界刺激,把自我坚壁在精神孕育的、第一本能的、明智的行列里。要我容许陌生的思想悄然地爬过墙头吗?——这确实就叫阅读……继劳作时期和收获时期而来的就是休养时期。你们来吧!你们这些令人赏心悦目、饶有趣味的书啊!——一定要是德国书吗?……这得

话说半年以前,我突然发现手头有一本书。可那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是维克多·波尔夏特 的名著《希腊的怀疑论者》,它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的《第欧根尼·拉尔修 论集》中的见解。怀疑论者是在两面乃至多面性的哲学王国中唯一值得尊敬的人!……平常,我总是遁入同样的几本书里,甚至是有限的几本书,几本合乎我的口味的书里,自得其乐。也许我生性不喜泛泛读书,书房会使我生病。我对新书与其说“宽容”、“大度”以及别的“博爱”,倒不如说是谨慎,甚至心怀敌意,这是我的本能……因此,我手不释卷的是几本早年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我只相信法国的教养,并且认为欧洲通常自诩的一切所谓“教养”统统都是误解,更不用说德国的教养了……我在德国见到的高等教育的特例都来自法国,尤其是瓦格纳夫人考西玛。就我所知,她是审美问题上的第一声鸡唱。——我虽然不读巴斯噶 的书,但却喜欢巴斯噶。他是基督教最富教育意义的牺牲品,是慢性扼杀,先是肉体,后是心理。整个逻辑学的表现形式是非人的、残暴的、恐怖无比的。我在思想方面具有某种蒙台涅 式的傲慢,也许在肉体中。谁知道呢?我

尼采同时代不知名的哲学家。——译者

第欧根尼·拉尔修(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译者

巴斯噶(又译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思想录》。——译者

蒙台涅(又译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欧洲近代散文体裁的创始人,著有《随笔集》3卷行世。——译者

的特技审美,使我对狂放的天才莎士比亚不无切齿痛恨之感,而仰慕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等人的大名: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把晚近的法国人看成可亲近的社团。我根本无法想像历史上竟有这么一个时代,它能像巴黎一样拥有如此好奇同时也是如此精明的心理学家。我试举——因为他们人数相当不少——保尔·布尔热、比埃尔·洛蒂、吉普、美拉克、阿纳托尔·法朗士、朱尔·勒梅特尔^⑩诸位先生为例,或推举强大种族的一员,一位真正的拉丁人,我特别喜欢的人,莫泊桑^⑪。我推崇这一代,——我们私下说,贬抑那些教过他们的、全然受了德国哲学毒害的伟大的先师们(譬如,泰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主要著有《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译者

莫里哀(1622—1673)——法国悲剧大师。——译者

比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舞台诗人,古典戏剧大师。——译者

让·巴蒂斯特·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戏剧家。——译者

保尔·布而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译者

比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译者

吉普(1850—1932)——法国女作家,原名加布里埃尔(女)伯爵。——译者

亨利·美拉光(1831—1897)——法国戏剧家。——译者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原名雅克·阿纳托尔·蒂博。——译者

⑩ 朱尔·勒梅特尔(1853—1914)——法国小说家兼戏剧家。——译者

⑪ 莫泊桑(1850—1893)——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纳先生就受过黑格尔的毒害,他对伟人和时代的误解就是黑格尔的赠物)。凡德国势力所及,文化就会遭到摧残。只有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的精神……司汤达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偶然之一——因为他身上体现的一切划时代的事件,都是我偶然看到的,绝不是他人推荐的——司汤达独具慧眼,是有先见之明的心理学家,他把握事实的能力令人想到最伟大的事实的临近(看见鹰爪就知道拿破仑)。最后,——这绝非可提可不提的,他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在法国,这类人——光荣的普罗斯佩·梅里美是不可多得的……莫非我本人嫉妨司汤达吗?他先声夺人,讲了一句无神论的绝妙俏皮话,这本该由我来说才是:“上帝唯一可原谅之点,就是他并不存在”……我本人在什么地方也说过。迄今为止,对生命的最大责难是什么呢?上帝……

四

亨利希·海涅 赋予了我抒情诗人这个崇高概念。我在

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译者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译者

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原名马利—亨利·贝尔,代表作《红与黑》等。——译者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译者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著作有《诗歌集》、《哈尔茨山游记》等。——译者

所有千年王国里漫游,试图寻求他那样甜美和激昂的乐章,但是白费力气。他含有一种神性的愤怒,假如没有这种愤怒,我简直难以想象什么是完美——我评价人和种族价值有个标准,这就是他(它)们一是要明白,上帝和萨蹄尔是不可分的。——要像他那样驾双德语!肯定有一天人们要说,海涅和我早就是德语的第一批特技演员了——我们大大超过了德国人单纯用德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人们一定认为我同拜伦的《曼弗雷德》有着极深的亲缘关系。因为,我在自己内心世界中发现了这一切深渊。我13岁时就已成熟,能读这本书了。对那些在有了《曼弗雷德》以后还胆敢提《浮士德》的人,我无话可说,只报以一瞥。德国人不能胜任任何伟大的概念:舒曼就是明证。出自对这位自作多情的萨克森人的愤懑,我曾为《曼弗雷德》诗剧谱写过一首反序曲。汉斯·冯·毕洛夫说,他在谱曲纸上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东西,因为,这简直是对缪斯女神的亵渎。——假如我要为莎士比亚寻找一个最高级的公式,那我总会找到这个公式,即他勾画了凯撒这个典型。别人想不出这类典型——别人要么是他,要么不是他。伟大的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17年发表诗剧《曼弗雷德》。——译者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德国著名作曲家,晚期浪漫派大师。——译者

汉斯·冯·毕洛夫(又译布娄,1830—1894)——德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曾同考西玛·李斯特结婚,后离异,考西玛改嫁瓦格纳。——译者

凯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帝国的著名政治家和统帅。——译者

诗人只能从自己的现实中汲取营养——直到他无法维持自己写作的程度……假如我看一眼我的《查拉斯图拉》,那我就要在房间里来回踱上半小时,抑制不住难以忍受的抽泣痉挛。——我真不知道还有比莎士比亚更刺痛心灵的读物。为了不得当这样的傻瓜,一个人要受些什么罪呀!——你们了解这个哈姆雷特吗?令人发狂的不是怀疑,而是肯定……但是,为着这样去感觉,你得是深邃的,是深渊,是哲学家……我们大家都害怕真理……但我承认:因为我本能地肯定,培根先生乃是这类最不祥文学的发起者、自戕者。美国的糊涂虫和傻瓜们的可怜饶舌干我什么事呢?但是,实现幻觉的最强大的力,同实现行为、行为怪物的犯罪力之间不仅互相协调——而且前者以后者为前提……长久以来,我们对培根先生——就任何字面意义上来说,他是第一位现实主义者——了解得不够,因此,想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本来想干什么,他自身经历了些什么……见鬼去吧,我的批评家先生们!假定当初我给查拉斯图拉起个陌生的名字,譬如叫理查·瓦格纳,那么两千年来来的真知灼见恐怕不足以发现《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作者就是查拉斯图拉的幻影……

五

这里,在我谈起我生命的休养问题时,我为了感谢,得找

培根(1561——1626)——英国著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创始人。——译者

那个最深沉和最实在休养的人说上几句话。毫无疑问,这指的是我同理查·瓦格纳的一段亲密交往。同一般人的关系,我极易忘怀;我绝不想从我的生活中抹去在特利普森度过的时光,信任的时光,欢愉的时光——深沉的时光……我不知道别人对瓦格纳作何感想。但在我们的天宇上可称万里无云。——说到这里,我要再提一提法国——我没有任何理由,我仅仅是对尊崇瓦格纳的那一帮人撇一下嘴角而已,他们是惺惺惜惺惺……就像我一样,在我深沉的本能中,一切德国的东西都和我格格不入,以致和德国人的接近妨碍我的消化过程。我同瓦格纳的初次交往,也是我平生直舒胸臆的第一次:我认为,我把他尊为异国,尊为一切“德意志美德”的对立面、反叛者。——我们,我们这些在50年代沼泽气息中度过了童年的人,对德意志这个概念来说,必定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能成为革命者——我们绝不能容忍伪君子当道的环境。至于这个伪君子今天是否改头换面,是穿猩红的号坎,还是身着轻骑兵的制服,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那好吧!瓦格纳就曾是一位革命者——他摆脱了德国人……欧洲,除了巴黎,别处都没有这位艺术家的栖身之地。因为唯有巴黎才有作为瓦格纳艺术前提的所有五中艺术感官中的敏锐感,层次感,对心理病态的触感。别的地方,人们没有追求形式的狂热,没有在排练上的郑重其事——这是独一无二的巴黎式的郑重其事。在德国,人们根本就不会有像狂妄野心这样的概念,因为它活在巴黎艺术家的心灵中。德国人是温良的——以前瓦格纳毫不

温良……不过,关于瓦格纳现在所属的那一类同谁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见《善与恶的彼岸》255节及以下各节,尼采自注):他属于法国后期浪漫主义,是那种像德拉克罗瓦和柏辽兹那样的意志昂扬类的艺术家,都带有病态的特点,即本质不可救药,都是追求表现的狂热分子,都是彻头彻尾的名家……瓦格纳的第一个有才气的追随者到底是谁呢?是夏尔·波德莱尔,他也是首先了解德拉克罗瓦的人,典型的颓废派,整整一代艺术家,都在他身上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也许是最后一个……叫我根本不能原谅瓦格纳的地方何在呢?他对德国人降格以从——他成了帝国的德国人……德国势力所到之处,它就要摧残文化。——

六

我思索再三,假如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也许熬不过我的青年时代。因为以前我命中注定就是德国人了。假如一个人想逃脱忍受不了的压力,那他就离不开大麻。那好吧,我就离不开瓦格纳。瓦格纳是专门用来对付一切德国东西的毒剂——毒品。我不否认这一点……从我听到《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中的一段钢琴曲的时候算起,——恕我说句恭维话,冯

奥伊根尼·德拉克罗瓦(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代表作:《自由之神引导人民》。——译者

埃克托尔·柏辽兹(1803—1869)——法国浪漫派作曲家。——译者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抒情诗人和艺术理论家,象征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 毕洛夫先生！—— ,我就已经成了瓦格纳的崇拜者了。我看不起瓦格纳的早期作品—— 还是太一般化了,“德国味”太浓了……不过,时至今日,我还在寻找有像《特里斯坦》这样惊险诱人、战栗不安、无限可爱的作品—— 我找遍了所有的艺术作品,结果是徒劳一场。同《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相比,达·芬奇的种种奇葩都失去了魅力。这部作品是瓦格纳登峰造极之作。他以这部歌剧为转机,接连创作了《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尼伯龙根的指环》它们变得更健康了—— 但在瓦格纳这样的天性那里,这是一个退步……我认为我生逢其时,我正好是在德国人中生活过来的,因此成熟到了足以接受上述作品的程度。这是头等的幸运,因为,心理学家的好奇心在我身上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对于从来没有病到足以产生“地狱般的快感”的人来说,世界是贫瘠的,因为,这里甚至允许祈求一种神秘的公式。—— 我认为,我比谁都更理解瓦格纳能够取得的成就,那使人动情的大千世界,除了瓦格纳,谁也生不出这样的羽翼。正如我一样,我强大到足以把在我看来是最可疑和最危险的东西化为有益的东西,并且借以变得更加强大,因此,我把瓦格纳称为我一生中的大恩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同病相怜,我们受难之深,超过了本世纪的其他人。这一事实将永世把我们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瓦格纳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 首先要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耳曼先生们!……但这已无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雕刻家和自然研究者,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共称文艺复兴三杰。——译者

可挽回了。

七

——我还要对那心有灵犀的听众说几句话：我到底想要音乐干什么。要音乐欢快而深沉，犹如十月的午后。要它独具一格，无拘无束，脉脉含情；要它成为一个卑俗而风雅的娇小女人……我绝不相信德国人有知道音乐是什么的能耐。为人称道的德国音乐家，名列前茅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犹太人；在另外的场合，德国人则是强大的种族，像亨利希·许茨、巴赫和亨德尔这样的德国人已经死光了。我本人总还是十足的波兰人，和肖邦相比，我献给音乐的只是一个零头，基于三个理由，我要把瓦格纳的齐格弗里特式的田园诗当成例外，也

在南斯拉夫境内。——译者

亨利希·许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作品多为宗教体裁。——译者

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著名基督教教会音乐家。——译者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69)——德国作曲家，曾与巴赫齐名。——译名

肖邦(1810—1849)——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译者

齐格弗里特——指瓦格纳的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第3部分。——译者

许还有李斯特 的某些作品 ,因为在管弦乐的幽雅音符方面 ,他略胜所有别的音乐家们一筹。最后 ,还要提一下所有在阿尔卑斯山那边成长起来的人—— 也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我简直少不得罗西尼 ,也不能没有我音乐的南国 ,我的威尼斯的名手彼得·加斯特 的音乐。当我说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 ,本来我指的就是威尼斯。假如要我为音乐寻找另一个别名 ,那就是威尼斯。我不知道眼泪和音乐有什么区别——想到南国 ,我不无因怯懦而生的战栗 ,我认为这是幸运。

不久以前 ,
我立在暗夜的桥边 ,
远处传来歌弦 ;
金色的涓滴涌过
战栗的天地间的一线。
划艇 ,灯火 ,音乐——
醉醺醺荡入朦胧一片。

琴弦自鸣 ,
暗中拨动我的心弦。
还有一首划艇之歌 ,
悄然飘忽其间。

弗兰茨·冯·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译者

吉奥西诺·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者
彼得·加斯特(1854—1918)——原名亨利希·科泽利茨 ,德国作家和作曲家 ,尼采的学生和朋友尼采著作的出版者。——译者

我的心灵因极乐而发抖。
—— 谁曾倾耳听见？

八

在这一切事物中—— 营养、地域和气候的选择 ,对休养的选择—— 占支配地位的乃是自我保存的本能 ,它分明就是自卫的本能。对许多事物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拒之门外—— 这是头等的聪明 ,是第一个明证 ,证明人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这种自卫本能习惯上称之为审美。它的命令式不仅在真有“忘我性”时表示否定 ,而且尽可能不用命令式来表示否定。应当摆脱所有一再使否定变为必需的事物。理性表现为防御性支出 ,尽管不多 ,但会渐变为成例、习惯。它支出极大 ,因而造成完全多余的贫困化。我们巨大的支出乃是涓滴积累的结果。防范、拒之门外 ,这就是消耗—— 对此不可含糊—— 力 ,消耗在消极目的方面。人们可能仅仅由于持续不断的防范之需而变得如此虚弱 ,以致不能自存 ,—— 假定 ,我走出我的房门 ,找到的不是幽静和具有贵族政治风味的都灵 ,而是一个德国的小城市。因为 ,我的本能真可能隔绝自身 ,以顶回这个堕落卑怯的世界逼向本能的一切。或者 ,我发现了德国的大城市 ,这人为的罪恶、不毛之地 ,那里随便什么 ,好的和坏的 ,都是舶来品。那么人们岂不要摇身一变而为刺猬吗？—— 但长棘刺就是浪费 ,甚至是双料的奢侈。假如事情由人们自己决定 ,就不要长棘刺 ,而要生摊开的双手……

还有一种聪明和自卫的形式 ,即尽可能没有反应 ,要逃离

使人注定要丧失“自由”乃至丧失创造力,从而变成单纯的试剂的那种境遇。我认为,读书就是个例子。一个只会“啃”书本的学者——平庸的语言学家一天差不多能打发 200 本——到后来则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旦不啃书本,他就不会思考了。假如他思考——他还能够做单纯的反应,他就回答了一个刺激(——一个经过阅读得出的思想)。学者把自己全部的力气都花在了肯定和否定上了,用在了对已经想到的东西的批评方面——于是,他本人就不再思考了……自卫本能,在他身上已经消解,否则他会抛弃书本的。学世——就是颓废派,——下述事实乃我亲眼所见:天资聪敏而自由的天才们,早在 30 年代就已经“读毁了”,剩下的只有火柴,只有磨擦它,才会发出火花——思想。——拂晓,万籁清新,在精力如天边朝霞的时光,读书——我称它为罪孽!——

九

行文至此,我不能再回避对下述问题的回答了:即我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我。这样,我就触及到自我保存艺术的杰作——自私了……即便假定,使命、天命、使命的命运大大超过了平均值,那也许就没有什么比面对所肩负的使命的自我更危险的事了。我成为我现在的样子这一事实,须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成为现在的样子为前提。按照这种观点,连生命的种种失误,暂时的弯路和歧途,迟移,“谦虚”,浪费在使命彼岸的热忱等等,都具有本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里面表现出伟大的聪明才智,甚至最高的聪明才智。因为,这里,反求诸己也许是走

向毁灭的药方 ;自我忘却、自我误解、自我蔑视、自我狭隘化和自我平庸化 ,这些东西就会变成理性本身。用道德家的话来说 :博爱 ,舍己为人可能是强烈保存自我的保护性对策。我一反自己的定例和信念 ,站在“忘我”冲动的一边 ,因为 ,这种冲动在这里是为自私和克己服务的。——人们应该保持整个意识外表(意识就是外表)的纯净 ,不受任何伟大命令的污染。甚至还要提防各种大话 ,提防各种伟大的姿态 !真正的危险在于 ,认为本能过早地“认识了自己”——。此间 ,那种有组织能力的、适于统治的“观念” ,从深处渐渐生长起来——它开始发号施令 ,它逐渐使人从歧路回归坦途 !它准备了个别的、有朝一日表现为实现整体性所不可缺少的手段的质和能——就顺序来说 ,在它还没有从压倒一切的使命、“目的”、“宗旨”、“意义”透露出某些东西之前 ,它就造就了一切有用处的能力。——从这方面看 ,我的一生简直就像奇迹一般。为了担当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任 ,也许必须具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才能 ,尤其要具备对立的、不自相毁灭、不自相破坏的才能。才能的等级制 ;距离感 ;保持距离而又不树敌的艺术 ;绝不含糊其词 ,绝不“调和”。这些无比庞杂的多种多样的才能 ,尽管如此它们同混乱是不同的——这是我本能的先决条件 ,是我的本能长期隐蔽工作的结果和艺术的匠心所在。这种本能的高级防护作用表现如此强烈 ,以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道在我体内正在滋长着的东西——以致我所有的能力臻于成熟 ,在达到极限的那一天 ,竟像火山一样喷发。在我的记忆中 ,好像没有耗费心力的事例——在我的一生中 ,找不出任何拼搏的迹象 ,我是英雄气质的对立物。“想”成就些什么 ;“企求”些什么 ,心中

有某种目的,有某种“愿望”——据我的经验,我对诸如此类的东西毫无所知,在这样的时刻,我放眼于我的未来——遥远的未来!——就像放眼于平静的海面一样:没有一丝热望去干扰它的宁静。我丝毫无意使情形变得与现在的有什么两样;我自己也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从来没有什么愿望。过了44岁生日的我,可以这样说了,他从来没有为了荣誉、女人、金钱操过心!——我本来就不缺这些东西……就这样,比方说,有一天就当上了大学教授——我根本就没打过这样的算盘,因为我当时还不到24岁。同样,此前的两年,我成了语言学家。因为,这指的是我第一篇语言学论文——不论从哪个方面说,它都是我的发端——应我的导师李奇耳之邀,发表在他主办的《莱茵博物》杂志上(李奇耳——我心怀敬意提起这个名字——他是我迄今仅见的一位天才学者。他具备那种使我们图林根人所特有的、令人愉快的、甚至德国人也对此抱有同感的迂腐气——为了达到真理,我们甚至宁愿踏上非同寻常的途径。我想,这番话用在离我更近的同乡,聪明的列奥波特·冯·兰克身上,也是恰如其份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李奇耳(1806—1876)——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尼采在莱比锡大学的导师。——译者

列奥波特·冯·兰克(1795—1865)——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王家史官,史料批判学的创始人。——译者

十

——人们一定会问我，究竟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呢？因为，假如我命中注定要担当大任，那就愈发害了我。我的回答是，这些琐屑小事——营养、地域、气候、休养，一切自私自利的诡诈——这是超越一切的概念，比迄今人们所认为的一切重要的东西还要重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当开始再学习。过去，人类郑重称道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纯粹的臆想，确切地说，是出自病态的、有害的（最深刻意义上的）天性的恶劣本能——诸如“上帝”、“灵魂”、“美德”、“彼岸”、“罪恶”、“真理”、“永恒的生命”等等，所有这些概念……但是人们却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人性的“神性”……这样一来，一切政治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一切教育问题，都从根本上弄错了，以致人们误将害群之马当成了伟人——以致人们教诲别人要轻视“琐事”。我要说，这乃是生命本身的基本条件……现在，假如我把自己同一向被人誉为上流人物的那些人比较一下，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我根本不把这些所谓“上流人物”当作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人类的渣滓，是疾病和报复本能的怪胎。他们是灾祸，甚至是不可救药的、敌视生命的非人……我要当他们的敌人。对一切健康本能具备最高的敏感，这是我的特权。我身上没有任何病态的特征；即使重病缠身，我也从不是病态的；想从我的本质中寻找狂热性的痕迹，那是白费力气。在我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无法找到那怕一星点傲慢和装腔作势。激昂慷慨与伟大无涉；

弄姿作态的人是虚伪的……谨防一切金玉其外的人！——当生命要我付出最艰苦的努力时,我反而觉得轻松,甚至非常的轻松。凡是在今年秋天的70天中见过我无间歇地完成了头等纯粹的、空前绝后的业绩的人,都不可能发现我有紧张的痕迹,而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这是出于我对千秋万代的责任心啊。我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香,睡得这样甜过——同伟大的使命打交道,除了用游戏,我不知您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这是基本前提,伟大的征象。最轻微的局促,抑郁的面容,生硬难听的嗓音,所有这些对人都有妨碍,更不利于他的事业！……不要神经质……苦于孤独,这也是有害的——我总是苦于“繁杂”……还在小的时候,7岁,我就已经知道,人类的话送不进我的耳朵。谁见过我为此闷闷不乐过吗？——今天,对待诸位,我仍然有同样的谦和,我对最卑下者都充满恻隐之心。总之,我无丝毫的傲慢,无丝毫的轻蔑。受我蔑视的人,会流露出我曾蔑视过他,因为,我的生存使体内流着卑劣血液的人恼怒不已……我衡量伟大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你们不要想变更什么,将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也不要。不要单纯忍受必然,更不要逃避,而是爱它——因为在必然之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谎言——,……

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

—

我个人是一回事 ,我的著作又是一回事。—— 这里 ,在我还没有涉及这些著作以前 ,首先谈一谈对它们的理解和误解的问题。我干事就像事情产生那样的漫不经心。谈这个问题的时机还未到来 ,因为我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 ,有几篇东西会作为遗著出版的。—— 也许有一天 ,人们生活和说教的制度就如同我们认为的那样 ,甚至发展到要开设讲座 ,讲授《查拉斯图拉》的地步。但是 ,假如我今天就期待有人会听取或接受我的真理 ,那未免与我大相径庭。因为今天还没有人听取 ,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 ,这不仅是理解的 ,而且 ,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 ,因此 ,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再说一遍 ,在我的一生中 ,你提不出我有什么“ 恶意 ” ;即便是文字上的“ 恶意 ” ,我也几乎举不出什么例证。相反 ,纯粹的傻事却不胜枚举…… 在我看来 ,假如有人读我的书—— 我甚至说他偏爱我的书(更不用说过分了) ,那会是他能够给予自己的最高奖赏之一…… 亨利希·冯·施泰因博士有

一次心口如一地报怨,说他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查拉斯图拉》说的话。我对他说,这就对了,因为,明白了他说的六句话,即体验了这六句话,世人就会达到比“现代人”还要高的境界。具备这种距离感的我,怎么能希望我所认识的“现代人”去读我的书呢!——我的成功正好同叔本华相反——我要说,“没人读我的书,将来也没有人读我的书”。——我不想否认,人们在否定我的著作时一再出现的天真使我感到了满足。今年夏天,当我也许打算用我的气势磅礴、力大无边的文学使其余文学失去平衡的时候,波恩大学有位教授出于好意告诉我说,我本该用别的方式,因为这类东西无人能读。——后来,不是德国人,而是瑞士人提供了两个极端的事例。维·魏德曼博士在《联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善与恶的彼岸》题为《尼采写的一本危险的书》的文章。卡尔·施皮特勒先生写的关于我的书的一篇综合报导,也发表在《联邦》报上。这两篇东西是我一生中的最高极限——我要提防着别说出什么来……例如,后者硬把我的《查拉斯图拉》说成是对更高风格的尝试,并希望我以后还会照顾到内容;魏德曼对我在致力消除一切彬彬有礼的情感方面的勇气表示尊重。——这里,字里行间都巧施一点偶然的诡计,其严谨性虽然令我肃然起敬,然而却是头足倒立着的真理。其实,有人要想击中我的要害,甚至以惹人注目的方式,他只消指出“重估一切价值”就行了,用不着拿钉

约瑟夫·维克多·魏得曼(1842—1911)——瑞士作家,1880年以后担任伯尔尼《联邦》报小品栏主编。——译者

卡尔·施皮特勒(1845—1924)——瑞士诗人,编辑。——译者

子钉进我的头……毋宁说,我试图得到种解释。——可是,终究没有人能够从书本包括的东西中得出比他原先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在经历中得不到印证的东西,便无法认识。让我们设想一种极端的例子:假如一本书讲的东西完全超出经常性的,或那怕是罕见的经验可能之外——那么它对一系列新经验来说就是第一语言。在这种场合简直什么也听不明白,由于音响的欺骗,所以在听不到任何音响的情况下,也就认为什么也没有……无论如何,这即是我通常的经验和我经验的独特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自认为从我的著作中了解了某些东西的人,其实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想像从中汲取了某些东西,汲取的往往是我的反面,譬如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我一无所知的人,似乎理也不理。——“超人”,是用来形容一种至高卓绝之人的用语,这种人同“现代”人、“善良”人、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它出于查拉斯图拉即道德破坏者之口,是个很值得深思的用语——几乎人人都把它想当然地按照与查拉斯图拉形象对立的价值含义来理解。硬说超人是一种高等的“理想主义”典型,是半为“圣徒”、半为“天才”之人……还有另一个有学问的、头上长角的畜生由此而怀疑我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有人在这方面重新发现了那个违背知识和意志的大骗子,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可这是我深恶痛绝的东西。假如我向某人低声耳语,叫他与其说在帕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主张英雄崇拜,站在浪漫主义立场来批判英国资产阶级。——译者

西法尔中,倒不如说到凯撒·波尔查那里去寻找超人,他 wouldn't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的。——请原谅!人们,尤其是报纸,对我的著作的品评,我毫无兴趣。我的朋友,我的出版者了解这一点,但没有告诉我。在一个特殊场合,我当面听见了对一本书——《善与恶的彼岸》——的种种非议,我简直可以就此写一篇有趣的报导了。有消息说,《民族报》——普鲁士的一家报纸,——为了告诉我的国外读者起见,恕我直言,我本人只读《巴黎晚报》——,郑重其事地认为这本书是一个“时代的信号”,是不折不扣的容克哲学。《十字报》还真没有说这种话的胆量……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话吗?

二

以上是德国人方面的情况:因为别的地方处处都有我的读者——都是出类拔萃的智者,他们是些受过磨难、在高级地位和义务中熏陶出来的人物。在我的读者中甚至有真正的天才。在维也纳,在圣彼得堡,在斯德哥尔摩,在哥本哈根,在巴黎和纽约——各处都发现了我:因为我不是欧洲低地——德国心目中的尼采……说句实话,我更喜欢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大名、也不知哲学为何物的读者;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比方说这儿,都灵,凡是我露面的地方,都使

凯撒·波尔查公爵(1475—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诸侯之一,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为人残忍狡诈,玩弄权术,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型。——译者

人感到轻松愉快。最使我受宠若惊的是那些市场上的老妇们，她们没有为我挑出最甜美的葡萄之前是不肯歇手的。达到这种程度的人，必定是哲学家罗……人称波兰人是斯拉夫人中的法国人，这不是偶然的。有位风度翩翩的俄国女人，她无论何时都不会搞错我的属性。举止庄重，我办不到，甚至这样做会使我非常尴尬……用德语思考，用德语感觉——我什么都会，但举止庄重超过了我的能力……我的老师李奇耳甚至认为。我构思我的语言学论文时的样子就像巴黎的小说家——极其紧张激烈。即使在巴黎，人们也会对我表现出的一切大胆和谨慎感到惊奇——用泰纳先生的话来说——我担心，即便用酒神颂歌的最高形式，也会在我身上找到机智，那种永远不会变得愚蠢（变成“德国的”）的盐……我别无所能。上帝助我！阿门！——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几位甚至从经验中就知道，长着长耳朵的是什么东西。那好吧，请允许我冒昧地说，我的耳朵最短。这一点会使女人相当感兴趣——我看，似乎她们感到更了解我了，是吗？……我尤其是蠢驴的敌人，因而成了世界史上的怪物——用希腊语，而且不仅用希腊语来说，我才是基督教的敌人……

三

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我作为作家的特权。某些情况下，的确使我感到，要习惯于我的著作，是会“损害”审美的。人们甚至再也看不进别的书了，起码看不进哲学书了。进入这样一个高妙的境界是无可比拟的荣誉——要做到这一点的绝不是

德国人。总之,这是一种应该受用的荣誉。凡是与我一样具有高度意志的人,都会在这里面得到对学习的真正陶醉。因为,我来自鸟飞不到的高山,我知道尚且无人误坠其中的深渊。有人对我说,对我的书爱不释手——我的书甚至会划破漫漫长夜的寂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骄傲和构思巧妙的书了——这些书某些方面达到了地球的最高峰,玩世不恭了;人们得用无比纤细的手指和最勇敢的拳头才能掌握精神实质。任何脆弱的神经都学不到手,连消化不良也不行,一次不行就永无希望。不应情绪紧张,应该有一个愉快的腹部。不仅精神的贫乏和狭隘会妨碍领会书的内容,内脏的怯懦、不洁、嫉仇造成的妨碍尤大:从我口中吐出一个字,足以当面激起一片邪恶的本能。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实验动物,借助它们,我会感觉到对我著作的形形色色的、很有教益的反映。凡是无意同著作内容打交道的人,比如我所谓的朋友,都会因而变成“无个性的”。人们祝我有幸再走“这么远”——希望我在语调更加活泼方面再求进步……这些恶习不改的“精灵”、“美丽的灵魂”,彻头彻尾的骗子手,他们对这些书简直无从下手——因此,他们就看不起这些书,这就是一切“美丽的灵魂们”美妙的必然结果。我朋友中间的这帮长角的畜生,——恕我直言——纯粹的德国人,叫我明白了,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见解。但有时候……我甚至听到对《查拉斯图拉》也说过这样的话……同样,人身上的任何“女权主义”,男人也不例外,也严重妨碍领会我的思想。人们绝不要进入这个鲁莽知识的迷宫。人们应该不惜精力,人们应该具备冷酷无情的习惯,以便在冷酷的真理中感到精神愉快,思想开朗。假如要我设想一位完美的读

者,脑海中便总是浮现出一位有勇气、很好奇的怪物。此外,也是一位能屈能伸的、有心计的、谨慎从事的人,一位天生的冒险家和探索者。总之,我不知道说什么更好,我到底在向谁说话,就像查拉斯图拉所说:他要向谁叙述自己的谜呢?

“向你们,勇敢的探索者,那曾使用灵巧的风帆航行在可怕的大海的人,——

你们,沉溺于谜的人们,欢愉朦胧的人们,你们的灵魂被笛声诱向每个迷惘的深渊的人们;

——因为你们不愿用怯懦的手去试探一条线索;在你们能够猜破的地方,你们就会痛恨推理演绎的……”

四

同时,我要概述一下我写作风格的技艺。用文字,也包括文字的韵律,表述一种状态,一种充满激情的内在的紧张——这就是一切风格的意义。鉴于我身上内在状态非同一般的多样性,因而我具备运用多种风格的可能性——具备人们所曾具有的五光十色的风格的技艺。任何优秀的格调表达的都是内在状态,它通过对文字、文字的韵律、表情——一切周期性法则都是表情——都是没有闪失的风格。我在这方面的本能不会有错的。——独特的优秀风格——纯洁的愚行,纯粹的“理想主义”,有点像“自在之美”,像“自在之善”,象“自在之物”一样……前提总是这样,假定世界上有听众存在——假定

还有能够产生同样的激情并与之相称的人存在,假定不乏允许我们对之表白的人。——譬如,我的查拉斯图拉就在寻找这种人——啊!他一定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寻找哟!——人们值得考验他……可是直到那时为止,将不会有人理解我在本书所运用的技艺:因为,能够大胆运用崭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为这种人创造的技艺手法的人,还从未有过。有人认为,诸如此类的东西,过去德语中可能有过,此说尚有待证明。因为,我本人曾断然否认过此事。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用德语能完成什么事业——即人们用一般语言所能完成的事业。伟大韵律的技艺,圆周句艺术的伟大风格,表现一种超凡的、超人激情的大起大落,这都是我首先发现的;借像《查拉斯图拉》第3部分最后一节《七个印记》这样的酒神颂歌,我就在那一向称之为诗歌的东西的上方,凌空翱翔了。

五

——我的著作显示出我是一位无与匹敌的心理学家,这也是善良读者获得的第一印象——这是我尊重的一位读者,他读我的书就像优秀的老语言学家读我的贺拉兹一样。除了那些有名气的哲学家、道德家以及别的蠢货废物之外,人人皆有同感的那些话,我看,都是头脑简单的失误:譬如,相信“博爱主义的”和“利己主义的”对立,自我本身成了“高级的欺

贺拉兹(公元前65—前8)——罗马诗人,以歌颂爱情、酒、友谊、社交的人生哲理著称。——译者

诈”，成了“理想”……既没有利己主义的行为，也没有非利己主义的行为。因为，从心理学来说，这两个概念都是荒谬的。或者“凡是人都追求幸福”……或者，“幸福是德行的报答”……或者，“痛苦和快乐是对立的”……道德，人类的巫婆，彻头彻尾的篡改了一切心理的东西——道德化了——以致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以致爱情都变成了“博爱”……人们应当坚定不移，应当勇敢地站立在自己的双腿上，否则你根本无法去爱他人。其实，女人最清楚这一点：她们对那些忘我的、纯客观的男人一定不感兴趣……顺便，恕我冒昧地说，我是了解女人的吧？这是我从酒神那里得到的陪嫁的一部分。谁知道呢？也许我就是永恒女性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她们大家都爱我——那是些老掉牙的故事了。失身的女人，“解放了的”，不能生育的不计在内。——幸运的是，我不愿意让人撕碎：假如一个完美的女人爱你，她会把你撕碎的……我了解这些可爱的狂妇……啊！多么危险的、鬼鬼祟祟的、潜行的小小食肉动物！而同她们在一起时，又是那么惬意！……一个倾心报复的妇人，说不定会冲撞命运本身。——女人不知要比男人邪恶多少倍，也远比男人聪明；女人身上的善早就是蜕化的一种形式了……尽管有这许多所谓“美丽的灵魂”，从根本上说，还是存在着生理的弊端——我不把一切都讲出来，不然，我就变成了嘲弄医学的人了。争取平等权的斗争简直就是一种病症：医生都知道这一点。——女人，愈是女人味道浓时，就愈是疯狂反对一切权利。天性，两性间的战争，这方面的确让女人占据了第一把交椅。——人们听见了我给爱情下的定义了吗？这是唯一值得哲学家来下的定义。爱情之法就是战争，基础就是两性之间

不共戴天的仇恨。——你们听见了我对如何解救——“拯救”女人这个问题的回答了吗？让她生一个孩子。女人离不了孩子，而男人总不过是工具：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女人的解放”——这是有缺陷的即不孕女人仇恨健全者的本能——反对“男人”的战争总不过是手段、借口、策略。因为她们要抬高自己，要当“自在的女人”，当“高等的女人”，当“理想主义的”女人，所以她们就降低了女人的一般等级——水平。为此，没有比文科中学式的教育、长裤汉和让政治畜生投票选举更便当的手段了。从根本上说，解放了的女人是“永恒女人”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败类，她们最低下的本能就是复仇……一整套恶毒阴险到极点的“理想主义”的种类——这种“理想主义”有时也表现在男人身上，便如，在易卜生这个典型的老处女那里——理想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毒害良知，毒害性爱的天然性……为了不让别人怀疑我在这方面既正派又严肃的信念，我还想从我反恶习道德法典中选出如下信条告诉你们：我用恶习一词向任何种类的、违背自然的行为开战。或者，——假如你们喜欢文雅字眼的话——，向理想主义开战。这一信条说：“宣扬贞洁就是公开煽动违背自然的行为。任何对性生活的蔑视，任何用‘不贞洁’这个概念沾污性生活，都是对生命的犯罪——都是违背生命这个神圣精神的重大罪行。

易卜生(1828—1906)——挪威著名戏剧家，提倡妇女解放，代表作《娜拉》等。尼采在这里是讽刺他对天然性爱的无知。——译者

六

为了传授作为心理学家的我的一个概念,我举出《善与恶的彼岸》一书中出现过的古怪心理学。——此外,我不许人们对我在此处描写的对象进行任何猜测。“心灵的天才,正如伟大的声音可以深入到每个灵魂的内心深处一样,他一言不发,双目紧闭,在他脸上没有引诱的顾盼和皱纹。他善于表现,这是他高超技艺的一部分——不是以本来面目出现,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表现为强制,愈来愈近地逼近他,愈来愈内在地、彻底地追逐他……心灵的天才,他使一切喧嚣和自鸣得意哑然失声;他教诲服从,他使暴躁的灵魂安祥,并给予它们以新的享受要求——静卧,如一面明镜,使深邃的天宇映照其间……心灵的天才,他教诲鲁莽笨拙之手变得稳重,把握起来更加妥贴;他可猜到厚暗冰层下面的点滴财宝和甜美的精神财富;他是探测长埋和禁锢在泥沙之下被人遗忘了的金粒的魔杖……心灵的天才,由于接触了他,人皆可满载而归,不是受宠若惊,不是为别人的好东西感到高兴和压抑,而是本身也富有,比以往更新奇,大开其窍,为一阵和风所吹绽和窃知,也许更为不定,更为娇嫩,更为脆弱,更为支离破碎,但却充满希望,莫可名状的希望,充满新的意志和潮流,充满了新的非意志和反潮流……”。

为什么我是命运

—

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对那最深刻的良心冲突的回忆,对那挑起与迄今为止一切被信仰的、被要求的、披上神圣外衣的东西对抗的、决断的回忆。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我想,我不至于阴险到信仰自己的程度,我从来不同庸众说话……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尊我为圣人。你们一定会猜想到,我为什么先将此书出版,就是叫它防止糟践我的事发生……我不想当圣人,宁愿当傻瓜……也许我就是傻瓜……而尽管如此,或者,宁可尽管如此——因为以前,没有比圣哲更具欺骗性的了——我是真理的呼声。——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过去你们称谎言为真理。——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我的命运要我一定作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我应当知道,我是流行了千百年

的虚伪的冤家对头。是我首先发现了真理 ,因为我认为谎言就是谎言——用鼻子闻出来的……我的天才在我的鼻端……我反对的东西 ,从来没人反对过 ,尽管如此 ,我却是否定精神的敌人。我是前无古人的快乐使者 ,我所认识的高尚使命迄今还没有个名目 ;从我开始又出现了希望。尽管如此 ,我不可避免要成为不祥之人。因为 ,假如真理同千百年来的谎言相争 ,我们一定会感受到梦想不到的强烈震撼 ,地覆天翻。那时 ,政治这个概念 ,将在一场精神之战中烟消云散。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它们都是靠谎言起家的。一定会有战争 ,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 ,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

二

人们想要为造人的命运列一个公式吗 ?它就在我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

——想在善和恶中作造物主的人 ,必须首先是个破坏者 ,并砸烂一切价值。

也就是说 ,最大的恶属于最高的善。不过 ,后者是创造性的善。

我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人 ;这并不排除我也是个大慈大悲的人。我知道毁灭之乐 ,这种快乐的程度和我的毁灭力相当 ,——在上述两类情况下 ,我都服从我的狄俄倪索斯本性 ,它无法使无为与肯定隔离。我是第一位非道德论者 ,因此 ,我是地道的破坏者。——

三

没有谁问过我,但人们本该问一问,在我口中,在第一位反道德论者口中,查拉斯图拉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历史上,这位独逸超群的波斯人的表现正好与此相反。查拉斯图拉在善恶之争中第一个表现了推动万物运动的真正车轮——他把道德转译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作为自在的力、原因、目的,这就是他的工作。不过,根本说来,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查拉斯图拉创造了这个致命的错误,道德。因此,他也必定是认识这一错误的第一个人。这不仅是由于他由此获得了比通常一个思想家更久远、更多的经验——的确,整个历史都是对所谓“道德世界秩序”的经验的反驳——。更重要的是,查拉斯图拉比通常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更加真实。他的学说,而且仅仅是学说,具有作为最高道德的真实——这就是说,它具有同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怯懦相反的东西。查拉斯图拉所具有的勇气,超过了一切思想家的总和。实话实说和有的放矢,此乃波斯人的美德。——你们知道吗?……道德自败于真实,道德家由于对立面的作用而自生自灭,这就是我对查拉斯图拉大名的含义的论述。

四

从根本上说,我说的非道德论者这个词有两个否定。一方面,我否定以往称之为最高尚的人,即好人、善人、慈悲人;另

一方面,我否定那种作为自在的、流行的、普遍认可的道德——颓废的道德,更确切地说,基督教道德。可以认为上述第二点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一般说来,我认为高估善良和仁慈乃是颓废的结果,是虚弱的象征,是同奋发和肯定的生命背道而驰的。否定和毁灭乃是肯定的条件。——我首先谈一谈善良人的心理学。为了判断某类人的价值,应该同时把保存这类人的价格一并考虑在内——应该了解这类人的生存条件。善良人的生存条件就是谎言——。换句话说,死不愿意看到现实的性质,即不是为了随时向善良本能挑战,更不是为了随时让盲目而温顺的手去干预。把艰苦看成障碍,认为应予消除,这种作法纯属胡来。总之,这是一种真正的不祥后果,一种愚蠢的命运——。几乎愚蠢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就像出于对穷人的同情,而硬要老天爷风调雨顺一样……在伟大的总体经济学中,现实的可怕性(在冲动中,在渴望中,在权力意志中)远比微不足道的幸福这种形式(即所谓“善”)重要得多;为了替“善”谋得一席之地(因为它是欺骗本能所决定的),人们应当姑息迁就。利用适当机会,我将会为历史证明这种乐观主义的、非同寻常的不祥后果这个真正善良人的怪胎的。查拉斯图拉首先认识到,乐观主义者也如同颓废者、悲观主义者一样,甚至可能更加有害。他说,善良的人不说实话。善,教诲他们站在缥缈的彼岸和安全感;你们诞生在、躲藏在善良人的谎话之中。万事万物皆受善良人的欺骗和蒙蔽。幸而世界不是按照下述本能建造的,即只有温顺的群畜动物才在其中自得其乐的本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善良的人”,群畜动物,蓝眼睛、

心地善良的“美丽的灵魂”——或者,像赫伯特·斯宾塞希望的,成为利他主义的人,那就会使生命失去其伟大的性格,这就叫阉割人类,用那可怜的中国把戏来亵渎人类。——而这都是有人尝试过的!……这也叫道德……在这个意义上说,查拉斯图拉有时称善良的人为“末人”,有时叫“完结之始”。他认为这是最有害的一种人,因为他们是以牺牲真理,也就是牺牲未来为代价而苟延于世的。

“善良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永远是完结的开始——他们把重估一切价值的人钉上了十字架,他们牺牲了未来,他们把人的一切未来都钉上了十字架!

善良人——他们永远是完结的开始……

不论谤世者能干出什么坏事,善良人的危害都是最严重的。”

五

因此,查拉斯图拉,世上第一位善良人心理学家,成了恶人的朋友。假如有个颓废类型的人要爬上最高类的品级,那么这只有靠牺牲与他相反的类即强大的肯定生命的人才有可能。假如群畜动物放出最纯洁的道德异彩,那么出类拔萃的人就会被贬低为恶人。假如谎言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不惜工本地借用“真理”的名目,那么就只能在坏到无以复加的名字下去寻找真实的人了。查拉斯图拉在这一点上不允许别人提出任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哲学家,著有《综合哲学体系》10卷。——译者

何怀疑,他说,正是这善良人的认识,这“最好的人”的认识,使人产生了对人的极端憎恶。这种怨恨使他生出羽翼,“飞向遥远的未来”——他不隐讳,他这种人,即相对来说超人的类型,只有同善良人相比较而言才是超人的,而善良人和正义的人也许称超人为魔鬼……

你们最高等的人,我的目光落在你们身上,这意味着我对你们的怀疑和我私下的窃笑。我猜想,你们也许会称我的超人为魔鬼的!

你们的灵魂与伟人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致超人的特异,在你们眼里也成恐怖……

人们应当从这段话中和别的什么章节中,找到查拉斯图拉的意向:他设想有那么一类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去构想现实。他强大到足以如此——。他没有从现实中异化出去,脱离出去,他就是理想本身,他本身就具备现实的一切恐怖和疑问。只有如此,人才能够伟大……

六

——不过,我选取非道德论者这种称呼作为我的称谓和荣誉还有另一种考虑。我以拥有这超越全人类的称谓而自豪。至今无人知道,基督教道德是危及自身的。更不知道高瞻远瞩的、前所未有的心理学的深度的深邃性。过去,基督教道德是

一切思想家的瑟西——她们为他们效劳。——在我之前,有谁进入过散发理想谤世毒气的洞穴吗?有人敢想一想这洞穴吗?在我之前,哲学家中间有过心理学家吗?不都是后者的对头即高等“骗子手”、“理想主义者”吗?在我之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心理学。——当这里的心理学家,这是灾祸,至少也是一种劫运。因为,凡是作开山祖师的人,都看不起人。对人的厌恶,这是我的危机所在……

七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有别于其他人,我超越了其他人类的东西,就在于我发现了基督教道德。因此,我需要一个包含有向一切人挑战的字眼。以前,在这里没有睁着眼睛,我认为这是人类感到内疚的最大不洁,是本能化了的自我欺骗,是闭眼不看任何事件、任何原因、任何现实,不认为它们是原则的意志。这是心理学问题上的作伪,甚至是犯罪。盲目信奉基督教,此乃头号大恶——对生命的犯罪……除了历史上的五六次意外,——我是第七个意外——各时代、各民族、先驱者和后来人,哲学家和老妇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无愧。基督徒过去一直是“道德的人”是无与伦比的稀珍——作为“道德的人”,他让自己梦想的比世间最伟大的人类仇敌所梦想的还要荒唐、还要虚假、还要浮华、还要漫不经心、还要

瑟西——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埃西亚岛上的女巫师,一般用以比喻妖艳迷人的美女。——译者

于己不利。基督教道德——欺骗意志的阴险形式,是人类本来的瑟西。因为它使人类堕落。错误之所以是错误,这并不是使我恼怒的原因,不是那个在取胜时泄露出天机的精神事物长期缺乏“善的意志”、“驯育、礼貌、勇敢”等等品质。——而是缺乏自然,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即反自然,它作为道德而享有殊荣,并被奉为法则,当作绝对命令亘古悬在人类之上!……是用这样的尺度,即不是作为个人,不是作为国家,而是作为人类的迷误!……教唆人去蔑视生命这个首要的本能;为了损害肉体而捏造出“灵魂”、“精神”;教诲从生命的先决条件即性本能中发现不洁;在无比深刻的繁衍必要性中,在严格的自私自利中(——这个字眼就已经带有诽谤的意味了!——)去寻求恶的原则;另一方面,却认为典型的堕落和矛盾的标志(即忘我)、失重、“非人格化”和“仁爱”(——仁癖!)等等是最高的价值。叫我怎么说呢!啊!是本来的价值!……这是怎么回事!人类本身果真陷入了颓废状态了吗?它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吗?——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人类受到的教诲,只认为颓废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非我化的道德首先就是没落的道德,把“我走向毁灭”这一事实变成了命令;“你们都应毁灭”——并且不仅仅变成命令!……这种迄今为止一直在宣扬的道德,这非我化的道德流露出“要毁灭的意志”,它彻头彻尾否定了生命。——这里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有待商榷了,即不是人类处在蜕变过程中,而是教士这些寄生虫,他们打着道德的幌子装扮成价值决定者——他们认为,基督教道德乃是他们攫取权力的手段……其实,我认为:教师,人类的引导者——神学家也在其内——统统都是颓废派。因此,就把一切价

值重估为对生命的敌视,因此,有了道德……道德的定义是:道德——颓废派的特质,其本意是报复生命——而且是卓有成效地报复。我看重这个定义。——

八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查拉斯图拉早在五年以前就已说过了。——撕下基督教道德的画皮,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件,一场真正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启了蒙的人,就是铁腕人物,就是天意——它把历史碎为两段。生于其前,生于其后……真理的闪电击中了过去的至尊,凡是悟出什么在那里遭到毁灭的人,也许会留神自己手里是不是还掌握什么东西。过去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如今成了最丢脸、最下流、最见不得人的谎言形式。“改良”人类这种神圣借口,乃是榨干生命的诡计、吸血的骗术。道德就是吸血鬼……揭示道德假面的人,同时也就揭示了一切人们过去和现在信仰的价值的无价值。他们认为最尊贵的、以神明自诩的人一钱不值。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灾难性的怪胎。说这类人是灾难性的,是因为他们蛊惑人心……发明“上帝”这个概念,是用来反对“生命”的概念——“上帝”的概念包含着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彼岸”的概念,“真实世界”的概念,是发明来延毁这唯一存在的世界的——难道不给我们尘世的现实留下目的、理想和使命了吗?“灵魂”、“精神”,最后还有“不死的灵魂”,这些都是发明来蔑视肉体的,使肉体患病——“成

仙”。而对于生活中值得严肃认真对待的事物,如饮食、起居、精神食粮、疾病治疗、清洁卫生、天气等等掉以轻心,不谈身体健康,只讲“灵魂健康”——我要说,这乃是介乎忏悔的痉挛和拯救的歇斯底里之间的循环形精神错乱症!“罪孽”的概念,包括相应的枷锁即“自由意志”的概念,是发明来扰乱本能、使对本能的怀疑心变成第二天性的!“忘我者”、“否认自我者”的概念是颓废的特别标志,会诱发有害的事物,是对发现自身用途的无能,把自我毁灭变为价值的象征,变为“义务”,变为“神圣”,变成人中的“神性物”!最后——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善良人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一切懦夫、病夫、败类、自苦之人的集合体,即一切应当灭亡之人的集合体——。淘汰法则被否定了,用矛盾建造了一种理想,以对抗豪迈的、卓越的、肯定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保证未来的——现在则被称为恶人……而这一切竟被认为是道德!——消灭害人虫!——

九

——你们了解我了吗?——狄俄倪索斯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对头……

(张念东 凌素心译)

反
基
督
徒

1895



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是极北净土的人(Hyperboreans,此词原为希腊神话中代表一个国土中的居民,尼采借用以代表他心目中的一类人。——译者注);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无论从陆路或海道,你都不会找出一条达到这些极北净土之人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品达(Pindar)早有所知。越过北方、冰雪和死亡——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幸福。我们已经发现了幸福,我们知道达到幸福的道路,我们已经找到了走出几千年来迷宫的出路。还有谁发现了这个呢?也许现代人发现了它?因为现代人叹息着说:“我迷失了,我是一切迷失的东西。”

下述的这种现代风是我们的毛病:懒散的和平、怯懦的让步、现代是非观念的整个道德上的不净。这种内心的容忍和大度(largeur)对我们可以说是一阵“热风”,它宽恕一切,因为它了解一切。我们宁愿生活在冰雪之中,也不愿生活在现代各种美德和暖和南风之中!

过去我们是够刚毅的,我们不曾怜惜自己,也不曾怜惜他

人,但是,我们久已不知道我们的刚毅要转向何处。我们变得意气消沉了。我们被称为定命论者。我们的运命——是繁盛、紧张、力量的压抑。我们渴望闪电和行动,并远离柔弱者那种“隐遁”的幸福。我们的环境中有暴风雨;人的天性变得黑暗了——因为我们看不到道路。我们幸福的公式是一个肯定、一个否定、一条直线、一个目标。

二

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感的东西、力量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善。

什么是恶?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是恶。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力量增强?阻力被克服时的感觉。

不是满足而是要求更多的力量;不是和平而是战斗;不是美德而是适应(文艺复兴时的美德,一种既不抽烟又不饮咖啡的美德)。

柔弱者和失败者将会消灭,这是我们对人类之爱的第一原则。我们甚至要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助力以助其消灭。

什么东西比恶行更为有害呢?这就是对一切失败者和柔弱者的主动怜悯;基督教。

三

我们这样提出的问题,不是问在生物发展过程中,继承人类的应该是什么东西(人是目的);而是问什么类型的人才具

有更高的价值,更值得生存,更能把握将来而应被产生、应被期望。

即使在以往时代,这种较高类型的人,曾经常常出现过,不过,那只是偶然的事,只能算是例外,决不是预先所期望产生的。事实上,那是最令人畏惧的一类人——几乎是可怕的——由于畏惧这类人,所以人们便期望、产生和获得相反类型的人了;家禽类动物,羊群类动物,柔弱的人类动物——基督徒。

四

人类并不代表一种趋向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意义下所谓更好或更强或更高的东西的发展。“进步”只是一个现代的观念,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价值上说,今天的欧洲远不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进一步的发展一点也不是基于“超升”(elevation)、“增进”或“力量”各方面的必然性。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个人方面成功的例子,在各种不同的广泛场合和文化领域内,是经常可以碰到的;这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种更高类型的人,对整个人类而言,这个类型是一种超人(overman)。这种伟大成功的偶然事件,在以往是可能的,在将来或许也永远可能。甚至所有家庭、宗族或民族,有时也可能代表这一种中心目标。

五

我们不应该美化和装饰基督教 ,因为它已断然向这种更高类型的人宣战 ;它已把这个类型的一切基本本能都置于咒诅之列 ;它从这些本能中拣出罪恶和恶魔 ;它认为坚强的人是典型的不可饶恕的人 ,是“ 堕落者 ”。基督教与一切柔弱的和卑下的东西携手 ,与一切失败者携手 ;它把一切与坚强生活本能相矛盾的加以理想化以自保 ;它教人们相信精神的最高价值是有罪的(sin- ful)东西 ,是陷入错误的东西—— 是魔道 ,它用这种方式在精神上甚至腐化最强者的理性。最可笑例子是巴斯噶(BlaisePascal)的堕落 ,巴斯噶相信他的理性之堕落是由于原罪 ,其实 ,只是由于他的基督教。

六

这是一个我所知道的不幸而可怕的景况 :我发现了人的“ 堕落 ”。堕落这个词出自我的口里 ,至少避免了一个疑惑 ,它并不含有对人的一种道德上的责难。让我再强调一遍 ,这意味着既不抽烟又不喝咖啡式的自由。几乎就在人们向来一心要追求的“ 美德 ”和“ 神圣 ”的地方 ,我强烈地体验到这中堕落。正如你将想的一样 ,我是在“ 颓废 ”的意义下 ,了解堕落的意义的 ;我认为今天人类用以概括其最高愿望的一切价值都是颓废价值。

当一种动物、一个种族或一个个体失去其各种本能时 ,当

它选择而喜欢不利于它的东西时,我便称它为堕落的。过去“那些崇高情操”、“那些人类理想”——将来我可能必须写这方面的东西——几乎也解释了人为什么如此堕落。在我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成长、延续、累积力量和追求力量的本能:哪里缺乏冲创意志,那里就有没落。我认为所有人类的最高价值得缺乏这种意志——我认为作为没落预兆的那些价值,即虚无主义者的价值,都把这种意志贬在那些最神圣的名词之下。

七

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背离了让人生机勃勃的情绪,它使人抑郁。怜悯一生,我们的力量顿时消尽。这种为苦痛所加于生活上的力量之丧失又进一步为怜悯所增加和扩大了。怜悯使痛苦蔓延。在某种情况下,它可以导致生命与活力的完全丧失,而这种完全的丧失与其原因的大小不成比例(如基督之死这个例子所表示的)。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假使我们拿怜悯通常所产生的反应的那些价值来衡量怜悯;那么,它的危险性就会表现得更为清楚。一般说来,怜悯阻碍了发展律,也就是阻碍了淘汰律,它保存行将毁灭的东西;它为那些被剥夺了继续生存权以及为生活所淘汰的人作辩护;而由于它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存在,因而赋生命本身以黯淡和可疑的一面。

有些人竟敢称怜悯为美德(在每一种高贵的伦理中,它被视为一种弱点);并且似乎这样的称呼还不够,它还被当作一

切美德中的美德 ,被当作一切美德中的基础和渊源。的确——我们应该经常记住这一点——这种看法是被虚无主义以及否定生命的哲学所持的。例如叔本华 ,他是始终一贯的 :怜悯否定生命 ,并使它更应该加以否定。

怜悯是虚无主义的实现。我再说一遍 ,这种压抑的和蔓延的本能 ,阻碍了那些旨在保全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本能。它增加了不幸并保存一切不幸的东西 ,因此 ,也是助长颓废的主要工具 :怜悯使人们相信“ 虚无 ”! 当然 ,人们不会说“ 虚无 ”两个字 ,而是说“ 来生 ”(benond)或“ 上帝 ”或“ 真实的生命 ” ,或涅槃、拯救、幸福等字眼。

一旦我们认识了这种以崇高词句表示出对生命敌视的那种趋势 ,那么 ,这种从宗教道德特质领域以内而来的纯净词藻就表现为很不纯净了。叔本华是敌视生命的 ;所以对叔本华而言 ,怜悯就变成一种美德了。

我们都知道 ,亚里士多德把怜悯看作一种由疾病所产生的危险状态 ,是要好好提醒人们时时刻刻用清洁剂加以扫除的 ;他把悲剧视为扫除这种状态的一种清洁剂。从生命本能的立场看 ,像叔本华所代表的(不幸 ,也是从圣彼得堡到巴黎 ,从托尔斯泰到华格纳 ,我们整个文艺颓废所代表的)那种病态而危险的累积怜悯 ,确似需要一副医治的药品——去刺穿它而使它破裂。

在我们整个不健康的现代风气中 ,没有东西比基督教的怜悯更为不健康。在这里 ,我们要做个医生 ,我们要坚强 ,我们要拿起解剖刀——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对人类的爱 ,这是我们这些极北净土的人作为哲学家所应做的事。

八

现在我们必须说,我们把谁看作与我们正反对的人:神学家们以及任何血管里具有神学家血液的人——那包括了我們整个的哲学。

任何看到了这个大灾变的人,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任何屈服于它而几乎为它所湮没的人,不会再把它看作一件儿戏的事(在我看来,我们那些高贵自然科学家们和生理学家们的自由思想,才是一个儿戏;他们在这些事情方面缺乏热情,他们不承认这些事情是他们的热情和苦难)。这个毒害比一般所想象的远为广大大;今天,只要有任何自命“观念论者”的地方——只要有基于某种更高根源而假定一种从上层和外来立场去看现实世界(reality)的权力的地方——我就发现了神学家们天生的自大。

观念论者,正像教士一样,他手中掌握着一切崇高的概念(不仅掌握在手中而已);他还充分运用这些崇高的概念,而对于像“理解”、“本性”、“光荣”、“良善生活”和“科学”等,则带着一种善意的轻视;他把在他底下的东西看作使“精神”跳不出完全孤立(pure for itselfness)状态的那种有害而诱惑的势力——似乎谦卑、贞洁、贫困或一言以蔽之,神圣,不比任何惨事或罪恶更无法估计地损害了生命。纯粹精神就是纯粹谎言。

只要教士被视为更高一类的人——这种专门否定、谋杀和毒害生命者——那么,对于“何谓真理”这个问题,就得不到

答案。因为 ,如果我们接受有意主张虚无和否定的人为“真理”之代表的话 ,那么 ,真理就被颠倒过来了。

九

我向这种神学家们的本能宣战 :我到处发现它的踪迹。任何人 ,只要他的血管里有了神学家们的血液 ,他们一开始就会带着一种歪曲和不诚实的观点去看万事万物。由这种情况发展而来的感情(pathos)自命为信仰 ;永远闭上你的眼睛吧 ,不然就要忍受着看到无可救药的虚伪的痛苦。这种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观点被提升为道德、美德、神圣 ;良知与错误的看法连在一起 ;一个人自己的观点一旦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而赋以“上帝”、“赎罪”和“永恒”这些名称以后 ,就不会承认任何其他观点更有另外一种价值了。我到处发现这种神学家们的本能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普遍的 ,真正属于卑下的一种虚伪。

凡是一个神学家觉得真实的一切东西 ,必定是虚假的 ,这几乎是真理的准则。他最根本的自保本能不让他重视任何情况下的现实 ,甚或不容现实置喙。只要神学家们的本能扩张的地方 ,价值判断就会颠倒过来 ,而“真实的”和“虚假的”这些概念也必然会反过来 ;凡是最有害于生命的东西被称为“真实的” ,那么凡使生命高尚化、提高生命价值、肯定生命、证明生命之意义而使其壮丽的东西都会被称为“虚假的” 。当神学家们想借帝王们或人民的“良心”而获取权力时 ,我们就绝对毋须怀疑最后真正所发生的事情 ,那是最终意志即虚无主义者

的意志希望获得权力。

十

当我说哲学已被神学家们的血液所败坏时，在德国人中，我会立刻被了解的。新教教士是德国哲学的祖先，如新教本身、它的原罪说等。新教的定义是基督教的局部麻痹——也是理性的局部麻痹。要了解德国哲学到底是什么，人们只要说一声“杜平根神学院”就够了；那是一种狡猾的神学。斯瓦本人(Swabians)是德国最善于说谎的人，他们撒起谎来简直天真无邪。

为什么德国学者们欢欣于康德的出现呢？——这些学者中，有四分之三是教士和教师们的儿子。德国人确信，从康德开始已向更好的方向转进，甚至今天还是这样看的，德国人这种信念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德国学者们所具有的神学家的本能预见到曾经一再被认为可能的东西。一条潜回古老理想的途径已被发现了。由于一种狡猾而机巧的怀疑思想，于是“真实世界”的概念、作为世界本质的道德概念(这两个在一切时代最有害的错误)，纵使不可以加以证明，至少不再是可驳的了。理性、理性的“妥当性”则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实在(reality)已被降为单纯的现象(appearance)，而一种虚构的世界却被尊为“实在”。康德的成功只是神学家们的成功，像马丁路德、莱布尼慈一样，康德乃是德国人诚实性格的又一个障碍，而这个障碍先前并不是牢固的。

十一

作为道德学家而言,我们对康德还有另外一个批评。一种美德必定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我们最需要的自我表现和自卫;任何其他种类的美德只是一种危险。凡不是我们生命条件的东西,都有害生命:仅仅由于一种尊重“美德”概念的情感所促成的美德,像康德所具有的,那是有害的。“美德”、“义务”、“良善本身”、非属于个人而普遍有效的良善——空想和没落的表现,生命最后衰竭的表现,哥尼斯堡(Koenigsberg, 康德的故乡。——译者)困感情势(Chinese phase)的表现。自保和成长的基本法则所需要的却与此相反——每个人创造他自己的美德、他自己的范畴命令。当一个民族把它自己的义务与普遍义务相混时,这个民族就会消灭。没有东西比“非个人的”(impersonal)义务以及为抽象概念而牺牲,更深刻地更内在地毁坏我们。人们怎么会没有感到,康德的范畴命令是如何的危及生命!只有神人们怎会没有感到,康德的范畴命令是如何的危及生命!只有神学家们的本能才维护它!

生命本能所需要的行动,其妥当性为它所带来的快乐所证明;然而,这个带有基督教之独断内容的虚无主义者却视快乐为一种缺陷。什么东西比我们在工作、思想和感觉时而没有任何内在必然性、没有任何强烈的个人选择以及没有快乐的东西——像一种无意识的“义务”行为——能更快地毁坏我们呢?这就是变颓废甚至愚痴的方法,康德变成了一个愚痴的人,而这个人竟是与歌德同时代的人——这个大蜘蛛(蜘蛛吐

丝以自缚,尼采似乎拿这个来比康德,因康德造作抽象概念以自缚。——译者)被看作德国哲学家——他现在还是!

我知道我对德国人的想法说了些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中,康德不是发现了从无组织的国家到有组织的国家的转变吗?他不是曾经问过自己,是否有某种只能用人类道德性向加以说明的事象吗?是否有某种将断然表示人类倾向于善良的趋势吗?康德的答案是“革命”。必定导致错误的本能、反天性的本能、德国的颓废哲学——那就是康德。

十二

除了少部分怀疑论者——哲学史上合适的一类人;其余的则完全不知道理智上的诚实之最基本的需要。所有这些醉心于宗教和非凡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有如小妇人;他们把“美丽的情操”当作充分论证,把挺起的胸膛当作神性的呼喊,而把信心当作真理的准则。最后,康德以德国人的纯朴试图用他“实践理性”的观念给这种堕落、这种对理智良心的缺乏以科学地位;对于那些我们毋须对理论理性操心的情况,他发明一种特殊的理性——就是说当道德、当“你应该”这个最高命令发挥作用的时候。

当我们想,几乎在所有各民族中,哲学家只是教士这一类人的次一步发展时,那么,这种教士的遗产,这种自欺的假冒就不会再使我们惊奇了。因为有了像改进、拯救或救赎人类这些神圣的工作——因为他胸中含有神性而成为上帝命令的代言人——赋有这种使命,一个人自然而然地立于一切仅有理

智价值者之外 :他自己就被这种工作神圣化了 ,他自己就是更高一层的人 ! 科学对于教士算什么 ? 他高出于科学之上 ! 而一直到现在 ,教士类的人始终是统治者 ! 他决定那些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概念 !

十三

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一点 :我们自己 ,我们这些自由的人 ,就是“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 ,就是对古来一切“真”和“假”的概念的具体宣战和胜利。最有价值的知见到最后才被发现 ;但最有价值的知见是方法。一切方法 ,眼前科学状况的一切预设 ,几千年来都被人们以一种最深的蔑视态度所反对着。由于这些方法和预设的缘故 ,很多人被排拒于所谓“正当”(decent)人的行列之外而被视为“上帝的敌人” ,被视为真理的蔑视者和“被迷惑者” 。因此 ,任何带有科学倾向的人都被视为贱类。

我们曾经四面受敌—— 他们对于真理应该是什么的想法 ,他们对于真理应该为什么而服务的想法 :一切“你应如何如何”这一类的命令一直都与 we 相敌对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实践、我们稳当而谨慎的不信任态度—— 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毫无价值和值得蔑视的。

最后 ,我们很可以问 ,难道不是一种审美趣味使得人类长久地停滞于盲目之中吗 ?真理需要一幅生动如画的结果 ,知识的爱好者期望在感官上刻下强列的印象。我们的谦逊干犯了人们最长久的嗜好。他们对那个看得好清楚 ,这些上帝的火

鸡！

十四

我们所知的不同，我们在各方面已变得更谦逊。我们不再把人当作由“精神”或“神性”而来的；我们重新把他放回到动物之列。我们把他视为最强的动物，因为他最狡猾，他的精神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这里重将抬头的自负心——似乎人是动物进化中最重要的隐秘目标。人根本不是最高的创造品；任何生物都与它并驾齐驱。这甚至还是抬高了人类；相对地说，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拙劣的东西，最衰弱的东西，没有一种动物更比人危险地失去它的本能。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当然是最令人发生兴趣的一种动物。

至于其他各种动物，笛卡儿是第一个带着可嘉的勇气而大胆地认为是机械的动物；我们整个生理学就是努力去证明这个主张。而我们一向不像笛卡儿一样的把人除外；今天对于人的知识恰好到达了以机械观点去了解他的程度。以往，人被更高一层次的存在赋予一种“自由意志”以作为他的天赋；今天我们完全把他的意志除掉了，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把意志视为一种心能。“意志”这个老词现在只用来表示一种结果，一种个体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必然随着很多一方面矛盾一方面又和谐的刺激而来；意志不再“动作”或“活动”了。

以往，对于人之较高的起源，人之神性的证明，是在他的意识，他的“精神”中发现的。要成为完美的，人就要像乌龟一样的收回他的感官，停止与世间事务的一切接触，脱去他的人

类性的外衣 ;然后他的本质就会是“纯粹精神”。这里我又重新思考了 :意识的发展 ,“精神”对我们而言 ,就是有机体相对不完美的象征 ;它意味着尝试、摸索、盲进——一种耗尽不必消耗的精力之努力。我们否认这种说法即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是有意识地做成的 ,它就能够做得完美。“纯粹精神”就是纯粹愚钝 !如果我们除去神经系统和各种感官——即“人类性的外衣”——那么 ,我们全就错估了——如此而已 !

十五

在基督教中 ,道德宗教与真实 ,可以说一点接触都没有。除了想象的原因(“上帝”、“灵魂”、“自我”、“精神”、“自由意志”——因此也包括“不自由意志”)以外 ,什么都没有 ,除了想象的结果(“罪恶”、“赎罪”、“神恩”、“惩罚”、“赦罪”)以外 ,也是什么都没有。想象物(“上帝”、“魔鬼”、“灵魂”)之间的接触 ;一种想象的自然科学(以人类为中心的 ;没有任何自然原因的踪迹) ;一种想象的心理学(除了自我误解 ,除了借助宗教道德特质的象征语言如“悔改”、“良心的痛苦”、“魔鬼的诱惑”、“上帝的显现”等以解释那些适意的或不适意的一般感情——如对于交感神经系统一些状况的解释——以外 ,一无所有) ;一种想象的目的论(“上帝之国”、“最后审判”、“永恒生命”)。

这个纯粹虚构的世界是远逊于梦幻世界的 ,因为后者反映现实 ,而前者曲改现实 ,剥夺现实的价值且否定现实。一旦“自然”的概念被捏造为“上帝”的对立者 ,则“自然的”就必须变为“不可宽恕的”的同义语 ;这整个的虚构世界根源于对自

然的事物(对现实)之憎恶 ;这是看到“现实”而产生的深刻困恼之表现。

但是 ,这解释了一切事物。只有谁才有充分理由脱离现实呢 ?只有在现实中感受苦痛的人才有。但是 ,在现实中感受苦痛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陷于悲境而已。不愉快的情感之分量重过愉快的情感之分量 ,是这个虚构的道德和宗教的原因 ;但这种偏重提供了颓废的公式。

十六

对于基督教关于上帝这个概念的批判使我们获得同样的结论。一个仍然相信它自己的民族 ,保留它自己的神。它尊崇那些使其普遍的境况 ,也就是它的各种德行 ;它把对自己所感到的快乐、它的力量感外化为一种可以向之表示感恩之情的东西。任何富有的人都想散发他的财富 ;一个自负的民族需要一个神 ;它希望去牺牲。在这些状况之下 ,宗教是一种感恩的方式 ,由于为自己而感恩 ,人需要一个神。这种神必须能够救助 ,也能够伤害 ,必须能够成为朋友 ,也能够成为敌人——无论是良善的或有害的 ,他都是被崇拜的。对神作一种反自然的阉割 ,把他造成为一种只是良善的神 ,这里将会与任何可欲的事物相矛盾。罪恶的神和善良的神是一样需要的 ,我们的存在毕竟不是全靠容忍和人道主义。

一个对“愤怒”、“复仇”、“妒忌”、“怨恨”、“奸诈”和“暴戾”毫无所知的神 ,一个从未经验过胜利和灭绝所带来的快乐之热烈的神 ,其目的将是什么呢 ?没有人会了解这种神 ;那么谁

要这种神呢？

的确,当一个民族正在毁灭的时候,当它感觉到它对其未来的信心和对自由的希望是如何无可挽回的在凋萎的时候,当它开始无法避免的屈服,而认识屈服者的德行为自我保存的各种条件时,那么,它的神也必须变更了。他立刻变为一个懦弱而谦卑的卑怯者;他劝我们要保持“灵魂的平静”,不要再恨别人、宽恕别人,甚至“爱”你的朋友和敌人。他经常劝善,他爬进每一个私德的洞穴内,他变成人人的神,他变成一个平民的人(private person),一个世界主义者。

以往,他代表一个民族,代表一个民族的力量,代表一个民族灵魂中渴望冲创力和攻击进取性的东西;现在,他只是个善良的神。

的确,对于诸神的类型除了下述的两种以外,没有其他的选项,他们或是冲创力意志而仍是一个民族的神,或是无力追求冲创力而必然变为善良的。

十七

不论以任何方式,只要是冲创意志衰退的地方,也必定是一种生理上的退化或颓废。被剥夺了最男性的德行和本能之颓废的神,必然会变为生理上退化者的神,变为弱者的神。当然,他们并不称他们自己为弱者;他们称他们自己为“善良者”。

我们不需要另外的暗示去指出历史上什么时代,第一次产生了善神和恶魔的双重虚构。因为促使屈服者将他们以神

归于“善良本身”(good in itself)的同一个本能,也促使他们排除他们征服者的神所有的善良性质;他们以这种转变征服者的神为恶魔的手段,来报复他们的主人。于是产生了善神与恶魔——两个颓废的畸体。

今天那一个人还会服膺基督教神学家的愚蠢,以至于与他们一样地坚信,从“以色列之神”,即一个民族之神,到基督教之神,即一切善良事物之精华的有关神之概念的发展能代表进步吗?然而,甚至雷南(Renan)就持这种看法,好象雷南可以愚蠢似的!毕竟,对手紧盯着你的脸。当向上生命之预设,当一切强壮的、勇敢的、支配的和光荣的东西从神的概念里拿掉以后;当神一步一步退化为单纯的象征,成为厌世者的倚靠,成为堕溺者最后的救援时;当他变成贫苦者、罪恶者和非常病弱者的神而所谓“救世主”或“赎罪者”这种属性最后仍然是主要的神德时——那么,我们只要问一声,这种发展的转变有什么意义?这种神的衰微(reduction)有什么意义?

诚然,神国是因此而被扩充了。以往,他只有他的人民,他的选民。后来,像他的人民一样,他变成了流浪者漂到异乡他邦;从此以往,他不在一地安定下来——直到最后慢慢地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在,这位伟大的世界主义者——直到最大多数的人及半个地球都站在他的一边。然而,这“最大多数人”的神,这诸神中的民主主义者没有变为一个骄傲的异教的神,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他仍然是一个隐匿地方的神,仍然是一切黑暗角落和场所的神,仍然是整个世界一切不干净角落的神。

他广大的王国,像往昔一样,是一个地下王国,一个医院,一个索特南王国,一个犹太人居住的王国。而 he 自己是如此苍

白、衰弱、颓废。甚至苍白者中的最苍白者也能支配他：我们体面的玄学家们，那些没有血色的概念动物。他们吐丝在他们四周织成蛛网直到被他们的活动催眠为止，他自己变成一只蜘蛛，即另一个玄学家。现在，轮到他自己从他自身中吐丝以织成这个世界——Sub Specie Spinoza。现在他把自己变为某种更为瘦弱和苍白的东西；他变为一个“理想”(ideal)，他变为“纯粹精神”、“绝对者”、“物自体”。神退化了：他变成了“物自体”。

十八

基督教之神的概念——病者的神，作为蜘蛛的神，作为精神的神——是地球上向来所有最堕落之神性概念的一种。在那些神圣类的堕落发展史中，它甚至代表低水准线。神堕落而为生命的矛盾，而不是生命的化身和永恒的肯定！对生命、自然、生活意念宣战的神！神——诅咒“现世”的公式、谎言“来世”的公式！神——虚无的神化，虚无意志宣告为神圣！

十九

所谓北欧坚强的种族未曾拒绝基督教的神，当然使他们的宗教天才不足称道——不要说他们的风格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们之未能废掉这样一个颓废的病弱衰老产品。但是他们因失败而受到诅咒；他们把病弱、老年和矛盾吸收在他们所有的本能之中——而从此以后，他们未曾创造过另一

种。几乎两千年来——没有一个新的神！仍然是这个基督教一神论之怜悯的神，似乎他的存在被认为当然的，似乎他代表了终极的和最大的神之创造力，似乎他代表了人类中终极的和最大的创造气息！这个凋零杂种，这个空无、概念和矛盾的混合品，其自身包容了一切颓废的本能，一切懦弱的行为以及心灵的厌倦！

二十

我希望我对基督教所作的责难没有把我卷入对另一个拥有更多信徒的有关宗教之任何不公道中：佛教。两者都属于虚无主义者的宗教——都是颓废的宗教——但它们却有显著的不同。因为现在处在比较它们的地位，印度的研究者深深感激基督教的批评者。

佛教远比基督教为“写实”；客观而冷静地提出问题是它的一部遗产，因为佛教产自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哲学运动。当它产生时，“神”的概念已经过长时期的运用了。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这一点甚至可以应用到它的知识论（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它不再说“与罪恶抗争”，而适当地尊重现实，只说“与痛苦抗争”。由于佛教远离那些道德概念的自欺，所以，佛教远与基督教不同。用我的话来说，它立于善恶之外。

有两个生理上的事实是它的基础，也是它牢牢记住的。这两个事实是：第一，过度的敏感，这种过度的敏感表现于对痛苦之细密的感受性；第二，过度的灵化，太专注于那些概念和

逻辑程序,这种概念和逻辑程序,由于视人格性的本能为次于“非人格性的东西”而损害了人格性的本能(这两种状况,那些“客观的”读者和我本人一样,将会从经验中获得认识)。这些生理上的状况带来了压抑,而佛陀以摄生法来对抗这个。他介绍一种户外生活即流浪生活以对付它;节制饮食而且小心选择食物;厌弃一切令人醉狂的东西;也厌弃一切加速胆囊活动加速血液循环的情绪;既不为自己烦心也不为他人烦心。他既不规范令人慰藉的观念,也不规范令人愉快的观念,他发明一种脱离一切他人的方法。他视善良和慈悲为对健康的促进。

佛教排除祈祷,也不要苦行;没有无上命令,没有任何一种强迫,即使在僧团中也没有强迫(一个人可以再脱离僧团)。所有这些都只会增加我们所说的过度敏感。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不要求他的信徒与思想不同的人敌对;他的教义最反对的是仇恨、憎恶、怨恨的感情(“不可以仇止仇”——这是整个佛教令人动心的余味)。所有这些完全是正确的;从基本的摄生目的看,这些情绪的确是完全不健康的。

面对着他遭遇的表现于过度“客观性”的精神穷乏(即表现于对自己失去兴趣,表现于失去重心,表现于自利心之丧失),他态度严明,力争让最精神化的利益还归于人。在佛陀的教义中,自利心(egoism)变成一种义务;变成“一种必要的东西”;“你如何能避免痛苦”这一问题调整并限制全部精神粮食(这里,也许你可以回想那位也向纯粹科学主义宣战的雅典人——苏格拉底,甚至在难题丛生的领域里,他将人的自利心高扬成为一种伦理)。

二十一

佛教设想一种温和的气氛，最和平、自由和缺乏尚武精神的习惯；更且，佛教思想运动必须产生于较高的甚至于学者的阶级。喜悦、平静和去欲是其最高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佛教并不是一种只企求完满的宗教：完满只是平常的情形。

在基督教中，屈服者与被压服者的本能居于重要的地位：这里，最低的阶级找寻他们的拯救。曲解罪恶、自我批评、省察良心以为消遣，以去厌倦；经常维持着对那拥有威权而被称为上帝者一种情绪的反应（以祈祷方法）；而最高的东西被认为是得不到的，是一种赐礼天赋，一种“恩宠”。公众的活动是不容许的；隐匿处即暗室是属于基督徒的。肉体是被轻视的，将摄生法认作肉欲而加以抛弃；教会甚至反对洁净（摩尔人被赶走以后，基督教的第一个法令是关闭公共浴室，那时在科多瓦（Cordova）就有二百七十家这种浴室）。基督徒也有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虐待感；恨所有与他的思想不同的人；具有迫害意志。令人沮丧的和使人激动的概念占优势；所求的最高状况而以最高名称称呼的是类似癫痫的东西；饮食之选择务期有利于病态现象以及过度刺激神经。基督徒也是尘世君主的死对头，是“贵族”（noble）的死对头——带着一种狡猾的和秘密的敌对（一个人把“肉体”留给他们，一个人只需要“灵魂”）。最后，基督徒也憎恨“精神”、“光荣”、“勇敢”、“自由”、“精神自由”；基督教憎恨感官，憎恨

感官上的喜悦，憎恨喜悦本身。

(刘崎 译)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1873

一 希腊与哲学的命运

1 哲学与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功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像歌德(德国大文豪 Goethe, 1749—1832)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像瓦格纳(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 Wagner)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

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

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其组成分子的维系力业已弛而不张,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会使他更加孤立,并且让他在这孤立中给毁掉。哲学如果不是圆满足备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险的,而能让哲学充足完备的,就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壮健体魄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Hellas——希腊,作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从事哲学,而且从事此中,较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们就此为哲学作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像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琐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那些野而未驯的后代的贡献;他们后代正值桀傲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而被那巧工编结而成的网罟缠住。

另一方面呢,希腊人倒懂得适时而始,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像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更启发我们理解希腊人本身。如果像我们今天那些道学市侩所想象的,当时的希腊人不过是冷静世故的工匠和乐天善感

的人,或者像无知的空想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是沉溺在自我的迷雾中,深深吐纳而深有所感,那么,哲学的源头就决不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昭示;他们身上最多只有顷刻流失沙滩或蒸发成雾的小溪,决不会再有翻涌着骄傲的浪花的波澜壮阔的江河,而在我们眼里,希腊哲学正是这样的江河。

2 希腊民族与典型的哲学头脑

人们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过,希腊人多么善于在东方异国发现和学习,他们也确实从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然而,倘若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摆放到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古波斯拜火教创立者 Zoroaster)与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本原的古希腊哲人 Heraclitus)并列,把印度教信徒与爱利亚学派(主张有不变本体的 Eleatics)并列,把埃及人与恩培多克勒(坚信灵魂不灭的 Empedocles)并列,甚或把阿那克萨哥拉(宇宙二元论者 Anaxagoras)置于犹太人中间,把毕达哥拉斯(讲求宇宙的和谐秩序的 Pythagoras)置于中国人中间,那实在是一个奇观。就具体事例而论,这样并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人们不拿下面这样的推论来折磨我们,说什么由此可见哲学只是从外面输入希腊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自然生长的,甚至说什么哲学是外在于希腊人本性的,只能给希腊人带来祸害云云,那么我们尚可忍受上述的一般想法。

假如认定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

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们精通学习之道。我们正应当像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

追寻哲学的开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无论何处,开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丑陋的。无论什么事物,都只有较高的阶段才是可观的。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也许“更本原”,肯定更古老,便宁愿去研究这些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样鲁莽不智,那些人对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腊神话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们能把希腊神话追溯到它的最开端,即诸如太阳、闪电、暴雨、雾气之类的物理细节。那些人又自以为我们那些亚利安人对独一的天穹的信仰要比希腊多神教更加纯粹。无论何处,通往开端之路必通往野蛮。

谁若和希腊人打交道,他就应该时时牢记,不受约束的求知欲较诸对知识的仇恨同样会导人入于野蛮。而希腊人则由于对生命中所有各种价值抱有一种理想上的需要与关切,这就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们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他们能摆脱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这些引进的元素,他们因此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和一个更纯粹的范围内成了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而后来的一切世代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创造了。

3 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必然性

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中贯穿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常规可循,因为当时哲学和学术都不成其为专业。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就只有他们仅仅为了认知而生活。他们都拥有古代人那种独具德性的力量,借此他们胜过一切后人,这种力量推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进一步塑造使之达至为微妙且至具可能性。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构成了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Schopenhauer)所称的,与所谓“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关于这场崇高的精神对话,我准备讲一点我们现代的重听症也许能够从中听懂的东西,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在我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哲人在这场对话中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考察的构成典型希腊精神的一切东西,尽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触及的。在他们的对话中,就像在他们的个性

中一样,他们也表现了希腊创造力的伟大特征,而整部希腊史乃是这些特征的朦胧印迹,是他们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我们最终会发现同一个形象的反映,这就是希腊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闪射着的异彩。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哲学经验,即对“七哲人”的赞许,已经给希腊人的形象构画了令人难忘的清晰轮廓。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

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伏潜行,就得起而抗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他们出现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所包围,仿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出特罗弗纽斯洞穴,进入希腊殖民地的繁荣、贪婪、奢华和纵欲之中。我们或许忖测,当时是他们作为警告者来临的,他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仪在其祭礼的怪诞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个目的。这些哲学家对于生命和存在所作的判断,其内涵要比任何一个现代所作的判断多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一种完满的生命,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与求索真理(它只问:生命究竟有何价值?)的冲动二者之间的分裂弄得迷离失措。

对于哲学家在一种风格统一的真切的文化内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因而从我们的处境和经验出发是无法猜度的。只有一种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

答这个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只有它才能像我说过的那样为哲学辩护,因为只有它才懂得并且能够证明,哲学家为何和如何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萍踪无定的漫游者。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

然而,倘若这种文化不是现成的,那又如何呢?那么哲学家就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在幸运的情形下,他也许能像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腊人能够为哲学家辩护。

二 古哲群像(600—400BC)

1 “前柏拉图”古哲群像

根据上述考察,如果我把柏拉图(古希腊学巨匠 Plato)之前的哲学家看作一个统一的群体,并且打算在这部著作里对他们作专门论述,这应当可以被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者,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较诸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那个“天才共和国”,是缺乏了某种本质的东西。

谁若心怀妒意,他在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古代大师的想法时,不妨称他们为片面的人,而称以柏拉图为首的他们的不肖子孙为多面的人。但把后者理解为哲学上的混合性格,把前者理解为纯粹的典型,也许更加公平合理。柏拉图本人是最早一个杰出的混合性格,无论在他的哲学中,还是在他的个性中,这种性格都表现的同样充分。他的“理念论”结合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因素,所以不是一种纯粹哲学类型的体现。作为一个人,柏拉图也混合了这三个人的特征,兼有赫拉克利特的帝王式的孤僻和知足,毕达哥拉斯的抑郁的

恻隐之心和立法癖好,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的谙熟人心。所有后来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混合性格;他们身上即使冒出某种片面的东西,例如在犬儒学派(以冷嘲热讽态度看待一切的 Cynics)身上,那也不是典型,而是一种讽刺。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是宗派的建立者,他们所建立的宗派全都与希腊文化及其迄今为止的统一风格相对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然而只是为了个别人,或者,最多只是为了朋友和门徒的小圈子。古代哲学家的活动却是为了整体的康复和净化,尽管这在他们是无意识的。希腊文化的有力进程要通畅无阻,它的前进路上的可怕险情要排除,这时,哲学家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但其后,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却遭流放,背离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2 缀残篇,想见古哲人

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失,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失,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并称的古希腊哲人 Aristotle)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倾向于这些后来者。有些人认为书籍有它的命数,有所谓“书的命运”(fatum libellorum)。要是如此,这命数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夺走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

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却把斯多噶派(主张禁欲并接受宿命的 Stoics)、伊壁鸠鲁派(追求俗世的自由与欢乐的 Epicureans)和西塞罗(古罗马作家 Cicero)塞给我们。似乎,希腊思想及其文字表述的最辉煌部分多半是要失落的。对于这样的一种命运我们或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也许记得埃里金纳(九世纪神学家 Scotus Erigena)或者帕斯卡尔(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 Pascal)的厄运;我们或许只要想一想甚至在开明的本世纪,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也不得不作为废纸售卖。

如果有人要为这类事情设定一种特有的宿命力量,那么他可以这样做,并且和歌德一同说:“不要对平庸与卑下的有所抱怨;因为不管人们对你怎么说,平庸与卑下的终归是到处握据要津的。”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其所握据的要比真理的力量强大。人类难得产生一本好书,书中自由无畏地奏响真理的战歌和哲学英雄主义之歌。然而,这本书是百年长存,还是化作尘土,往往取决于微不足道的机遇,像头脑的突然发昏,或是迷信的骚动和厌恶,最后,还取决于那些负责抄写的懒惰的或是痉挛的手指,甚至取决于蠹虫和雨天。

但是,让我们不要抱怨,且让我们紧记哈曼(J. G. Hamann, 1730—1788)针对那些为佚著悲叹的学者们而发的搪塞安慰之语:“有个艺人用扁豆穿针眼,一桶扁豆不够他练习他所获得的技艺吗?这个问题可以向所有学者提出,他们在使用古人著作方面,并不比那个艺人使用扁豆来得高明。”

在我们的场合还可以补充说,我们的所需并不超过实际流传下来的文字、轶事、年代,我们甚至只需要少得多的材料

就可以确证希腊人果曾为哲学辩护这个一般论点了。

3 一代的文化与哲学

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命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当哲学被真理的守护神本身在大街和市场上宣告出来的时候,就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毋宁说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没有人敢于身体力行哲学的法则,没有人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这种忠诚曾迫使古人——不管他身在何处,不管他从事着什么——一旦向廊柱宣誓效忠,就作为斯多噶派(廊柱学派)行动。

整个现代哲学思考,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都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表面,始终停留在叹息“但愿如何如何”或者认识“从前如何如何”上。哲学不具备其本身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只要有点儿勇气和良心,就应当扬弃它,用类似于柏拉图把悲剧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时所使用的语言放逐它;不过,对此它还可以有一个反驳,就像那些悲剧诗人对于柏拉图还可以有一个反驳一样。

如果逼它说话,它也许会说:“可怜的民族!倘若我在你们中间就像一个女巫似地四处游荡,不得不乔装躲藏,仿佛我是个罪人而你们是我的法官,这难道是我的责任?看一看我的姐妹——艺术——吧!她的处境和我一样,我们都被放逐于野蛮

人中间 ,自救无望。诚然 ,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正当权利 ,可是 ,将要把权利归还给我们的法官 ,他也要审判你们 ,他将对你们说 :“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 ,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能做些什么 ,并要做些什么。”

三 “哲学之父”泰勒斯

1 “一切是一”的直观

希腊哲学似乎是从一个荒谬的念头开始的,它始自这个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和母腹。真有必要重视和认真对待这个命题吗?是的,有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这个命题就事物本原问题表达了某种看法;第二,因为它的这种表达并非比喻或寓言;最后,第三,因为其中包含着——尽管是萌芽状态的——“一切是一”这个思想。上述第一个理由尚使得泰勒斯(被誉为古希腊“哲学之父”的 Thales)与信教和迷信的人为伍;但第二个理由却把他同这些人区分了开来,表明了他是个自然科学家;而由于第三个理由,泰勒斯就有资格被看作最早的希腊哲学家。

如果泰勒斯说地由水变来,那么我们只是有了一个科学假设,一个错误的、然而难以反驳的假设。可是,他已经超越了科学假设。在借助这个水的假设以表达他的统一观念时,泰勒斯并非克服了、而至多是跃过了当时物理认识的低水准。泰勒斯用经验方式观察水——更确切地说,湿气——的发生和变

化,这种观察那样可怜而又杂乱,它不能允许乃至诱导作出如此重大的一般推论。这样推论的动力乃是一个形而上学信念,其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我们在一切哲学家身上,在他们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信念,它就是“一切是一”的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多么有力地支配着一切经验。正是从泰勒斯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哲学如何总是——当它一心奔赴那魔术般吸引着它的目标时——要越过一切经验的樊篱。它利用容易到手的支撑物,希望和预感都加快了它的步伐。思虑缜密的知性却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寻觅更好的支撑物,也想到达充满灵性的伙伴业已到达的那诱人目标。我们好像看到两个旅行者,他们站在一条卷着石块滚滚向前的湍急的林中溪流旁。其中一人踩着那些石块不断跳跃,不在乎石块在他身后空然掉入深渊,终于矫健地越过了溪流。另一人却始终绝望地站在那里,他首先要替自己建造足以承受他那谨慎沉重的步伐的基础,有时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一个神灵能够帮助他渡河。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使得哲学思维如此快速地达到其目的?它同从事计算和量度的思维的区别难道仅仅在于它能迅速飞越较大空间?不,因为使它腾飞的是一种异样的、非逻辑的力量——想像。它乘着想像的翅膀从一种可能性飞向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暂时作为它的驻足点,有时它在飞行中也会抓着这样的停驻点。一种天才的预感给它指示出这些踏脚石;想像老远就猜中,可确认的依据点就在这里。能够闪电般地捕获和照亮可资类比之事,想像的强大力量正在这

里。随后反省带着尺度和规范来到,试图用方程式取代类比,用因果性取代共时性。不过,即使这完全行不通,即使在泰勒斯的场合,不可证明的哲学思维也仍然具有一种价值。

当逻辑和经验的僵硬性企图向“一切是水”命题跨越的时候,即使一切支撑物都破碎了,在科学建筑崩塌之后,也终归还剩下一点东西。正是在这剩下的东西中,包含着一种动力,甚至包含着将来开花结果的希望。

2 抽象概念的把握

如上所说,我当然不是认为,泰勒斯的思想在某种受规限的或削弱的意义上,也许还保存着一种“诗样的真理性”。比如说,设想有一个造型艺术家站在瀑布前,他看见迎面扑来的水在玩着艺术造型的游戏,幻化出人体、动物身体、面具、植物、石头、林泽女神、鹫头飞狮等一切既有的雕塑形象,于是觉得“一切是水”命题似乎得到了证实。毋宁说:即使已经认识到泰勒斯的这个思想是不可证明的,它仍有其价值,这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含义不是神话式和譬喻式的。

希腊人——泰勒斯在他们中间如此异峰突起——是一切实在论者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只相信人和神的实在,而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和神的伪装、面具或变形。在他们看来,人是事物的真理和核心,其他一切只是疑似和幻觉的舞弄。正因为如此,把概念当概念来把握这件事给他们造成了难以置信的负担。在现代人这里,哪怕最个性的东西也要升华为抽象观念;相反,在希腊人那里,最抽象的东西总是复归为一种个性。

然而,泰勒斯却说:“事物的实在不是人,而是水。”至少就他相信水而言,他开始相信自然了。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对一切神话和譬喻怀有反感。尽管他还不能清醒地达到“一切是一”这个纯粹的抽象观念,他还停留在一种具体事物的表述上,但是,在他那时代的希腊人中间,他毕竟是一个可惊的例外。

也许最杰出的俄耳浦斯教徒掌握了不倚赖具体事物而把握抽象观念的技能,其熟练程度甚或超乎泰勒斯,但是,他们只能用譬喻形式来表达那些抽象观念。希罗斯的菲勒塞德斯(Pherekydes aus Syros)在时间上和在某些经验性观念上都接近于泰勒斯,他在表达这些观念时也游移于神话和譬喻相联姻的中间地带。例如,他竟敢把地比作一颗张开翅膀悬在空中的有翼的橡树,天神宙斯在战胜他父亲克洛诺斯之后,给橡树围披上了一件他亲手绣上田地、水、河流的富丽堂皇的锦袍。

和这种几乎不能察悉的晦涩的譬喻式哲学思维相比,泰勒斯是一位无需幻想式寓言就洞察自然界底蕴的创造性大师了。如果说他在这样做时虽则利用了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但时而又跃过了它们,那么,这恰恰就是哲学头脑的典型特征。

3 哲学家特有的艺术

希腊语中指称“哲人”的那个词,从语源学角度看,可追溯到 *sapio*,即“我辨味”,*sapiens*,即“辨味的人”,*sisyphos*,即“有敏锐味觉的人”。因此,在这个民族看来,一种敏锐的品尝

和辨选的能力,一种饶有意味的区别能力,构成了哲学家特有的艺术。

如果把那种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中善于发现成功之道的人称聪明人,那么,哲学家不是聪明人。亚里士多德说的对:“人们会把泰勒斯和阿那克萨哥拉所知道的东西称作异常的、惊人的、困难的、神圣的,但决不会说它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不是为人类的利益求知的。”哲学通过选择和析出异常、惊人、困难、神圣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科学,就像它通过重视无用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聪明一样。科学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这样的“味觉”,它在不惜任何代价求知一切的盲目欲望支配下冲向一切可知之物。相反,哲学思维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在审美领域,既然“伟大”这个概念都是可变的,那么,哲学就是从给“伟大”立法开始的,一种命名活动和它紧密相联。它说:“这是伟大的。”借此它提举人类超越于自身的盲目无羁的求知欲望。它用“伟大”这个概念来约束上述欲望,特别是,它把最伟大的认识,对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认识,看作是可以达到的和已经达到的。

当泰勒斯说“一切是水”的时候,人类就突破了单门科学的蠕虫式的触摸和爬行,以直觉洞悉了事物的最终答案,并借助这种直觉克服了较低认识水平的一般限制。哲学家试图倾听世界交响乐在自己心中的回响,然后以概念的形式把它投放出来。当他像雕塑家一样静观,像宗教家一样怜悯,像科学家一样探测目标和因果关系之时,当他觉得自己膨胀为宇宙之时,他仍然保持着一种沉着,能够冷静地把自己看作世界的

镜子。这种沉着是戏剧家所特有的,他们把自己变化入别人的身体,从那里说话,却仍然能够把这种变化移置出来,投射在写下的诗里。

辩证思维对于哲学家的关系,正相当于这里所说的诗对于诗人的关系。哲学家为了记录和固定住他的魔变,就抓住辩证思维不放。但是,正像对于戏剧家来说,词和诗仅仅是结结巴巴地说一种异样的语言,想用它来表达他所体验和观看到的东西一样(这些东西实际上只能直接用音乐和姿态来表达),用辩证法和科学反映来表达任何一种深刻的哲学直觉,这样做一方面虽然是传达所观看到的东西的唯一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可怜的手段,在本质上甚至是向一种不同领域和不同语言的隐喻式的、完全不可靠的转译。泰勒斯就是这样观看到了存在物的统一,可是当他想传达这一发现时,他却谈起了水!

四 “不确定者”的悲观哲学

1 万物的生成与“不确定者”

如果哲学家的一般类型在泰勒斯的形象上还仅仅像是刚从雾中显露,那么,他的伟大后继者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清楚多了。

米利都(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 Miletus)的阿那克西曼德(A naximander),古代第一个哲学著作家,他是这样写作的——一个典型的哲学家,只要还没有被外异的要求夺去自然质朴的品质,就会这样写作:以风格宏伟、勒之金石字体,句句都证明有新的启悟,都表现出对崇高沉思的迷恋。每个思想及其形式都是通往最高智慧路上的里程碑。

阿那克西曼德有一回这样言简意赅地说道:“事物生于何处,则必按照必然性毁于何处;因为它们必遵循时间的秩序支付罚金,为其非公义性而受审判。”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的神秘箴言,铭刻在希腊哲学界石上的神谕,我们该怎样作出解释呢?

我们时代唯一的一位严肃的道德家叔本华在其哲学小品集(*Parerga*)第二卷第 12 章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看法,铭记在我们心上“评价每一个人的恰当尺度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应该存在的造物,他正在用形形色色的痛苦以及死亡为他的存在赎罪。对于这样一个造物能够期望什么呢?难道我们不都是被判了死刑的罪人?我们首先用生命、其次用死亡为我们的出生赎罪。”谁若从我们人类普遍命运的面相中读出了这层道理,认识到任何人的生命的可怜的根本状况已经包含在下述事实中,即没有一个人的生命经得起就近仔细考察(虽然我们这个患了传记瘟病的时代表面上不是如此,而是把人的价值想得神乎其神),谁若像叔本华那样在“印度空气清新的高原”上倾听过关于人生的道德价值的神圣箴言,他就很难阻止自己陷入一个极端以人为本的隐喻,把那种忧伤的学说从人类生命的范围推广,用来说明一切存在的普遍性质。赞同阿那克西曼德的观点,把一切生成看作不守法的摆脱永恒存在的行为,看作必须用衰亡来赎罪的不正当行为,这也许不合逻辑,但肯定是合乎人性的,也是合乎前面所述的哲学跳跃的风格的。

凡是已经生成的,必定重归于消失,无论人的生命、水,还是热、力,均是如此。凡是具备确定属性可被感知的,我们都可以根据大量经验预言这些属性的衰亡。因而,凡具备确定属性并由这些属性组成的存在物,绝对不可能是事物的根源或原始原则。阿那克西曼德推论说,真正的存在物不可能具备任何确定的属性,否则它也会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被产生出来和必定来灭亡的了。为了让生成不会停止,本原就必须是不确

定的。本原的不朽性和永恒性并不像阿那克西曼德的解释者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于一种无限性和不可穷尽性,而是在于它不具备会导致它衰亡的确定的质。因此,它被命名为“不确定者”(apeiron)。被如此命名的本原是高于生成的。因而既担保了永恒,又担保了畅通无阻的生成过程。当然,这个在“不确定者”身上、在万物的母腹中的终极统一,人只能用否定的方式称呼它,从现有的生成世界里不可能给它找到一个称谓,因此,可以认为它和康德(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大师 Kant)的“自在之物”具有同等效力。

2 伦理核心

人们当然可以围绕下述问题争论: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始基,是介于气和水之间的东西呢,还是介于气和火之间的东西。但这样争论的人完全没有理解我们的这位哲学家。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那样一些研究者,他们至为认真地探讨阿那克西曼德是否把他的始基设想为现有一切基质的混合。毋宁说,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前面引述过的那个言简意赅的命题,它会使我们明白,阿那克西曼德已经不再是用纯粹物理学的方式处理这个世界起源的问题了。当他在既生之事物的多样性中看出一堆正在赎罪的不公义性之时,他已经勇敢地抓住了最深刻的伦理问题的线团,不愧为这样做的第一个希腊人。

有权存在的东西怎么会消逝呢?永不疲倦、永无休止的生成和诞生来自何方,大自然脸上的那痛苦扭曲的表情来自何

方,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永无终结的死之哀歌来自何方?

阿那克西曼德逃离这个不公义的世界,这个无耻背叛事物原始统一的世界,躲进一座形而上学堡垒,在那里他有所依傍,于是放眼四顾,默默沉思,终于向一切造物发问:“你们的生存究竟有何价值?如果毫无价值,你们究竟为何存在?我发现,你们是由于你们的罪过而执着于这存在的,你们必将用死来赎这罪过。看吧,你们的大地正在枯萎,海洋正在消退和干涸——高山上的贝壳会告诉你们海洋已经干涸得多么严重了,烈火现在已经在焚毁你们的世界——它终将化为烟雾。然而,这样一个昙花一现的世界总是会重新建立,谁能拯救你们免除生成的惩罚呢?”

如此发问的人,他的升腾的思想不断扯断经验的绳索,渴望一下子升到诸天之外最高境界,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满足于随便哪种人生。

3 超越与徘徊

我们乐意相信传说所形容的:阿那克西曼德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衣服走来,他的神态和生活习惯都流露出真正悲剧性的骄傲。他人如其文,言语庄重如同其穿着,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人生是一幕悲剧,而他生来就要在这幕悲剧中扮演英雄的。凡此种种,他都是恩培多克勒的伟大楷模。他的邦人推选他去领导一个移民殖民地——他们也许很高兴能够同时尊敬他又摆脱他。他的思想也出发去创建殖民地,以致在以弗所和埃利亚,人们摆脱不了它了,而当人们决定不能停留在它

所止步的地方时,他们终于发现,他们仿佛是被它引到了他们现在无需它而打算由之继续前进的那个地方。

泰勒斯指出,应该简化“多”的领域,把它还原为唯一的一种现有的质——水——的纯粹展开或伪装。阿那克西曼德在两点上超过了泰勒斯。首先,他追问:如果的确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一”,那么,“多”究竟如何是可能的?其次,他从这“多”的充满矛盾的、自我消耗和自我否定的性质中寻求答案。在他看来,“多”的存在成了一种道德现象,它是非公义的,因而不断地通过衰亡来替自己赎罪。但他接着又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已经过去无限的时间,为什么被生成之物还远没有全部毁灭?这万古常新的生成之流来自何方?他只能用一些神秘的可能性来回避这个问题,说什么永恒生成只能在永恒存在中找到其根源,由这存在降为非公义的生成的前提始终如一,事物的性质既已如此,个别造物脱离“不确定者”怀抱的目的就无从推知了。

阿那克西曼德停留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停留在浓密的阴影里,这阴影像巨大的鬼魂一样笼罩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峰巅。“不确定者”如何能堕落为确定者,永恒者如何能堕落为暂时者,公义者如何能堕落为非公义者呢?我们愈是想接近这个问题,夜色就愈浓。

五 “一切皆流”的宇宙观

1 “一切皆流”的直观

以弗所(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 Ephesus)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走进那个笼罩着阿那克西曼德的生成问题的神秘夜色里来了,并用神圣的闪电照亮了它。他喊道:“我凝视着‘生成’(becoming),还没有人如此仔细地凝视过事物的这永恒波浪和节奏。我看到了什么?合规律性,永不失堕的准确性,始终如一的法则常规,审判着一切违背法则的行为的复仇女神,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公义以及服务于它的有如魔法一般的常存自然力量。我看到的不是对被生成之物的惩罚,而是对生成的辩护。什么时候罪孽和堕落会发生在坚定的形式中,发生在神圣可敬的法则中呢?不公义在哪里占上风,那里就有任意、无秩序、紊乱、矛盾;可是,要是哪里统治着的唯有法则和天神宙斯的女儿狄安娜,如同在这个世界一样,那里怎么还会是罪过、赎罪、审判的地盘,俨然是处罚一切罪人的刑场呢?”

从这样的直觉中,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两点彼此相关的否定,只有同他的前驱的学说进行比较,这两点否定才会昭然若揭。首先,他否定了阿那克西曼德不得不假定的整个大千世界的二重性,他不再把一个物理世界与一个形而上世界、一个确定的质的领域与一个不可界说的不确定性领域彼此分开。在迈出这第一步之后,他就不能再克制自己去作更加勇敢的进一步否定了:他根本否定存在。因为他所保留的这一个世界,它受永恒的潜隐法则庇护,在铿锵有力的节拍中起伏消长,这一个世界并未显示出任何持存性、不可毁坏性,任何阻遏激流的防波堤。

赫拉克利特比阿那克西曼德更加响亮地宣告:“除了生成,我别无所见,不要让你们自己受骗!如果你们相信在生成和消逝之海上看到了某块坚固的陆地,那么,它只是在你们仓促的目光中,而不是在事物的本质中。你们使用事物的名称,仿佛它们有一种执拗的持续性,然而,甚至你们第二次踏进的河流也不是第一次踏进的那同一条了。”

赫拉克利特拥有非凡的直觉思维能力,这是他的至高禀赋。面对靠概念和逻辑推理完成的另一种思维,他显得冷漠、无动于衷甚至敌对。而当他在诸如“万物在自身中时刻包含着对立面”这类命题中凭直觉获得真理,并得以用这样的真理对抗那种思维时,他似乎感到十分惬意,难怪亚里士多德要把理性法庭上的最大罪名加于他身上,谴责他违背矛盾律了。

然而,直觉思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一切经验中向我们迎面扑来的五光十色的、瞬息万变的当下世界,第二是使对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经验成为可能的前提,即时间和空间。即使

没有确定的内容,时间和空间仍然可以通过直觉被感知,它们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经验而纯粹自在地被直观到。现在,当赫拉克利特撇开一切经验,以这种方式考察时间时,他就在其上获得了一幅富有启示的字母图,它交织着一切归入直觉思维领域的东西。叔本华也是像他那样认识时间的。叔本华一再宣布:在时间中,每一个瞬间只有在消灭前一个瞬间——自己的父亲,从而使自己同样快地被消灭的情况下才存在,过去和未来都像任何一个梦一样微不足道,而现在只是两者之间没有维度和绵延的界限;空间也像时间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一切,都只具有相对的实存,都只是通过并且为了另一个和它同类的东西——即仍然只具有相对实存的东西——而存在的。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人人可以直观到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又是一个凭概念和理性极难达到的真理。但是,谁若直接察视这个真理,他就必定会立刻进一步承认赫拉克利特的结论,宣布现实的全部本质都只不过是活动,对于它来说,不具备别种的存在,叔本华就阐述了这个观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第1册第4节):

现实仅仅作为活动着的東西填充空間和時間。它對於直接對象的作用乃是直觀的前提,而它僅僅存在於直觀之中。任何物質對象作用於另一個對象的結果,只有當後者現在以不同於先前的方式作用於直接對象時,才能被認識到。此外並无所谓現實。也就是說,物質的全部本質是原因和結果(Wirkung),它的存在即它的活動。所以,在德語中,一切物質東西的總和被極其確切地稱作現實(Wirklichkeit),這個詞要

比实在(Realitat)确切的多,现实施作用其上的东西始终是物质,也就是说,它的全部存在和本质仅仅在于合乎规律的变化,这种变化由它的一个部分作用于另一个部分而产生。因而,它完全是相对的,依照一种仅在它的界限内有效的关系而转移的,就像时间和空间一样。

2 “一切皆流”的辩证

永恒的唯一生成,一切现实之物的变动不居——它们只是不断地活动和生成,却并不存在,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这一切,真是一种令人昏眩的可怖思想,其效果酷似一个人经历地震时的感觉,丧失了对坚固地面的信赖。把这种效果转化为其反面,转化为崇高和惊喜,实在需要惊人的力量。赫拉克利特做到了这一点,其方法是考察一切生成和消逝的真正历程。他在两极性的形式中把握这个历程,即一种力量分化成为两种异质的、相反的、力求重归统一的活动。一种质不断地把自己一分为二,分裂为它的对立面,而两个对立面又不断地力求重新并合。普通人以为自己看见了某种凝固、完整、持久的东西,实际上,在每个瞬间,明与暗、甘与甜都是彼此纠缠、形影不离的,就像两个摔跤的人,其中时而这人时而那人占据上风。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蜂蜜既苦又甜,世界本身是一杯必须不断搅拌的混合饮料。一切生成都来自对立面的斗争。确定的、在我们看来似乎持久的质,仅仅表明斗争一方暂时占上风,但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它将永远持续下去。万物都依照这种斗争而发生,正是这种斗争揭示了永恒的公义。

这是一个汲自最纯净的希腊精神之井的神奇观念。它把斗争看作一种严格的、同永恒法则相联系的公义的永久统治。只有希腊人才会把这个观念视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神话中的厄里斯(Eris, 争吵的化身)被转化成了世界原则。希腊个人和希腊国家的竞赛观念被从体育和竞技, 从艺术对唱, 从政党和城邦间的角斗中引伸开来, 成为最普遍的观念, 以致现在宇宙之轮绕它旋转了。每个希腊人战斗起来都有一种唯他正义的气势, 而一种无限可靠的判决尺度每时每刻决定着胜利垂顾何方。不同的质就是这样彼此斗争, 遵循着内在于斗争的坚不可摧的法则和尺度。人和动物的狭窄脑瓜深信万物坚固耐久, 其实它们甚至没有一种真正的存在, 在对立的质的斗争中, 它们只是击剑的闪烁和火花, 只是胜利的光辉。

关于一切生成所固有的斗争, 关于胜利的永恒交替, 叔本华又作如此描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第2册第27节):

持存的物质恒常地改变形式, 其方式是循着因果性的引线, 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有机的现象都贪婪地挤向前台, 互相掠夺物质, 因为每种现象都想展现其理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斗争遍布整个自然界, 事实上, 可以说整个自然界是依靠这种斗争才得以存在的。

接下来的几页对这种斗争作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印证。不过, 描述的基调始终与赫拉克利特相距甚远, 因为对于叔本华来说, 斗争是意志自我碎裂为生命的证据, 是这黑暗阴郁的冲动的自耗, 乃是一种绝对可怕、决非幸运的现象。这种斗争的场所和对象是物质: 自然力量试图互相掠夺物质, 就像它们也

试图互相掠夺空间和时间一样 ;而物质正是空间和时间通过因果关系实现的统一。

六 “一即是多”的世界

1 “一即是多”的感悟

当赫拉克利特的想象力以一个幸福的旁观者的眼光打量不息运动的世界,打量“现实”,看到无数对快乐的竞赛者在严厉的裁判监护下角逐的时候,一种更高的感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不再能够把角逐的对手与裁判彼此分离开来观察,裁判自己好像也在竞赛,竞赛者又好像在进行裁判——是的,现在他压根儿只觉察到那永恒支配着的公义,以致他敢于宣告:“‘多’的斗争本身就是公义!而说到底,‘一’就是‘多’。因为,在本质上,所有那些质是什么呢?它们可是不朽的神灵?它们可是分离的、有始无终地为自己活着的本质!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知生成和消逝,不知静止,那么,所有那些质也许应当构成了一个别种形态的形而上世界,虽然并非如阿克西曼德在多元性的飘忽面纱后所窥见的那样是一个一元世界,而却是一个永远和本质上多元的世界!”赫拉克利特是否迂回曲折地重又陷入了双重世界秩序,不管他多么激烈地否认它,他一

方面承认一个由无数不朽神灵和魔鬼(即许许多多的实在)组成的奥林匹斯世界,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个只是由奥林匹斯的战斗尘雾和神械闪光(这意味着生成)所构成的人类世界?

阿那克西曼德逃避确定的质,躲进形而上的“不确定者”的怀抱;由于确定的质不断在生成和消逝,他便否认它们是真实的和核心的实存;那么,现在事情岂非似乎是,“生成”只是永恒的质之间的斗争呈显而变得可见而已?也许,事物的本质中根本不存在生成,而只有许多不生不灭的真正实在的相互并存,那么,岂不可说,“生成”不过是人类察识力不足的产物。

然而,这是有违赫拉克利特原意的曲径和歧途。他一再宣告:“一就是多。”那许许多多可被感知的质既不是永恒的本质,也不是我们感官的幻觉(后来阿那克萨哥拉持前一种看法,巴门尼德持后一种看法);它们即不是静止自主的存在,也不是人类头脑中昙花一现的假象。没有人能够凭借辩证的思路,神机妙算,猜中那专为赫拉克利特保留的第三种可能性。因为,他在这里所发现的东西,哪怕在神秘的奇迹和不可意料的宇宙隐喻的领域里也是罕见的例外。——“世界是天神宙斯的游戏”,或者,用更具体的方式表述:“是火的自我游戏,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一’同时就是‘多’。”

2 “世界是火的自我游戏”

为了解释以火为一种创世力量的学说,我想提醒读者注意阿那克西曼德是以何种方式推衍出水为万物之源的理论

的。实质上,阿那克西曼德尽管信任泰勒斯,进一步印证了泰勒斯的观察,但他仍不能使自己相信,在水之前——又或超乎于水之上,不再有别的等级的质。相反,在他看来,湿本身是由热和冷形成的,因而热和冷应当是先于水的等级,是更本原的质。当它们从“不确守者”的原初基质中分离出来时,生成便开始了。

作为物理学家,赫拉克利特隶属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思想,但他赋予了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热以新的含义,把它解释为呵气,热的呼吸,干燥的蒸汽,简言之,解释为火。他关于这个火所说的,和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关于水所说的同出一辙,火经由无数变化,首先是热、湿、硬三种基本状态,遍历了生成之道。因为,水在下降时转化为土,在上升时转化为火。或者,按照赫拉克利特似乎更精确地表述,从海上只升起纯净的蒸汽,它是天上星辰之火的养料,从地上只升起阴郁的雾状的蒸汽,它是湿气的养料。纯净的蒸汽是海向火的过渡,不纯净的蒸汽是地向水的过渡。火就这样持续不断地经历着它的两条变化之道,向上复向下,前进又返回,交替并举,从火到水,从水到土,又从土回到水,从水回到火。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这样一些观念,例如,火借蒸发的气体得以保持,土和火分别由水分离而来,在这些观念的最重要方面,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信徒,那么,他的以下观念却是独特的,与阿那克西曼德相矛盾的:他把冷排除出了物理过程,而阿那克西曼德则把冷与热等量齐观,以便让湿从两者中产生出来。赫拉克利特当然有他本身的理由:既然一切都应当是火,那么,在火的一切可能的转化中,就决不可能出现火的

绝对对立物 ;所以 ,他要把人们称之为冷的东西解释为热的一个等级 ,并且能够毫不困难地替这种解释辩护。

然而 ,比这种对阿那克西曼德学说的偏离重要得多的是一种更广泛的一致 :他像阿那克西曼德一样 ,相信世界是周期性重复衰亡的 ,并且从毁灭一切的世界大火中 ,不断有另一个世界重新产生。他很着力地强调 ,把世界投向那世界大火并化解为纯粹的火的周期可看作一种渴望和需要 ,或一种欠缺 ,而被火完全吞没则是一种满足。

我们还剩有一个问题要问 ,就是他如何理解和命名那重新苏醒的造世冲动以及那重新向“多”的形式填充的举动。有一句希腊格言似乎有助于我们思考 :“饱足生罪行(渎神)。”事实上 ,人们可以问一下 ,赫拉克利特是否从渎神中引出了那向“多”的回归。人们该认真看待这个思想 ,在它的烛照下 ,赫拉克利特在我们眼前陡然变容 ,他的骄傲的目光熄灭了 ,脸上显露出了忍痛割舍、无能为力的皱纹。看来 ,我们知道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流泪的哲人”了。现在 ,整个世界过程岂不是对渎神的惩罚之举 ?“多”岂不是一桩罪行的后果 ?纯向不纯的转化岂不是不公义的结果 ?现在 ,罪恶岂非被置入了事物的核心 ,因而 ,虽然生成和个体的世界被免去了对它的责任 ,但同时又不断重新被判决要承担它的后果 ?

七 审美的世界观

1 对“世界游戏”的审美直觉

渎神,这个险恶的词,确实对于每个赫拉克利特主义者来说是块试金石,他会在其上显示他是否理解或误解了他的大师。在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不公义、矛盾、痛苦吗?

有的,赫拉克利特宣布,然而只是对孤立地而非联系地看事情的头脑狭隘的人而言,不是对洞察全局的神而言。对后者来说,一切矛盾均汇流于和谐,尽管这不能被凡身肉眼看见,却可以被像赫拉克利特这样近乎静观的神的人悟到。在他的金睛火眼看来,填充在他周围的世界不复有一丝一毫的不公义。甚至像纯火会纳入如此不纯的形式这样的基本冲突,也被他用一个崇高的比喻克服了。

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它把自己

转化成水和土,就像一个孩子在海边堆积沙堆又毁坏沙堆。它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它暂时满足了,然后需要又重新抓住了它,就像创作的需要驱动着艺术家一样。不是犯罪的诱力,而是不断重新苏醒的游戏冲动,召唤另外的世界进入了生活。孩子一时摔开玩具,但很快又无忧无虑地玩了起来。而只要他在建设,他就按照内在秩序合乎规律地进行编结、连接和塑造。

只有审美的人才能这样看世界,他从艺术家身上和艺术品的产生过程体会到,“多”的斗争本身如何终究能包含着法则和规律,艺术家如何既以静观的态度凌驾于艺术品之上,又能动地置身于艺术品之中,必然与游戏、冲突与和谐如何必定交媾而生育出艺术品来。

现在谁还会向这样一种哲学要求一种伦理学以及“你应当”的绝对命令,甚或责备赫拉克利特有这样一种缺陷!如果所谓“自由”就是说人可以像换件衣服一样随意改变他的本性,是这样的一种愚蠢要求,那么,人就彻头彻尾直到他的最后一根纤维都是必然性,完完全全是“不自由”的。古往今来任何一种严肃的哲学都带着理所当然的嘲讽态度拒绝了这种自由。能够自觉地生活在逻各斯(logos,“理”)之中,以艺术家的眼睛俯视大千,这样的人十分稀少,因为当“潮湿的淤泥占据人们的灵魂”之时,人的眼睛和耳朵,乃至人的整个悟性,都成了糟糕的工具。为什么事情这样,这一点未被追问;正如同样未被追问的是,为什么火变为水和土。赫拉克利特当然没有理由非得证明——正像莱布尼茨(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 Leibnitz)有理由要证明——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对他来说,世界是亘古岁月的美丽而天真的游戏,这已经

足够了。

2 超越道德的世界观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一般来说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但这一点同下述事实并不矛盾:在人的全部本质中,贯穿着起支配作用的理性法则。人在自然界并不占据特殊优越的地位,自然界的最高现象是火,例如星晨,而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如果人借必然性保持对火的参与,那么,他就是较有理性的东西。要是他从水和土中产生,他的理性情况就很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义务:似乎因为他是人,他就必定认识逻各斯。可是,为什么有水,为什么有土?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比起问为什么人如此愚蠢和恶劣,这个问题要严肃得多。在最高级与最反常的人身上,体现了同样的内在的合规律性和公义性。

然而,如果有人试图逼问赫拉克利特:为什么火不总是火,为什么它现在是水,现在是土,那么,他只能这样答复:“它是一个游戏,请不要太郑重其事地看待它,尤其不要道德地看待它!”赫拉克利特仅仅对世界作出了如实的描述,他怀着静观它的喜悦:艺术家正是怀着这种喜悦静观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只有那些对于他对人的真实描绘心怀不满并且事出有因的人,才会觉得他深沉、忧郁、哀伤、阴险、暴躁、悲观,总而言之,可恨。但是,他对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反对和同情,恨和爱,想必会毫不在乎,并且用这样的教诲回敬他们:“狗总是向它不认识的人吠叫”,或者,“驴爱秕糠胜于黄金。”

这些心怀不满的人还常常叹息赫拉克利特风格晦涩。其

实,几乎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加清新明朗了。当然,他写得非常简练,所以,对于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来说,他倒确实是晦涩的。然而,不管一个哲学家怎样应该故意含糊其辞(人们惯于这样责备赫拉克利特),如果他没有理由隐瞒其思想,或者不是顽劣得要用文字来掩盖他思想贫乏,这就完全解释不通了。正如叔本华所云,哪怕在日常实际生活事务中,一个人也必须谨慎小心,尽量把话说得明白,以防止可能的误解;那么,他又怎么可以允许自己在最艰难深奥的、几乎不可企及的思维对象上,模糊不清地、甚至猜谜似地表达哲学在使命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呢?至于说到简练,让·保尔(Jean Paul)有一个很好的训戒:大体而论,如果一切伟大的事物——对于少数心智有许多意义的事物——仅仅被简练地并(因而)晦涩地表达出来,使得空虚的头脑宁肯把它解释为胡言乱语,而不是翻译为他们自己的浅薄思想,那么这就对了。因为,俗人的头脑有一种可恶的技能,就是在最深刻丰富的格言中,除了他们自己的日常俗见之外,便一无所见。

顺便说说,尽管如此,赫拉克利特还是没有躲过“空虚的头脑”。斯多噶派已经对他作了肤浅的曲解,把他关于世界游戏的基本审美直觉拉扯为对于世界合目的性的平庸关注,而且是出于人类利益的关注了。因而,在他们头脑中,他的物理学变成了一种粗鲁的乐观主义,并且不断促使张三李四“友好地鼓掌”(plaudite amici)。

八 “超人”的智慧

1 “超人”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是骄傲的,如果一位哲学家感到骄傲,那就确实是一种伟大的骄傲。他的创作从不迎合“公众”、群众的掌声,或是同时代人异口同声的欢呼。空谷足音乃是哲学家的命运。他的禀赋是最罕见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自然的,甚至和同类禀赋也是互相排斥和敌对的。他的自满必须是一堵金刚石筑成的墙,因为即使万事万物都和他作对,这堵墙也不能遭到毁坏。他向着不朽的行进比任何别人更加辛劳曲折,但是,没有人能比哲学家更有信心能到达行程的目的地——因为他除了在一切时间的张开着的翅膀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停留。不斤斤计较于现在和当下,这是伟大哲学天性的本质之所在。他拥有真理。无论时间之轮怎样随心所欲地滚动,决不可能躲过真理。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体验到他们曾经生活过。譬如说,人们绝对想象不了赫拉克利特的骄傲,仅仅是作为一种

无益的可能性。一切对洞见的追求,就其本质而言,看来是永远不可满足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无论是谁,只在他尚未从历史中获知确曾有这样的人存在过,就不可能抱着一种如此帝王气派的自尊和自信,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唯一幸运的追求者。这样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太阳系里,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他们。

2 “超人类”的智慧

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对自己也怀有一种超人类的尊敬,甚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敬畏。不过,灵魂转生的信念以及一切生命统一的信念重又引导他们走向他人,走向他人的造福和拯救。可是,对于阿耳忒弥斯神庙(指赫拉克利特的隐居地)里那位以弗所隐士的彻心透骨的孤独感,我们只能生硬地从荒山野岭的悲凉中猜知一二。

从他身上既没有强烈的激昂的同情之感,也没有帮助造福和拯救人类的渴望迸发出来。他是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辰。他的目光向内是热烈的;向外却是冰凉麻木的,仿佛疑幻疑真的视线。在他周围,幻象和谬误之波浪径直拍击着他的骄傲之顽石,他厌恶地掉头不看它们。然而,那些心头善感的人也避开这样一个铜铸的脸谱;也许在一所偏僻的寺庙里,在许多神像中间,在森然肃立的建筑物旁包围当中,这样一个造物还显得比较可以理解。在人类中间,作为一个人,赫拉克利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当他察视顽童们游戏时,他所想的也决非别人在这种场合所想的。他所想的是宇宙大顽童宙斯的游戏。

他不需要人类,即使那些愿聆教益的也不需要。凡是人们可能探问的一切,甚或其他贤哲曾向他探问过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轻蔑地谈及这些探问着,搜集着事实的人,简言之,这些“历史的”人。“我寻找和探听过我自己,”他这样说自己,用了一个人们用来表示探听神谕的词,仿佛只有他才是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的真正的贯彻执行者和完善者。

然而,他把他从这神谕中听出的东西视为不朽的、回味无穷的智慧,它们将按照神话中西比尔(Sibyl)预言的榜样,影响无远弗届。即使人们把他理解为像神谕一样在自我阐明,就像德尔斐神那样“既不表达也不隐瞒”,也足以让今后的人类受益以至于万代了。虽然神谕被揭示时“没有微笑、修饰和芳香”,毋宁说是用“唾沫四溅的嘴”宣告的,但必将传至千秋万岁的将来。因为世界永远需要真理,因而永远需要赫拉克利特,尽管赫拉克利特并不需要世界。他的声誉与他何干?正如他嘲笑着宣布的,声誉依存于“不断流逝的易朽之物”。他的声誉和人类有关,而不是和他有关,人类的不朽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赫拉克利特这个人不朽。他所看到的东西——关于生成中的规律和必然中的游戏的学说——从今以后必将被永远的看到。他揭开了这部最伟大的戏剧的帷幕。

九 冰冷的理性

1 纯理性的抽象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每句话都宣示了真理的骄傲和庄严,但那是用直觉把握的真理,而不是靠逻辑的引线攀援的真理,如果说,他在西比尔式的迷狂中观照而非窥望,领悟而非谋虑,那么,在他的同时代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身上,则有一个相反的形象和他比肩而立,同样也是真理先知类型的人,不过仿佛是用冰而不是用火造就,向周围闪射着刺人的寒光。

也许在他年事甚高时,巴门尼德曾经有过一个时刻,陷入了最纯粹的,不被任何现实污染的,完全没有血肉的抽象。在古希腊那两个世纪的悲剧时代中,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个时刻那样更具有非希腊的性质。它的产品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这个时刻成了他本人生活的分界石,把它分成了两个时期。然而,这个时刻同时也把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思想分成了两半,前半可以称作阿那克西曼德时期,后半可以直接

称作巴门尼德时期。

巴门尼德本人的早期哲学活动也还带有阿那克西曼德时期的面貌,他提出了一个连贯的哲学物理学体系,来回答阿那克西曼德的问题。后来,当他被那个抽象之寒栗控制住,提出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最简单命题时,他本人先前的体系也就成了废物堆里的陈旧学说之一。不过,他好像没有完全丧失对他的青年时代这个强健的宁馨儿的慈父般关怀,所以,他要说:“虽然正确的路只有一条,但是,如果人们想要走上另一条路,那么,就其品质和一致性来说,恐怕只有我的早期观点才是正确的。”他用这样的态度自卫,就是在那首论自然的伟大诗篇中,他也给了他早期的物理学体系以相当崇高的地位和颇为宽裕的篇幅,而这首诗本来是要宣布一个新观点作为通往真理的唯一路标的。这种慈父般的关怀,尽管它或许只是不知不觉中造成的差错,但在一个完全被刻板逻辑弄得僵化了的、几乎变成了一架思维机器的天性中,却是仅剩的人的感觉。

2 纯理性的正反抽象

在我看来,巴门尼德与阿那克西曼德之间的个人交往不是不可信的,而他之源出于阿那克西曼德学说则不但是可信的,并且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不相信一个存在的世界与一个生成的世界的严格划分。赫拉克利特同样不相信这种划分,这导致他根本否认存在。两位哲学家都寻求一条出路,以摆脱一种二元世界秩序互相对峙或不协调的关系。阿那克西曼德

向不确定者、不可确定者跳跃,借此一劳永逸地避开了生成领域及其在经验中给予的质。对于像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这样独特的头脑来说,作此跳跃并不容易。所以,他们试图尽其所能地步行,而仅仅在双脚不再找得到支撑点,必须跳跃才能避免跌倒的地方,他们才为自己保留跳跃的权利。

两位哲学家一再直观到的世界,正是阿那克西曼德如此伤感地责备并且解释为犯罪地点和生成之非公义的涤罪场所的那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其直观中,赫拉克利特发现,一切生成显示了多么可惊的合规律性和可靠性的秩序。他由此推论,生成本身决不可能是有罪的和非公义的。

巴门尼德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把各种质加以比较,相信自己发现了所有这些质并非相同的,而是必须被归纳为两类。例如,他比较了明和暗,后一种质显然只是前一种质的反面。因此,他区分了正面的质和反面的质,认真致力于寻索并记录整个自然界中的这种基本矛盾。在这样做时,他的方法如下:他举出一对一对的矛盾,例如轻与重,薄与厚,能动与受动,然后按照明与暗的矛盾模式来理解它们。凡与明相一致的,便是正面属性,凡与暗相一致的,便是反面属性。如果他举出了重与轻,则轻就归于明一边,重就归于暗一边。于是,重只被看作轻的反面,而轻则被看作一种正面属性。这种方法本身就已经产生出一种抗拒,排斥感官提示的能力,即抽象逻辑程序的能力。对于感官来说,重似乎相当有说服力地显示为正面的质,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巴门尼德把它列为反面的质。同样,他把与火相对立的土,与热相对立的冷,与薄相对立的厚,与阳相对立的阴,与能动相对立的受动,都只视作反面的质,于是,在

他眼里,我们的经验世界就分成了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即正面属性的部分(具有明、火、热、轻、薄、能动和阳刚的性质)和反面属性的部分。后者实质上只表明了前者即正面属性的不具备和缺乏。因此,他把缺少正面属性的这个部分描述为暗、土、冷、重、厚——总之,阴柔和被动的性质。

取代“正面”和“反面”这样的表述,他使用了绝对的术语“存在”与“不存在”,由之而得出一条原理,就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看法相反,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包含着某种存在着的東西,当然,也包含着某种不存在的東西。我们不应该在世界之外,仿佛到我们的地平线那一边,去寻找存在着的東西。相反,就在我们眼前,随时随地,在一切生成中,都包含了某种存在着的東西,并且在发生着作用。

3 超越理性的“爱神”

然而,在这里,他还剩有一个任务,就是具体回答“什么是生成”的问题。这正是他为了不跌倒就必须跳跃的时刻,尽管对于巴门尼德这样的天性来说,也许一切跳跃本身都会被看作跌落。只管这样说吧:我们将要堕入迷雾,堕入“隐秘的质”(qualitates occultae)的秘教,甚至有点儿堕入神话之中。

巴门尼德像赫拉克利特那样直观普遍的生成和变易,只能把消逝解释为不存在者的失误。因为,存在者怎么能对消逝负责呢!但是,生成同样也必须借助于不存在者才得以成立,因为,既然存在者始终存在着,就不可能是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它解释不了生成。因此,无论生成还是消逝,都是由反面属

性造成的。不过,生成之拥有一个内容,消逝之失掉一个内容,其前提是正面属性(即上述那个内容)也都参与了这两种过程。简言之,可得出以下原理:“无论存在者还是不存在者,对于生成都是必需的;当它们共同作用时,就有了生成。”

可是,正面属性与反面属性如何互相接近呢?作为对立面,它们岂不永远会互相躲避,使得一切生成都不可能?巴门尼德在这里诉诸一种“隐秘的性质”,一种对立面之间互相靠近和吸引的神秘倾向,而且,他用爱神阿佛罗狄忒之名,用日常熟知的阴阳两性的关系,作为这对立面的象征。阿佛罗狄忒的能力在于,她撮合了对立面,撮合了存在者和不存在者。一种情欲引导彼此冲突和排斥的因素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生成。如果情欲得到了满足,仇恨和内在冲突又促使存在者和不存在者重新分离——这时候,人们就说:“此物消逝了”。

一 苍白的真理

1 新的启悟

然而,没有人能够不受冲击而接纳诸如“存在者”和“不存在者”这样可怕的抽象,凡接触它的人,血必渐渐凝固。有一天,巴门尼德忽然心血来潮,发现他早年的全部逻辑构想的价值丧失殆尽,于是,他宁愿把它们如同一袋作废的旧币弃置一旁了。人们通常认为,在那一次的启悟中,发挥作用的不但有像“存在”和“不存在”之类概念的内在强制性推理,而且有一种外来影响,即巴门尼德认识了科罗封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的神学——这位在远古年代云游四方的狂诗吟诵者,对自然进行了神秘的、神化的讴歌。

色诺芬尼作为一个流浪诗人经历过非同寻常的生涯,他通过漫游成为一个见多识广和诲人不倦的人,善于提问和叙说。因此,在上述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把他列入博学者一类,一般来说列入“历史的”的天性一类。他的神秘倾向究竟缘何和何时定型,永驻不变,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弄清。也许,完成构

想之时,他已经是一位终于定居下来的老人了,经过迷径颠簸和不息探索之后,他的灵魂在泛神论的原始和平氛围下,感受到了崇高和伟大的极致——一种神圣休止、万物恒常的气象。此外,在我看来,两个人恰好在同一个地点,在埃利亚,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两个人的头脑中都构想着一个统一观念,这却纯粹是偶然的。

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也不共同拥有任何能够从对方学来然后进一步传授的东西。因为,在这两个人身上,那个统一观念的来源是全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如果其中一人曾经尝试了解另一个人的学说,那么,他仅仅为了理解,就必须把它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可是,在如此翻译时,另一种学说的特色不可避免地会丧失。

如果说,巴门尼德完全依靠一种所谓的逻辑推理得出存在者的一,并且用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把它编织出来,那么,色诺芬尼则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他和他那神秘的一相当典型地属于公元前六世纪。尽管他并不具备毕达哥拉斯那样的革命性格,但是,他在漫游生涯中却也怀着改善、净化、救治人类的同样的倾向和冲动。他是伦理导师,不过尚限于狂诗吟诵者水平。后来,他似乎曾是一个智者(巧言善辩的 Sophist)。在大胆反对现有风俗和价值观方面,希腊国土上无人能同他媲美。因此,他决不像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那样退隐独处,反倒是直面公众。正是这个公众,他冷嘲热讽地抨击了他们对荷马(古希腊大诗人 Homer)的欢呼喝采,他们对节日体操锦标赛的狂热嗜好,他们对人形石头的崇拜,虽则他不是用吵吵嚷嚷的恶陋方式作出抨击的。个人的自由在他身上达于高峰。他

之所以和巴门尼德血缘相近,就在于这种对于一切成规习俗的近乎无限的摆脱,而不在于那最后的神圣的一;他是在那个世纪所体现出的一种气象中看到这个一的,这个一和巴门尼德的唯一存在观念几乎没有共同的表达和术语,更不必说共同的来源了。

2 辩证思维的排斥

巴门尼德构建他那有关存在的学说时,毋宁说是处在一种相反的状态中。那一天,在这种状态中,他检验了他的那一对相互起作用的对子(它们的情欲和仇恨构成了世界和生成),即存在者与不存在者,正面属性与反面属性——而他,对反面属性、不存在者这概念突然产生了疑虑。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成其为一种属性呢?或者,提出更加根本的问题:“不存在者”怎样能存在呢?事实上,同义反复 $A = A$ 乃是我们一向报以绝对信任的唯一认识形式,否认它无异于疯狂。

正是这个同义反复的认识无情地向他呼喊: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存在的东西存在!

它突然感到他此前的生命承担着一个巨大的逻辑罪过。他竟或一直不假思索地断定:存在着反面属性,存在着不存在者;用公式来表达,这也就是 $A = \text{非} A$ 。恐怕,只有十足的变态思维才会这样做吧。正如他所反省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同样的变态作判断的,他本人不过是参与了一桩普遍的反逻辑罪行而已。

但是,就是这个向他昭示他的罪行的同一时刻,也向他闪

耀了发现的光辉。他找到了一个原则,一把打开世界秘密的钥匙,使他远离人类的一切幻觉。现在,他紧握住关于存在的同义反复真理这只结实可怕的大手,可以深入事物的深渊了。

他在这条路上遇见了赫拉克利特——一次不幸的相遇!他全神贯注于最严格地区分存在与不存在,此时此刻,赫拉克利特的二律背反游戏正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诸如“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与不存在既同一又不同”这一类命题,把他刚刚清理好的一切又弄得一团糟,使他怒不可遏。

他喊道:“滚开,那些似乎有两个脑袋而终究一无所知的家伙!在他们那里,的确一切都在流动,连同他们的思想!你们阴郁地凝视着事物,可是你们必定又聋又瞎,以致如此混淆了对立面!”

对他来说,群众的非理性思维,用儿戏似的二律背反装点着,被捧为一切认识的顶峰,这是一桩痛苦的、不可理解的事件。

3 感官经验的排斥

现在,巴门尼德沉浸在他那叫人肃然起敬的抽象的冷水浴中。凡实存之物,必永恒地存在;不能说“曾经存在”或“将要存在”。存在者不可能是被生成的,因为它能从什么东西生成而来呢?从不存在者吗?但是,不存在者不存在,不可能产生任何东西。从存在者吗?存在者除了生产自身外,不会生产任何别的东西。“消逝”的情形同样如此;如同生成,如同任何变化,如同任何增加、任何减少那样,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

唯一站得住的命题只能是：不存在任何一种东西，关于它可以说“它存在过”或“它将存在”；而关于存在者，则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说“它不存在”。

存在者是不可分的，因为那要来分割它的第二个力量在哪里呢？它是不动的，因为它应当朝哪里运动呢？它既不可能无限大，也不可能无限小，因为它是完备无缺的，而一个完备无缺的给定的无限乃是一个矛盾。所以，它是飘浮的，有限的，完备的，不动的，处处都等重，在每个点上都同样完美，像一个球体，然而并不占有一个空间，因为否则的话，这个空间会是第二个存在者了。但是不可能有多个存在者，因为，为了分离它们，必须有某种不存在之物。这是一个自我消解的假定。因此，只存在着永恒的一。

可是，现在，当巴门尼德收回他的目光，重见那个他早年曾试图凭借巧妙的逻辑推理把握其存在的生成的世界时，他愤怒于他的眼睛和耳朵了，因为它们毕竟看见和听见了生成。“不要跟随昏花的眼睛，”这时他如此下令，“不要跟随轰鸣的耳朵和舌头，而要仅仅用思想的力量来检验！”

他就这样对人的认识装置作出了第一个极其重要的，然而仍是很不充分的，就其后果来说是灾难性的批评。他把感官与抽象思维能力即理性截然公开，仿佛它们是两种彼此完全分离的能力似的，因而，他就摧毁了理智本身，不由自主地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这样一种全然错误的割裂，尤其自柏拉图以来，如同一种诅咒一样加于哲学身上。

巴门尼德断言，一切感官知觉仅提供错觉，其主要错觉恰恰在于它造成了一种假像，似乎不存在者也存在着，似乎生

成也具有一种存在。凭借经验所认识的那个世界的全部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它的质的变化,它的上升和下降的秩序,都无情地被当作纯粹假像和幻觉弃置一旁了。由之出发一无所获,也就是说,人们为这个伪造的、彻头彻尾无效的、仿佛由感官骗得的世界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了东流。

谁若做出了巴门尼德这样的总体判断,他就不会再做一个探索局部的自然科学家。他对现象的同情枯萎了,他甚至痛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现象,痛恨自己不能摆脱感官的这个永久骗局。现在,真理只应居住在最苍白、最抽象的一般之中,居住在最无规定性的词的空壳之中,就像居住在蜘蛛网之中一样。而在这样一个“真理”近旁,则坐着那么一位哲学家,他像抽象概念一样贫血,裹着公式的编织物。蜘蛛毕竟还想吃它的牺牲品的血,而巴门尼德式的哲学家却恰恰最仇恨他的牺牲品的血,那些被他牺牲的经验现实的血。

—— 空洞的“存在”

1 可靠性的追求

然而他是一个希腊人,伊奥尼亚(小亚细亚西岸中部的 Io- nia)革命爆发时他大约正当盛年。当时,一个希腊人要逃避太丰富的现实也还是可能的——他们把现实看作想象力的一种狡狴的建构,可他却不是像柏拉图那样,逃入永恒理念的国度、创世者的工场,以求放眼于事物的纯洁完满的原型,而是逃入最冷漠、最空洞的概念——“存在”——那死亡般的寂静之中。我们要谨防按照错误的类比来解释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这种逃避并非印度哲人意义上的遁世,其动力并非对于人生的堕落、短暂、非神圣性质的深刻的宗教信仰;它虽有其终极目标——静息于存在之中,然而对这终极目标的追求,它不是宛若神秘地沉浸在一种令人沉酣饱满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状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谜样般的叫人困惑难解)。

巴门尼德的思想毫不沾染印度哲思的醉人暗香,而在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身上,这种气息或许不是完全不可察

觉的。毋宁说,在当时,上述事实的特别之处正在于没有芳香、色彩、灵魂、形式,完全缺乏血肉、宗教精神、道德热情。叫我们惊讶的是那抽象化、公式化的程度(而这竟发生在一个希腊人身上!)特别是那追求可靠性、确切性的可怕冲动,竟然出现在一个倾向于神话式思考而想象力又是最奔放、最流动不居的时代。

巴门尼德祈祷说:“只求给我一个可靠性,神祇们,即或在不可靠之海洋上,它们仅是一叶扁舟,但已经足以飘洋过海了!请把一切生成的、茂盛的、绚丽的、繁荣的、骗人的、诱人的、活生生的东西拿走,请把这一切拿给你自己,只求给我唯一的、贫乏的、空洞的可靠性!”

2 空洞的“绝对存在”

在巴门尼德的哲学中,奏响着本体论的序曲。经验没有像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向他提供任何一个存在;可是,他能思考存在,由此他推论存在必定存在着。这个推论建立在下述前提上:我们拥有一个达于事物本质和不依赖于经验的认识器官。在巴门尼德看来,我们的思维材料完全不是来自观察,而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来自一个非感性世界,我通过思维可以直接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亚里士多德业已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类似的推论;他断言:存在决不是本质固有的质性。正因为如此,从“存在”的概念——它的本质无非就是存在本身——根本不能推导出存在的实质存有。“存在”与“不存在”的矛盾,如果没有实在的对

象(即没有使这一对矛盾得以抽象出来的感官观察),它就是完全空洞的逻辑定值。如果不回溯到观察,它就只是概念游戏,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被认识到。因为,真理的纯粹逻辑标准,正如康德所教导的,即一种认识同普遍的形式知性及理性法则的一致,虽然是一切真理的先决条件,是一切真理的消极前提,但是,逻辑不能继续前进,它不能检验和揭露涉及内容而非形式的错误。谁只要试图寻找“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这对命题、这个逻辑真理的内容,就会发现事实上没有与这对命题严格对应的唯一现实。对于一棵树,我既可以在同一切其他事物比较的意义上说“它是”,也可以在同它本身另一时刻比较的意义上说“它将是”,最后,还可以说“它不是”,例如,当我看到灌木时,可以说“它还不是树”。词只是事物彼此之间以及事物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符号,毫不涉及任何绝对真理。而“存在”这个词,正和“不存在”这个词一样,仅仅标志一种联结万物的最一般关系。既然事物本身的存在是无法证实的,那么,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即彼物此物的“存在”和“不存在”,也同样不能使我们靠近真理的国度一步。

我们凭借词和概念决不能逾越关系之墙,进入事物的某种神奇始基。即使在感性和知性的纯形式中,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我们也没有获得任何看来像是永恒真理的东西。对于认知主体来说,想要“置身事外”而看到和认识到什么,乃是绝对不可能的;以至于可以说,认识和存在在一切范畴中是对立至深的。

如果说,在巴门尼德时代,对理智的批判还很粗浅幼稚,因而他可以想象由永远主观的概念达于自在的存在,那么,今

天,按照康德的看法,那肯定是一种狂妄无知的举措。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想扮演哲学家的半吊子神学家中间,“有意识地把握绝对”被视为哲学的使命;譬如说,其形式或有如黑格尔(近代德国哲学巨匠 Hegel)所表白的:“绝对必已存在着,否则它如何能被寻索?”或者,如贝内克(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Beneke)的说法:“存在无论如何必定已经存在,无论如何必定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一度拥有存在的概念了。”

拥有存在的概念!仿佛它未曾在其词源中显示极其可怜的经验来源似的!因为,“esse”(存在)原本只是指“呼吸”。只要人使用其他万物,他就是传达了一个信念:他自己通过一个隐喻,亦即通过某种非逻辑的东西,呼吸和生活在其他事物上面,并且按照人的类比把它们的存在理解为一种呼吸。现在,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几乎湮灭了,但毕竟余泽犹在,因而人总是按照自身存在的类比,即用人格化的方式,且总是通过一种非逻辑的转借手段,来想像其他事物的存在。即使撇开这种转借手段不说,就人而言,命题“我呼吸,故存在着”也是完全不充分的。对之必须提出异议。正像对命题“我走,故我在(或故他在)”(ambulo,er-go sum/ergoest)必须提出异议一样。

一二 可疑的悖论

1 否定感官的悖论

另一个概念,内涵大于存在者这个概念,巴门尼德同样也已发现,虽然还不像他的学生芝诺(Zeno)使用得那么精妙,这就是“无限”的概念。不可能有无限者存在,因为在这样的假设中,会产生“一个完善的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概念。假如我们的现实、我们现有的世界处处具有这种“完善的无限”的性质,那么,按其本质来说,它说意味着对逻辑、从而也是对实在的违背,因而是欺骗、谎言、幻觉。

芝诺特别运用间接证明法,例如,他说:“不可能有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因为如果有这样的运动,就会有‘完善的无限’,而这是不可能的。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Achilles)在赛跑中不可能追上起步稍微领先的乌龟,因为他要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就必须已经跑完了无限的距离,也就是说,首先跑完这段距离的一半,然后跑完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如此以至于无穷。如果他事实上追上了乌

龟,那么,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因而决不是真理、实在、真实的存在,而仅是一种欺骗。因为,穷尽无限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的另一通俗表达手法是“飞箭不动”。飞箭在其飞行的每个瞬间都有一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上不动。那么,无限个静止位置的总和就等于运动了吗?无限重复的静止就是运动,因而就是自身的对立面吗?在这里,无限被利用来作为化解现实的硝酸。但是,如果概念是固定、永久、存在着的(在巴门尼德来看,存在与思维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无限是决不可能成为完善的,如果静止决不可能变为运动,那么,真相是箭完全没有飞动,它完全没有移位,没有脱离静止状态,时间并没有流逝。换言之,在这个所谓的、终究只是冒牌的现实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也没有运动。最后,连箭本身也是一个虚象,因为它来自“多”,来自由感官唤起的非一的幻象。假定箭拥有一种存在,那么,它就是不动的,非时间的,非造而有的,固定的,永恒的——一个荒谬的观念。假定运动是真正的实在,那么,就不存在静止,因而,箭没有位置,没有空间——一个荒谬的观点!假定时间是实在的,那么,它就不可能被无限地分割,箭飞行所需要的时间必定由一个有限数目的瞬间组成,其中每个瞬间都必定是一个原子——一个荒谬的观念!

我们的一切观念,只要其经验所与的,汲自这个直观世界的内容被当作“永恒真理”(veritas aeterna),就会陷入矛盾。如果有绝对运动,就不会有空间;如果有绝对空间,就不会有运动;如果有绝对存在,就不会有“多”;如果有绝对的“多”,就

不会有统一性。

2 存在等同于思维

我们是否觉得,这样的逻辑思考揭示出有如上述那样的一些概念难以触及事物的核心或解开实在的纽结?可是,巴门尼德和芝诺相反却坚持概念的真理性和普遍有效性,而把直观世界当作这些概念的对立物,当作客观化的非逻辑之物和悖谬之物加以唾弃。

在他们的全部论证中,他们都从一个完全不可证明、甚至可能性不大的前提出发,这前提便是:似乎我们在那种概念能力中拥有决定存在与不存在,即决定客观实在与非客观实在的最高标准了。似乎概念不应当依据现实来验证和修改(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从现实中派生出来的),相反,概念应当衡量和判决现实,如果现实与逻辑发生矛盾,甚至应当指认其非。

为了替概念安排好这种判决权,巴门尼德必须把他唯一视为真正存在的那种存在划归概念。现在,思维与那一个非生成的、完美的存在者不再可以被看作两类不同的存在,因为存在不允许有两重性。于是,思维与存在同一这个极其大胆的念头便应运而生了。

在这里,直观性形式、象征、比喻都无济于事。这个念头是完全不可表现的,但它是必要的。唯其缺乏任何感性化的可能,它更要欢庆自己对于世界和感官要求的最高胜利。说来真令一切幻想相形见绌,按照巴门尼德所宣示的,思维与那个球形的、十足实心的、呆板不动的存在必须合二而一,完全同一。

就让这种同一性违抗感官好了！正是这一点至为有效地保证了它并不是从感官而来的。

3 对概念世界的质疑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对有力的论据——是基于人或基于共识的论据,来反驳巴门尼德;它们虽然不能说明真理本身,却能说明感性世界与概念世界的绝对分离以及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不是真理。

第一,如果运用概念进行的理性思维是实在的,那么,多和运动也必定具有实在性,因为理性思维是运动着的,是从概念向概念的运动;换句话说,这是在多项的实在之间运动。对此不存在任何遁词,决不可能把思维描述为一种呆滞的静态,一种永不运动的自我思维。

第二,如果感官只提供诺言和假象,实际上只存在着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那么,感官本身究竟是什么?显然只能是假象的一部分,因为它不能等同于思维,同时,它的产品(即感性世界)也不能与假象完全等同起来。然而,如果感官本身是假象,那么,它究竟是缘何而起的假象呢?作为非实在的东西,它究竟如何还能骗人?不存在的东西根本不能骗人。也就是说,虚幻和假象从何而来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迹,甚至是一个悖谬。

我们把这两个论据分别称作关于理性之运转的驳议,以及关于假象来源的驳议。由第一点可以推论出运动和多是在实在的,由第二点可以推论出巴门尼德式的假象是不可能的。两

者的前提都是,巴门尼德那个关于存在的主要理论是可据信的。但是,这个理论仅仅意味着:只有存在者具有一种存在,不存在者不具有一种存在。

然而,如果运动是这样一种存在,那么,凡是一般来说以及在一切场合适用于存在者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运动。这就是说,运动是非生成的、永恒的、不灭的、不增不减的。

同时,如果借助于假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否认这个世界是假象,如果我们捍卫所谓生成、变化——我们这个多样化的、生生不息的、丰富多彩的生存舞台,使之不遭到巴门尼德式的唾弃,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描述为这些真正存在着的、同时存在于整个永恒之中的本质的总和。

在原来那个假设下,也容不下狭义的变化或生成。但是,现在“多”具备了一种真正的存在,所有的质具备了一种真正的存在;运动也同样如此。而且,对于这个世界的每个瞬间,哪怕随意选取相隔千万年的瞬间,我们都必定可以说:其中一切真正的本质,全都是同时存在于此的、不变的、不灭的、不增不减的。一千年后它们依然如故,丝毫不变。

如果说,尽管如此,世界看起来仍然时刻不同,那么,这不是哄骗,也不只是假象,而是永恒运动的结果。真正的存在者是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运动着的;它们彼此间时而结合,时而分离;时而向上,时而向下;时而内向,时而进奔八方。

十三 “无数基质”的世界

1 无数的基质

凭借刚谈到的那个观念,我们已经在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学说的领域内迈进了一步。是他全力以赴提出了上述两个驳议(即思维的运转以及假象缘何而来的驳议),来驳斥巴门尼德。但是,在基本原理方面,巴门尼德却奴役着他,就像奴役着所有后来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都否认生成和消逝的可能性——不管这是有如民众的头脑所想象的,或是如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所假定的(这两位比民众深思熟虑,但依然不够审慎)。这样一种神话式的无中生有和有化为无,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无变为有,这样一种任意的质的交换和取舍,从此被视为荒谬。不过,出于同样的理由,由一生多,由一种原质产生多种多样的质,总之,按照泰勒斯或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由一种基质派生出世界,同样也被视为荒谬。毋宁说,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特定的问题:如何把关于不生不灭之存在的学说挪用到这个现有的世界上来,而无

须以感官假象说和感官欺骗说为其出路。可是,如果经验世界不应该是假象,如果万物不能从虚无中派生,也不能从某一物中派生,那么,万物本身必定包含着一种真正的存在,其质料和内容必定是绝对实在的,一切变化都仅能关涉到形式,即关涉到这些永恒的、同时存在着的本质的位置、秩序、组合、混合和分离。事情恰如掷色子游戏,始终是同一些色子,但时而这样掷下,时而那样掷下,对于我们就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所有先前的理论都追溯到一种元素,以之为生成的母腹和始因,不管这种元素是水、气、火,还是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与此相反,现在阿那克萨哥拉主张,从相同的东西中决不能产生不同的东西,变化决不能由一种存在者得到说明。无论人们如何想像稀释或加稠这种假定的质料,都决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加稠或稀释来获得他们想要说明的东西——质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世界事实上充满最不同的质,那么,它们(如果它们不是假象)必定拥有一种存在,也就是说,它们是永远不生不灭、始终同时存在着的。它们不可能是假象,因为假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甚至只有否定的答案。

前代的学者试图简化生成问题,其方法是提出一种基质,它孕育着全部生成的可能性。现在,说法相反了:有无数的基质,但它们决不增多、减少或更新。只是运动在不断重新把它们当作色子摇掷;而阿那克萨哥拉根据我们思维观念的不容置辩的接续交替反驳巴门尼德,证明运动是真理而非假象。总之,巴门尼德的僵硬的、静止的、死灭的存在无论如何是被清除了;如今有许多存在者,同样确凿的是,所有这些存在者(存在、基质)都在运动着。

2 基质的相互作用

变化是运动——但是运动来自何方？也许，这个运动完全没有触动那些独立的、彼此隔绝的基质的真正本质，因而，按照存在者之最严格概念，它岂非必定是和它们本性相异的？或者，尽管如此，它仍附着于事物本身？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依据我们在这一点上所选取的路线，我们将分别进入阿那克萨哥拉的领域，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领域，或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领域。

一个费解的问题必然会被提出：如果有许多基质，这些基质都在运动，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它们？它们互相推动吗？仅仅是重力在推动它们吗？或者，事物本身包含着魔术般的引力和斥力？或者，运动的诱因是在这些实在的基质之外？换一种更严密的问法：如果二物显示一种交替，一种位置的互变，那么，这是由于它们本身吗？对此应作机械的解说还是魔术的解说？或者，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是有第三者在推动它们吗？这是一个糟糕的问题。

巴门尼德也许可以证明，与阿那克萨哥拉的看法相反，即使有许多基质，运动仍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说：如果举出两种自在地存在着的本质，每一种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绝对独立的存在（这样一种本质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基质），那么，正因为如此，它们决不会互相碰撞，决不会互相推动，决不会互相吸引，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桥梁，它们互不触动，它们互不干扰，它们互不相关。因此，碰撞和魔术般的吸

引一样都是无法解释的。凡是绝对异类的东西,彼此间不可能发生任何一种作用,因而自己既不可能运动,也不可能使对方运动。巴门尼德甚至还可以补充说:留给你们的唯一出路是把运动归之于事物本身;可是,这么一来,凡是你们称作和看作运动的一切也就只是幻觉,而不是真实的运动,因为,可能属于那种绝对独特的基质的唯一的运动,只是一种排除任何作用的自我运动。而现在你们之所以要假定运动,又恰恰是为了解释交替、位移、变化等作用,简言之,是为了解释事物相互之间的因果性和关系。然而,这些作用并未得到解释,仍像以前一样成问题。所以,实在难以想象为什么一定要假设一种运动,假如它完全不能带来你们向它要求的東西。运动根本不属于事物的本质,它永远异己于事物。

3 基质相互作用的前提

为了逃脱上述论证,埃利亚派那个“不动的一”的反对者们受到了来自感性的一种偏见的诱惑。这一情形似乎是不容反驳的:每个真正的存在者都是一个占据空间的物体,一团物质,或大或小,无论如何总必在空间中延伸,因而,两团或以上的物质不可能同处一个空间。在此前提下,阿那克萨哥拉就像后来的德谟克利特一样假定:当它们在运动中侵入对方空间时,它们必然互相碰撞;它们会争夺同一个空间;正是这种争夺导致了一切变化。换言之,那些完全隔绝的、彻头彻尾不同的、永远不变的基质,终究没有被想成是绝对不同的;在独一无二的、完全特殊的质之外,它们终究都具有一种完全相同的

基础,一块占据空间的物质。在参有物质这点上,它们都是一样的,因而能互相作用,即互相碰撞。事实上,一切变化完全不依赖于那些基质的异类性质,相反却依赖于它们作为物质的同类性质。

在阿那克萨哥拉的假设中,包含着一个逻辑错误。因为,真正自在的存在者必定是完全无条件整体,不容许有进一步的假设作为其原因或前提。相反,阿那克萨哥拉的所有那些基质终究是有条件的东西,它们拥有物质,以物质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来说,“红”这种基质不仅仅是自在的红,冥冥中还是一块没有质性的物质。“自在的红”只有凭借这种物质才能作用于别的基质;它不是凭借红色,而是凭借一种非红色的、无色的、完全没有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如果红被严格地看作红,看作真正的基质本身,也就是没有那个基础,那么,阿那克萨哥拉想必不敢谈论红对于别的基质的作用——比如这样的说法:“自在的红”在碰撞时传递了一种运动予“自在的肌肤”。

由此显然可见,一个真正的存在者是决不能被推动的。

一四 运动之谜

1 运动的真实性

为了更好地评估巴门尼德假设的非同寻常的优点,不得不看看埃利亚派的对手们。如果向阿那克萨哥拉以及一切相信多基质统一的人提出“有多少基质”这个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困窘啊(巴门尼德却是不会遭此困窘的)。阿那克萨哥拉闭眼一跳,说:“无限多”。这样,他至少逃脱了一个困难得不堪想象的任务,即证明基质的确切数目。因为这个无限多必须不增、不变、亘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在这个假定中已包含着一个矛盾,即有那么一个已封闭的并已完成了的无限。

简言之,多、运动、无限在遭到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可惊原理谴责之后,又从放逐中返回,向巴门尼德的对手发射炮弹,试图给他们以致命的创伤。这些对手却显然没有准确估计到埃利亚派下述思想的可怕威力:“时间、运动、空间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能把所有这些东西设想为无限的,而不管它

是无限大的还是可以无限细分的,一切无限的东西都不具有一个存在,都不存在。”无论谁只要严格领会“存在”一词的含义,且确认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完成了的无限”不可能存在,就不会怀疑这个思想。如果现实只在完成了的无限的形式中向我们显示万物,则可见现实是自相矛盾的,因而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

倘若这些对手想反驳说:“可是,在你们的思维中毕竟有接续交替,因而你们的思维也不可能是实在的,故不能证明任何东西。”那么,巴门尼德也许会像康德在类似场合答复同一指责那样答道:“虽然我可以说,我的意念是彼此接续交替的,但这仅仅是指,我是在一种时间次序中,即遵循内感官形式意识到它们的。这却并不表示时间是某种自在之物,或是客观地依附在事物上面的规定性。”因此,必须区分纯粹的思维——它像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样是非时间性的——和对这种思维的意识;后者已经被思维翻译成了假象的形式,也就是交替、多、运动的形式。

巴门尼德很可能利用了这条出路,那么,斯皮尔(A. Spir)用来反驳康德的理由(《思维与现实》第1卷),想必也曾经被用来反驳他:

然而,现在很清楚,第一,如果我的意识中并不同时显现一种各个前后相继的交替环节,那么,我对这种交替本身只能一无所知。所以,交替这个观念本身完全不是交替的,因而完全不同于我们观念的交替。第二,康德的假设中所包含着的荒谬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要惊叹他如何能对此视而不见。按照这一假设,凯撒大帝和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死,他们就

像两千年前一样活得好好的,只是由于我的“内感官”的安排,才显得好像已经死了。未来的人们现在已经活着了,如果说他们现在尚未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也是“内感官”的安排的责咎。主要的问题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本身的开始和结束,连同它的全部内感官和外感官,如何能仅仅存在于内感官的领悟之中?事实恰恰是,变化的实在性根本无法否认。把它从窗口送走,它又从锁眼溜进。固然可以说:“状态和观念只是看起来在变化而已”,但这个假象本身仍是某种客观现存的东西,其中的交替具有无可怀疑的客观实在性,实际上确有某种东西前后相继。——此外,应该看到,全部理性批判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有理由和依据:我们的意念本身如其所是地向我们显现。因为,如果意念并非如它实际所是地向我们显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提出有关它的有效主张,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认识论以及对客观有效性进行“先验”考察。现在,这一点已不容怀疑:我们的意念本身是作为接续交替的东西显现给我们的。

阿那克萨哥拉对这种确凿无疑的交替和运动作出沉思,这逼使他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假设。意念显然是自我运动的,它们并不是被移动,在自身之外并无动因。他说,因此存在着某种自身之内包含着运动的原因和开端的东西。但是,他又观察到,这些意念不仅自我运动,而且还推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肉体。这样,他通过最直接的经验发现了意念对于有广延的物质的作用,这一作用作为后者的运动而得以辨认。他把这一点看作事实,其次才感觉到要对这一事实作出解说。

2 最初的运动

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来说,有一个世界上运动的规范图式就足够了;现在,他或则把这种运动看作由意念机能(即古希腊哲学中所称的“奴斯”*nous*)所引致的那些真正的、隔绝的本质的运动,或则把它看作由已被推动之物所引起的运动。

按他的基本假定,后一种情况,即运动和碰撞的机械传递,本身同样包含着一个问题,这一点他也许忽略了。碰撞作用的屡见不鲜大概钝化了他发现碰撞之谜的眼力。相反,他也许正确地感觉到了意念对于自在地存在着的基质的作用是大成问题的,甚至是荒谬的。因此他试图把这种作用归结为他认为显然行得通的机械移动和碰撞。

“奴斯”无论如何也是这样一种自在地存在着的基质,他把它描述为具有特殊“思维”属性的极其精细的物质。按照如此假定的性质,这种物质对于另一种物质的作用,与另一种基质施于第三种基质的作用,——即机械的、因压力和碰撞而产生运动的,也就得完全同属一类。现在他总算有了一种自我运动并且使他物运动的基质,其运动并非来自外界,也不依赖于他物。这样,现在这种自我运动该被如何设想,看来差不多是无所谓了;也许就像极其精细的水银珠子的来回滚动吧。

在涉及运动的所有问题中,没有比运动的开端更棘手的问题了。我们虽则可以把其他一切运动设想为因果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最初的、开端的运动作出解释。对于机械运动来说,不管怎样,链上的最初一环决不可能是一种机械运动,因为这无非是意味着求助于“自因”(*causasui*)这个荒谬概

念。另一方面,一开始就把自我运动当作一笔终身嫁妆添加到永恒绝对之物身上,同样也无济于事。因为不能设想运动没有何去何从的方向,一定得把它设想为关系和条件。而倘若一物按其本性必然关涉到存在于它之外的某物,该物就不再是自在地存在的和绝对的。

面对这一困境,阿那克萨哥拉以为在那个自我运动的、一向无所依赖的“奴斯”身上找到了特别的救星。“奴斯”的本质是那么含糊不清,恰好足以掩饰对于它的假设实质上已包含着那个被禁止的“自因”。经验观察表明,意念无疑不是一个自因,而是大脑的产物;把“精神”这种大脑的产物同它的起因分离开来,并且更妄断它在分离后仍然延续地存在着,实在是流于怪诞了。但这正是阿那克萨哥拉所做的,他忘记了大脑及其惊人的精微复杂,大脑结构的迂回精妙,而宣告所谓“自在的精神”。这个“自在的精神”可以自作抉择——这真是一个精彩的发现!它可以随时叫它之外的事物立刻开始运动,相反,涉及到它自己它却可以耗费极其漫长的时间。

总之,阿那克萨哥拉可以假定一个最初的运动时刻,作为一切所谓生成的起点,也就是永恒基质及其成分的一切变化(即一切移动和换位)的起点。虽则精神本身也是永恒的,但它不会被迫亘古以来就来回移动物质和物体,如此的折磨自己。不论长短,总必有过一个时间和一种状态,当时“奴斯”尚未施作用于物质,物质尚未运动。这就是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混乱时期。

十五 从混沌到运转

1 原始混乱

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混乱不是一个可以立刻察知其用的概念。要理解它,必须首先理解这位哲学家对于所谓生成提出的观念。因为,在运动以前,一切异类元素的状态本身决非必然会造成一切“事物的种子”的绝对混合,如同阿那克萨哥拉所表达的。他想象这种混合是一种完全的混杂,连最微小的成分也是如此。其途径是把所有这些元素基质仿佛在一个研钵里研成粉末,从而能够把它们仿佛在一只搅拌罐里搅拌而成为混乱。

人们也许可以说,这一混乱观念毫无必要。毋宁说,只需要假定一切元素的一种任意偶然状态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假定它们被无限分割。一种无规则的并存已经足够,不需要混杂,更不消说一种如此完全的混杂了。那么,阿那克萨哥拉是怎样得出这个困难复杂的观念的?我们说过,是依靠他对经验所显示的生成的理解。他首先从他的经验中吸取了一个关于

生成的至不寻常的命题,这个命题必然导致关于混乱的理论。

通过对自然界中事物的产生过程的观察,而不是通过对前人体系的研究,阿那克萨哥拉得出了这一原理:“一切事物产生于一切事物”。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信念,它立足于一种多方面的、归根到底当然是极其可怜的归纳。

他这样来证明上述原理:如果事物可以产生于其对立面,例如黑产生于白,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了。当白色的雪融化为黑色的水时,这种情况就确实发生了。他这样解释身体的代谢过程:食物中必定有看不见的肉、血、骨粒子,代谢时,它们各自分离出来,然后在体内同类相聚。可是,如果一切事物可以产生于一切事物,固体可以产生于液体,硬可以产生于软,黑可以产生于白,肌肉可以产生于面包,那么,一切事物也必定已经包含在一切事物之中。事物的名称仅仅表达一种基质相对于别的基质的优势,那些基质的量较小,甚或小得几乎不可觉察。在金——也就是人们权且称之为“金”的东西之中,必定也包含着银、雪、面包、肉,不过比例极其微小,而整体则是按照占优势的金的基质来命名的。

然而,一种基质怎样能够占据优势,以多于其他基质的量填充一物呢?经验表明,这种优势只能在运动中逐渐形成,优势是我们通常称作生成的那个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一切事物包含在一切事物之中,这一点不是一个过程的产物,相反是一切生成和一切运动的前提,因而是先于一切生成的。换句话说,经验教导我们,同类物不断地(譬如说通过代谢)聚合起来,可见它们一开始并非互相依附和结块成团的,相反是分散的。毋宁说,就我们目睹的过程而言,同类物始终是从非同类

物中派生出来而移聚于别处的(例如在代谢时肌肉产生于面包等等)。因此,不同基质的混合乃是事物结构的更早形式,在时间上先于一切生成和运动。

如果一切所谓生成是一种分离,是以一种混合为前提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这种混合、这种互相混杂一开始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尽管同类物向同类物运动的过程,也就是生成,已经持续了极其漫长的时间,然而人们还是知道,时至今日,在每一事物中仍然包含着其他一切事物的碎屑和种子,它们等待着分离,而到处存在的不过是一种优势罢了。因此原初的混合必定是完全的混合,也就是说,哪怕无限小的微粒也已经是混合了,因为摆脱混合要耗费无限的时间。在作以上思考时,阿那克萨哥拉执着于一个想法,即认为一切具有真正存在的事物都是无限可分的,不会因此丧失其特性。

2 任意的起动

根据上述前提,阿那克萨哥拉设想世界的原始存在类似于由无限小的质点构成的尘粒,其中每一个质点都极其简单,只具有一种特质,因而每一种特殊的质都体现在无限多的个别点中了。考虑到这些点是同一个整体的性质相同的部分,而该整体又与自身各部分性质相同,亚里士多德就把这些点称作“同类的部分”(homoeomeries)。

然而,如果把所有这些点、这些“事物的种子”的原初混合等同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原初质料,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后者(即所谓“不确定者”)是一个绝对单一而且独一的质团,面

前者则是不同质料的聚合体。诚然,对于这个不同质料的聚合体,人们可以说对于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所说的同样的话;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它可能既不是白的,也不是灰的、黑的,或别的颜色的;它无味,无嗅;一般来说,它作为整体既没有量的规定性,也没有质的规定性”。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与阿那克萨哥拉的原初混合的共同点就这么多。然而,且不论这些消极的共同点,它们有着积极的区别,即原初混合是聚合体,不确定者是统一体。阿那克萨哥拉至少靠着他那关于“混乱”的假设而在这一点上优越于阿那克西曼德:他不必从一推导出多,从存在者推导出生成者了。

当然,在他主张的种子的完全混合中,他必须允许一个例外:“奴斯”当时并不存在,而且归根到底至今也没有同任何事物混合。因为,只要它曾经同一种存在者混合,那么,通过无限的分割,它必定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了。这个例外在逻辑上是成大问题的,尤其是考虑到前面叙述的“奴斯”的物质本性,它简直是某种神话式的东西,显得十分武断。然而,按照阿那克萨哥拉的前提,它却有着严格的必然性。精神和所有别的质料一样,是无限可分的;不过并非通过其他质料而分割,而是通过它自身。当它自我分裂时,它一边分裂,一边又聚合为或大或小的颗粒,并且保有它万古不变的量和质。在这一瞬间,在整个世界上,在动物、植物和人身上,那种是精神的东西,一千年前也是精神,而且并不增多或减少,尽管分配有所不同。可是,无论它在哪里和一种别的基质发生关系,它在那里决不会同后者混合,相反可以任意把握后者,随心所欲地推动和移动后者;简言之,支配后者。世界上只有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运动,

也只有它具备自主性 ;它通过推动基质种子来表明这种独特禀赋。然而它把它们推向何方 ? 或者 , 一种没有方向、没有可寻之迹的运动是可以设想的吗 ? 精神凭着其冲动发生作用时是随机性的吗——有如它在什么时候碰撞、什么时候不碰撞是随机性的一样 ?

总之 , 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偶然 , 是最盲目的任意性吗 ? —— 我们在这里就要跨进阿那克萨哥拉最神圣的思想领地了。

3 自然的运转

对于原始状态的那种混乱的混合 , 在它尚未有任何运动之时 , 在不增加任何新的基质和力量的条件下 , 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 才能从中产生现有的世界及其规则的天体轨道 , 有规律的岁月交替形式 , 形形色色的美和秩序 , 简言之 , 才能从混乱中产生一个宇宙 ? 这只能是运动的结果 , 然而却是特定的、精心安排的运动。这种运动本身是“ 奴斯 ” 的手段 , 而“ 奴斯 ” 的目标该是把同类事物完全分离出来 , 这是一个迄今尚未达到的目标 , 因为开端的无序和混合是无止境的。这个目标只可通过极其漫长的过程去追求 , 不能靠神话般的魔法一蹴而就。如果在一个无限遥远的时刻 , 一旦做到使一切同类物聚合 , 各种元素按类集中 , 彼此按照美的秩序排列 ; 如果每个微小部分都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和家乡 ; 如果在基质的大分裂、大分散之后 , 迎来了大和平 , 不复有任何分裂、分散之物 , 那么 , “ 奴斯 ” 就将复归于它的自我运动 , 不再分裂成或大或小的量 , 作为植物精神

或动物精神,去漫游世界或栖居于其他物质了。

在这期间,任务尚未完成,但“奴斯”展现出的运动类型已经为解决任务显示了一种叫人惊叹的合目的性,通过它,任务将在每一新的瞬间都向着它的完成迈进一步。因为它具有一种螺旋形运动的性质,在混乱的混合的任意的一点上开始其活动,这个运动起初以小圈旋转的形式,随而以不断扩大的轨道波及一切现有存在,所到之处,凭藉离心力把每样事物抛向其同类。这个旋转运动首先使一切密者靠近密者,一切稀者靠近稀者,同样也使一切暗、明、湿、乾的东西靠近其同类。在这些一般项目之上,又有两种更广阔的东西,即“以太”(aether)——就是一切暖、轻、稀的东西,以及空气——就是一切暗、冷、重的东西。通过以太物质与空气物质的分离,那个旋转圆周愈来愈大的轮子继而产生的效应就是有如有人在静水中造成一个旋涡相类似的情形:较重的成分被吸往中心并凝聚起来。同样,在混沌中,前进的水龙卷,其外侧带着轻飘稀薄的成分,凝重潮湿的成分则聚向内部。然后,随着这一过程的延续,首先是水从内侧滚动着的气流中分离出来,然后是土质从水中分离出来,最后,由于可怕低温的作用,矿物从土质中分离出来。接着,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一些矿物团块又重新被扯离地面,抛入炽热明亮的以太层面。在那里,以太的火焰使它们燃烧,以太的旋转又使它们一起随己旋转;这样,它们闪射光芒,成为了太阳和星辰,照亮和温暖了本来阴冷的地球。

这整个思考过程惊人地大胆和单纯,本身丝毫没有那种笨拙的、拟人的目的论气息,虽则人们竟常常把这种目的论同

阿那克萨哥拉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个构想的伟大和骄人成就正在于,当巴门尼德把真正的存在者看作一个静止的僵死的球体时,它却从运动着的圆圈推导出了整个生成的宇宙。一旦这个圆圈进入了运动,一旦“奴斯”使它滚动了起来,那么,世界的全部合目的性秩序和美的秩序就是这最初促动的自然而然的結果了。

当人们责备阿那克萨哥拉在这一构想中那用得实在是至为谨慎的目的论,并且轻蔑地把他的“奴斯”说成是一种临时插进用以解围的神祇(*deus ex machina*)时,他们对他是多么不公正啊。相反,正是为了排除神话上的和神学上的奇迹干预,排除人格观点的目的和功用,阿那克萨哥拉可以说出类似于康德在其《天体自然史述论》中说过的豪言。把宇宙的状态和星体轨道的神奇安排完全追溯到一种单纯的、纯粹机械的运动,宛如一个运动着的数学图形,这不是一个至为崇高的思想吗?

阿那克萨哥拉可不是,追溯到一个机械神灵的意图及其干预之手了,而是追溯到一种振荡,它一旦开始,在其进程中便是必然的和确定的,其结果酷似却不必要就是神机妙算或深思熟虑的安排。康德说:“我愉快地看到,不是靠任意的虚构,而是由于确定的运动规律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它如此酷似我们这个世界系统,以致我不能不认为它就是后者。我觉得,就此而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并非狂妄地说:‘给我物质,我要从中建造出一个世界!’”

一六 创作冲动与宇宙游戏

1 运转力学

现在,即使假定那个原始混合已被正确理解,这一伟大的世界建造规划看来仍然首先会遭到一些力学运作方面的质疑。也就是说,即使精神在某个地方引起了一种旋转运动,这种运动的延续依然是极难想象的,尤其是考虑到,它本来被设想为无限的,应当逐渐波及一切现有物质。

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想到,所有其余物质的压力一定会压制这个刚刚产生的微弱的旋转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其前提是起发动作用的“奴斯”以可怕的力量突然投入,迅猛得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个运动称作涡流,正像德谟克利特也设想过这样一种旋涡一样。而由于这种旋涡必须无限强大,才能不被整个压于其上的无限物质世界阻遏,所以它又必定是无限迅速的,因为强度本来就只能体现为速度。同心圆愈大,这个运动就会愈慢;那么,运动要是能达于无限伸展的世界的终极,那里它就势必只有无限小的转速了。相反,如果我们设想,

在最初发轫之时,运动是无限大即无限快的,则开始的圆圈也必定是无限小的。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自转的点作为开端,这个点具有无限小的物质内容。

可是,这个点全然解释不了继续运动,我们诚然可以设想所有原始物质的点自转,但全部物质依然是不动的、未分离的。然而,如果这个被“奴斯”支配和旋引的无限小的物质的点并不自转,而是构引出一个任意定断的大于己身的圆周,那么,这就足以撞击、推进、投掷、反弹其他物质点了,并且如此逐渐造成一种活跃的、向四周扩展的骚动,作为最先的结果,其中必将发生空气物质与以太物质的分离。正像运动的开始本身是“奴斯”的一个任意行为一样,运动开始时构画出一个圆圈,其半径被随意定断为大于一个点,这样的一种质性也是任意的。

2 艺术的恣意任性

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问,“奴斯”那时究竟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要去撞击无数个点中的任意一个物质小点,使之旋转起舞,而为何以前没有发生这事。阿那克萨哥拉也许会如此回答这个问题:“‘奴斯’有任意选择的特权,它可以一下子随意开始;它只依赖于自己,而其他万物则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它没有义务,因而也没有它不得不去追求的目的。如果它有一回开始了那个运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的,那也只是……”要说完这句话太困难了!赫拉克利特却是把它说完了;“那是,”他说:“……一种游戏。”

看来这是希腊人启齿欲说的最终解决或答案。阿那克萨哥拉的灵魂是个艺术家,而且是最强有力的力学天才和建筑艺术天才,他以最简单的方法创造出最宏伟的形式和轨道,宛如创造出一种能动的建筑结构,而这终归是出自深藏在艺术家本能中的那种非理性的恣意任性。仿佛阿那克萨哥拉手指菲迪亚斯(古希腊雕塑大师 Phidias)面对宇宙这个巨型艺术品,一如面对帕特农(Parthenon)神庙,高声喊道:“生成不是道德现象,而只是艺术现象!”

据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人生为何终究有其价值这个问题,阿那克萨哥拉的回答是:“为了观赏穹苍和整个宇宙的秩序。”他对待物理事物是如此虔诚,怀着如此神秘的敬畏之心,就像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肃立在一座古代庙宇前一样。他的学说成为了一种自由精神的信仰训练,它借“憎恨并避开不敬的群氓”来自卫,审慎地从雅典最高贵的阶层中挑选自己的信徒。在雅典的阿那克萨哥拉信徒的隐闭团体中,民间神话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语言得到认可,一切神话故事、一切神灵、一切英雄在这里只被当作自然涵义的形象文字,即使荷马史诗也应该是“奴斯”威力的颂歌,是身体(physis)斗争和法则的颂歌。这个崇高的自由精神团体的声音时而响起,在民间引起回响。尤其是那位老是无所畏惧、锐意革新的伟大的欧里庇德斯(Euripedes),他敢于通过种种悲剧面具把那利箭一般穿透民众意识的东西大白于天下,民众唯有依靠滑稽的模仿和可笑的曲解才得以摆脱这种东西。

然而,最伟大的阿那克萨哥拉信徒是伯里克利(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 Pericles),这个世上最有力、最奇特的人。柏拉

图正是就他而作证说,唯有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才使他的天才得以展翅高飞。当他作为著名演说家站在他的人民面前,优美静穆如同一尊大理石的奥林匹斯神像,镇定自若,身披褶裯纹丝不动的大衣,脸部表情未尝稍改,不苟言笑,声调始终铿锵有力,与狄摩西尼(古希腊政治家、演说家 Demosthenes)迥然有别,恰以伯里克利的风格演说,有若雷鸣、电闪,仿佛在毁灭和拯救着,——当此之时,他就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宇宙的缩影、“奴斯”的肖像——“奴斯”在他身上为自己建造了最美丽奇异的屋宇。那建造着、运动着、区分着、整理着、思前想后、充满艺术创意、不受外界决定的精神力量、仿佛在他身上人化,变得清晰可见了。

阿那克萨哥拉自己说过,单凭人拥有手这样可惊叹的器官,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最有智慧的存在物,必定比其他一切存在物充分得多地包含有“奴斯”。他由此推断,“奴斯”是按照它在其中占有一个物质躯体的范围和尺寸,不断从这些物质中为自己建造与其量级相一致的工具的;因而,当它最充分地显现时,工具就最美、最合目的的。“奴斯”最奇妙、最合目的的举动想必是那个圆形原始运动,因为在此之前,精神还是未分的一体。如此说来,伯里克利演说的效果在听众阿那克萨哥拉看来想必往往像是这个圆形原始运动的一幅象征图画;因为,他在这时首先也感觉到了——一个威力无比、却又有条不紊地运动着的思想旋涡,它逐渐扩展,用一个个同心圆俘获和拖走了远近的一切,最后把整个国度重整而致有条有格。

3 宇宙游戏

在较晚的古代哲学家看来,像阿那克萨哥拉这样需要用“奴斯”来解释世界,未免是有点怪诞的,甚至几乎是不可原谅的。他们觉得他似乎发明了一件出色的工具,但不能正确地理解它,于是他们想要补做被发明者耽误了的事情。

他们不懂得,阿那克萨哥拉出于纯粹自然科学方法精神所制定的戒律有何意义,这一戒律在任何场合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某物缘何而起(指其有效原因 *causa efficiens*),而不是某物为何存在(指其终极原因 *causa finalis*)。阿那克萨哥拉只是利用“奴斯”来回答这个特定的问题:“运动缘何而起?”又或:“有规则的运动缘何而致?”可是,柏拉图却责备他没有指出他应该指出的事情:万物以自身的方式处在自己本身位置上时是最美、最善、最合目的的。然而,阿那克萨哥拉恐怕不敢把这个主张施用于任何特定场合;在他看来,现有世界决不是可想象的最完美世界,因为他看到万物相生,发现无论在充实的世界空间的尽头,还是在单个存在物身上,“奴斯”对于基质的分解都尚未大功告成。就他的认识而言,只要找到一种运动就完全足够了,这种运动能够通过简单的持续作用,从一种全然混合的混乱中造就可见的秩序。他谨而慎之地避免提及运动的原因、运动的理性目的之类的问题。因为,“奴斯”倘若有一个按其本性来说是必然的目的要通过运动来实现,那么,它就不复能随心所欲地在随便什么时候开始运动了。而只要它是永恒的,则它也必定已经永久地受制于这个目的,于是不可能有一个尚无运动的时刻,在逻辑上甚至要禁止替运动假定一个开端。这样一来,原始混乱的观念,整个阿那克萨哥拉世界观

的基础,在逻辑上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为了避开目的论所造成的这种困难,阿那克萨哥拉始终必须最有力地强调和断言:精神是随心所欲的;它的一切行为,包括原始运动这个行为,都是“自由意志”的行为,与此相反,其余整个世界则是在这个原始瞬间之后,以严格决定的方式,而且是机械决定的方式形成起来的。然而,那个绝对自由的意志只能被设想为无目的的,其性质类似于孩子游戏或艺术家创作时的游戏冲动。

如果指称阿那克萨哥拉犯上了经常发生在目的论者身上的那种思想混乱,那就错了。目的论者惊愕于异乎寻常的合目的性,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协调一致,尤其是在有机体身上的协调一致,于是假定,凡是为理智存在的东西,也必定通过理智产生,凡是他在目的概念引导下获得的东西,在自然界中也必定通过思考和目的概念得以形成(参看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2册第26章论目的论的段落)。

在阿那克萨哥拉看来,恰好相反,事物的秩序和合目的性仅仅是一种盲目的机械运动的产物。而且,仅仅为了能够开始这种运动,为了在某个时刻摆脱混乱的死寂,阿那克萨哥拉才假设了自由的、自决自足的“奴斯”。他所珍视的正是“奴斯”的随机性:正因为这种特性,它也就能够不受原因支配、不受目的支配,可以在无有条件所限下、无有定断之下发生作用。

附录

尼 采 年 谱

- 1844 10月15日尼采诞生于萨克森州(Sachsen)琉森附近的勒肯镇(Lutzen)
- 1849 (五岁)7月10日尼采父亲因摔伤而长期患脑软化症去世。
- 1850 (六岁)全家迁往塞尔河畔瑙姆堡(Naumburg)。
- 1858 (十四岁)10月至1864年9月在瑙姆堡文科中学普福塔学校读书。
- 1864 (二十岁)10月进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文学。
- 1865 (二十一岁)10月转入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首次阅读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 1866 (二十二岁)开始与李契尔门下的尼尔温·罗德的交往。
- 1867 (二十三岁)10月被征召入南姆堡炮兵联队,不慎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 1868 (二十四岁)4月因伤退伍。11月8日在莱比锡初识理查·瓦格纳。
- 1869 (二十五岁)2月应瑞士巴塞尔大学之聘,任古典语文学副教授。4月,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脱离普鲁士

- 国籍,成为瑞士人。5月17日在琉森(Luzern)附近的特里伯辛首次拜访瓦格纳的家。5月28日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荷马和古典语文学》。与雅可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开始交往。
- 1870 (二十六岁)3月升为正教授。9月,普法战争爆发,当志愿看护兵,患赤痢与白喉。10月,退伍返巴塞尔大学。与神学家弗兰茨·奥瓦贝克(Franz Overbeck)的友谊开始。
- 1871 (二十七岁)写成《悲剧的诞生》。
- 1872 (二十八岁)1月,《悲剧的诞生》出版。2月至3月在巴塞尔作题为《德国教育设施的将来》的讲演(去逝后作为遗著初次出版)。4月瓦格纳家迁离特里伯辛。5月在贝鲁特祝祭剧场的奠基典礼上,与瓦格纳重晤。
- 1873 (二十九岁)《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一部《忏悔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出版。发表《希腊人悲剧时代的哲学》片断。
- 1874 (三十岁)发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和第三部《教育家叔本华》。
- 1875 (三十一岁)10月与音乐家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本名 Heinrich Koselitz)初次相识。
- 1876 (三十二岁)7月《不合时宜的考察》第四部《理查·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出版。8月,贝鲁特剧场演出第一次祝祭剧。9月,与心理学家保尔·勒埃(Raül Ree)的友谊开始。病情恶化。10月,因病向巴塞尔大学请假休课。同勒埃和迈森布克一起在索伦特过冬。10月至11

- 月在索特林与瓦格纳作最后的会见。撰写《人性的 ,太人性的》最初备忘录。
- 1877 (三十三岁)9月 ,返巴塞尔 ,回到大学授课。
- 1878 (三十四岁)与瓦格纳的友谊终结。1月3日瓦格纳给尼采寄《帕西发尔》(Parsifal)一书。5月尼采给瓦格纳的最后一封信 ,并寄去《人性的 ,太人性的》一书。
- 1879 (三十五岁)病重。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人性的 ,太人性的》第二部上半部出版。
- 1880 (三十六岁)发表《漂泊者及其影子》 ,后来作为《人性的 ,太人性的》第二部下半部出版。
- 1881 (三十七岁)6月《曙光》出版。11月27日在热那亚第一次听比才的《卡门》。
- 1882 (三十八岁)5月《快乐的科学》出版。并开始构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尝试》。
- 1883 (三十九岁)2月 ,瓦格纳病逝。撰写《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一部 ,6月出版。7月执笔撰写第二部。
- 1884 (四十岁)1月在尼斯撰写《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四部 (1885年私人出版)。
- 1885 (四十一岁)撰写《善恶的彼岸》。
- 1886 (四十二岁)5月至6月在莱比锡与埃尔温·罗德最后一次会面。7月《善恶的彼岸》出版。
- 1887 (四十三岁)7月完成《道德的谱系》 ,11月私人出版。
- 1888 (四十四岁)4月 ,住都灵(Torino)丹麦文艺史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德国哲学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讲座。5月至8月撰写《瓦格纳事件》 ,9月出版。《狄

奥尼索斯—酒神赞歌》脱稿。8月至9月撰写《偶像的黄昏》(1889年出版)。9月完成《反基督徒》,10月至11月撰写《瞧!这个人》,12月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死后收入全集中出版。

1889 (四十五岁)1月在都灵患严重的中风,出现精神分裂现象,被送进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母亲赶来照顾。

1897 (五十三岁)复活节母亲病逝。与妹移居魏玛(W eimar),由其妹看护。

1900 (五十六岁)8月25日死于魏玛。8月28日葬于故乡勒肯镇。

尼采主要著作(中外文版)

- 1、Die Geburt der Tragödie(1872 ,The Birth of Tragedy《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台北三民书店,1970 年版;
《悲剧的诞生》,刘崎译,台北志文出版社 1970 年版;
《悲剧的诞生》,繆朗山 1965 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79 年版;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 2、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 , (1873—1876 ,Thought out of Season)
《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历史之用途与滥用》,涂克超译,台北水牛出版社 1969 年版。
第三部《教育家叔本华》,杨白萍译,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尼采论叔本华》,蔡英文译,台北龙天出版社 1979 年版。
- 3、Menschliches ,All zu menschliches(1878 ,Human All - too - Human)
第一卷《启示艺术家和文学家之灵魂》,胡宏述译,台北正中

书局 1966 年版。

4、Morgenröte(1881,The Dawn of Day)

《朝霞》,徐梵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5、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1882,The Joyful Wisdom)

《快乐的知识》,徐梵澄译,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5 年再版。

《乐观的智慧》,余鸿荣译,台北志文出版社 1982 年版。

《快乐的科学》,余鸿荣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6 年版。

6、Also Sprach Zarathustra Pt. 1—3(1883—1884)and Pb. 4
(1891,Thus Spoke Zarathustra)

《察罗杜斯德罗序言》,鲁迅译,1918 年载《新潮》第 2 卷第 5 期,1920 年,收入《鲁迅译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扎拉杜斯特拉这样说》,译者不详,载《学汇》1922 年 10 月至 1923 年 1 月连载。

《扎勒图士之言》,马君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扎勒图士特拉如是说》,肖赣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台北 1966 年再版。《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上海生活书局 1935—1936 年(世界文库第 8、9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同一书名还有胡宏述译,台北正文出版社 1966 年版;杨瑞琳译,高雄则中出版社 1962 年版)。

《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雷白韦译,昆明中华书局 1940 年版,上海中华书局 1947 年版。同一书名还有雷崧生译本,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63 年版,1978 年第 7 版;

《查拉杜斯图拉如是说》,高寒译,1987 年贵阳中华书局版,华盛顿 1972 年再版。同一译名还有余鸿荣译本,台北志文

出版社 1983 年版。

《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严漠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7、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 ,Beyond Good and Evil)

8、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1886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

《道德系谱学》,陈芳郁译,台北水牛出版社 1975 年版。

《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9、Der Fall Wagner(1888 ,The Case of Wagner)。

《瓦格纳事件》周国平,译文收入《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中,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10、Götzen- Dämmerung(1889 ,Twilight of the Idols)

《偶像的没落》,陈芳郁译,台北水牛出版社 1973 年版。

《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1、Der Antichrist(1895 ,The Antichrist)

《上帝之死》(即《反基督徒》)刘崎(据英文版)译,台北志文出版社 1968 年、1971、1983、1986 年再版。

12、Der Wille zur macht(1901。 The will to Power)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13、Ecco Homo(1908)

《尼采自传》,徐梵澄译,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

《看哪!这人》,高寒 1933 年译,贵阳交通书局 1947 年版。

《看啦!这个人》刘思久译,文化书局 1947 年版。

《瞧这个人》刘崎译,台北志文出版社 1969 年版。

《尼采自传》,王琬芬译,台北正文书局 1971 年版。

《尼采的人生》,郑捷生译,台北世界文物供应社 1972 年版。

《看哪这人》张念生,凌素心译,收入《权力意志》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14. 《尼采诗抄》,冯玉译,载《文学》8 卷,上海生活书局。

《尼采诗选》,钱春绮译,广西漓江出版社 1986 年版。

后 记

二十世纪思想家中,尼采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跨世纪意义。这位伟大而独具诗性个性的“诗性哲人”在其身后百年所经历的毁誉,完全可以看成一部完整的现代思想接受史。因此,编一部相对完整的《尼采文集》在今日并非多余。

我在自己并不太短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感到整个中国学术界受近现代德国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无论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歌德,还是尼采、狄尔泰、雅斯贝尔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伽达默尔、哈贝马斯,都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思路、方法乃至基本构架产生过启迪。尤其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潮迭起,其怀疑、否定、重估价值的倾向在学术思想界形成巨大的当代语境,以至有不少学者将尼采和海德格尔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源地。这样,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尼采的思想就成为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西方二十世纪的一个基点。这是促使我编成此书的思想动因。

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即尼采研究在我国研究很不深入,迄今为止,尼采的重要著作尚未完全译介过来,更没有《尼采全集》刊行。这同日本近几十年出了八种《尼采全集》

日译本,并刊行了上百部尼采研究专著的状况反差太大。因此,编一部详略得当,重要著作名篇皆备,查阅方便的《尼采文集》就成为一次势在必行的项目而列入我的工作计划。尼采对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一大批现代思想家,学术大师都对尼采的学说加以关注、评介和研究,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傅斯年、谢无量、贺麟、吴稚晖、胡愈之、李石岑、茅盾、郁达夫、张君勱等。这种“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的研究,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评价和分析尼采对二十世纪的意义,无疑提供了一个文化对话的契机。

在编选体例上,我力求突出尼采的里程碑式的三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如是说》、《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这三部著作的选入篇幅相对要多一些,而其他著作则基本上节选其精华外,在译文的选择上,编者尽量比较各种译本的优劣,基本上选择名家译本,以保证选本的学术水平。为便于全面了解尼采,在全书之前撰写了长篇“序言”,尽可能准确地阐释尼采思想的基本风貌和学术特征,篇末编撰有“尼采年谱”和“尼采主要著作”(中外文版),以便于读者的进一步研究之用。

当然,每一编者必因其眼光、学养的不同而编出不同的选本,编者所选只代表一种编选意见。我衷心期望中国的尼采研究专家通力合作,近快出版一部高水平的《尼采全集》,那么,到那时,这部《尼采文集》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王岳川

一九九五年四月于北京大学